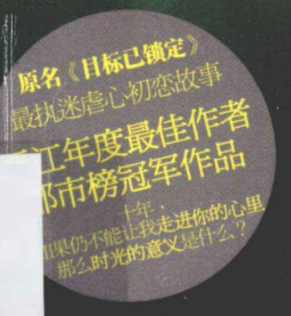
我在时光深处等你

心裳 作品







等你终于确认，

火

I am waiting for you
in the ashes of time

国華僑出版社

我在时光深处等你

I am waiting for you in the ashes of time

他是她等了太久的一个梦，
不到最后，她绝不去触碰那海市蜃楼。

六年前他一句戏言，心念电转间改写了她的人生。
六年后她脱胎换骨，泳池落水主动献吻。
他从震惊中定过神来：“没发育完全就敢强吻男人，你出息了啊。”
她嘻嘻笑道：“这是十八岁生日礼物。”

玩命苦读，锻炼体能，不顾家里反对报考航空学院。
现役飞行员的他说：“我怎么有种错觉，你考空军并不是为了飞。”
她大胆迎上他的目光：“那你以为我是为了什么？”

一次次拒绝中蜕变，涅槃，她的偏执，他的距离。
他以为她的坚持，不过像小孩子为得到玩具。
他所不知的是，
当日在军旗下举起右手复诵军人誓词的时候，她曾暗暗发誓：
那些为爱他而付出的所有，总有一天会连本带利地收回来！
眨眼十年过去——如果这都不算爱……



ISBN 978-7-5113-2310-1



定价：29.80元

我在时光深处等你

心裳作品

中國華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我在时光深处等你 / 心裳著.—北京：中国华侨出版社，2012.5

ISBN 978-7-5113-2310-1

Ⅰ.①我… Ⅱ.①心… Ⅲ.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Ⅳ.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2)第073208号

我在时光深处等你

著　　者：心　裳
出 版 人：方　鸣
责任编辑：九　萧
封面设计：大观设计工作室
版式设计：刘碧微
经　　销：新华书店
开　　本：635mm×965mm 1/16　印张：18.5　字数：320千字
印　　刷：三河市文通印刷包装有限公司
版　　次：2012年6月第1版　　2012年6月第1次印刷
书　　号：ISBN 978-7-5113-2310-1
定　　价：29.80元

中国华侨出版社 北京市朝阳区静安里26号通成达大厦3层 邮编：100028
法律顾问：陈鹰律师事务所
发 行 部：(010) 82068999 传真：(010) 82069000
网　　址：www.oveaschin.com
E-mail：oveaschin@sina.com

目 录
Contents

目录
Contents

第一章 原来你还记得我

用时一小时三十分钟，雷韵程把自己打扮成自认为最完美的样子才从房间里出来。雷逸城早已等得不耐烦，扫了她一眼，眉头紧锁，无半点欣赏之意："说实话，我真不想带你去，我觉得丢人。你知道我最烦那小子。"

她弯身穿好银色的高跟鞋，在试衣镜前转了两圈，偷着拢了拢垫了胸垫的胸，满意地眯眼一笑："漂亮吧？"

雷逸城无视她造假的"波涛汹涌"，抚着额角叹气："爸知道了一定会揍我。"

"没事，妹罩着你！"雷韵程极有义气地拍拍胸脯，抓起他的车钥匙在手中抛着玩，"让我开吧？"

"等你有了驾照再说！"雷逸城精准地在半空中接住车钥匙，恨恨地咬牙，"动作迅速点儿，迟到这么久，肯定被那群孙子罚酒。"

"明白！"雷韵程立正站好，有模有样地敬了个军礼，踩着高跟鞋紧跟上去。

雷逸城把车直接开进封印家宽阔的院子，很不客气地停在院中间。车子熄了火，他仍有些不甘心劝说："去警校有什么不好？我们警队有很多条件不错有能力的小伙子，等你毕业了随便你挑！"

雷韵程拿出小镜子检查自己的妆容："那飞行员又有什么不好？"

"飞行员危险，再说空军学院比警校更严格，不到一天你就得吵着回家。"这些话，雷逸城说过很多遍，他都觉得自己像个女人似的啰嗦，偏偏这死丫头自从打定了主意，就一个字也听不进去。

她收好镜子，耐心把这段她能倒背如流的劝说词听完，做出一副惋惜的样

子："哥，你怎么没去居委会工作啊？当个小小警察真是委屈你了，完全不能发挥你的长处嘛。"

雷逸城是个火暴脾气，要搁平时早一巴掌拍过去了。他几度深呼吸才把怒火勉强压下："选飞行员又不是选美，那么高的淘汰率，你这样的娇小姐就等着被刷下来吧！"打开车门前，他不放心地又叮嘱几句，"等会儿见了封印，你要是表现得太丢人，我就把你打包送回去，自己看着办！"

雷韵程撇嘴，戴上太阳镜，丢不丢人，那要以她的标准来衡量。

这是一个小型私人聚会，到场的都是一群从小玩到大的哥们儿，露天烤肉，围着长长的桌子喝酒胡侃，还有人在屋子里面谈情说爱。

看着那个发尾卷卷的小丫头从雷逸城车里下来时，原本无聊到昏昏欲睡的封印眼睛一下亮了，顿时来了精神，嘴角玩味地一勾，把架在头顶的太阳镜罩在眼前，迎上去张开双臂，给了雷逸城一个热情过度的拥抱："嘿！哥们儿，还以为你不肯赏脸，可想死爷了！"

他嘴上寒暄着，镜片后的双眼却一直在雷韵程身上打转，心里嘀咕这女孩怎么看着这么眼熟，一时又想不起在哪儿见过。

"少来这套。"雷逸城很不给面子，嫌恶地把他推开，顺便扭正他的脸，用脚指头想都知道他的注意力在谁身上，"老天不长眼啊，你怎么还是四肢健全，不少胳膊不少腿的？"

封印啧了一声："恶毒，我好不容易回来一次，表现出你想哥了能死啊？来都来了还装蛋。"说罢，手臂一勾雷逸城的脖子，压低声音揶揄，"这个小可爱还没成年吧？警务人员勾引未成年少女？嗯？"

雷逸城诚实点头："别想着祸害她，把你那魔爪收回来。"

他们这群人胡闹起来没底线，本着"朋友妻不客气"的原则，逗一个是一个。虽不会动真格的，但却搅黄了彼此不少的好事。用他们的话说，这是测试你另一半感情的忠诚度。

"长官发话了，小的执行就是。不过话说回来，指不定她主动往我魔爪里钻呢，那可别怪哥们儿把持不住。"封印很有预见性地挡住雷逸城挥来的拳头，冲不远处的男人们大吼一嗓子，"迟到的来了！罚酒十杯！兄弟们拿超大号的扎啤杯招呼着！"

雷逸城知道免不了被灌一通，让他更加有口不能言的是有件事真被封印给说

着了：他家妹子就是个自动送上门的货。

几个男人押着雷逸城去罚酒，封印没动地方，收敛了痞气打量着身后的小可爱，似乎在思索着什么。

雷韵程没跟上去，站在原地大方回视，心怦怦地乱跳着。封印不笑的样子有点严肃，甚至还带着压迫感。他好像比以前长得更加高大了些，肤色也黑了。即便两人都戴着太阳镜，她仍能感觉到封印尖锐的眼神在注视着她。

踩着让她脚痛的高跟鞋，雷韵程走上前，微微仰头冲他弯唇："还有几个小时我就十八岁了哦。"

她耳力好，自然一字不落听到了他们的谈话。

封印顿时就想笑，明明是个稚嫩的小鸡崽儿，还偏要走成熟范儿。他玩味地挑起眉，饶有兴趣地摸摸下巴，视线扫过那张粉嘟嘟的小嘴唇："那我应该送你什么样的生日礼物才好呢？"

"先谢谢咯，时间到了我会主动和你要的。"雷韵程强装镇定地走开。再不走，她怕自己克制不住扑上去，那时，雷逸城绝对立马把她轰走，一点商量的余地都没有，那她的生日礼物怎么办？

封印最终没能记起在何时何地见过她，但有件事倒是很想提醒她一下：你年纪还小呢，妹妹，还有发育的机会，不用这么着急往内衣里垫那么多东西……

雷逸城一口菜没吃就被逼着消灭了几大杯扎啤，动一动都能听到胃里的水声，大伙儿这才准他缓一缓，一会儿继续。

封印幸灾乐祸拍着他的肩，恐怕他吐不出来："你还行吗？要不去里面躺会儿？"说罢，他开始教育这一桌人，"我说你们也太不给雷警官面子了，没看人家带着小妞儿来的吗，等会儿真醉了让人家小妞儿怎么办？"

男人们全都怔了怔，然后个个笑得意味深长，原来这小子还没认出来他嘴里的小妞儿是谁呢。

"这有什么不好办的，你怎么知道这不是雷逸城给你上的供？"

"还有此等好事？"封印受宠若惊又狠拍几下雷逸城，"对哥们儿不薄！这大礼哥们儿就恭敬不如从命了。"

雷逸城脸色很难看，甩开他的手，狠狠瞪了一眼装无辜的妹妹。

雷韵程在边上脸一红，背对着封印冲大家竖起食指放在嘴前，一个劲儿挤眉弄眼拜托哥哥们别说破，她想留在一个重要的时刻亲自为他揭开谜底。

大家很有默契地及时打住话题，谁还不知道雷家小丫头对封印的那点心思？

聚会一直持续到深夜，人人喝得东倒西歪，连雷逸城也不例外，趴在沙发上昏睡。雷韵程为他披上外套，一双眼睛开始踅摸封印的身影。

院中没有主光源，光线暗得很，她不知自己做贼似的举动都被在泳池边躺椅上悠闲休息的男人尽收眼底。

她晃悠着到泳池边望着池水失落叹息，蓦地听到封印戏谑的声音从身后响起：

“你找我啊，小可爱？”

“啊！”雷韵程不知道这儿还有人，吓了一跳，转身时没留心脚下，扑通一声跌入水中。

封印没想到她竟然不会游泳，看她扑腾了几下渐渐沉底，眉头一皱就跳了下去。

让他更没想到的是，即将碰到她的那一刻，雷韵程忽然主动拽住他，另一只手搭上他脖子拉近，一个软软的嘴唇就这么贴上了他。

这小可爱竟然偷袭他？岂有此理！

封印浓眉一挑，顺势扣住她的头，加深这个意外的吻。

等两人一起吻着冒出水面，封印才放开她的唇。雷韵程剧烈地喘着气，红扑扑的脸上扬着一抹极为欠扁的笑意：“这个生日礼物我喜欢，谢啦封印。”

封印一怔，思维停顿了一秒后轰然炸开，不可思议地瞪着她。这个笑，这个恶作剧后得意的眼神，他怎么能忘?

“钢牙妹！”

雷韵程浑身湿漉漉地走进封印的房间，可真算是旧地重游。几年前，她也曾在这么狼狈的情况下来到他的房间……

一块大毛巾忽地落在她的头上，遮住了她的视线，也阻断了她的回忆。

“去里面洗一下，我给你找衣服。”封印转身离开，声音有些冷冰冰，但雷韵程的好心情一点没被影响，哼着歌听话地跑进他的浴室。

封印从不把女朋友领回来，何况他现在是钻石级的单身小青年，家里没有雷韵程这么大女孩子能穿的衣服。封印在母亲的衣柜里翻来翻去也没找到一件适合她穿的。房间里，雷韵程已经洗好，在浴室里扯着嗓子叫他：“公主要更衣！”

没辙，封印找出自己的衬衫顺着门缝递过去。雷韵程看见衬衫愣了一下，脸蛋发热：“你的衣服啊？这样不合适吧？”

“皇帝的新衣你觉着合适吗？合适的话我给找一件。”封印一边说一边脱掉自己湿淋淋的衣衫，换上条大短裤。

合适——她在门后面以口型无声回答。

他的衣服对她来说太大，雷韵程对着镜子照来照去不禁撅起嘴巴。奇了怪了，不是都说女人穿男人衬衫最漂亮最性感吗？怎么轮到她就显得那么不伦不类，一点美感都没有呢？

不美就不美吧，她做了个深呼吸，硬着头皮出来。封印叼着烟正在拿毛巾擦头发，凉凉地瞟了她一眼：飞机场才是回归自然，波涛汹涌全是假象。

他不说话，雷韵程不免紧张，故意找了个安全话题："好多年不见呀封印，我变化很大吧？"

封印本想不答理她，终究没忍住好奇心，把毛巾往脖子上一搭，冲她招招手："你过来。"

雷韵程跳着凑过去。封印吐了口白雾，捏着她的小下巴，左看右看："张嘴。"

"啊——"雷韵程像被医生检查喉咙似的张开小嘴，还附带"啊"了一声。

"让你'啊'了吗？"封印眼一瞪，"笑一个。"

雷韵程听话，抿着嘴笑，可又被他凶。

"露齿笑会不会？"

"可是笑不露齿啊。"话音刚落，下巴处就传来一阵痛感。封印使劲儿捏了捏，痛得她立即龇牙咧嘴。

嗯？这一口小白牙还真晃眼。

封印放开她，又是仔仔细细地审视她，一双眼睛雷达似的把她从头扫到脚，从前扫到后。

雷韵程配合着摆了个兰花指，眼睛以四十五度角斜睨他："爷，您还满意吗？"

"爷不满意，你整容了？"

"呸！"雷韵程下意识地呸他。看见他抬起胳膊，还以为要揍她，雷韵程灵巧闪身，"你这话太伤人了！"

"那你怎么变成这样了？牙套呢？单眼皮呢？包子脸呢？你健康的小麦肤色呢？"在他的印象里，雷韵程就是这样一个谈不上丑但绝对不能算漂亮的丫头，最让他记忆犹新的就是她一嘴森森发亮的小钢牙，现在牙套没有了，他看到的是两溜珍珠似的小白牙，单眼皮的小眼睛变成了漂亮的大眼儿。不能怪封印没有第一时间认出她来，他从上了航校到现在就再没见过她，有六年了吧？岁月真是一把杀猪刀啊……

雷韵程龇牙，对他做了个鬼脸："牙套又不能戴一辈子，谁说小时候皮肤黑长

大就一定会黑啊？不过……”她神秘兮兮地贴近他，冲他一挑眉，有些挑衅的意味，“没了牙套，亲嘴儿的感觉还不错吧？”

她离得太近，葡萄似的眼珠晶亮晶亮的，长长的睫毛在他眼前忽闪忽闪宛如蝴蝶的翅膀，女孩子的体香混杂着沐浴液的香味轻悠悠地在他鼻间萦绕。封印一下子想到曾对她的恶意取笑——

“哎呀呀，小钢牙妹，你说你长大以后有了男朋友谁敢亲你？还不刮了舌头？”

当时，这小姑娘小嘴巴一瘪一瘪的，眼瞅着就要哭出来。

封印恶劣一笑：“其实哥哥挺喜欢你的，可惜为了我的舌头实在不敢以身犯险。初吻给哥留着啊，等哥练练胆子回来收货。”然后呢，然后封印就被空军招飞招走了，回家的机会有限，那以后他再没见过雷韵程。偶尔回来，他们也因各种缘由没能见面。繁重的飞行任务和日常训练，让他慢慢淡忘了生命里还有她这一号人物，她却以这种独特的方式唤醒他的记忆。

如今的雷韵程，牙套摘了，双眼灵气逼人，胖乎乎的小脸蛋不见了，下巴小巧可爱，个子也长高许多，整个人活像一个白白净净的烤瓷娃娃，尤其那粉嘟嘟的小嘴唇，真令人爱不释口。

他定了定神，看怪物似的看她，伸出食指戳着她额头，将她推开：“没发育到B就敢强吻男人，你出息了啊，惨遭你毒手的人幸亏是我。”

雷韵程明白他是指她的胸部发育，抻着衣角神色有点窘：“什么叫幸亏？”

“幸亏就是——”封印顿了顿，是啊，什么叫幸亏？

雷韵程眨眨眼等他回答。封印眼珠一转：“哎，我说钢牙妹——程程，”见她瞬间瞪起眼睛，他只好改口叫她小名，“你该不会是故意掉进游泳池，假装不会游泳，等我下去救你，然后趁机对我图谋不轨吧？”

被拆穿了！

雷韵程不以为意地只顾呵呵傻笑：“好像是谁说过初吻给他留着的哦！”

闻言，封印挑眉，眼神晦暗不明地扫着她。雷韵程心虚地不敢看他：“你干吗，这是我生日礼物好不好？”

封印哼笑两声。雷韵程小眼珠一转，摇着他手臂撒娇：“小印哥，你先送我回家好不好？等我哥醒了，看我这样会骂死我的。”

封印的直觉告诉他，有猫腻。这小丫头鲜少叫他“哥”，大多直呼他名字。但他还是答应下来，他要看看这妮子葫芦里卖的什么药。

封印开车一直把她送到楼下，父母都不在家，雷韵程很想问他要不要上去坐坐，但她心里有鬼，着实不好意思发出这么成人式的邀请。

“你等我一会儿，我上去拿点东西很快就下来。”

像是怕他不同意，她说完一溜烟似的跑回楼上去。一会儿，她又一溜烟地跑回来，递给他一本书。

封印才翻两下，就看见了里面夹着的东西。顿时，他眉头蹙成死结，拿着那张空军飞行学院考生报名表冷着脸问：“这是什么？”

“空军——”

“我知道，我认字，我在问你这是什么意思，”封印不耐烦地打断她，“逸城说你想考的是警校。”

“那是他想，我不想，我要和你一样做飞行员。”雷韵程趁他不备，一下把表格抢回去，宝贝似的重新在书里夹好。

“开什么玩笑？你当这是过家家酒呢，那是你想就能做的吗？”

“你能为什么我不能？”雷韵程倔强反驳，“我是认真的，你们怎么都是这副口气，好像我在胡闹。”

“你就是在胡闹！”

“我没有！我知道自己在做什么！我不是小孩子了！你睁开眼睛看清楚，雷韵程不是小孩子了！”

封印眯眼，眼前这个像头小狮子似的冲他大吼的女孩子似乎真的和几年前不一样了，不仅仅是容貌和身高的变化。封印说道：“如果你喜欢飞行，可以去民航，不必非要选择空军，民航相对安全。”

“我就要进空军，和你一样成为战斗机飞行员，而且，我有这个信心能做到，我只是让你知道一下而已，并不是在征求你的意见。”

她的自信满满让封印心里莫名其妙地堵了一把火。在她转身之际，封印蓦地伸手拽住她，抬起她的下巴，仔细端详：“我怎么有种错觉，你进空军并不是为了飞。”

雷韵程没有闪躲，而是大胆迎上他的目光：“那你以为我是为了什么呢？”

封印确定自己没有看错，她的眸底闪过的是一种类似志在必得的光芒。

下晚自习的铃声响过很久，晏琪搞定最后一道题，合上练习册，整个自习室只剩下她和雷韵程。“几点了还不回家，你打算睡这儿吗？”

“明天又要测验了，我还没看完重点呢。”雷韵程皱着小脸，忽然想起什么似的加快了收拾书本的动作。今晚封印有同学会，这个时间应该快散了。

晏琪换成鄙视的眼神瞟她：“你哪次测验不是第一，这么拼命给谁看呀？”

雷韵程冲她暧昧地挤挤眼："那你这么拼命又是给谁看呀？"

说到这个，晏琪难得显出娇羞的模样。两人有说有笑走出校门。晏琪朝对面马路望去，"唉，这么晚了，雷逸城还来接你吗？"

雷韵程的家距离学校比较远，雷逸城常在下班时顺便接她回家。晏琪是雷韵程最好的姐妹，虽然两家在不同方向，雷逸城还是很有风度地一道送她回家。不知是否因为晏琪和雷韵程的关系，他从未注意过晏琪对自己非同寻常的态度。好在晏琪也是个聪明的女孩子，并不急于说破自己的心思，能常常见到他，她就已经很满足了。

雷韵程看看表："应该有案子在忙吧，他这几天挺辛苦的，都很少回家。"

她怎会不知好姐妹的心思，只不过尚未找到机会告诉她，雷逸城不是不喜欢她这型的女生，而是因为他早已有了倾心多年的女友。每次，她想谈这件事，晏琪都以各种装傻充愣的理由打断她。她隐隐感觉晏琪心里是明白的，便不再提及此事。

雷逸城不来，两人只有分道扬镳，各回各家。

封印这次休假回来，每天都在玩乐中度过，活像刚被释放的犯人。在部队的生活很是单调，飞行训练常年如一日，娱乐活动少得可怜，休假时间有限，他只好趁机好好放松一下紧绷的神经。

今天是和一拨老同学聚会，大家都带着男女朋友到场，来的人比较杂，有人包了场只为玩个痛快。把杯里最后一口酒喝光，封印觉得无趣，和大家打了招呼拍拍屁股走人。以前的哥们儿，除了雷逸城从警外，大多子承父业从商。或许是当兵当久了，封印越发看不惯这个圈子里那些人为人处世的态度和方法。当初，若非他执意选择飞行员这条路，想必此刻也是他们中的一员。

来到停车场，封印正要开车门，听到后面一阵高跟鞋踩在地上发出的清脆声响，并且离自己越来越近——一个女人纤细的身影逆光走来。

夏炎凉美丽的眼睛微微弯着，红唇扬起："嗨，好久不见了。"

封印嘴角扯出一抹微笑，相较平时温文尔雅了几分："你好。"

他略显淡漠疏离的两个字，让夏炎凉心头一酸："封印，你刚才没看到我吗？"

"看到了，里面人多，怕给你带来不便，就没找你，抱歉。"

两人曾是最被看好的情侣，封印在外传闻再多，旁人不过一笑置之，而提及夏炎凉的名字，没人不知她曾是封印的心头肉，至于两人最后为何分手，却是鲜为人知的。

封印还以为自己看错了，夏炎凉眼底不经意流露而出的分明是几许悲伤。

夏炎凉来到他面前，纤纤玉指在他衬衫扣子上漫不经心地描摹着，越靠越近，头几乎埋在他胸前。

似有若无的熟悉气息勾起两人的回忆，封印勾着嘴角垂眸睨着她，保持着双手插在裤兜里的姿势，什么都没说，也并未拒绝。夏炎凉把两只手搭在他腰间两侧，一寸寸环住他劲瘦的腰。

“你还在用这个牌子的浴液？”她微微吊起眉眼，柔柔地看他，举手投足间，风情万种。

听出她的暗示，封印沉默片刻，刻意低头，唇附在她耳畔：“我这人，念旧。”

雷韵程背着书包坐在石墩上，手捧英语练习册，不时抬头看她正前方拥抱的一对男女。准确地说，是女的紧紧抱着男人，男人看上去却是无动于衷。

她前一刻还在暗自欣慰，下一刻就看见女人上了男人的车。她眯眯眼，利落地跳下来，噔噔噔跑过去。

不知从哪冲出一个人影倏地挡在车前，封印心头一惊，迅速踩下刹车，轮胎摩擦地面发出刺耳的声音。夏炎凉因惯性作用，身子向前猛冲了一下，幸好有安全带，才没撞到头。

封印看清忽然杀出来的人，脸色顿时沉下来。

“死丫头你不要命了！撞到你怎么办？想死还要拉上我当垫背的？”封印一下车，就气急败坏地骂开，举起手恨不得揍她。

雷韵程下意识地缩缩脖子：“你不是没撞着我吗……”

“万一呢？我不得被你爸扒了皮！”

“哎呀不会的啦，你一开战斗机的还应付不了这点小险情吗？”

“你还敢回嘴！”封印用力掐了掐她的脸，“再不许这么吓唬我了！”

雷韵程差点儿痛出眼泪，捧着脸嘟囔：“你害怕了哦？怕我出事吗？”

“废话！”封印瞪她一眼，这才发现她还是一身的校服，“刚放学？不回家怎么到处乱晃？”

她偷偷扬起小嘴：“就是回家路过啊，谁知道这么巧碰到你啦。”

“从这到你家开车至少二十分钟，你哪门子的路过？”封印毫不留情地戳穿她的谎言。

“我利用下晚自习的时间练习跑步，听说飞行员对身体素质要求很高，我都锻炼了好多年了。”她不痛不痒地回答，把自己这些年经历的磨炼一语带过。

好多年？这丫头早就打算报考飞行员了？

封印还未说话，她的手机适时响起，雷韵程连忙接通。

“你又上哪儿混去了？”雷逸城处理完警局的事回到家都十一点多了，饿得只剩前后两层皮。做夜宵时，他本想问她要不要一份，没想到不仅没看到她老老实实地在房间学习，干脆连她的鬼影都没见着。

“呃……我在外面看书呢。”为了不引起他的反感，还是不要坦白的好。

“少扯淡！让封印快点把他那点破事处理了赶紧送你回来。我刚才问过晏琪，你们明天还有测验。”雷逸城语气严肃地下着命令。

她惊讶地张圆了嘴巴，若不是手机上显示的来电确实是家里的号码，她都以为自己被他跟踪了：“你怎么知道我和谁在一起啊？”

“很不幸因为我是你哥。”雷逸城看了一眼客厅，声音低了些许，“爸妈回来了。”

雷韵程的小脸皱成一只小包子：“爸的情绪如何？”

“看不出来，不过依经验判断，他生气了。”

他们一唱一和，夏炎凉看在眼里有些不耐烦：“封印，你们认识吗？”

封印点点头：“雷韵程。”

夏炎凉惊讶地挑眉：“逸城的妹妹？长这么大了？也变漂亮了，我记得她小时候……”

“封印！”雷韵程这边结束了通话，把书包直接往他怀里一推，“我哥让你处理好你的……事，赶紧送我回家，我明天还要考试。”说完，她才把注意力移到夏炎凉身上。

“女大十八变没听说过？哦，我忘了姐姐一直都是个美人，这么多年了还和原来似的看不出多大区别，保养得真好。”

夏炎凉看着这个小丫头大摇大摆地坐进封印的车里，还是副驾驶，她转过头来看封印：“真是个伶牙俐齿的姑娘，讽刺人都不带脏字的。”拐弯抹角地说她老。

“她还小，别在意。”封印很有风度没笑出来，“我得送她回家，改天？”

夏炎凉本想提议给雷韵程打车送回去，话到嘴边又咽下去，不以为意地耸肩，临走前，把写着自己电话的卡片塞进他衬衫口袋里。

回家途中，封印的嘴角一直微微上扬着。雷韵程撅起小嘴：“你心情很好哦！”

“还行。”他单手握着方向盘，另一只手撑着下巴，“雷逸城原话是什么？”

“啊？哦，他说让你快点处理掉你的破事。”雷韵程如实回答，并加重了

“破”字的发音。在女人面前要给男人留足面子，她还是懂的。

他低笑，这才是雷逸城说话的风格。

“你心情好是因为旧情人重逢吗？”雷韵程试探，“你们不是早就分手了吗？”

封印从后视镜看了她一眼：“你对我的事知道得还不少。”

“有件事我不知道，你喜欢什么样的女人？”问完这句话，雷韵程发现他的嘴角笑意消失了，“那你当我没问过。”

不管他现在喜欢什么样的女人，她的目标都是把他拿下，让自己的名字变成他的答案。

封印下意识地咬了咬嘴唇，想起那晚的吻：“那个……真是你的初吻？”

“不然你以为呢？”

“你够听话的，说让你给我留着你就真留着了。交过男朋友吗？就没被亲过？”

“谁个跟你一样滥情，我很专情的。”

“胡闹。”封印严厉地拍了一下她的头，不自觉地拧眉。

很快送她回到家，她下车之前，封印扔下一句话：“程程，听哥话别报飞行员，你吃不了那个苦。还有，你太小了。”雷韵程刚要开口就被他堵回去，“年龄和胸，哪一条都达不到我的标准，女孩子不要太要强，没好处的。”

目送他的车开走，她低头瞅了瞅自己微微鼓起的胸前：“年龄会长，胸……也会的。”

她低落的情绪在进门之前就已调整好，只发现雷逸城坐在沙发上撑着头看电视。

咦？没发现敌人。她换好鞋子蹑手蹑脚地溜进去，低声问：“爸爸呢？”

雷逸城同情地看了她一眼，赏她一个冷哼。

“我们家的小公主回来了？”一道温和而低沉的男性嗓音自她背后传来。雷韵程惊了一下，如芒在背。

糟糕！敌人出现了！

她转身换做一副惊喜的表情，乖乖女似的扑到父亲怀里：“爸！你回来得这么早啊？怎么没和妈在日本多玩几天呢？”

雷恺嘴角一勾，明明笑意温柔，雷韵程却看出一丝愠怒在里面。雷恺道：“嫌我回来早了？我怕再不回来，我女儿要改随夫姓，姓封了。”

他最后那几个字咬得极轻却也极狠，雷韵程顿时手脚发麻。完了，爸爸真生气了。

要说雷韵程长这么大最怕的人其实不是哥哥，而是爸爸。雷逸城的脾气不算好，但他喜怒的表达方式很直接，高兴就是高兴，生气就是生气。但雷恺不同，人前永远勾着唇浅笑的模样，雷韵程最怕他这种笑面虎，总是猜不透他的想法，但这一次，雷韵程知道他是真动气了。

她机警地挺直腰背，万一他有想打她的意图，她就能第一时间逃跑。

"爸，你为什么这么说？我是你的女儿当然姓雷了。"

雷恺扫她一眼："放学不回家，去哪儿了？"

"跑步。"

"只是跑步？"

"……见了封印。"

"见他做什么？"

"他休假之后就要回部队了嘛。"

"这和你有什么关系？"雷恺轻悠悠地问，眼底已经在酝酿一场风暴。

雷韵程丝毫没有察觉，她不是一个遇事会临阵退缩的人，她打算和父亲坦白。她跑回房间，拿出一张表格给雷恺，坚定地告知他一个足以让他暴怒的决定。

"爸，我要参加空军招飞，我要做飞行员。"她说的是"要"，而不是"想"。

雷逸城一直暗自观察父亲的表情。雷韵程话音刚落，他腾地起身，一把将她拽到身后，尖锐而惊心的破碎声跟着响起——

一个价值不菲的古董花瓶被雷恺狠狠打翻在地，霎时粉身碎骨。屋内顿时陷入死一般的寂静，静得雷韵程只能听见自己的呼吸声和如擂鼓的心跳。

巨大的力道使得碎片从地上弹起，好巧不巧地刮在雷逸城的小腿上，碎片锋利的边缘把小腿割出一道细长的口子。雷逸城单手背后攥着她的手腕，悄悄用力捏了捏。雷韵程咬咬嘴唇，雷逸城在暗示她别再多言。

"程程还小，你别吓着她。"雷逸城说完，就在心里鄙视自己，这理由可真够没有说服力的。

"她还小？我只看出她恨嫁之心倒是不小了！"雷恺冷声嗤笑，"你滚一边去。"

"爸，她明天还有考试，再说你刚下飞机……"雷逸城岿然不动。雷恺薄唇抿得僵直，两个几乎同样高大的男人就这么对峙上了。

"听说封印回来，你还带着程程去他那玩了？你和他称兄道弟也就罢了，怎么能让你妹妹和那种人走得那么近？"

“那种人？爸，封印好歹是个军人。”雷逸城微微蹙眉，心中不免疑惑：雷恺是怎么知道这件事的？

“可他也是男人！程程才多大！成年不过一个星期！她那点小心思不要告诉我你不清楚！”

“我清楚。”

“那你还由着她性子？逸城，我们好久没切磋过了是吧？让我看看你身手有没有进步。”雷恺作势挽起了衬衫袖子，露出精壮的小臂，动作优雅而眼神凌厉。

雷韵程倒吸一口气，这是雷恺忍无可忍的要动手的时候了。

“是我求哥带我去的！”她从雷逸城身后钻出来，又被他扯回去，“老实待着！”

雷恺双臂环在胸前：“上演兄妹情深的戏码给我看呢？”

雷逸城在他面前虽显得稍欠些火候，但脑筋却转得极快，懂得利用父亲的弱点：“爸，要切磋改天我陪您，今天就算了。别把妈吵醒，她睡眠不好。”

雷恺眯了眯眼睛，巨大的压迫感让雷逸城都有想后退的冲动，还好他押对了宝。

“这顿打先留着。”他将报名表撕成碎片，手一扬甩在雷逸城脸上，转身上楼。

雷韵程的房间。

雷逸城坐在床上，随手查阅她的练习册，受伤的腿搭在床沿。雷韵程抱来急救箱，给他处理伤口：“为什么不让我说话？”

“你想让爸卸了你的腿？”雷逸城拿铅笔在她做得不妥的地方留下标记，头也不抬地问她，“他撕掉的报名表是复印件吧？”

雷韵程笑得狡黠，幸亏她耍了个心眼儿，拿了复印件去试探父亲。

她拧好药瓶坐到他身边，靠在他肩上：“哥，你真好。”

雷逸城不是个温柔的男人，对她尤其。但她若有事最先挺身而出的人一定是他。

“别急着讨好我，我和爸的想法一致。”

“爸打你的话，擦药的事包我身上，这个我有经验！”

“是吗，那天你不是说你罩着我吗？这顿打应该你替我扛着才对。”

她皱皱鼻子：“爸舍不得打我，妈会和他拼命的，你是男人，你抗击打能力强，我呢，娇弱的小花一朵。”

雷逸城倒宁愿她真是温室的小花，像普通人家的女儿安心上大学，然后找个男人嫁了，安安稳稳地过一辈子。可惜事与愿违，雷韵程骨子里流着他们父亲的血，倔强有主见，这不知是幸还是不幸。

“那也是在爸的‘千锤百炼’之下炼出来的。赶紧睡觉，爸那边我帮你先拖着，好自为之吧。你在我这关过了他那关也悬，封印他爸给咱爸公司找了多少麻烦你是不知道，而且……算了，早点睡吧。”他挥挥手，不打算再谈。

“拖到封印走以后行吗？我可不想一身伤地去送他。”雷韵程大言不惭地提出要求，遭到雷逸城一顿栗暴。

夜深人静躺在床上，雷韵程摸着那张报名表长长地叹气。早料到雷恺会反对，还是强烈反对。且不说她选的这条路有多艰难多危险，光是封、雷两家可以追溯到上上一辈的纠葛就够让她头痛的了。到了父亲们这一辈……雷逸城没有说的那些事，她多少知道一些。

雷恺和封印的父亲封澔从年轻时就是商场上的对手，已经到了水火不相容的程度。还有更重要的一点，至少她认为那是雷恺最耿耿于怀的一件事：封印的母亲原来是雷恺的女人，也就是说这个差点当了她妈妈的女人被封澔从雷恺手上撬走了，这更加奠定了二人有你没我的对峙局势。

虽说雷恺年轻时风流债数不清，但自那以后便收心养性，直到遇到他们的母亲商小婵，结婚生子直至现在。

她至今只有暗恋的经验，恋爱经验为零，但被人“夺其所爱”的感觉她多少是有一些的。

夏炎凉的脸忽然闪进她脑海中。

她重重地翻了个身，猛捶几下枕头：“坏女人都走开！封印是我的！”

封印睡到日上三竿，被雷逸城一个电话约出去。两人在外面打了一下午球，晚上猛搓一顿。

“什么日子啊，特意叫哥哥出来喝酒？”封印穿了件很招摇的淡粉色衬衫大短裤，加上一副大太阳镜，活像在度假。

“别总跟我这充大辈。”雷逸城就显得稳重多了，主动给他的酒杯满上，“你假期什么时候结束？”

封印嘴角一勾，邪气地挑挑眉：“舍不得哥哥了？”

雷逸城受不了地白他一眼：“程程的事，是你和我爸说的？”

封印夹了一粒花生米抛进嘴里：“嗯，我想问你程程从什么时候开始喜欢我的？”

“她没说过，依我分析，早了，似乎是你逗她那次之后，你走了她就变了个人似的。”说到这，雷逸城就来气，“你他妈的就是欠揍，她那么小一丫头，你

闲着没事逗她干什么，吃饱了撑的！”

“那你打我啊。”封印端起酒杯和他碰了一下，悉数饮尽算是赔罪。他有那么点小委屈，但又不能说那恶作剧其实是受他爸唆使，否则非引起一场世界大战不可。

“你爸对她动手了吗？”

“这你甭管了。封印，给我句实话，你现在对程程有意思吗？”

封印偏头看向窗外，这个城市盛产美女，街上随便抓一把都能逮着个能勾走你魂儿的。不说雷韵程小时候的样子，现在的雷韵程在他眼里着实算是一道风景，但，仅此而已。

“没有，不然我就不会告诉你爸让他打消程程进空军的念头。”她怎么说也叫过他一声哥，封印不愿她用自己今后的人生做赌注只为了他。

雷逸城低头抿了口酒：“那就在你走之前，彻底断了她的念想。”

封印收回视线，痞气一笑：“包在哥身上。”

封印答应雷逸城断了那小丫头的念想，但答应是答应了，到底应该怎么做，他有点犯难。雷韵程是喜欢他没错，却没有对他穷追不舍死缠烂打。她正值高三备战的重要阶段，分得清学习和恋爱的主次关系。封印知道怎么拒绝追求他的女人，但对雷韵程，他一时间不知该从哪下手。

难道主动跑过去让她不要喜欢自己了？打击得太过了要影响她学习积极性怎么办？雷逸城这浑小子又给他出难题，倘若雷韵程因他有个好歹，铁定被雷家父子追杀，他老子也救不了他了。

明明被人喜欢应该是件很美好的事，怎么到他这就这么闹心呢？

封印在床上翻来覆去难以入眠，仰望满天繁星，脑海中不由得冒出那晚雷韵程落水时的那一幕。女孩子软软的小嘴唇，滑滑嫩嫩的小舌头，让他吻得那么投入。指腹轻触下唇，封印低咒，堂堂一大男人竟然让个小丫头给轻薄了。封印翻了个身，视线触及到床头的手机……不知道那个臭丫头在做什么。

雷韵程把这阶段的考卷给雷逸城过目，不等他说话，自觉拎出背囊，换好衣服鞋子去受罚。成绩比上次测验平均分少了三分之多，她一向对自己要求严格，三分已是不能忍受的范围。

封印打了电话才得知她还没睡，索性开车出来找她。把车子停好，老远就看见一个纤瘦的身影背着一个巨大的行囊向这边跑过来。等雷韵程终于发现自己

时，封印才过去，卸下她的背囊时，这重量令他不由得心里一惊。

雷韵程弯着腰，撑着膝盖喘气，全身的衣服被汗水湿透："有事吗？"

"没事就不能来看看你？"封印把背包侧面的水瓶递给她，"每天都这么跑？"

"差不多。"雷韵程直起身小口喝水，仰头时，额上的汗珠顺着脸侧滑落。封印习惯成自然，伸手撩开她黏在额上的头发，拭掉她的汗。六年未见，但这并不能影响他们自小建立的亲昵关系。"那天的考试怎么样？"封印问。

雷韵程闻到他身上沐浴后清爽的味道，眨着眼睛看他，暗自享受两人难得的独处。雷韵程道："睡得晚，早上迟到了没考好，所以出来受罚了。"

封印当然知道她迟到的原因，捏了捏她的小脸："雷逸城真不会怜香惜玉，把你当弟弟养呢。"

"才不是呢，我犯了不应该犯的错误，那几题都不该错的，这是我给自己的惩罚。"雷韵程撅嘴，立显小女生的可爱模样。

封印笑，把她的背囊背在肩上："回家。"

他的车就停在旁边，雷韵程拽住他："离家不远，我想走回去。"

她是想抓紧一切时间和他多待一会儿，封印哪能猜不透她这小心思。

这一片住宅区在这个时间非常安静，车少人稀，路灯把两个人的影子拉得很长，长得似乎看不到边际。

雷韵程的视线偷偷落在他线条刚毅的侧脸上。封印叼着烟，衬衫只扣了两个扣子，穿着非常随意，手插在裤兜里步履缓慢。

雷韵程在他后面半个身位的位置，不紧不慢地跟着。

路边草丛里的小虫鸣叫，叫得人心烦躁。她心里逐渐涌出一个念头：想去牵他的手。

雷韵程悄悄探出小手伸向他，几次将要碰到他却又缩了回来，不禁低头暗自骂自己没用，亲都亲过了，还怕拉手？

雷韵程再次鼓起勇气，把小手伸向他时，他却忽然把手从裤兜里抽出来，夹着烟弹了弹烟灰，之后就再没给过她机会。

雷韵程挫败地撇嘴："封印，明天我们没有课，全天自习，可以自由安排时间，你明天有什么活动吗？"

"再怎么说我也比你大六岁，叫声哥亏了你了？"封印看也没看她，径自走着。

"我叫过的呀。"

"这个称呼我还真没从你嘴里听过几回。"这丫头只会在一些关键时刻叫哥，平时总是不分场合直呼他的名字。

雷韵程嘻嘻笑，紧走几步挡在他前面：“你明天没事的话，陪我一天好不好？”

封印垂眸，将烟雾坏坏地全吐在她脸上，呛得她皱着鼻子小手直扇。封印道：“想和我约会？”

“那就这么说好了哦，早上七点，一起吃早餐。”雷韵程自己提出要求，又自行替他下了决定，任性得像个孩子。

“如果我明天没时间呢？”

“那就周日。”

“周日已经约了人。”

她思忖片刻，道：“下周二下午，下周六下午和下周日一整天我都没课。”

封印微微勾起嘴角，有那么点残忍的意味：“我要是说从明天起我有时间睡懒觉玩游戏喝酒唱歌见哥们儿找女人甚至遛狗，但就是没有时间分给你呢？”

雷韵程偏头想了想，似乎下了很大决心：“那就今晚，你睡懒觉玩游戏喝酒唱歌见哥们儿找女人甚至遛狗，我都奉陪。”

封印看着她精致的小脸，挑眉：“我找女人你也奉陪？你确定？”

封印以为她会生气，她却挑衅似的狡黠一笑：“小印哥，你不要那么恶劣好不好，更不要小看我捣乱的能力哦！夏炎凉那种程度的把她弄哭不在话下，可不是只有男人才能把女人弄哭哟！”

他大笑，揉乱她的头发：“快回去吧，明天来接你。”

雷逸城洗完澡出来，雷韵程刚进门。雷韵程坐在玄关换鞋，嘴里哼着歌，眉飞色舞的小模样。

“捡着钱了？”雷逸城从冰箱里取了一罐冰啤酒，撑在那里奇怪地看着她。

雷韵程路过他身边时，轻挑地挑起他的下巴：“哥，祝我明天过得愉快！”

雷逸城喝了口啤酒，轻掀薄唇：“神经。”

雷韵程咧嘴笑开，扑到他怀里蹭来蹭去：“我好开心怎么办？好紧张怎么办？”

“啧！”雷逸城粗鲁地推开她，“我刚洗完澡，别又蹭我一身汗。你要是精力充沛的话，去做一组俯卧撑！”

“是！”雷韵程立正站好敬礼，一蹦一跳地跑回房间。

雷逸城微不可闻地叹气，拨通某人的电话：“你又给她下什么迷魂药了，回来美得花儿似的？”

“你妹子买了我明天的钟，明天整天我都是她的人了，有什么指示吗？”封印边开车边笑。

“相信你有分寸，敢乱来，让你爸等着给你收尸。”

雷逸城啪地挂了线。封印不禁琢磨，他上辈子一定和这对兄妹有不共戴天之仇，这辈子他们俩就是来找他报仇的。

雷韵程兴奋得彻夜难眠，天蒙蒙亮时才睡着。闹钟响起时，她没有半点迟疑，腾地睁眼，一个筋斗从床上跳下来，顶着乱糟糟的头发洗漱。

“起床了吗，钢牙妹？”封印站在浴室镜前刮着胡子，手机调了扬声功能放在台面上和她通电话。

“起了起了，刷牙呢！”她嘴里塞着牙刷，口齿不清的声音从手机里传出来，充满活力和愉悦，“封印，你穿军装出来好不好？”

“不好。”封印想都不想直接拒绝，能想象到她在那边撅起了嘴的模样。

“哦，”雷韵程皱眉思索，“那你穿那件蓝色的衬衫吧，你穿蓝色特帅气！”

他轻笑了一下，觉得有趣，竟然有一天会和钢牙妹约会，按照她的喜好穿衣服，满足她的小愿望，同时，又要想办法让她对自己死心。

某种异样的情绪滑过他的心头，快得让他来不及抓住便一闪而过。

雷韵程蹦蹦跳跳地从楼上下来。正在吃早餐的雷恺看了她一眼：“今天不穿校服吗？”

“今天自习，我不去学校，去图书馆。”

“去图书馆用得着穿新裙子新高跟鞋化淡妆？”雷恺淡淡地问。雷韵程傻眼，他怎么知道裙子和鞋子都是新的？他不是连她的考试成绩都从来不过问吗？

雷逸城机敏地接过话：“你女儿可不小了，这么大的女孩都爱打扮，紫瑜在她这个年纪比她能折腾。”提起女友，他眼神明显柔了几分。

雷恺哼笑道：“你前几天还说她小来着，让我别吓着她，这么快就忘了？”

雷逸城摸摸鼻子，偷偷给妹妹使了个眼色。雷韵程收到信号，以最快的速度溜了出去。

雷逸城长吁一口气：“我好歹是您儿子，给我留点面子不亏啊。”

雷恺没说话，阴阴柔柔一个眼神甩过去。雷逸城立即举手做投降状，他和妹妹一样，其实最怕他笑面虎的老爸。

封印车子还没停稳，雷韵程就跳上来："快走！我爸在家呢。"

封印油门一脚到底："我怎么有种在和人家闺女偷情的感觉？"

离开危险区域，雷韵程拍拍胸脯顺着气："我也有这个感觉。"

封印悠然自得地开着车："说吧，想去哪儿？"

她难得地扭捏起来，小脸泛红："我没有约会经验，你和别人约会时都是什么流程？就按你的习惯吧。"

从后视镜里看她一眼，封印嘴角邪气地扬起来："按我的习惯，你受得了吗？"

雷韵程不以为意："说说看。"

这个不知深浅的丫头！他把车子停在路边，松了松领带，望着雷韵程疑惑的眼神，牵起她的手放在唇下印上一吻。

"吃饭看电影逛街什么的就不必说了，重点节目在晚上。小姑娘，到时候别说你爸叫你回家这种扫兴的话，我会不高兴的。"

"都是我哥叫我回家，我爸没空管我。"

"谁都不行，玩不尽兴就不能回家。玩不起的话，提前和我说，你年纪小，我让着你。"

他说这些话的时候，完全是以一个男人对一个女人的成人式口吻，雷韵程最禁受不起挑衅，学着他的样子眯眯眼："就怕到时玩不起的人是你。"

封印但笑不语，指尖扫过她的唇瓣，那就走着瞧，钢牙妹。

从没有哪次约会像现在这么省心过。封印百无聊赖地坐在露天咖啡座喝着咖啡，看着对面马路店里在忙前忙后的雷韵程，无聊得都有些瞌睡了。

那是一家专卖各类女性用品的店，雷韵程提着购物篮弯着身子在挑东西，橱窗很大，里面的情况一目了然。如果是夏炎凉那样的女人还好，他实在没兴趣和一个高中生模样的丫头一起进去，好在雷韵程没那么矫情。

她抱着两个大袋子从店里出来，在马路对面冲他挥手。他给咖啡结账的工夫，这丫头就已经跑过来。封印掂量掂量袋子的重量，好笑地看她："你吃菠菜了吧？"

"啊？"雷韵程茫然。

"你看现在做人家女朋友的哪个不是弱不禁风手不能提？"

"可我拿得动啊。"

封印叹气，揽过她的肩，让她看一下周围：这里是最繁华的购物街，街上几

乎每个女人，无论年龄，只要身边有男人就会充分利用免费劳动力。而这个丫头能自己做的事绝不借他人手。

“你是大力水手还是女超人？这样会把男人吓跑的。”

“那你要帮我拿东西哦？”

“不然你叫我来干吗？”

“约会啊！”

封印按按眉心：“可你现在让我觉得我是在和妹妹逛街，而不是和女人约会。”

封印一边说一边坐上车。雷韵程却站在原地，嘴唇慢慢扬起，他肯把她当女人看？

封印从车里探出头：“要我抱你上来吗，公主？”

“公主自己有脚。”她提着裙角俏皮地行个宫廷礼，心情好得快飞起来。钻上车，系好安全带，她从包里拿出卡还给他，“我还是不习惯花别人的钱。”

封印没接：“习惯就好了，女人花男人的钱天经地义。拿着吧，你爸和你哥不都在控制你零花钱吗？”

雷家与封家同为本城数一数二的大家族，而这兄妹俩却从不以此自居，生活与常人无异。

雷韵程眨眨眼：“我们班上有个女生同时花着两个男人的钱，晏琪说她被包养了。封印，我算不算被你包养啊？”

“我钱多烧的包养你这样要什么没什么剪短头发都分不清是男是女的孩子？很遗憾，我没那种爱好。”封印瞪她一眼。

“喂！人身攻击很不道德的！我才十八还有机会二次发育。”雷韵程弱弱地反驳，继而又得意地挑起眉毛，“不知道那天目光钉在我身上都拔不出来的人是谁哦。”

雷逸城带她去封印家派对的那次，雷韵程对他贼溜溜色迷迷的眼神想忽视都难。那才是男人看女人的眼神，虎视眈眈恨不得一口把她吞下去的眼神，得知她身份后再也没从他眼里见过那种眼神。

“你还好意思提，以后坚决不许干这种事。”他不能告诉雷韵程，那么一个年轻漂亮的小美人大胆热情的献吻对一个素了很久的男人来说是多么具有杀伤力。若不是马上得知了她的身份，在当晚那种气氛下，他极有可能擦枪走火。

“账记在雷逸城头上，回头我向他要，你安心花吧。”

雷韵程的心理包袱顿时甩掉，欢欢喜喜地收好。高三课程不紧，但复习任务

较重，她很少有逛街的机会，趁今天血拼个够本。封印悠然地跟在她后面，时而对她选的东西给出一些建议。专柜小姐包货的时候，冲雷韵程露出羡慕的微笑："你们兄妹感情真好。"

雷韵程皱起小脸，拉着他在橱窗外反复地照："我们很般配嘛，为什么她会看出我不是你女朋友？"

"看得很准啊。"这丫头真是毫无恋爱经验，全凭一腔热情，单纯地喜欢他。

雷韵程哀怨地瞪他一眼，独自走进另一家店。他视线跟随一身水嫩嫩颜色的小丫头，摸着下巴，不由得心念一动。

雷韵程兴趣缺缺扒拉着一排排衣服，随便拿起一件。

一只大手蓦地握住她的手，抬头一看正是封印："我带你去别的地方看看。"

某个奢侈品牌女装店，封印牵着她的手进来，视线扫了一圈，点了几件让雷韵程下巴都要掉下来的裙子："给她试一下。"

就这样，她被两位店员请进宽敞的试衣间，给她换上的裙子设计一件比一件大胆性感。封印在外面极有耐心地等她，可等来的是两位店员。

"换好了，但这位小姐不肯出来。"

"钢——"钢牙妹这个昵称差点脱口而出，封印及时住嘴，否则很难说她会不会气得和他动手，"程程？"

"哦……我不敢出去啦，好丢人。"里面传来她难为情的声音，格外好笑。

雷韵程小脸红彤彤地站在镜前，这件裙子太低胸了，虽剪裁上不会显得她的胸太"小巧"，但视觉上却性感得让她一个女孩子脸红心跳，对于整天穿着校服的她来说，实在没有勇气出去。

试衣间的门忽然被人从外面打开，雷韵程下意识地环住自己，回身瞪他："你干吗进来？"

"进来看看你怎么……"封印的话和动作同时顿住，笑还挂在脸上，眼底却已经露出被惊艳到的光。但他隐藏得极快，快到雷韵程都没有来得及仔细看就已消失了，"啊，真是人靠衣装，我还以为你是被自己糟糕的身材吓得不敢见人，这不是很不错吗？"

雷韵程窘迫不已："我哪有你说得那么糟糕！"旺仔小馒头也是馒头嘛。

封印仔细打量着这位变身的小公主，上前松开她束起的头发，随手抓了几下在她头的一侧扎成一个松松的髻，余下的头发散在她只有一根细细带子的光裸肩头。她发尾总是微微卷起，平时可爱的感觉此刻竟平添几分诱惑又不失符合她年

龄的甜美。配合她淡淡的妆，一个小尤物由此诞生。

他挑着她的下颌端看，眸里露出赞赏。他拿开她挡在胸前的手，把她推向镜前："觉得怎么样？喜欢吗？"

雷韵程唇瓣微启，睁着黑白分明的眼睛看着瞬间改变的自己，惊讶得失语。封印手指卷起她一绺头发把玩："再把另外几件试一下！"

他就站在她身后，头微垂，说话的时候气息轻拂过她的皮肤，不知怎么，周遭的气氛就蓦地暧昧起来。他的衬衫是她喜欢的蓝色，虽然招摇了些，却帅气得耀眼；而她的白色裙子上布着星星点点的蓝色做点缀，真如她之前所说，很般配。

"这件就好了。"另外几件她更没有穿上的勇气，雷韵程心跳得厉害，"一定要穿成这样吗？"

他勾唇浅笑，好整以暇地耸肩："不喜欢的话就脱了吧，我帮你。"嘴上这么说，他人却没有回避的打算，意思很明显：要么穿着要么脱。当然，她敢的话，他愿意效劳。

雷韵程到底年纪小，无力招架他这么成人式的招数，硬着头皮接受身上的这件。

付款时，这件裙子依然刷封印的卡，雷韵程刚想阻止，便收到他丢过来的警告的眼神。从店里出来，雷韵程问他："我用这张卡就好，干吗还要再花你的钱？"

封印笑，笑得别具深意："你长这么大，我好像还没送过你什么东西，一件衣服而已，没什么大不了的。"

他的笑让雷韵程心里莫名地跳了一下，小鹿乱撞。这男人，太勾人了！

"时间差不多了，先找个地方吃饭，然后看场电影？你想吃什么？"封印牵起她的小手。

雷韵程被美男色诱，现在给她最讨厌的青椒她都能整个吞下去。本来，昨晚她还为没有牵到他的手而郁闷着，今天不但牵到了还是他主动的！生活啊，你怎能如此美好？

封印当然知道她偷偷弯起的嘴角是为了什么，真是个单纯的小女孩。

"看完电影，跟我去和几个哥们儿待会儿，大家难得见面，我可以介绍你们认识，如何？"

"好啊！"雷韵程欣然答应，一点都没有预感到晚上会发生的事。

"程程，其实你留长发很漂亮。"封印不自觉握紧她的手，"我想让你一直留着，为我留。"

进航校首先要舍弃的就是她的长发，雷韵程脚步顿了顿，随后紧走两步跟

上。雷韵程紧紧抱住他的手臂，反握住他的掌，无声传递她无论如何都不会改变的决心。

约会看电影，爱情片当然首选。雷韵程本想选恐怖片，可以装成小鸟依人冲进他怀里，可惜当下没有合适的片子上映。

封印买的是情侣包厢，位置很好，但片子不好，不好在哪里？

哦……

大屏幕上，两个赤条条的身体交缠晃动，喘息呻吟充斥整个现场，令人口干舌燥。在她看来，这是标准十八禁的片子。她虽已成年，但第一次看这种电影还是相当尴尬，尤其是和一个成年男人一起看。

视线偷偷瞄着封印，她几度都想提出提前退场的要求，可是他看得那么认真……雷韵程叹气，还是不要扫兴。

然而，随着剧情的发展，尺度却越来越大，她羞得都不知道往哪儿瞅。可乐喝完了，爆米花也吃没了，没什么东西能够转移她注意力缓解她的尴尬，左思右想，她决定找借口离开一会儿。

她拉拉封印的衣袖："我要去买可乐，你要吗？"

封印冲她挑眉，没听清她的话。雷韵程凑近他耳朵重复："可乐没有了，我好渴，你呢？"

她说话时，唇瓣无意间碰到他的耳，热热的气息小虫子似的钻进耳道里。封印摸了摸耳朵，扭头才发现两人的唇离得如此之近，近到再稍微往前就会碰上，她水盈盈的唇瓣就在眼前。两人眨眨眼睛对视片刻，又同时移开视线，封印轻咳了一声："嗯，我也渴了。"

"我去买可乐。"雷韵程跳下位子，摸黑跑出去，小心脏都快跳出来了。

封印摸着唇瓣看着电影，喉咙越发干燥起来。他还真有点渴了，但显然和雷韵程所说的渴是截然不同的意思。自从和夏炎凉分手后，他就没有再正经交过女朋友，一直过着和尚般的日子。倒不是身边没有女人，相比谈恋爱，他更愿意把时间用在飞行上。这几年都没有觉得什么，怎么就忽然有点……寂寞的感觉？

细细想来，似乎从和雷韵程那个吻开始，有什么东西开始悄然而细微地变化着，是种让人说不清又摸不着的东西，并且很可能会超出他所能控制的范围。

雷韵程拿着两杯可乐磨磨蹭蹭地回来："给，这杯加冰的。"

封印接过可乐，放在旁边的小桌上："加冰不够，我还想要加料的。"

"可乐哪有加料的？"

“当然有。”封印拿开她那杯，拍拍自己边上的位子示意她坐近点。雷韵程不疑有他，挪过去等他答疑解惑。却见他眼睛里闪着狡猾的光，接着腰上一紧，封印一个用力把她扯进怀里禁锢她，捏住她的小下巴，在上面轻轻啄吻了一口：“不过需要在你这儿加。”

雷韵程还没反应过来，又被他一口咬上耳朵，尖锐的疼痛从那里蓦地传来。封印及时捂住她的嘴才没让她叫出来，松开牙齿，他转而轻含住她小巧圆润的耳垂：“小点声儿，让别人听见还以为我们在干坏事儿。”

她睁圆了眼睛，感受他的唇吮着她的耳，沿着脖子往下滑，来到肩膀甚至锁骨。唇瓣越来越烫，吻越来越撩人。封印把她压倒在座位上，大掌细细摩挲她纤巧的细腰。

“我早告诉过你这片子你选错了，你不信，我现在‘火’了，觉不觉得你应该为此负点责？”

雷韵程脑子猛地炸开，大脑在这一刻才恢复了运转。他竟然在对她……

理智告诉她应该拒绝，但身体不听使唤，脑中嗡嗡地响，电影的声音明明那么吵，耳中却只听得见他低沉的嗓音和略微沉重的呼吸声。他用手指磨蹭她的唇瓣，浅浅探入她口中：“假如那晚我不知道是你，我们绝对不是一个吻就能了事。程程，我是男人，你知道吗？”

“当然知道……”雷韵程声音微微颤着，胸前起伏着。

“你知道，但是你不懂男人。”封印的吻逐渐停下来，拉好她的肩带，在她鼻尖上啄了一下，盯着她迷蒙的双眼微微浅笑，“有没有想过你喜欢我什么？”

“我——”

封印点住她的唇：“先不用回答我，今天答应了陪你玩，玩好了我们再谈那些事，玩得尽兴，记得吗？”

雷韵程点点头，封印带些宠溺地捏捏她的脸：“乖。”

电影坚持看到结束，封印再没对她做过出格的举动。雷韵程不知道他为什么要那样对她，心中又乱又羞涩，还有些不知名的感觉。她不是反感他的碰触，总觉得哪里别扭。

雷韵程跟着封印来到一间酒吧，这是她第一次进入这种场所，震天的乐声炫目的灯光以及舞池里激烈扭动着身体的人们，形形色色的男男女女还有极度沸腾的气氛，都是她从未见过的，这里对她来说是另一个世界，充满诱惑与新鲜。

封印领着她直接来到楼上，左拐右拐停在一个贵宾包厢门前：“里面的人都比你大，但是来到这儿没有人会在乎你几岁，只有男人女人之分，明白我的意思吗？”

雷韵程刚想开口说什么，包厢的门在这个时候被人从里面打开，一个男人出现在她眼前。

陆叙脸上的笑意在看见封印时骤然滞住，随即把拳头捏得咔吧作响，下一秒就向他挥过去。封印似乎早有准备，后退半步偏头避开，同时飞起一脚直击陆叙面部。他并未躲闪，长臂一伸，一把把在旁边看得心惊肉跳的雷韵程扯了过去，挡在身前。

“太卑鄙了吧！”封印及时收回腿，骂了一句。陆叙对这个指控不以为然，把雷韵程粗鲁地推开，上前一把抱住封印。

“臭小子！见你一回比登天还难！”

“别像个女人似的，这不是见着了吗？”

封印给他一拳，把还在状况之外的雷韵程拉到怀里：“记住这个人，他叫陆

叙，我在航院时最烦的就是他！”

陆叙这才注意到刚才被当做挡箭牌的是何许人，精锐的眸子在雷韵程身上扫了一圈，看了一眼封印再看看她，玩味地翘起嘴角，透着那么一股玩世不恭，对雷韵程说：“刚才吓着你了吧？”

雷韵程其实很生气，但碍于封印的面子，极力忍着：“还好，吓倒是没吓着，不过我想知道你是因为打不过封印才利用我的吗？”

陆叙邪佞一笑，冲封印挑眉：“小妞很辣啊，你女人吗？”

“关你屁事。”封印手臂松松地挂在雷韵程肩膀上，不经意间流露几分占有欲。

“如果不是你的人，我想你不介意我锁定吧？”陆叙大言不惭，丝毫不觉得这样有什么不妥。

封印讽刺地啐他，揽着雷韵程往里面走：“那得看你有没有这个本事了。”

雷韵程不由得细眉微蹙，回头看了一眼笑眯眯的陆叙。他唇边的笑容让她心头产生一丝隐隐的不安。

包厢里，所有人都与封印极熟。其中一个男人叫周安达，是这里的老板，封印介绍雷韵程时，他吹的口哨最响：“行啊封印，这可是雷家的千金，你拐到这里不怕她爸剁了你？”

“所以，劳烦各位替我保密，不然我可真没命回去了。”封印真真假假地开玩笑。雷韵程明白，他这么说不过是在大家面前给她一个合适的身份。

雷韵程不知道周安达为什么在光线这么暗的地方还要戴太阳镜，封印偏头回她：“他的习惯，装呗。”

没想到会听到这样的答案，她笑得不能自已。无意中，她察觉到一道灼热的目光从对面射过来。

陆叙端着酒杯舒舒服服地靠在沙发上饶有兴趣地看着她，目光和她碰着时迅速离开：“封印，来了咱不能一直聊天吧，要不要玩点刺激的？”

此话一出，全场振奋，封印嘴角一翘：“好啊，奉陪。”

陆叙放下酒杯，上身微微前倾，下巴冲雷韵程一扬：“小妞也要一起？”

封印揽住她的肩，笑得更灿烂：“没问题。”

说是刺激，其实玩法很是无聊。每一轮选出一位王子或者公主蒙眼抽号牌，被抽到的人由他右手边的人向其提出两个问题，回答不了、拒绝回答或者答案不被认同，那么就要接受惩罚。一个问题可以有两次回答的机会，第二次过关无人

受罚，若还不能过关，那么两人同时受罚。

雷韵程看他们玩了几轮，越发惊讶游戏尺度之大。周安达最悲惨，被王子抽到过几回就被罚了几回，到最后裤子都快被扒了。最后，他郁闷地摔了太阳镜，叉着腰在地上转了一圈，看见雷韵程，蓦地伸手一指："到你了，雷小姐！"

沦为公主的雷韵程被拉到中间沙发上坐下，戴上眼罩。周安达把装着号牌的盒子递到她手边："抽吧小丫头，看看谁那么倒霉。"

她深呼一口气，手伸进去搅乱号牌。

下面的人，每一轮都要打乱座次顺序以防作弊，这一次陆叙正巧坐在封印身边："夏炎凉回来了，知道吗？"

"见过面了。"封印转而问他，"你家那位呢？"

"你说的哪位？早就一拍两散了。这回回来，家里竟然给我安排相亲，兄弟到那个份儿上了吗？"陆叙看着雷韵程，神情一转，神秘兮兮地挑眉，"你这个小姑娘不错，稍微嫩了点，看着乖巧性子却烈，小嘴儿不饶人。"

封印得意地把玩手里的号牌："是不错。"

陆叙不怀好意地笑起来："你们到什么程度了？"

"碰了她会被她爸和她哥整死，我宁愿从飞机上掉下来，也不想落到这两个男人手里。"

陆叙对两家恩怨略有耳闻："你喜欢她吗？"

封印扯起唇，眸里散出点点残酷的冷意："我会把喜欢的女人带到这儿来玩吗？"

此时，雷韵程已经决定好号牌："我选这个。"

看清牌上的号码，封印翻过自己手里的号牌，扔到前面的桌上，周围的男女起哄似的笑闹起来。陆叙当下高兴地拍了一下手，低声说道："那我可真锁定她了。"

封印没说话，陆叙只当他是默许了，举起手示意大家安静，冲雷韵程语带双关地宣告："不好意思小妞，你落到我手里了。"

听这声音就猜到是陆叙，雷韵程不满地撇撇嘴："那麻烦你手下留情了。"她不能摘下眼罩，所以不知道抽中了谁，只希望能够顺利答出问题，别连累无辜的人。

陆叙稍加思忖："你的初吻对象今天在场吗？"

封印受不了地踹他一脚，大家顿时笑起来。雷韵程几乎没有犹豫地回答："在。"

口哨声响起，封印撑着下巴事不关己地看着她。陆叙毫不意外，看来这小丫头情史简单得很，落花有意流水无情，感情的方向错了，不过没关系，他可以修正。

“第二个问题，和第一个问题无关。”陆叙象征性地咳了咳，“封印的技术你满意吗？”

封印的表情变得饶有兴趣，似乎也在等她的答案。

和第一个问题无关？不是指接吻技术？雷韵程歪头不解：“什么技术？”

大家哄笑，周安达笑得最邪恶，冲封印扬声问道：“别说没给雷小姐辅导过青春期性教育课程？”

雷韵程再听不明白就是纯傻了，脸腾地烧起来：“不好意思，我还在上学……”

周安达转身问在座各位：“这是理由吗？满意这个答案吗？”

满意才怪，众人齐喝倒彩。周安达无辜摊手：“这可是大家的意思。”说罢，从酒柜里搬出七八种烈酒来，混合成五大杯摆在封印面前，很绅士地做了个“请”字。

封印冲他竖起大拇指：真够损的，不喝死他不罢休。然而，等他刚刚端起第一杯，陆叙便发了话，“等等，小妞，你还有一次机会，喝了这些东西十有八九得进医院，想清楚哦。”

陆叙的问题很简单，但对雷韵程来说就属于重量级了。封印端着杯子等她的回答。雷韵程咬咬唇，蹙起眉，她有种感觉，被她抽中的人会不会是封印？众人的目光里，似乎有一束是来自他的。

“我不知道，我们……还没有……”她小声地回答。陆叙故意走到她面前，弯身抬起她的脸：“抱歉，我没听清。”

雷韵程深呼吸：“我不知道，我们没有做过。”

周安达怪叫：“不会吧？封印你可太怂了！就说我们雷小姐小了点，脸蛋可算上乘的，太偏食了伤身。”

封印无声地笑：“你说什么就是什么吧。”

周安达自讨没趣，拍拍装号牌的盒子，吆喝道：“下一轮下一轮！”

“慢着，”陆叙按住雷韵程正要摘眼罩的手，“这个答案，我不满意。”

雷韵程心下一跳，按照规则，只要有一人不满意，公主和被抽中的人都要

受罚。

雷韵程道：“可是我说的是实话！”

“不管你说的是实话还是假话，我说——我不满意。”陆叙摸着下巴，宣布惩罚内容，“封印，真进了医院我负责你的费用，别挣扎了，喝了吧。”

被她抽中的人真的是封印！

雷韵程摘下眼罩，腾地一下站起来，在人群中准确找到封印的位置，冲过去欲抢杯子，“不要喝！”

封印捉住她的手腕，拿回酒杯：“记得我和你说过的吗？在哪里就有哪里的规矩。”

雷韵程还没等再说什么，就被一个力道扯过去撞进一个坚硬的胸膛。陆叙的声音在她头顶响起：“惩罚该到你了小妞，我们得单独相处一刻钟。”

“我才不要。”雷韵程厌恶地甩开他，“封印，酒我替你喝，你去和他相处一刻钟！”

陆叙低沉地笑起来：“要赖吗？他同意我没意见，你一个小丫头我可以不计较。”

封印也笑，无声的，阴冷的，嘲弄的，他抬手摸摸她的头发：“程程，是不是害怕了？跟哥哥说，十杯酒我都认了。”封印的手滑到她后颈上，扣住拉近，嘴唇几乎贴在她耳朵上低语，“我说什么来着，不记得了？玩不起就不要跟我出来玩，我们不是一个世界的人，你非要逞强，夏炎凉你看不起是吗，但至少这个时候她不会给我丢脸。”

她对夏炎凉的敌意从他们交往开始就一直存在，封印是知道的。

雷韵程心中一窒，死死地瞪着他，小拳头攥得一紧再紧。陆叙嘴角微勾，冲周安达摆手：“算上这小妞一份，再给封印加五杯。”

“哟，还带这么玩赖的啊，真是头一次。”周安达嘴里抱怨，开始调酒。

雷韵程垂下眸子，复又抬起：“谁要玩赖了？不就十五分钟吗？我奉陪就是了。”

陆叙高兴地打了个响指，拉着她走进偏厅的小房间。里面没有开灯，黑得很，雷韵程刚一进房间就被陆叙推在墙上捏住下巴。雷韵程早有准备伸手挡开，但她和一个成年男人的力气着实相差悬殊，马上又被陆叙捉了回来，牢牢地按住。

“警告你，别对我动手动脚！”雷韵程冷冷低斥，毫不畏惧。这倒令陆叙微微吃惊，借着窗玻璃透过的微弱光线打量她。

“能不能告诉我，你有多喜欢封印？”

“跟你有什么关系？”

陆叙莞尔：“确实没关系，不过，我是不是没告诉你，在这十五分钟，我对你做什么都是被默认的合理惩罚，”他低头，“是封印默认的。”

她没机会再说话，嘴唇已被他密实封住。她第一个反应不是反抗，而是终于知道在电影院里那个小插曲别扭在哪里了：封印自始至终没有吻过她的唇……

心里涌起针刺般的痛感，还有一种足以让她手脚冰凉的悲凉。

外面，封印在众人的起哄下一连喝了五杯混合烈酒，从嘴里到食道再到胃里，乃至全身都是火烧似的难受。

周安达递给他一杯纯净水：“夏炎凉在的话，你肯定宁可喝十杯也不会让陆叙和她独处吧？”

“会吗？”他扯出笑意。

周安达拍拍他的肩：“会不会你心里明白。”

封印瞥了一眼偏厅小房间紧闭的门，沉默。

……

公司周年酒会，雷恺偕夫人出席，直到临近深夜才回到家。雷逸城在沙发上迷迷糊糊地睡着时被他踢醒：“程程呢？”

雷逸城揉着眼睛装傻：“在楼上看书呢吧。”

“在谁家楼上看书呢？”雷恺故意反问。他叼着烟扯开领带，因为喝了酒，眼睛格外发亮，看得雷逸城心惊胆战，这个时候的雷恺比平时还不好对付。

商小婵卸了妆，素面朝天地伸着懒腰下楼来：“乖儿子，娘亲晚上没吃饱。”

雷逸城像得到特赦令般逃出雷恺的攻击范围，躲进厨房：“还有点米饭，炒饭行吗？”

“行。”商小婵踮着脚尖在儿子脸蛋上啄了一口，“谁嫁给我儿子真是幸福死了。”

雷逸城早已习惯商小婵的恋子情结，耸耸肩，接受赞美。

雷恺在手机里调出雷韵程的号码，迟迟没有拨过去，嘴边的烟忽然被人拔了去，取而代之的是一粒剥好了皮的葡萄。他拿过她手里那串葡萄，细心剥了喂到她嘴里：“女儿真是你生的，太死心眼。”

商小婵弯唇得意，眉眼上扬，俏丽一如当年：“‘死心眼儿’那是你们的说

法，这叫执著，我很高兴她像我。”如果当初没有这股执著劲儿，她又怎么能得到这个在外叱咤风云高高在上、在家里却依然心甘情愿给她剥葡萄的男人？

他忍着气不发作，商小婵抚上他紧蹙的眉心：“我没觉得程程哪里做错了，她要当飞行员也不是重点，你是在乎她看上的人是封印吧？”

“我有表现得那么明显？”

“还用你表现吗，脚指头都想得到。”商小婵撇嘴，“‘女人死心眼，男人小心眼’，这话真没错，你一定要把与封澔的个人恩怨加诸到程程身上？程程那份报名表我已经签字了，我不知道她和封印最后会怎样，只知道如果你不让她去她会遗憾一辈子，但她不会恨你，因为她是你女儿。”

她轻轻叹气，替他解下被胡乱扯开的领带：“就像当初如果你不给我机会留在你身边，我也不会恨你。但是会遗憾，至死不能瞑目的遗憾。”

雷恺眉宇间越发纠结，漆黑的眸因她的话变得更加黯沉无底。

雷宅外，代驾司机在车外不远处候着。

雷韵程注视着车里显示的时间，数字终于跳到零点，约会到此为止。封印放低座椅，枕着手臂，闭着眼睛休息。晚上喝了太多酒，胃里火烧火燎地疼。

时间一秒一秒地过，雷韵程心里一片平静：“你好点了吗？去医院吗？”

“不用，没陆叙说得那么夸张。”

雷韵程垂下眸子沉默片刻：“我有话和你说。”

“我听着呢。”封印懒懒地回答。

雷韵程推开车门，走到他这边，拉开他的车门：“你出来。”

封印睁开眼睛，依言从驾驶位钻出来：“说吧。”他单手撑在车顶低头看她。她的嘴唇到现在都还残留被吻过的痕迹，那是陆叙的杰作。封印指尖碰了碰：“啧，都肿了，雷逸城该骂我了。”

封印以为雷韵程会赏他一巴掌，她却只弯唇一笑：“我会告诉他，这不是你弄的。”

“那他何止是骂我了？”封印笑，“雷逸城有多护着你，你不知道？”

“所以，你和他达成什么协议了是吗？”雷韵程扬头直视他的眼睛，“让我知难而退？安心考大学，恨你或者干脆忘了你？是这样吗？”

她如此直接，把封印问得一怔，这丫头竟然能想到这一步，着实令他感到意外：“你怎么会有这种想法？”

“你敢说不是？叫他出来当面对质。”雷韵程作势去兜里掏手机。

打打闹闹是两人从小到大的相处模式，但封印从未真正伤害过她，可今天的他却不同，她更相信那是他的刻意为之，而非他对待女人的本性。

封印没阻止她："程程，不怕说句伤你的话，你还不值得我费尽心机这么做。"

她的手暗自攥成拳，自认为早已经做好心理准备承受这些话，却还是让自己的心痛了一下。

"今晚的事，并不是我有意针对你，以前我在你面前的身份无非就是雷逸城的兄弟或者你哥哥，我也可以把你照顾得很好。如果你不愿意做个妹妹，只能说你看到的就是我的另一面，对于女人我一向如此，你是钢牙妹还是一个普通的女孩对我来说是不同的意义，你是个聪明的姑娘，应该明白我的话。"

他伸手想要碰触她的头发，被她倔强却偏头避开："我不明白，如果我不是雷韵程，你也不会这么说，因为我爸和你爸的关系吗？"

"和那个无关，如果你不是雷韵程，对我来说更没有意义，只是一个漂亮的女孩子，我对你的兴趣也仅会停留在肤浅的表象。"封印执意扭正她的脸，目光落在她唇瓣上，那红肿让他觉得好刺眼，"你不了解我，感情太过盲目，爱情不是你想的那么简单，需要承担很多东西，以你的年纪你还不懂。"

"如果到了我懂了的年纪呢？我总会长大的，你不能等等我吗？"雷韵程说这话时，没有半点祈求的意味，他听得出里面夹杂的不甘与恨意。

为什么我要等你？封印浅笑，没说出口，她今天受到的刺激已经够多了。

他没说，但她已读出他笑里的含义。她盯着他的眼睛慢慢红了眼圈，用最大的努力强忍着，"封印，我想让你等我。"

封印摸摸她的头，低头看了一眼腕表："很晚了，你回去吧，我也该走了。"他想起什么似的从她兜里拿出她的手机，在上面输入并保存了一个号码，"陆叙的，关于招飞方面有什么不明白的可以问他，我很快就回部队了。"

陆叙看上她了，他成了介绍人，或者说他卸掉了一个麻烦。

"你不是不喜欢我进空军吗？"雷韵程的眼泪马上就要涌出来。她偷偷在大腿上狠狠掐了一把，用疼痛转移自己的注意力，她不想在他面前哭，那会让她耻辱到无地自容。有时，固执到底也是对自己的一种保护，保护不了心，可是还有自尊。

"我是不喜欢，飞行员不是闹着玩的，但你坚持的话我也没权利干涉。"封印事不关己的态度让雷韵程恨得牙痒痒的。她死死地捏着手机，深深地吸一口气，缓缓圈住他的腰，像只小猫似的腻着他，踮起脚尖仰起头，寻找他的唇。

出乎意料的，封印这一次没拒绝，只迟疑了一下，低头覆盖上她的唇，似乎这样就能掩盖住陆叙留下的痕迹。

如果他以为这是个吻他就错了，雷韵程在他的唇碰到自己的那一刻，张嘴用力咬下去，两人口中瞬间弥漫了一股铁锈般的血腥味。

“疼吗？给你留个纪念。”

雷韵程从他怀里退出来，从容地用手背擦掉沾在唇上的血渍，转身跑掉。她胡乱抹着眼睛，刚刚推开院子栅栏门，便不得不顿住脚步。

雷恺坐在院中纳凉椅上，一言不发地看着她，脸隐在昏暗光影下看不清表情。

“爸，还没睡呢？”雷韵程很镇定地关上门，不知道他看到了多少。

“人生第一个约会玩得愉快吗？”雷恺起身踱步到女儿面前，扳过她的脸，视线扫过她泛红的眼睛和嘴唇，片刻后放开，“进去吧。”

雷韵程没想到这么轻易过关，她都作好了挨打的准备。

她的脚步声在背后消失了有一阵子，封印才回过神儿来，摸摸唇，不禁龇牙咧嘴疼得直吸气：这丫头真够狠，下“口”这么重！

坐进车里，封印习惯性看了一眼后视镜，忙叫司机先等等。他吐了口气，推门下来。

雷恺倚在那里，双臂环在胸前等他，身形颀长，在浅淡的路灯下，周身散发着强烈的压迫感。封印走过去时，在想不会被他揍一顿吧，他真是招谁惹谁了？

“您女儿完好无损地送回来了。”

“完好无损？”雷恺不可能注意不到他嘴唇上的伤。

“至少看上去是，心理上，应该会很快复原的。”

“要是复原不了呢？”

“您给我出难题了，我想不出再用什么有效的方式能让她主动放弃了。”让她主动放弃对她的伤害最小，长痛不如短痛。

雷恺微不可闻地叹气：“我低估她的韧性了。封印，你可以不喜欢她，但假如让我知道你借此玩弄她的话，当初我怎么收拾你爸，现在就能怎么收拾你，好自为之。”

他说完拂袖离去，留下封印在原地愣神儿。

他怎么摊上这么要命的一家子，一个比一个暴力。

第二天早上，雷恺吃过早饭准备去公司时，看了一眼楼上。雷韵程的房间异

常安静。

“去叫她起床吃饭。”雷恺对雷逸城道。

雷逸城咬着半片面包，找出备用钥匙打开妹妹的房门，只见雷韵程穿的还是昨天的裙子，直挺挺地在床上挺尸，眼睛睁着，表情木然。他坐在她身边，摸了摸她的额头，确认她没有发烧生病：“起床吃饭。”

“爸走了吗？”

“走了。”

“妈呢？”

“这个时间肯定还在睡。”

雷韵程翻身拿被子裹住自己。很快，雷逸城看见被子下面一抖一抖地动，里面发出压抑的呜咽声，声音很小。他沉默着把面包吃掉，帮她把今天课程的相关书本塞进书包：“今天你只有上午有课，如果心情不好不想去，我替你跟老师请假。”

雷韵程腾地一下掀开被子，从床上坐起来瞪着他：“我怎么了你就给我请假？因为失恋？因为被喜欢的人拒绝？你对我的事还真了解，你和封印是怎么打算的？能和我说说吗？我也好配合你们的计划。”

雷逸城脸色倏地沉下来：“你怎么和我说话呢？”

“我说错了吗？”雷韵程大声吼回去，跳下床把他手里的书夺过来狠狠甩在地上，“想用这种方式让我放弃？如果我不放弃呢？你们接下来要怎么行动？”

“雷韵程，注意你的态度！”雷逸城本来脾气就暴，怎么可能让她吼住，“看清楚你是在和谁说话！”

“雷逸城！是你应该看清楚你算计的人是谁！我是你亲妹妹！你聪明，我也不比你傻多少！别以为我什么都不知道！”

雷逸城眼神骤然凌厉起来，下意识地抬手，又生生在半空中停住。雷韵程眼睛里盈满泪水，极力忍着不让它们流下：“我到底哪错了？不就是喜欢他吗？怎么你们一个个谁都想打我？”

雷逸城收手，攥紧拳：“你就这么确定我算计你了？我是你哥，只想让你好好的，安安稳稳地长大，上学，嫁人，快快乐乐地过一辈子，我这是算计你？”

“如果紫瑜姐是你的快乐，那么封印就是我的快乐，你放弃得了紫瑜姐，我就放弃得了封印。”

雷逸城心脏蓦地一紧，没想到她对封印的感情会这么深：“这不一样。”

“你的爱情是爱情，我的爱情就是胡闹？”雷韵程擦擦眼睛，转身到衣柜里

找出校服换上，抓起书包就走。

走到门口时候，雷韵程回身问他："是不是因为我年纪小，所以我的感情在你们眼里可以随意被轻视随意被伤害，可以说放就放？你们认为那对我来说只不过是年轻的冲动，是一时头脑发热，即便被迫放弃了也无关痛痒，是吗？"

雷逸城瞪着眼睛，哑口无言，不敢相信这个几乎有些咄咄逼人的小丫头是他妹妹。

难道……他错了？

这个城市的另一端，有人因宿醉头痛不已，有人因一个吻回味了整个晚上未曾合眼。封印一早就被人从电话里拽起来，门外是拎着两份早餐两眼发亮像头饿狼似的陆叙："我请你吃早餐！"

封印狠狠白了他一眼，侧身让他进来："你不知道我喝多了需要休息？"

陆叙厚着脸皮呵呵地调侃："那点小酒才哪儿到哪儿啊。"

封印按着太阳穴："有事赶紧说事，折腾我一晚上，都没睡着几分钟。"

"你不是酒后乱性给小妞上性教育课才折腾了一晚上吧？"

"没错。"封印面无表情地打开粥碗的盖子，喝了一口，热乎乎的粥下肚，胃里感觉好些了。一旁的陆叙不说话，一脸不知道在想什么的表情。

"不是真信了吧？我随便一说的。"

陆叙摇头叹息："哥们儿栽了。"

封印动作不易察觉地顿了一下，夹起一个小笼包："你次次都栽，见一个女的就栽一次。"

"这回真栽了。"

"哪回也没听你说是假的。"

陆叙眨眨眼，点头："也是，不过，哥们儿还是第一次为一女的失眠，哎，你说这小妞的魅力在哪儿啊？我不过亲了一下，还真就忘不掉那个感觉了。"

"我要是看见她魅力在哪儿，还轮得到你吗？"

陆叙把送到嘴边的粥又放下，认认真真地又问他一次："你真对小妞没感觉？"

"没有。"封印回答得没有任何犹豫，快到陆叙都有些不相信。

"一点都没有？"

"娘们儿似的啰唆，但凡我喜欢的女人，我都会尽全力保护她，不让别人有机会碰她一下。"封印放下筷子，没了食欲。

陆叙眯起眼睛看他，像是在他脸上寻找些蛛丝马迹。封印拿纸巾擦擦嘴，点了根烟，好整以暇接受他的扫描："需要测谎仪吗？"

陆叙扯起唇："请求提供目标详细资料，确保准确命中。"

"你什么打算？"

"一个月内拿下！"

封印还是那句话："那就要看你有没有这个本事了。"

谁都以为雷韵程会消极失落几天，但除了那天早上，就再没看见过她哭，她每天照常去学校，啃书本做厚厚的练习册，体能训练更没丢过，一切正常得仿佛从未发生过任何事。

封印不禁放下球杆思忖："就没什么异常的？你爸妈的基因是有多好，生出这么个丫头来。"

雷逸城看了一眼球案另一头那整晚低头盯着手机的男人："那个陆叙是怎么回事？"

封印打进一球，计算下一球走位，瞄准："我原来在航院同学，是哥们儿也是对手，不过现在他又多了个身份，钢牙妹的追求者。"正准备发力时，屁股就被雷逸城狠踹了一脚，整个人都向前扑去。台球直接被戳飞，砸到地上，一直滚到陆叙脚下。

"吃错药了你！想打架说一声就行了，哥满足你！"封印利落起身，把球杆扔在球案上，开始撸袖子。

雷逸城把烟狠狠地按在烟灰缸里，解了两颗扣子，跃跃欲试："这地方小，活动不开，去外面。"

两人一前一后气势汹汹地出去，把台球厅里其他打球的人弄得莫名其妙。邻桌的一个毛小子过来捅捅陆叙："大哥，你两个哥们儿要打起来了，你不去看看？"

"死不了人，一边玩去。"陆叙看都没看他，冷冰冰地回了一句。毛小子悻悻然走开。陆叙发了两条短信等了一晚上也不见雷韵程回复一个字，觉得自己好笑，捡起脚边的球，擦了擦摆好，拎出球杆将之准确地一杆进洞。

雷逸城找了个相对偏僻的地方一把揪住封印的衣领："你怎么想的？又给她找一飞行员？"

"你家妹子有魅力，陆叙对她一见钟情，一吻定情。"封印甩开他的

手，抻抻衣领，“这不挺好的吗，趁机转移她注意力。陆叙很出色的，程程一点不亏。”

雷逸城沉默，转身手撑着窗台，看着外面的风景深呼吸，眸子里露出自责的光芒：“我觉得自己像个浑蛋，竟然让你去伤害她，把她像个球似的踢来踢去，光拒绝她不够还要把她推销给别的男人。”

明明出发点是好的，为什么会演变成现在这个样子?

封印偏开头：“我并不想这样对她，可我假期快结束了，不做得绝一点，难道一直拖着她？长痛不如短痛的道理你不懂吗？”

懂，但不是一个“懂”字做缘由，就能心安理得地去给她伤害，掐断她爱情的活路。

几天都得不到回复的陆叙终于耐不住性子，拨了雷韵程的电话，却听到本号已注销的语音提示。他举杯和封印碰了碰，仰头一饮而尽：“雷韵程，得不到她我就不叫陆叙。”

封印正和对桌的女人眉来眼去：“那丫头可不是男人几句甜言蜜语就能哄得昏头转向的女人。”

陆叙换了杯烈酒：“人不大，对你用情倒不浅，这样也不错，太轻易得手也没意思，追女人和飞行一样，我喜欢挑战有难度的技术动作。”

封印抿了口酒，徐徐开口：“你追她可以，如果用恶劣手段骗她上床，我劝你不要那样做。”

“如果我做了呢？”

“你可以试试看，做好心理准备承担后果就行了。”封印放下杯子，身体后倾靠在椅背，周身的气场有些微妙的变化。

“得了吧，被你骗的女人不比我少几个，少装好人，也就是她没能入你的眼，不然早被你吃干抹净了，说这话也不知害臊。”

“那都是外面人胡说，你也信？我向来发乎情止乎礼，没做半点强人所难的事，两相情愿怎么能说成骗？”封印笑，先前片刻的阴郁一扫而空。

两人互相调侃间，陆叙眸光一亮，冲斜对面的人群下巴一抬：“缘分还是巧合？”

封印循着他的视线望过去，赫然看见正与人热舞身姿曼妙的女人。

“你的旧情人。”陆叙毫不吝啬地流露赞赏的目光，“一走几年，她怎么忽然回来了？也没见黎睿和她一起，说不定两人已经分了。你和黎睿还有联络吗?

我很久没他的消息了，这小子凭空消失了一样。”

“我怎么会有他的消息，你又不是不知道我和他之间的事，就算我有心想联络他，人家也未必领情。”封印叼着烟，将刻骨的往事说得风轻云淡。

“还没过那个劲儿呢？难不成还对夏炎凉念念不忘？”陆叙瞟了他一眼，拿着酒杯在他眼前晃一晃，阻隔了他的视线，“你俩还能旧情复燃？”

封印但笑不语。

陆叙微微错愕：“不会吧，被我说中了？”

夏炎凉似乎发现了这边的两人，舞步跟着节奏逐渐向他们靠近。在距离两人一米处，她小幅度晃动身体，伸出纤长的手臂做无声的邀请。

周围的男女雀跃鼓动，封印思忖片刻，将杯中酒蓦地一饮而尽，踏下高脚椅，接受邀请加入其中。

夏炎凉扬唇笑得灿烂，身体有意无意地隔着衣服磨蹭他。见他不拒绝，她又更进一步：“我以为你会打电话给我。”

“太忙，没抽出时间来，抱歉。”

夏炎凉并不在意他话的真实度：“今天还要当那丫头的护花使者吗？”

封印低头靠近她的唇：“我怎么觉得你这话里有股醋味？”

夏炎凉修长的指尖戳着他的胸膛，挑眉：“还是这么结实。”话音刚落，腰上便是一紧，一只大手紧扣她的腰，使得她撞到他怀里。

“你也一样，还是这么……”后面的话，封印是贴着她的耳轻缓吐出的。夏炎凉妖娆一笑，双手勾上他的脖子，宛如情侣般亲密。

直至夏炎凉上了封印的车，陆叙冷眼旁观：“吃回头草真不是你的风格。”

“我心里有数，不可能在一个女人身上栽两次，你可以把今晚的事告诉程程，也算哥们儿对你提供的帮助。”

陆叙啐他一口：“赶紧滚蛋，小心玩得太疯闪了腰。”

雷韵程刚从外面跑步回来，商小婵正捧着一碗热乎乎的鸡汤走出厨房：“小橙子，来尝尝味道好不好。”

“我先去冲个澡换件衣服。”雷韵程跑上楼，没一会儿就干净清爽地下来，“爸和哥呢？”

雷韵程坐那儿喝汤，商小婵站她身后给她梳头。她的发质顺滑，手感让人爱不释手，商小婵从她小时候就喜欢给她扎各种花式的辫子，乐此不疲。商小婵答道：“各忙各的呗，男人除了睡觉，什么时候都有可能在忙，有事？”

“没，他们不在的话我能轻松点。”雷韵程舀起一勺鸡汤，吹一吹，小口品尝。

“我最喜欢你的头发，要剪掉真是太可惜了。”

雷韵程喝汤的动作一顿：“妈，你也反对我吗？”

商小婵拉了椅子在她边上坐下，宠溺地捏捏她粉扑扑的小脸蛋：“我只是舍不得你的头发，从小到大，你想做什么事情我反对过了？”

雷韵程低下头搅着鸡汤不说话。商小婵叹息：“时间过得真快，我的小橙子已经长这么大了，连喜欢的人都有了，娘亲好伤感。”

雷韵程忍不住笑出声来：“哥才吃你这套。”

“没良心的丫头。”商小婵很受伤的表情，继而拉住她细嫩的小手，“我问你个问题。”

雷韵程敛起笑意：“不用问了，我是真的喜欢他，没有盲目，也不是小女孩对成熟男人的崇拜，就是喜欢，一直念念不忘的喜欢。”

“这么确定？”

雷韵程喝了口鸡汤，吸吸鼻子：“以前不敢让你们知道，让哥给我保密，哥说我坚持不了多久就会忘记他了，我也希望这不是真的。他这次休假回来哥无意中提起，我当时就哭了，心脏都要跳出来似的，自己都不懂为什么会哭，觉得好没用哦。妈，我不知道你是否能明白我的感觉，就跟着了魔似的，根本控制不住。原本担心自动送上门的感情被他看轻，结果现在更糟，他恨不得把我甩得远远的。”

时隔六年再次见到那个人，雷韵程就已经知道自己这辈子都得毁在他手里。他们两个只有两种结果：一，她爱他，他也爱上她；二，她爱他，他不爱她。

商小婵心里微微刺痛着，女儿现在的处境让她想起当年的自己，在雷恺面前分明恨不得祈求他爱她，却仍保持着骄傲的姿态，努力不把身为女人的自尊也丢掉。商小婵轻声道：“爱人这种事，任何人帮不了你的。”

雷韵程点头：“我明白，有时人会陷入一种旋涡无法自拔，就算自己知道没错，但全世界人都反对你否定你时，自己就会下意识地怀疑自己。”她放下勺子，抬头直视商小婵的眼睛，“但我从来没有怀疑过自己对他的感情，我想做个乖女儿听你们的话，不去做那些让你们担心的事，可是找不到一个能够说服自己去放弃封印的理由。”

商小婵刚要开口，就听见玄关处传来的声响，回头见是雷恺，忙起身迎上前：“吃过了吗？”

“嗯。”雷恺淡淡应了声，照例在她额上点了一个轻吻。他看了一眼雷韵程，没说话，直接上了楼。

深夜，雷恺从书房回到卧室，动作极轻地上了床。商小婵顺势向他靠过来，抱着他的手臂找了个舒服的姿势。

“还没睡着？”雷恺知道她睡眠一向不好，总是为她心疼。

黑暗中的商小婵更紧地抱着他：“雷恺，有时候我真后怕。如果当初我没有坚持下来，被你冷酷无情拒绝，威逼利诱逼走，那么现在躺在你身边的女人肯定不会是我。”

雷恺莞尔：“我有那么恶劣吗？”

“这么说已经很给你留面子了。”商小婵冷哼，“至少，封印作为兄长对小橙子还是蛮好的，你那个时候恨不得把我打包卖掉，或者干脆灭了我，论残忍绝情，封印绝对不及你。”

年轻时的他的确很浑蛋，幸好两人最后还是走到一起。雷恺抽出手臂改而搂着她：“这么说，我还得感谢他对我女儿手下留情了？”

一提起这个人雷恺就不悦，商小婵窝在他怀里笑：“都说女儿是父亲上辈子的情人，和女婿都是天生的仇人，你不知道，你的口气让我好吃醋哦。”

“和自己的女儿争风吃醋，你真是好意思。”雷恺话到此处，忽然觉得不对劲，“什么女婿，他想娶我女儿也得我同意，拿整个封氏当聘礼我也不稀罕。”

商小婵不和他绕圈子，撑起身子看他：“晚上，小橙子的话你听到了吗？”

“听到了，我不希望她选一条和你一样的路。”雷恺把她拉进怀里，头埋在她颈间沉默不语。

“小婵，我舍不得看她受苦，我和自己说过要一直让你和孩子好好的。”不知过了多久，雷恺才低低地开口。

商小婵喉咙里酸涩发胀，暗中扬起唇：“虎父无犬子，你太小看程程了。”

越得不到越想得到或许是所有男人的通病，陆叙自然也不例外。雷韵程的拒绝是他早有预料的，但拒绝得如此彻底却是意料之外的。

最近，大大小小各种测验很多，身为班长的雷韵程常在放学之后留下帮老师批卷。离开学校时，天色已晚，空气中恼人的闷热夹带远方阵阵雷声，预示着将要到来的大雨。班主任在她临走时，特意找她谈了一次话，不然她早可以回家了。

一辆黑色的车子在她身后尾随，雷韵程一出校门就已经看见了，只是一直当它不存在。如此糟糕的天气和班主任扣在她头上莫名其妙的罪名让她心情几乎处于爆发的边缘。陆叙在驾驶室单手把着方向盘，视线一直落在她身上。她走他也走，她停他的车也停。但凡留点心的路人不难发现他是在跟着谁，探究的视线越来越多地投在雷韵程身上，终于让她忍无可忍。

她猛然停住脚步，气势汹汹地直奔身后的跑车，质问车里面笑意从容的陆叙："你够了没有？能不能请你以后别再打扰我了？"

陆叙下车，饶有兴趣地看着她："我打扰到你什么了？"

希望听到的话并没有在雷韵程嘴里脱口而出，她似乎察觉到他的意图，讽刺地笑了一下："打扰到我此时此刻的心情。"

"哦？只有这样啊，我还想对我打扰到你的生活这件事来向你道歉，现在看来你不给我机会。"

"你也没那个本事打扰到我的生活。"雷韵程丢个白眼转身欲走，她不想把时间浪费在不相干的人身上。

陆叙没追她："可是你已经打扰到我的生活了，怎么办呢？"

雷韵程听了这话，又回过身来："你叫什么来着？"

"陆叙。"陆叙不在意她是故意没记住自己的名字还是有意给他难堪，好心提醒她。

"陆叙，你看清楚，我还是个学生。"雷韵程指着自己的校服，"我要上学，要高考，没有时间跟你玩感情游戏，我不是你用来打发时间的合适人选，麻烦你高抬贵手，别烦我了行吗？"她说得诚恳，语气包括眼神都是认真的。

"我以为你会用封印来拒绝我，怎么不说你已经有喜欢的人了？"

"我喜欢谁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不喜欢你，第一次见你我就不喜欢，现在不喜欢，以后也不会喜欢。"

"说得这么绝对？"

"这点自信我还是有的，还要麻烦你以后不要送花和礼物到我学校了，我并不想成为风云人物被大家议论。"

"不这样，你现在都不可能愿意和我说话，他们议论你什么？早恋？傍大款？"

他是那种看上去深藏不露城府很深的男人，笑的时候也一样，雷韵程一向不喜欢这种人。

"总之，你再不适可而止，小心我找人收拾你！"雷韵程对他的耐心就是这

么少得可怜，不得已露出凶狠的样子。

“小妞，你混黑道的吗？小心招飞政审过不了。”他上身倾向她，眸里闪着绿幽幽的光芒，“当不了飞行员，你还怎么追他？”

他前半句是开玩笑，后半句语气急转，变得很轻并带着很强的侵略性。雷韵程不由得后退半步，戒备地瞪着他。

陆叙扬起眉毛：“你们有六年没有见过了吧？作为他的老同学兼哥们儿，我可以告诉你一件事。封印这么多年只正经交过夏炎凉一个女朋友，他们分手之后一直单身到现在。”

雷韵程眼里平静无波。

他继续说道：“封印以前曾对我说过，如果将来他们会分手，绝对不会是他不要她。别看他平时那个死样子，痞里痞气不着调，除了飞行，能够让他认真对待的就是夏炎凉。上次，大家玩的那个游戏我们很多年前就玩过，夏炎凉也在场，情况和那天差不多，封印把她应该受到的惩罚全揽到自己身上了，夏炎凉是那天参与游戏的人之中唯一一个全身而退的人……”

——所以，封印不会爱你。

他顿了顿，终究没有说出这句话。他相信雷韵程是个聪明的女孩子，应该明白他的意思。

他话音刚落，一滴水落在雷韵程发心，随后倾盆大雨从天而降，不消片刻工夫，便模糊了整个世界。两人保持着先前的姿势，尤其是雷韵程，依然头微扬，表情认真地仿佛还在倾听。

陆叙把她拽进车里避雨，找出干净的毛巾扔给她：“擦擦，别在这个时候把身体搞出什么毛病，招飞体检都被淘汰的话，那什么都是扯淡了。”

雷韵程没说话，散开束在脑后的辫子，偏着头，拧拧水，再拿毛巾擦拭。她动作机械僵硬，陆叙暗自扯起嘴角，拿出另外一条毛巾帮她擦头发：“我说这些不是为了刺激你，只想你认清真相，别做无用功。”

她把头发从他手里拽出来，换到另外一边擦：“不明白你什么意思，既然这样，为什么不和他们一样劝我别考了？”

陆叙眸里闪烁着点点笑意：“你忘了我也是个飞行员？说不定以后我们会有更多机会在一起。”

他发动车子，不怀好意地看她一眼：“我家就在附近，去我那儿还是……”

“回我家！”雷韵程狠狠瞪了他一眼，报上了家里的地址。

到家时，雷韵程掏出一张大钞拍在他手上："从学校到我家打车六十块钱，不用找零了也别想我谢谢你。另外，"雷韵程冷冷地看他，"你别在我这里白费力气，别的不说，我最讨厌你这种你对我有兴趣我就得感恩戴德巴着你的自以为是的男人了！再见！"

她把书包顶在头顶，一溜小跑消失在大雨里，都没有给他说话的机会。陆叙抖了抖这一百块钱，嘴角抑制不住地扬起。小妞出手真是大方，他还赚到小费了。

雷韵程前脚刚进家门，雷恺后脚就回来了。她还在玄关拧校服裙子上的水，雷恺看了她一眼："刚才谁送你回来的？"

"封印的朋友，路上遇到的。"雷韵程轻描淡写地回答。雷恺没吱声，换了鞋子进去。商小婵从楼上下来，步子有点急，最后几级台阶都是一步跨下来的，险些摔倒。雷恺觉得好笑，稳稳地接住她："急什么？"

商小婵当然不会说是担心他们父女二人言语不和又吵起来，踮着脚尖偷亲了他一下："想你了呗。"

雷恺要是看不出她那点小想法就别混了："煮点姜水去。"

煮来的自然不是给他喝的，商小婵在厨房切姜块的时候，雷逸城也回来了，整个人被浇得跟落汤鸡一样狼狈，全身上下全湿透了，他路过厨房探头看了一眼，笑道："娘亲真贴心啊。"

"给小橙子的，你一爷们儿不至于那么娇气吧？"商小婵故意打击他，在锅里又放了几块姜块。

雷逸城摸摸鼻尖："她可没给你做过一顿夜宵吧？爸也没有，怎么家里就我是劳动人民，还就我最没地位？"

"去紫瑜那找地位呀。"

紫瑜？在紫瑜那里，他更是彻头彻尾的"劳动者"了。

雷韵程洗完澡出来，竟然看见雷恺在她房间翻看她的练习册："爸，你有事吗？"

他正翻的那本最后一页夹着报名表，雷韵程顾不得吹干头发，借着整理书桌上散乱的书的机会，抽走他手里的练习册。

"洗好了就下去吃饭。"雷恺知道她在掩饰什么，没说穿。

雷韵程莫名其妙。

雷恺平时忙得很，有时一个月见不到他几面都是正常的，更别提关注过她的学习情况。所以，这顿晚饭她吃得很有压力。雷逸城给她夹了两块鸡腿，油腻腻的鸡腿她看着就没食欲，随便扒拉几口饭就放了筷子：“我吃饱了。”

商小婵咬着筷子细眉微蹙，望向雷逸城：“小橙子怎么了？平时不是吃得挺多吗？”

雷逸城不以为意，摇摇头。商小婵思索片刻，想到一种可能，掩唇惊呼：“不会是怀孕了吧！”

她语出惊人，雷逸城翻翻白眼：“能往好的方面想想吗？想弄死程程啊？”雷韵程要是这个时候怀了孕，别说封印小命不保，她也悬。雷恺年轻时是个手腕多么狠毒的人，他虽然没亲眼见识过，却也有所耳闻。

雷恺喝了口汤，微微叹气：“你以为谁都和你一样？”

商小婵顿时红了脸，在桌下踢了他一脚以示警告。雷逸城很知趣地低头吃饭，片刻又抬起头：“原来我能来到这个世上是个意外啊……”

“你有什么意见？”雷恺看也没看他，谈论天气般自然反问。

“有意见也来不及了，不过我会吸取教训的，谢谢爸。”

商小婵乐不可支。雷恺牵动嘴角冷冷一笑：“两年内紫瑜不怀上一个，我认为你们的婚事可以不用研究了。”

雷恺吃好离桌，雷逸城则咬着半根鸡腿一脸不敢置信。父亲们都是商量好的吧？他昨天刚被紫瑜她爸警告过，要是敢让紫瑜未婚先孕，这辈子想娶她没门儿！

雷恺在楼顶天台找到了雷韵程。

淡淡的烟味飘过来，雷韵程收起心绪抹了把眼睛，从围栏上跳下来：“我回去写作业了。”

“我们聊聊。”雷恺拦住她，顺便给了她一根烟。

“我不会。”

“比你还小的时候我也不会。”

雷韵程皱眉把烟放在唇间，雷恺亲自点燃它。她吸了一口，呛得咳了起来，接着吸了第二口，忍着不适抽完它。

“什么感觉？”雷恺问。

“晕乎乎的。”

雷恺揉了揉她的头："爱情和烟一样，都对人有害却同样容易上瘾，最初会不舒服不适应，甚至会疼，但继续坚持还是放弃，选择权都在你手上。虽然这两个选择都会让你更痛苦，爸爸能做的只有为你提供后续治疗，其他的帮不了你。"

雷韵程眼圈一下子就红了，小嘴唇紧紧抿着，倔强得要命。雷恺勾唇浅笑："和你妈妈真像。"

"什么地方像？"

"什么地方都像。"开始像，过程像，那么结果呢？会不会也是一样？雷恺把女儿搂进怀里，轻轻安抚，"军校什么概念，你知道吗？"

她点头，眼泪已经无法抑制地流下来。

"学机灵点，别为了男人迷失自我，无论在什么时候，替我保护好你自己。"说到这儿，雷恺有点咬牙切齿，"在那小子面前别太给我丢脸。"

雷韵程把眼泪蹭在他衬衫上，嗓音有点哑地立誓："我一定赢一局给你，从封家也抢过来一个人。"

雷恺失笑："开我玩笑，是吗？这话被你妈听见了要出事的。"

"你还会怕我妈？"

"当然。"

"怕什么？"

雷恺但笑不语。有些事不用说出来，关键在于如何做到。他不是毫无畏惧的人，对于商小婵，他只怕她不幸福。除了被他深埋记忆中的某个人，商小婵是他另一个无可替代。

雷韵程回到房间，原来那张报名表雷恺早已经签了字。终于得到父亲的同意，她却没有该有的兴奋，躺在床上回想着陆叙的话，她心里面一阵阵地揪着疼。

夏炎凉，夏炎凉。

这会不会将是她一生都无法释怀的名字？

明晚就是封印要走的时候了，雷韵程在图书馆的自习室做题，怎么都学不进去。晏琪叫了她好几声，她才回过神儿来。晏琪问道："想谁呢，那么出神？"

雷韵程无力地趴在桌上，玩着手里的笔："他明天就要走了。"

"那个当兵的？"晏琪知道雷韵程的事，虽然极其不看好她的这段感情，但是姐妹在一起，无论你看不看好赞不赞同都会想和她分担心里那份感受。晏琪咬

着笔杆看书，片刻后，抬起头，有些矜持的模样："程程，我和家里说了要考公安大学。"

"考呗。"雷韵程把玩笔的动作一顿，"别告诉我你是为了我哥。"

晏琪脸颊微红："不行吗？你都能为了男人去当飞行员，我考个警校怎么了？"

"好男人那么多，干吗非看上他啊？再说，他是好男人吗？凶巴巴的。"

"也不算是完全为了他，但是通过他我对警察这个职业越来越崇拜了，希望有一天自己也能穿上警服。"

雷韵程抬手打断她："你是认真的吗？"

晏琪轻轻地点头："家里已经同意了。"

"我哥有女朋友，青梅竹马两小无猜的女朋友。"雷韵程觉得事情严重了。

"我知道，我看见过很多次，叫皇甫紫瑜是吧？很漂亮的女孩子。"

"不是漂亮那么简单，她依赖我哥信任我哥胜过她的家人。"雷韵程看着她眼睛下缘被睫毛掩住的一小片阴影，抿着唇不再说话。

晏琪抬头冲她轻松一笑："你别那么看着我，给我压力好大的。你放心，我不像你那么执著，无论什么结果都会一条道走到黑，你是明恋，我是暗恋，咱们对爱情的期望值有着本质的区别。"

她不止一次看见过雷逸城和紫瑜在一起，她想他对紫瑜的感情不是谁能取代的，至少她没有信心让雷逸城对她能如对紫瑜那般宠爱。那个在外人面前不怎么爱笑、言语也不多的男人，已经把所有的温暖都留给了另一个人。她羡慕紫瑜，但是不嫉妒，甚至喜欢她，因为那是他所爱。

雷韵程是她的榜样，她更羡慕雷韵程的勇气，因为她没有那种无论怎样也要得到雷逸城的信心。能以配角的身份在他的生命里留下点什么，对她来说就足够了。

做他生命里的配角……

这句话一直在雷韵程脑中回绕，她知道自己和晏琪的区别在哪里：她在爱情中有着无法动摇的野心，如果只能做封印的配角，那么对他的动心还有什么意义？

自从那次之后，封印和夏炎凉便开始频繁见面。无论是约好的还是意外的碰面，夏炎凉总是对他倍加热情，甚至比从前两人交往时更甚。

夏炎凉心里究竟在打什么主意，封印并未做过多揣测，在他认为，这只不过

是一场成年男女的暧昧游戏。

他即将回部队，朋友们特意为他饯行趁机大玩一晚。夏炎凉也有到场，昔日情侣自然成为当晚最热话题，两人不在意自己成为话题主角，大方接受调侃。

“封印，能不能透露一下当初你们为何分手？”

终于绕到这个问题，封印清浅一笑：“我被甩了。”

众人哄笑，将矛头指向女主角：“是什么样的男人能打败我们封少获取夏美人芳心？”

夏炎凉手搭在封印肩上，巧笑嫣兮：“你们这群人是故意来戳封少心窝吗？”

“戳什么心窝，现在你回来了，旧情复燃看样子没问题了。”

夏炎凉故作为难的模样：“那要看人家怎么想了，如今的封少眼光高着呢。”

封印噙着笑，不疾不徐的几句话就轻易将话题绕开。

夜已深，封印没节制地喝多了，包间沉闷的空气让他头痛。他到洗手间捧几捧冷水泼了两把脸才好些，出来时，一双纤细玉足挡住了他的去路。

夏炎凉笑起来的样子是封印这么多年见过最美的，光是唇角微扬的弧度，就带着令人着迷的风情。

“喝多了？”她歪头，颇有几分当年在他面前撒娇的感觉。或许是酒精的缘故，往事在他眼前恍惚而过，竟令他眩晕不已。

他单手撑着墙，随手扯了扯领口：“很想让我喝多？”

夏炎凉轻笑，偏头注视窗外旖旎夜色：“今晚……去我那儿？”

夏炎凉的下巴被一只大手捏住，她落入一双带着些许醉意的黑色眼睛里。封印道：“我没听错吧？”

她踮起脚尖，嫣红的唇似有若无地在他唇上轻触：“装傻，还是不敢？”

封印眉一挑，把她压在墙上：“你知道我没有和玩玩的女人过夜的习惯。”

如果是他看错了，那么谁能告诉他为什么夏炎凉眼里含情脉脉。夏炎凉轻声道：“那就为我破个例。”

外面微凉的风拂过脸颊，封印喝了酒不能开车，夏炎凉提出由她来开时，封印还小小吃了一惊：“你考驾照了？”

“嗯，我们分开的那年就考了。”

封印偏头看窗外，没再言语。

她胆子小，每次坐他的车速度都不能过百，大多时候他宁可陪她挤地铁坐公

车，甚至是走路。这个他一直以为永远都不可能学开车的女人竟然在和他分手后那么短的时间就考取了驾照。真的没有谁有资格照顾谁一辈子，那个曾经你认为她离了你不能活的女人在没有你的日子里，过得比谁都好。

两人在电梯里就吻得火热，夏炎凉开门时手都是抖的。封印轻咬她的耳垂，握住她的手，把钥匙轻易插进锁孔："这么激动，嗯？"

没有开灯，封印很快在昏暗的光线中寻找到沙发的位置，一把推倒她，随后压上去。夏炎凉牵着他的手覆上自己胸前，目光迷离地看着他："给我。"

"等会儿会上演什么戏码？被捉奸在床？"封印一颗颗解开她的扣子，啄吻她纤细的颈，"真没想到多年之后我和他身份颠倒，我成了和他一样的人。"

夏炎凉听到封印略显冷漠而残酷的声音，她的手偷偷攥紧："我不是说了和他已经不在一起了，你不信我？"

封印扣住她的腰："是你教我的——人心难测，记得吗？所以只有身体不会说谎。"

里面一间卧室的房门忽然被人从里面打开，一个约莫三岁左右的小女孩骑着三个轮子的小童车出来，看见沙发上纠缠的两人，皱皱小眉头："妈妈？"

稚嫩的童音钻入封印的耳朵，他倏地抬起头，错愕地盯着眼前这个小女孩："她是谁？"

夏炎凉把他推开，系好扣子才去开灯："是我女儿，泠泠，叫叔叔。"

被叫做泠泠的小女孩在看清封印的脸时，惊讶地张圆了小嘴儿："我见过你！"她说完，紧蹬小脚骑着小车直奔另一个房间，很快又骑回来，把车筐里的相框高高举起。

封印一皱眉，照片上的人分明就是他自己。他把目光移到小女孩身上，眼睛渐渐眯起。

泠泠有一双和夏炎凉一模一样的大眼睛，此刻泪眼汪汪凝视着他："你是……"

"泠泠，这个时间你应该在床上睡觉。"夏炎凉把女儿抱起来，送回房间哄她睡觉。

封印坐在沙发上猛抽烟，等夏炎凉回来，视线刀子般地射过去："她几岁？"

"如果我说这孩子是你的，你打算怎么办？"

"去验DNA就知道结果了，你以为我会信？"

"既然不信，你还摆着那副脸色做什么？"夏炎凉淡然一笑。可封印笑不出来，按灭烟头，拉起她的手，来到泠泠去过的那个房间。

“那请你给我解释一下，这是什么意思？”

这是书房，其中几个柜子里摆的不是书，而是两人交往时的合照。那是他们两人最美好的曾经，永不再来的一段回忆。

每一张照片都被她塑封好，尤其正中间那张最大的照片，她灿烂幸福地笑，但是照片上没有他。

“我最喜欢你给我拍的这张。”夏炎凉缓缓圈住他的腰，“我有没有说过，我这人，也念旧。”

封印的视线盯着照片上她的眼睛：“分手时没见你顾及半点旧情，现在倒开始念旧了。”

夏炎凉把头埋在他胸前：“我知道那时是我对不起你，我知错了，封印。”

封印不为所动：“你为什么回来？黎睿呢？你们离婚了？”

“他根本就没有娶我。”夏炎凉嗓音有些哽咽，“我错了，封印，我不祈求你原谅，就算你现在对我只是玩玩的我也不在乎。”

夏炎凉扭过他的脸，正视自己，眸子里泪光盈盈：“等你不再恨我时，我们能不能……重新开始？”

有人说，一个人身上的味道有时最能勾起以往的记忆，封印觉得有道理。夏炎凉一直在用他喜欢的那个牌子的香水，那甜腻的香味侵入他的五脏，用最迅猛的速度唤醒他和她之间的全部爱恨纠葛，唤醒他隐藏深处的不甘与耻辱。

封印目光深邃地盯着她：“重新开始？你高估自己在我心中的地位了。你连孩子都给黎睿生了，还好意思重新开始？”

他一把将夏炎凉打横抱起找到卧室，把她扔到床上，用最快的速度脱掉衬衫将她禁锢到身下。

“在你没有回来之前，你对我来说只是前女友，而现在充其量是我一夜情的对象，别跟我提‘感情’，别玷污了这两个字。”

夏炎凉知道封印是恨自己的，所以他现在对她只剩情欲。而封印却在临门一脚前生生停下来，捏着她的脸凝视，隐忍的汗水落在她身上。他眼神凶狠得像只野兽，翻身下床，捡起地上的衣衫开始穿上。

“今天没兴趣，我先走了。”封印系着扣子，声音冷漠疏离。

“可你明天就回部队了。”

封印出言讽刺：“你没男人不行吗？那么饥渴，就回他身边去好了。”

他摔门而去，夏炎凉淡然地一件件穿好衣服坐在床上发愣。泠泠突然从门口探头进来，得到她的允许，泠泠才跑过去依偎在母亲怀中兴奋难掩：“他是

爸爸！”

夏炎凉亲吻女儿的发心，笑得凄楚哀婉：“泠泠乖，别着急，爸爸还不知道自己有个女儿，太急会吓着他的。”

封印并不是对她一点感觉都没有，他刚才的举动足以说明一切。

封印把车子随意停在路边，狠狠地砸了两下方向盘，脑中乱极了。他知道那个叫做泠泠的小女孩不是自己的孩子，她五官没有任何一个地方长得像他。可即便如此，他的脑子还是很乱，她是他唯一爱过的女人，却带着和别人所生的孩子回到他的世界。

手机铃声响了很久他才接起，是陌生的号码。封印接起来的瞬间就有种感觉，话筒对面的人是雷韵程。

可对方却一直没说话，封印按着眉心问道：“钢牙妹？”

雷韵程小心尖都是跳着的：“怎么知道是我？”

“听见你内心旁白了，跟我说‘小印哥，我是钢牙妹’。”

雷韵程扑哧笑了出来：“你真讨厌啊，谁会叫自己那么难听的外号。”

这是两个人自约会之后第一次联络，他们都有意避开那晚的事，尤其是雷韵程。并非她心里没有怨恨，只是和他相处的时间太过短暂，她舍不得浪费一分一秒。雷韵程小声道：“你明天要走了吧？”

“雷逸城真是个双面间谍，什么都告诉你。”雷韵程的嗓音很好听，像温润的泉水流入他心间，带走了些许烦躁。

“我明天能去送你吗？”

雷韵程认真地问他，半天才传来他的声音：“我一向都不让人送的。”

“让我送嘛小印哥，我给你做好吃的你可以路上吃。”雷韵程厚脸皮地求着他，声音甜甜的，软软的。

“不行，你做那东西能吃吗？我可不冒这个险，你知道国家培养一个飞行员多贵呢，可不能让你祸害了。”封印不自觉地翘起嘴角，半真半假地调侃。雷韵程却听出他言语中的不容拒绝。

“你在家吗？我去看你行不行？都这么多天没见到你了，你一走还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回来呢。”她暗自咬牙，第一次在他面前如此放低身段。

“又不听话了？”封印唇线缓缓抿直，语气开始变得冷漠，“我在外面，和女人在一起。”

话筒里有一瞬间的沉默。“我才不稀罕呢，不让就不让，哼！”不等他再说

什么，雷韵程率先挂断电话。

车里很静，封印捏着电话，断线的嘟嘟声异常清晰。她沉默的那一刻，封印发觉心里竟有小小的心疼。

雷逸城今天难得清闲，一直睡到日上三竿才起床。他伸着懒腰到厨房找吃的，竟意外看见雷韵程穿着围裙在摆弄一堆食材。

"哦，太阳是打哪边升起来的？小姐肯下厨了？"雷逸城顺手偷了块造型精巧别致的饭卷扔进嘴里。

"你干吗？"雷韵程一回头，正巧发现他的不轨行为，瞪起了眼睛，"讨不讨厌，不是给你吃的。"

雷逸城对她的指控满不在乎，动作极快地在她眼皮底下又拿了一块儿，结果惨遭雷韵程一拳毒打。他揉着肩膀边翻冰箱边念叨："小姐真是心灵手巧，长这么大没见你进过厨房，手艺竟然还不错。要不，早饭和妈的夜宵你来负责吧？"

"没空，我要复习。"雷韵程把切好的饭卷放进一个全新的饭盒里摆出造型，再加上一些小点缀。雷逸城只翻到半根黄瓜，索性直接啃了吃。他晃悠到她身后探头一看，轻蔑一笑："给封印的吧？"

"要你管。"

"你也忒没良心了，想知道他什么事的时候求着我，用完了又跟我没关系，十八年了，吃上你一口饭卷还得遭到你打击报复。"雷逸城冷哼，"别以为爸妈同意你了，你就成功了，以后有你哭的时候，封印那人我比你了解。"

雷韵程就像没听见似的专心制作她的爱心饭盒，丝毫没受到影响。她那认真劲儿让雷逸城无奈到想叹气。雷恺竟然在她追封印这件事上做了让步，他特意去找雷恺谈了一次，希望他收回成命，谁知雷恺只是意味深长地笑笑。

"鹿死谁手还不一定呢。"

这就是雷恺给他的回答。雷逸城可以理解父亲的决定，但一想到雷韵程将会在这条路上所受到的伤害，他就无法说服自己看着她越陷越深。可事实上，他就是她越陷越深的帮凶，如果他那几年没有放纵她的感情，没有大意地认为她坚持不了单恋的辛苦，会不会结果就不一样了？

雷韵程忙完，时间已近中午，她把饭盒装进特别制作的袋子里，哼着小曲就走了。封印的家离他们家有相当一段距离，雷韵程计算好时间准备约他吃午饭。离他家还有两个路口，雷韵程拨了他的手机。手机响了很久都没有人接听，雷韵

程正准备挂断时，手机忽然通了。

“别说你还没起床哦！我快到你家门口啦，给我开门。”雷韵程摸着袋口的小蝴蝶结，嘴唇弯弯地翘着。电话那边没有立即传来封印的回话，雷韵程以为他不高兴了，立即装可怜兮兮：“你等见了面再凶我好了，反正等你走了想听你凶也听不到了。”

“那你等我一会儿，我在外面，没在家。”

封印在周安达那里混到天亮才睡，宿醉让他头痛不已，嗓音沙哑得让雷韵程总觉得他没在干好事。

雷韵程等了有一阵儿封印才回来，他洗澡换衣服时她就在他房间等。他脱下的衬衫随手扔在沙发上，雷韵程盯着那件衬衫，还是忍不住把它捡起来，口红的颜色在浅色衬衫上像是一滴血。

封印穿着件浴袍出来，雷韵程在他写字台前无力地趴着：“好慢啊，我都要饿昏了。”她把装着爱心饭盒的袋子往他面前一推，“我亲手做的哦！”

“我说了不让你来。”封印掂量掂量袋子，并未打开来看，直接放回桌上，“找我来干吗？有什么吩咐？”

“请我吃午饭啊。”

“不要，我没胃口。”封印找出钱包掏出钱给她，“自己吃去。”

“为什么没胃口？胃不舒服吗？”雷韵程把钱重新塞回他钱包。

“昨晚喝得太多了。”封印往床上一摊，死鱼一样。

雷韵程咬了咬唇：“……你整晚都在外面？”

“对。”

“那……”她犹豫着，小手已经攥成拳。

封印呵呵一笑，侧躺曲臂撑着头看她：“是不是想问我在哪儿睡的，跟谁睡的？”

雷韵程笑了一下：“才没有呢，要不我给你煮点粥吧，喝了胃会舒服些的。”像是怕听到他继续说下去，雷韵程站起来就急着往外走。

只是封印却不打算放过她，在她走到门口的时候，封印忽然开了口：“在你最不喜欢的那个女人家。”

雷韵程脚步一顿：“噢。”

她平静地回应，然后噔噔噔地跑开。淘米的时候，望着水里自己的倒影，雷韵程很努力很努力地笑了一下。

没关系，没关系，他们又不是第一次了，或许他们只是……睡觉……而已……

午饭，自然没有雷韵程所设想的那样美好丰富，两人只喝了点清粥吃了些小菜就算解决了。封印饭后呼呼大睡，没有和她过多地交谈，也没有赶她走。雷韵程坐在椅子上安静地注视着床上那个熟睡的男人，自己也不知道在想什么。

没有拉窗帘，阳光洒进来，那情景像画一样美好。看得出他睡得很沉，因为宿醉，因为……太累?

她轻手轻脚地来到他床边，跪在地板上，近距离地细细看他的眉眼。时间确实能够改变一个人，比如从丑小鸭到白天鹅的她。六年的时间里，她也不明白自己是怎么变得如此坚强的，或许，只是因为那份想和他一起牵手的愿望。

她还是少女，他已是令女人着迷的成熟男人。所以，没关系，她有比他更多的时间，进入他的世界，进入他的心。

雷韵程屏住呼吸，低头轻轻覆上他的唇，偷了一个吻。

我有这个信心，所以封印，你一定要等我。

我比谁都要好，比谁都要爱你。

封印到底也没有让她送，雷韵程退而求其次，坚持让他带上她做的食物。

看着他把行李放进车的后备箱，雷韵程鼻子酸酸的，跑过去拉着他衣角不松手。她幼稚的举动让封印有些哭笑不得："至于么你，赶紧松开，听话。"

"你就没有别的话对我说吗？"雷韵程的嗓音已经因过于隐忍而带了颤音。

封印揉揉她的头发："是不是还得要求吻别什么的？"

她的嘴角委屈地落下，双眼被薄薄的雾气笼罩，越发显得怜人。封印叹气，掂了掂她的下巴："我的话你肯听吗？别喜欢我，还当我是你哥，成吗？"

雷韵程倔强地梗着脖子，眼神和姿态已经给了他答案。封印果断而不留情地扯开她拽着自己衣角的手："那我真对你没什么可说的了。我走了，钢牙妹。"

雷韵程不知道是不是每一个喜欢上不爱自己的男人的女孩都像她这样，明明知道他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行对自己都是种伤害，却好像不知痛似的满心只有他。放弃——似乎是她从来就没学过的词汇。

封印走了，连一句再见都不给她。他的离开让她的心里忽然就像挖空了一块，然而她没有时间再用来消沉，接下来的大考小考让她整个人像上了发条的机器。雷逸城经常在早晨叫她起床吃饭时发现她趴在写字台前睡着，笔还握在

手里呈写字的姿势。她在学习上从来不用人操心，头脑灵活反应快，实在不必如此卖力。

送她到学校去的这段路上，她都能靠在椅背上睡过去，雷逸城终是忍不住劝她："你何苦那么逼自己？"

"我没觉得逼自己，放心吧，我心里有数。"雷韵程揉着熬得发红的眼睛，伸了一个大大的懒腰，拎过书包，不忘给他一个安心的笑容。

不只雷逸城这么说她，连晏琪也看不过去。午休时，晏琪拉她去没人的自修室强迫她午睡，她听话地趴在桌上一动不动。晏琪以为她睡着了，绕到那边一看，却发现她两眼空洞地看向窗外的天空。

晏琪气得本想骂她，转念又觉得她不对劲儿："程程你怎么了？是不是哪里不舒服？"

雷韵程没应声，晏琪在她面前挥挥手："程程你别吓唬我！"

她淡淡笑了一下，合上眼睛："我睡一会儿，上课记得叫我。"

晏琪不敢吵她，学着她的样子看外面。不一会儿，有架飞机飞过，在视线里，飞机那么小，像玩具。

飞机……封印……

晏琪瞬间了然，轻轻握住她的手，似乎在给她力量，给她力量坚持下去。

她没事，除了有些疯狂地想念一个人……

自从雷韵程警告过陆叙不要再来学校给她添麻烦，陆叙就很自觉地没再给她送花和礼物。

晚自习结束，照例又是最后一个走出校门。看见阴魂不散的陆叙在等她，雷韵程破天荒地没有视他为空气，而是主动走向他。

陆叙靠坐在车头，悠然自得的姿态。他不知怎的，心里竟隐隐一动，这女孩子向他而来，心里却没有他半分位置。

"你休假终于要结束了吧？来和我告别的吗？"雷韵程毫不掩饰快意，终于可以不被他烦了。

陆叙上下打量着她，脸上的笑敛下几分，忍不住抬手碰触她的脸："你怎么把自己搞成这样？"

雷韵程机敏地躲开他的手："我挺好的，不劳费心。"

被她抗拒又不是头一回，陆叙早已习惯，他偏头示意她上车。她没动地方："我自己回去，不用你，如果你有事就快点儿说吧。"

“你就当施舍我一次，陪我聊会儿行不行？”

若是平时，雷韵程一准儿是拒绝的，只是这次，她似乎看到他眼里闪过的一抹惨淡的光，那一瞬间，她竟觉得他像极了自己。

为了消除她的戒心，陆叙带她来到一处广场，中间有大的音乐喷泉，配合彩色变换的射灯随着音乐起舞，或雄伟大气或委婉妖娆，美丽异常。他们没下车，就坐在车里。

她手撑下巴欣赏音乐喷泉，陆叙悄然点了根烟。认识她的这段时间，陆叙明显抽烟抽得勤了，这绝对不是一个好兆头：“你快预选初检了吧？”

雷韵程没理他。他有些烦躁地把烟掐了，扭过她的小脑袋。

“好歹我这段时间在你身上花费了不少时间和心力，你就不能给我个正脸？是不是除了封印，别的男人都入不了贵小姐的眼了？”

“怎么会？他又不是全天下最优秀的男人。”雷韵程拨开他的手，不愿和他有任何肢体接触。

这答案让陆叙颇感意外：“我还以为在你眼里他是最好的，别的男人都是一坨屎。”

雷韵程被逗得笑出来：“你好恶心。”

陆叙深深地注视她，酸酸地自嘲：“我可真不容易，都快走了才知道你笑起来是有酒窝的。”

雷韵程不自在地别开脸，恢复先前的冷淡。

“你是不是觉得我是拿你取乐的？”

“难道不是？”

陆叙沉吟半晌，向她坦白：“还真是，说实话你是我喜欢的那类型的女人，长得漂亮，瘦而不弱，不虚荣，不天真，有胆量，有些泼辣，骄傲，懂得分寸，哦——错了，你还算不上女人，起码身材上还有发展余地。”他很不客气地暗示她没有“波涛汹涌”是唯一让他觉得遗憾的地方。

雷韵程翻翻白眼：“多谢你的客观评价。”

“知不知道我和他放过话，一个月内得到你。”

雷韵程扭头瞪着他：“这么说今天是最后的期限了，你想出什么好方法了吗？”

“霸王硬上弓，你觉得怎么样？”陆叙半真半假地吓唬她。

雷韵程讥诮一笑，推开车门就走。

他没犹豫，跟着推门下来，从后面一把拽住她，强行将她纳入怀中。雷韵程见他的头低下来，下意识地闭上眼睛，然后，她的额上贴上一个温软的东西。

陆叙只是在她额上浅啄了一下："跑什么，还真以为我要用强的？我又不是活腻歪了，封印会第一时间杀回来。"且不说雷恺和雷逸城，光是封印就能把他拆了剁成肉末儿。

雷韵程睁开眼睛，显然对他的话有所怀疑。陆叙知道她怀疑的是哪部分："他当时是没反对，还告诉我一些有关你的事。你知道他为什么会这么做吗？"

她眼神暗下去："你是想说因为他不喜欢我，根本不在乎我和谁在一起是吗？把你手放开！"

陆叙松开她，抬手捋顺她的发："错了，因为他一开始就知道我抱着取乐的心态是得不到你的。"

雷韵程冷笑，不做回应。

他沉吟很久，才重新开口："我送你回去，放心，我保证不会乱来，我不是那些纨绔子弟，我是军人，这个身份值得你信任。"

雷韵程着实被他的话震慑到，眉目微垂。陆叙不再催她，只拉开副驾驶的车门等她考虑。雷韵程深深地吸气，妥协："你不说，我真差点忘了你是干什么的了。"

陆叙扯起一侧嘴角笑了笑，她信任的只是"军人"，并不是他陆叙本人。

一路无话，雷韵程让他在离自己家两个路口的位置停下。对于这个男人，她是没有一点耐心和好感的，但她不是封印，做不到如他那般绝情，连一句告别都不屑给予。

"谢谢。"雷韵程丢下两个字就要离开。陆叙却忽然将车门落锁，让她霎时戒备地转过头瞪他。

陆叙脸上被一片阴影所笼罩，手指在方向盘上有节奏地敲击："这回不给车费了吗？"

没有平时的痞气，此时的他，竟阴沉得让她有一丝害怕。

"你还上瘾了？"雷韵程掏出一百块钱，和上次一样拍在他手里，只是这一次被他精准地连钱带手一把攥住。雷韵程挣脱不开他的力气，不悦地冷下表情："陆叙！我是有底线的！"

"你的底线是因人而定，看人下菜碟儿的吧，要是换成封印，你还有底线可言？"陆叙缓缓欺身过来，隔着挡把几乎贴到她身上。她无处可躲，只得用另一

只手挡住唇，以防他不怀好意又要占她便宜。

然而，陆叙只是注视她的双眼，那是雷韵程从未见过的他认真的一面：“如果我说经过这段时间，我真对你有了些兴趣，你会怎么样？”

雷韵程一怔：“那我只能说幸好你要走了，不然我得被你烦死。等你再回来时，我已经在航校了，我们几乎没有再见面的机会。”

陆叙勾唇一笑，轻轻啄了一下她捂着唇的手：“理论上是这样，但意外总是难免的，我们就来看看，幸运之神到底是站在谁那边。”

她当时只是觉得这个男人太过狂妄，后来再见到他的时候，不禁开始怀疑到底上天在她和封印之间设置了多少道障碍，借此来考验她对他的感情。

如果她那时没有提出和封印约会，没有认识陆叙，是否那后面的事就不会发生了……



第三章 那些为你受过的苦

水晶帘动微风起，满架蔷薇一院香。炎热的夏季，吵人的蝉鸣。

雷韵程已经不记得和封印分开了多少时日，她让自己过得非常充实，没有虚度过每一分一秒。从招飞预选初检、文化课测试和严格繁复的体格全面检测以及航空飞行心理素质检测、政治审查再到招飞复查，淘汰了不计其数的考生，而雷韵程无疑是最顺利的那一个。人人都在说她了不起的同时，只有她自己和身边最亲近的人才知道，为了这一天，她究竟付出了多少努力。

高考，对她来说，就如同进行了一次随堂测试。空军飞行学院是她的第一志愿也是唯一志愿，等待通知书的日子，商小婵和她讲了很多她与雷恺之间的爱恨纠葛。

商小婵说，女人一定要遇到一个人，一个足以让你为之不顾一切的男人，那样人生才算真正的开始。她很幸运自己早早地遇到了，不幸的是同样早早地做好了为他不顾一切的决心。

她不知道到最后在封印身上会得到什么，但她知道如果放弃会失去什么。她庆幸自己是商小婵的女儿，性格里的坚强和执著都来自她，对她的爱情和今后的事业来说都是至关重要的。

那是一个再平常不过的午后，雷恺推开她的房门。雷韵程在睡午觉，搂着巨大的毛绒玩具睡得极为香甜。

雷恺轻坐在床边默默地注视她。时间真是最残忍的东西，无法留住他们想留住的一切。想起她出生时才是那么小小的一团，他不过是恍惚了一下，女儿就已经要离开他了。

然而，岁月又是让人感激的，把最美好最珍贵的东西带到他面前，让他参与了孩子们的成长与生活，建筑了这世上最牢不可破的一种感情。他忍不住轻抚女儿乌黑的发与年轻的脸庞，把一个信封放在她枕边。他觉得自己或许是老了，不然哪里会生出那么多的不舍与心疼。

雷韵程一直等他关门离开才轻轻睁开眼睛，她把信封搂在怀里，眸底氤氲出轻薄的雾气。她等这张空军飞行学院录取通知书，真的等得太久太久了……

去学校报到的前一晚，商小婵和雷逸城给她准备了一桌极为丰盛的晚餐饯行。除了商小婵眼圈发红之外，其他人表现得再正常不过，没有半分离别的伤感。雷韵程陪父亲喝了不少酒，雷恺的酒量她自然比不过，却还是强撑着，吐了多少次都记不清了。商小婵终是没忍住，捂着嘴回到房间去哭。

雷逸城惩罚性地拍了一下几乎不省人事的雷韵程，对雷恺抱怨起来："您什么酒量，她什么酒量，跟她较什么劲啊？"

雷恺揶揄："早应该锻炼她的，喝酒都不行，以后免不了吃男人的亏，这个你会不懂？"

雷逸城狡黠地勾起嘴角："您真是因材施教。"

雷恺但笑不语，上楼哄媳妇儿去了。

雷韵程是在半夜里被渴醒的，去厨房找水喝，回来路过雷逸城的房间不禁停下脚步，旋开门走进去。

"哥，你睡了吗？"

没有得到回答，雷韵程悄悄爬上他的床，轻轻拉平他的一只手臂枕在上面。被打扰了睡眠的雷逸城十分不悦，眼睛都懒得睁开："不睡觉瞎折腾什么，我明天还要上班。"

雷韵程看着他，忽然在他胳膊上用力咬了一口。雷逸城疼得差点跳起来："你耍什么酒疯，找揍呢？"他打开床头灯，胳膊上果然被她留下两排整齐的小牙印。他没好气地戳她的脑袋："滚回你房间去！"

"不滚。"雷韵程嬉皮笑脸地给他揉着胳膊，"我考上了，你是不是特不高兴？"

雷逸城靠在床头冷冷地哼。雷韵程伸手把他的烟和打火机拿过来，给他点上，讨好地冲他笑："爸舍不得让妈下厨房，妈又不喜欢家里有外人出入不请用人，你都快成我保姆了，是不是特嫌我麻烦？"

“保姆还有工资，我还不如保姆呢。”雷逸城衔着烟，枕着另外一只手臂，语气凄凉得让雷韵程咯咯笑起来。笑着笑着，他就低下头，一下一下揉着被她咬出牙印的地方。

“那你骂我几句吧，等我走了，就听不到你骂我了。”

雷逸城没吭声，沉默着把烟抽完：“还没走呢就开始舍不得了？”

“哥，骂我几句吧。”

“骂你什么？”

“骂我没听你们话，一意孤行。”

雷逸城笑了，笑里几分嘲弄：“女人不是管这种行为叫飞蛾扑火不顾一切吗，怎么又变成一意孤行了？”

“我也说不清这是什么感觉，总觉得对不起你们似的，觉得自己很自私，不顾你们的感受。”

“事情都到这个份儿上了，才想起我们的感受来，晚了点吧？”

雷韵程捶了他一下：“你非让我难受啊？”

雷逸城低沉地笑，搓乱她的头发：“别胡思乱想了，小姑娘第一次离开家里都会有你现在这种想法，觉得是自己对不起家人，辛辛苦苦把你养这么大不知道感恩，还为了一个男人跑那么远，觉得自己特没良心。”

“你怎么知道得这么清楚？你会读心术吗？”雷韵程惊讶不已。

“紫瑜去美国上学时就是你这种想法，把我说得罪大恶极。”雷逸城无奈地叹气，言语之间流露出的实则全是对女友的疼爱宠溺。

“紫瑜姐真幸福，为什么没人和我青梅竹马两小无猜呢？”

“程程，客观地说，我还是不赞成你和封印。”雷逸城老调重弹，“他除了职业听上去风光点，长得帅点，我真没看出还有哪里值得你喜欢。”

她本想说紫瑜除了长得漂亮点她也没看出哪里值得雷逸城喜欢，想想还是把话咽回去了。雷逸城继承了上一辈的优良传统，在疼女人这方面绝对不含糊，说这种话对自己绝对没好处。

“那你喜欢紫瑜姐有什么特别的理由吗？”

雷逸城张了张嘴，还真没说出个一二三来。他妹妹真不是个简单的小姑娘，有时幼稚得让他鄙视，有时成熟冷静得让他头疼。

“我真是有毛病，大半夜的不睡觉和你废话，睡觉！”雷逸城关了灯，室内重新陷入黑暗，除了皎洁静谧的月光从窗户投射进来。

过了许久，雷逸城的声音又在黑暗中清晰地传过来：“程程，女人首先

要自爱，才会有人爱，能够让你放弃底线去爱去珍惜的，只有你自己。”

她喉咙阵阵酸涩，往他怀里靠了靠：“谢谢哥，我现在十八，我只等他十年。”

她愿意把最美好的青春时光全部给他，因为那是她用来努力和等待的资本。当这个资本逐渐消逝的时候，她怕自己的勇气会随着时光一并而去。

次日，雷韵程独自动身去了位于C市的中国人民解放军飞行学院。飞机在C市落地，她已经离那个男人又近了一步，不知道前面还有多远的路才能到达他心里，但愿像跑道一样，虽长，却有尽头。

他们这批学员共有几百人，其中女学员只有四十六名。能一路过关斩将到达这一关，并不能说明什么，飞行员的选拔就是不断淘汰的过程，任何一点儿看似不起眼的问题都可能使你成为下一个拎包走人的倒霉蛋。在没有发统一服装之前，这群来自五湖四海的年轻男女生，看起来就像是在等待电影开演般兴奋。

她站在女孩们中间，闭上眼睛深深地吸气，莫名的悸动在心中流动。

“嗨，那位同学！”

清脆的女声在雷韵程背后响起，是一个戴着太阳镜的女孩在向她挥手。雷韵程记得她，文化课测试时坐在她前面的考生。

“你还记得吗？我叫杜妍青。”女孩穿着热裤，露出细长的一双腿，很是惹人注意。

雷韵程对她印象很好，她的热情和眼下这天气一样：“记得，考试前给大家唱歌缓解紧张的心情，结果被考官训的那个嘛。”

杜妍青爽朗地笑开，摘下太阳镜，亲昵地挽上她的手。两人来自同一个城市，话题自然多。杜妍青是个比她还开朗的女孩，特别爱笑，雷韵程和她的相处很合拍，这是她在这里交到的第一个朋友。

所有学员被分成四个学员队，雷韵程和杜妍青被编排到一分队一区队一班。队长方默阳是一个看上去就知道杀伤力极强的男人。

领到服装，杜妍青小声抱怨：“怎么不是军装，而是训练服？”

“那当然，要等……”雷韵程刚要和她解释，就觉得一束凌厉的目光向这边射过来。

“等什么？”杜妍青不解。

队伍前，方默阳的眸光冷冷地看向她们，雷韵程暗自推推杜妍青，她才闭

嘴。旁边是男生队，后面一个男生低低的笑声传过来，雷韵程向后看了一眼，没想到那男生的视线就再也没离开过她。

“全体立正——”方默阳媲美扩音器的大嗓门在前面忽然响起，所有学员下意识地立正站好，一切声音戛然而止。

“稍息。”方默阳雷达一样的眼睛从左向右扫视一遍，“我听见有人抱怨为什么不是军装，现在我就来回答你们，因为你们中间还没有一个人有资格穿上军装！

“没有资格，那还招我们来这干什么？”有人不满地嘟囔。

方默阳冷笑：“你们这批新学员从现在开始的三个月内，所有的臭毛病我都会给你们扳过来。”

“那要是扳不过来呢？”

方默阳勾起嘴角，残忍而果断地告诉大家答案：“简单，走人。”

话音落下，底下一片压抑的寂静。方默阳似乎很满意，下巴微微扬起：“先回宿舍放东西，十分钟后在这里集合。解散。”

雷韵程和杜妍青很幸运地被分到同一间宿舍。杜妍青惊讶地看着床上叠得金属般棱角分明的被子和平整的床单：“这是真的棉被吗？不是模型？”

雷韵程忍不住笑道：“别碰啊，碰坏了你叠不回去的。”

杜妍青还在一旁唧唧喳喳叫唤，雷韵程的手机忽然响了，一条短信息来自一个陌生的号码：“钢牙妹，现在下楼。”

她心中猛地一跳，下一刻飞也似的夺门而出。

雷韵程所在的宿舍是三楼，她不知道自己跑了多快，箭矢般冲出楼门时，把方默阳都弄得一愣。

可空荡荡的楼下哪里有封印的影子？只有一个身着军装负手而立的队长。她看着方默阳那身军装，仿佛站在那里的人就是封印。她拍拍脸蛋，把润湿了眼眶的泪水憋回去，命令自己别犯傻，那个男人穿军装应该会更加精神吧。

雷韵程四处张望跑来跑去，活像在觅食的小兔子。方默阳看看手里的计时表，才过了不到六分钟。他走到雷韵程身后，有些奇怪地问她：“还没到集合时间。”

雷韵程剧烈地喘着气，过于激动和兴奋竟然让她头脑发热地做了件傻事：“队长，是不是有个叫封印的人找我？”

“谁？”

“封印，××航空师二团飞行员封印！”

方默阳双眼一眯：“你叫什么名字？”

他表情虽未有变化，却让雷韵程心下大呼不妙，雷韵程立即立正站好：“报告队长，一分队一区队一班雷韵程。”

方默阳翻翻手中的名册，一眼找到她的名字，上下打量她几眼，微微一笑：“雷小姐是吧？”

她没敢应声，方默阳接下来果然变了脸色，对着她高声训斥：“这儿不是你家大院！随随便便就有男人进来约你出去喝东西看电影！这儿是军校！不是一般的军校，这里是飞行学院！明白吗？”

“明白！”她敢不明白吗？她暗自骂自己缺心眼。

这时，已经有学员陆续下来，方默阳没再为难她。雷韵程躲到角落里，偷偷拨通那个陌生的号码，连线过程中，她的心都要跳出来了。

接通时，微弱的电流声让雷韵程几乎有想哭的冲动：“封印？你在哪儿啊？我没找到你。”

电话那边的陆叙忍不住低笑：“你怎么那么确定是封印给你发的短信？”

雷韵程怔住，惊愕失语，巨大的失望爬满她的心。

她不说话，陆叙等她。

……

“怎么会是你？”不用说，陆叙定是从封印那里得知她的号码，还得知一个从来只有他会称呼她的昵称。

“为什么不能是我？”陆叙又在笑，无声而嘲弄，“恭喜你如愿以偿，虽然这仅仅是靠近他的第一步，当然，也是拉近我们之间距离的第一步。”

她咬着唇，有些无力地靠在墙上。

陆叙得意：“我是第一个给你打电话的吧？不奖励我一下？”

“我以为你已经玩够了。”

陆叙打开阀门，闭上眼睛任由头顶的热水冲刷自己的肩背：“如果你现在在我面前，我会把你捆起来狠狠地吻你，像我们第一次在小包厢里那样。”

“你去死！”如果此刻她在陆叙面前，她一定拿针线缝上他的嘴。

“别挂断，雷韵程，我打电话是想告诉你一件很重要的事。”陆叙猜得出来她的举动，及时阻止住她，“我最近飞得有些不专业，有件事总是让我分心，这样很危险。”

“跟我有什么关系？”

“关系大了，”陆叙顿了顿，“努力点，别被淘汰，不然……”

“你到底想说什么？我要集合了。”雷韵程非常不耐烦，但对于陆叙来说却是欲盖弥彰，她的心情有多糟糕，陆叙从她微颤的嗓音里就能听得出来。

他睁开眼睛，嘴唇翕动：“我想你了。”

陆叙毫无征兆的吐露心声，令雷韵程瞬间哽咽，她果断挂断电话，倚着墙险些哭出来。

这个世界就是这么奇妙，她刚刚还满心欢喜地以为要见到那个人，下一刻所有期望皆变成泡影。一句想念，对陆叙来说如此轻易说出口，为什么在封印那里就那么难，那么难……他走了那么久，一通电话都没有给过她。是不知道她会想他，还是知道却又不值得他在乎？

陆叙放下手机，猛然开大水流，让整个人陷入一种窒息前的快感之中。

结束飞行任务，封印回到宿舍才看到陆叙的短信。内容很简单，只有一句话：“她一直在等你电话。”

封印沉默片刻，将短信删除，洗了澡去吃饭。今天，食堂的师傅变了花样，竟然做了饭卷，似乎老天都在提醒他，有一个小丫头在等他。雷韵程的那个饭盒就在他柜子里，每天换衣服都能看到。外面纸质的包装袋有两个精致的小蝴蝶结，其中一个被他不小心扯下来，随手扔在抽屉里，剩下一个孤零零地挂在上面。

封印拉开抽屉，拿出蝴蝶结在手里细细揉捻。蝴蝶结上散发着一股淡淡的香味，这种香味让他想起那个小姑娘。他闭上眼睛，仿佛看到他临走的那天，雷韵程蹲在他床边大胆却又小心翼翼地偷偷吻他，还有她倔强的表情和眼神。

缎质的蝴蝶结柔顺滑腻，封印把它轻轻放在唇边，好似他碰触的是她柔软的唇瓣。蓦地意识到自己在做什么，封印被电着似的把蝴蝶结扔回抽屉。

他不知道自己是怎么了，自从那个短信之后的很多日子，他睡得极不踏实。陆叙和她进展到哪一步他不知道，也不想去了解。有时，他也觉得自己是否对一个无辜的小姑娘太过狠心，纵使她的勇敢执著甚至委屈和故作坚强的眼神都让他生出些许怜惜，但是，心里有个声音在不断提醒他，这个女人不能碰。

但为什么不能，他的心没有告诉他。或许……是因他心里还残留着对夏炎凉的恨，就不愿轻易触碰新的感情。

封印望着窗外皎洁的明月，不知道她在军校生活得怎么样了。

同宿舍的裴奕翻了个身，强挺着困意掀开眼皮瞧了他一眼："你这样会让我觉得你想女人了。"

封印莞尔："我现在确实是在想女人。"

"政委不是要给你介绍女朋友吗，赶紧答应，看看这一到三更半夜把你憋的，"裴奕年长他几岁，和女友已经到了谈婚论嫁的阶段，"你再不找个女人都让人怀疑你的性取向。"他们团里的年轻飞行员哪个没有女友？似乎只有他是单身，身为最亲密的战友，裴奕知道封印这几年没有碰过任何女人，不论在外他有多么不羁，一旦穿上军装，他就会完全变成另外一个人，认真，自律，自制。

裴奕说完，假模假式地把毛巾被在身上裹紧。封印枕着手臂，似笑非笑："那你别睡了，小心我对你不轨。"

入校后体查又有三个人不合格，结果只能是拎包走人。头三个月，就好像在部队的新兵连，学习、体能训练还有不时被淘汰离校的同学，让每个人都绷紧了神经。方默阳在他们眼里简直是不近人情的冷酷严格，有两名同学不堪忍受被他"折磨"而主动提出退学。

雷韵程不关心谁会走，只知道自己绝对不能出任何差错。

方默阳在新学员入伍宣誓前，宣布了各个班班长的人员名单。一班长是个叫向北宁的男生，是第一天在雷韵程身后一直盯着她看的那个人。向北宁是这一批学员里最为出色的一个，无论是体能方面还是文化课方面，在整个大队里都是拔尖的，这让雷韵程自然而然把他当做一个对手。

今天是难得的清闲日子，没有训练。雷韵程拉着杜妍青跑步，她体能虽不是最差的，却也不突出。

"不行了，不行了……"杜妍青气喘吁吁跌坐在一旁的草坪上，腿软得站不起来，"女超人把水拿过来吧，我要渴死了。"

C市的秋天，早晚已经很凉快，但白天的温度还是让人备受煎熬。雷韵程比她多跑了五千米，身上的衣服全湿透了，汗珠连成串地往下流。

她本不想去，水壶放在操场边的树下，向北宁和一群男生不知何时已把那里占领。让杜妍青去拿水是不现实的，雷韵程擦了额上的汗，吐了口气，还是她去吧。

向北宁正和副班长厉宇在比腕力，余光却早早注意到向这边跑来的纤瘦身影。石桌石凳都被男生占着，放在桌上的两个水壶已经不知去向。雷韵程围着他

们绕了一圈也没找到，不禁弯身往桌下看。

有这么一个漂亮的女生在身边转悠，厉宇哪有心思比赛，又不想输，一味拖延时间。雷韵程就在他对面，弯腰时能从她大大的领口里看见一片阴影，厉宇要感谢自己的好视力为他带来的福利。向北宁把厉宇的一举一动都看得清清楚楚，在桌下踢了他一脚："嘿，干吗呢？尊重点你的对手行吗？"

厉宇收回视线，狡黠地扬起嘴角，腕上用力压制他："这么热的天，有免费的冰激凌送上来，不吃白不吃啊。"

男人，无论年纪大小总是在这种事情上有着极高的默契，大家心照不宣地将视线落到雷韵程身上。向北宁低敛眉目，猛然发力，将厉宇的手腕瞬间压倒，形势忽然逆转。胜负已分，厉宇遗憾地啧了一声："雷韵程，你找什么呢？"

雷韵程刚意识到厉宇的话不对劲，就听见他含笑的声音传过来，她忙道："水壶，你们来前我放在这儿的。"

厉宇做恍然大悟状，指着向北宁坏坏地笑："在班长腿……中间。"

雷韵程下意识地看了一眼向北宁的双腿间，没看到水壶，却惹来一阵暧昧的哄笑。她很快意识到厉宇的意有所指，狠狠瞪他一眼，说话也不再客气："我水壶呢？"

厉宇无辜地摊手："我告诉你了。"

雷韵程眯眼抿紧唇："厉宇，你说话真下流，要是换一个地方我早揍你了。"

厉宇撑着桌沿儿站起来，上身倾向她："那我们就换一个地方？"

一群人起哄，向北宁一个眼神制止，象征性轻咳了一声，叉开双腿弯起嘴角："雷韵程，厉宇说得没错，水壶确实在我这里。"

雷韵程看了向北宁和厉宇一眼，笑了笑。这一笑不同于平时，是带着轻蔑和不屑的。如果他们想挑事看她笑话，雷韵程不会给他们这个机会。她不再提水壶的事，把一群男生晒在一边，转身欲走。

厉宇上去拦住她，他身高多出雷韵程一头，挡在她前面的感觉就像在欺负女生的小痞子："干吗走啊，不要水壶了？"

"是你们不给，不是我不要。"雷韵程说得委屈，姿态却不差人一分。

"谁说不给？谁敢不给？就在班长那里，你自己去拿啊。"厉宇歪着脖子吊着嘴角揶揄，还不忘给向北宁递去眼色。

向北宁弯起眉眼："真的在我这儿，你自己看，石凳下面。"

每个石凳正面中心处都是镂空的，呈一个半圆形状。他们刚才来这里玩，顺

手就把水壶塞到那儿了。

雷韵程瞥了一眼向北宁所指的地方，水壶果然在那里。向北宁冲她微微一笑，坐在石凳上，双腿自然伸展，看不出一点要闪开的意思。

雷韵程从幼儿园开始直到高中毕业都是班长，见多了向北宁和厉宇这种自以为是的男生。她有很多说辞可以让他们颜面扫地甚至无地自容，但自封印之后，她已经不愿把自己的时间浪费在除他之外的任何一个异性身上，无论是感情还是其他方面。

“不麻烦了，晚点名时麻烦班长把水壶带给我。”雷韵程扔下一句话，从厉宇身边绕过去。

对厉宇来说，雷韵程这种女生最难搞，无论你想做什么她都不给你机会。在阴阳极度失调的飞行学院，几乎每个女生都在备受关注的同时骄傲着，雷韵程无疑是其中最骄傲的一个。她和别的女生不同，她来这里是为了飞，而又不仅仅是为了飞，这是向北宁和他说的。厉宇的各项成绩仅次于他，却和雷韵程几乎打了平手。他不知道这个小丫头怎么会有和男生一样的体能，训练服下细胳膊细腿的身体里却蕴涵着令人咋舌的爆发力和耐力。

雷韵程第二次轻视了他们这群心比天高的男生。尤其是厉宇，面上挂不住，下意识地去拽她。

他的手刚碰到她的肩，就被她擒住了手腕，反折了他的手臂背到身后——厉宇在那一瞬间已经意识到她的意图，他不相信她做得到，可事实证明他错了。

雷韵程以极快的速度切到他近身，同时矮下身体，以臀抵腰拉近他，然后一股突如其来的力道使厉宇双脚离地，竟然从她肩上越过背部，狠狠摔到地上。

他脑子嗡的一声，背部被地面硌得生疼。他顾不上喊痛，错愕地躺在地上，瞪着这个女孩。

那是一个漂亮的背负投，俗称的“过肩摔”。

厉宇生平第一次被一个小姑娘弄得这般狼狈，根本没有反应的能力。在场的男生全愣住了，向北宁上去踢了踢厉宇：“起不来了？”

他偏头啐了一口，一跃而起，直接伸手扣住雷韵程的后颈逼近她：“你真行啊雷韵程，看来我们真得换个地方好好较量一下。”

雷韵程拨开他的手：“无聊。”

厉宇怎会第二次栽到她手里，顺势扭住她的手臂。只是，他还未等用力，便被向北宁挑了开：“行了，厉宇，她不过是个女孩罢了。”

雷韵程轻嗤一声：“是啊厉宇，班长都发话了，我不过是个女孩罢了。”

她不说还好，厉宇更加怒火中烧，但他头脑还是清醒的，尤其已经看到不远处和指导员边走边交谈的方默阳。他可不想因为这么点小事去冒一辈子当不了飞行员的风险。

后来，这事被杜妍青得知，她愤愤地琢磨着，总想找机会整一整向北宁和厉宇。雷韵程觉得完全没必要："你老实点吧，又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情，让队长知道了，你吃不了兜着走。"

杜妍青用拳头砸了砸被子，刚刚叠出棱角的被子顿时陷下去一个坑："我不是说水壶的事，我指的是班长那句话，女孩怎么了，女孩天生就比他们差吗？队长是怎么说我们的？到了这里就没有男女之分！女人要当男人一样练！"

雷韵程在看书，听到这里，不禁放下书仔细看了看她。杜妍青被她瞧得别扭，抓抓头发："干吗？难道我记错了？队长是这么说的啊。"

雷韵程笑，却忽然收起笑容，腾的一下立正站好，对着她身后扬声道："队长！"

杜妍青翻翻白眼："你当这是电视剧啊，说曹操曹操到。哎，你说，队长是不是真是顺风耳啊，班上那么多人，他怎么每次都知道是我在里面说话？还经常只罚我一个人？再这样下去，我都会怀疑他是不是看上我了。"

雷韵程现在已经哭笑不得，暗自咬着嘴唇微微垂下头。方默阳就站在杜妍青身后，向雷韵程摆摆手，示意她当自己不存在并且和她继续聊下去。方默阳想看看这个嘴巴永远闲不住的杜妍青还能说出点什么话来。

她缓缓坐回去，装模作样地端起书："是你看上他了吧，提醒你，队长说过不许我们学员谈恋爱的……"

杜妍青哈了一声："学员和学员不许谈恋爱，没说学员和教员之间也不许啊。"

雷韵程惊讶地睁大眼睛："我可以当做你承认了吗？队长那么罚你，你还……不是你说他最没人性的吗？"

杜妍青俏脸一红，把被子打散重新叠："他本来就没人性，可我就是吃这套，怎么办？"

雷韵程把脸埋在书后面，暗自检讨：别怪我，我也是身不由己的……

一声男人的轻咳在杜妍青背后响起，她顿时全身僵住，吓得指尖都发麻。

方默阳摘下军帽，手指擦了擦帽徽："看来雷韵程回答不了你，那就由我告诉你该怎么办。"

杜妍青皱着小脸转回身，硬着头皮冲他讨好地笑："队长……"

"去操场等我，指导员不在，我单独给你上一堂思想政治课。"方默阳倒没像往常那样凶神恶煞，杜妍青心中更加没底。

"报告队长，我在练习叠被子呢！"

"我看到了，你内务不算最差的，去操场等我。"方默阳戴好帽子，瞥了一眼她床上叠了一半的被子。

"报告队长，我文化课各科成绩都属优异。"言外之意，不用特意给她开小灶。

"别让我重复第三遍！"方默阳黑脸，"军人的天职就是服从命令！"

"报告队长，我们还没有入伍宣誓。"杜妍青顿了顿，"队长，是后天发军服吗？"

方默阳深呼吸："杜妍青！"

"到！"

方默阳侧身把门口让开，对着她下达了一个很不标准的命令："五公里！滚蛋！然后操场等我！"

杜妍青不敢再耍贫，乖乖出去受罚。

杜妍青不在，房间里顿时变得消停不少。雷韵程规规矩矩地在方默阳面前站军姿，等待他的训话。

方默阳在她宿舍里转了一圈，拿起她的书翻了翻："我看过你的资料，成绩只比向北宁少了三分，你一个娇生惯养的女孩子，为什么选择来这里受苦？"

"我不觉得是受苦，相反，我把这当成是种磨炼，来这里的目的和其他同学一样。"雷韵程不知道他打的什么主意，选择了一个最安全的答案。往虚荣里说是为了飞行员天之骄子的身份，往伟大里说为了报效祖国。

方默阳没看她："不用说这些虚头巴脑的，你认识封印？"

雷韵程一怔，点头："认识。"

"是你什么人？"

"他是我决定参加招飞的一个重要原因。"

方默阳这回抬了头，注视她半晌，才开口："你们入学第一天我说过什么，记得吗？"

"记得，但我们不是恋爱关系。"她对他是单恋，单方面的感情。他对她现在恐怕连所谓的兄妹情也没有。

"是吗？可是封印为了你给我打过电话，特意嘱咐了我要多照顾照顾你。"

雷韵程心中一跳：“他让你照顾我？怎么会……”

方默阳不置可否：“你有做飞行员的潜质，作为你的队长，于公于私我都会好好照顾你的。”

方默阳去给杜妍青开小灶了，雷韵程独自一人在宿舍里坐立难安。所有人的手机都已被收上去了，她没有办法随意和外界联络，更何况封印回部队之后的联络方式她根本不知道，雷逸城不肯告诉她。只是，这着实不像封印的作风，不怪她会有所怀疑。

某一天训练结束后，方默阳把她带到自己办公室，当着她的面拨了一串号码，然后把话筒递给她，自己退了出去。

雷韵程不明所以地接过来放在耳边，试探性地开口询问：“你好？”

“钢牙妹，是我。”

封印低沉的嗓音随后清晰传过来，听得她心脏几乎停止跳动。

封印半天没听到那边的动静，还以为是线路出了问题：“程程，听得到吗？”

雷韵程手掩着唇，眸中波光盈盈：“听得到。”

她声音有些许哽咽，但掩饰得很好。她听得到他的轻笑，听得到他的呼吸，甚至听得到他有力的心跳。

“我哥不告诉我你的电话，我想告诉你我考上了。”

这是两人分开后第一次联络，没有想象中的激动，似乎在比谁更冷静。

“这只是第一步，后面你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也许四年，也许四个月。”

“我会顺利毕业不会被淘汰，我成绩很好。”雷韵程手指绞着电话线，眼泪已经蕴在眼眶里，“我看到你在校时的一些记录，只要我努力，一样也能做得到。”

封印呷了口咖啡，语气轻松：“倔丫头，有没有想过四年之后你才二十二，我已经快二十九了，也许已经结了婚有了孩子，到时候你怎么办？我可没想过在外面找个小的。”

雷韵程蓦地攥紧话筒，嘴唇死死地抿着。封印一句话轻易把她逼到悬崖边，往前一步，等待她的就是粉身碎骨。

两人之间绷着一根弦，这根弦是松是紧，封印交予她来掌握。

“谁给你当小的，不要脸，说不定到时候我还看不上你了呢。”雷韵程话锋一转，避开这个她从来不敢想的问题。

封印放下杯子笑了起来：“行了，再逗你都快哭了吧？在学校还适应吗？是不是一群小帅哥在你屁股后面追着呢？”

这个话题对于他们来说过于沉重，他们谁都无法说服彼此，还不如先放一放。

她颇有些得意：“我行情好着呢，可惜都是一群小屁孩，没劲。”

“口气不小，现在男孩子油着呢，自己留心点别被骗了。”

雷韵程撇嘴：“假好心，当初怎么不告诉我当心点陆叙呢？他们那点道行还比不上陆叙一根小手指呢。”

“陆叙情史是复杂了点，但对每段感情都是认真的，我能让你当心他什么？当心他认真？”

“你给我打电话就想说这个吗？”

“那你想跟我说什么？”封印随口反问。

雷韵程瞄了一眼窗外的方默阳：“你和我们队长很熟悉吗？”

“他也曾经是我的队长，看人很准。”

“他很看好我哦。”雷韵程狡黠地笑，“为什么让他照顾我？我不需要照顾，我能行，不用他放水。”

“傻姑娘，这不是公司招聘，而是培养飞行员，谁会在这种事上放水？恨不得用显微镜找你身上的毛病然后淘汰你。”封印笑她，“如果你能顺利毕业，那就真是国家的宝贝疙瘩了。”

雷韵程欲言又止，手里的话筒忽然被人抽走。她回头看到的是方默阳习惯性严肃的脸：“队长。”

“哪那么多话说，一点自觉性都没有，回去。”

雷韵程不多言，道谢后离开。回去的路上，她碰到向北宁和厉宇，愉悦地打了声招呼，弄得两人一头雾水。

“那是雷韵程那个臭丫头片子吗？”厉宇莫名其妙，“怎么和吃错药了似的。”

向北宁乐了：“非要她再给你个过肩摔你才觉得她正常吗？”

厉宇狠狠呸他：“看她还能坚持多久。”还不到三个月，原本的四十六名女学员已经走了六名，吃不了苦是主要原因。细皮嫩肉的女孩在此之前从未经历过风吹日晒等恶劣天气下进行的高强度的体能训练，每天动辄十公里才只是基础。用队长的话来说，这不过是个过渡期。

向北宁但笑不语，回头看了看雷韵程纤瘦的背影。

办公室里，方默阳看着逐渐消失在视野中的雷韵程：“她的综合素质很突出，有点像当年的你。”

相比对她的肯定，封印更愿意听到方默阳说她不行：“那你就拿出当初练我的那个劲儿去练她好了。”

“你不会心疼吗？”方默阳难得地开了次玩笑，封印唇边露出一丝漠然的笑意。

“就怕你忽然学会什么叫怜香惜玉，对这些娇弱的小姑娘反倒下不去手了。”

不知为什么，方默阳心里忽地闪过杜妍青那张让他头疼的小脸，“这你就多虑了，你不说我也不会手下留情的，尤其是对雷韵程，一准儿替你‘照顾’好她。”

难得发现好苗子，方默阳怎么会放过？

封印这通电话无疑给了雷韵程巨大的动力，在所有人都为方默阳增加了训练强度而怨声四起时，雷韵程丝毫不觉得苦恼。杜妍青搞不懂她是怎么了，每天训练已经很辛苦，她还要在休息时间给自己“加餐”。杜妍青很倒霉地做了她的陪练，每晚都拖着疲惫不堪的身体爬上床，哀号连连：“你是打鸡血了，程程？我比刚来的时候瘦了七斤了！”

杜妍青躺在床上，对着小镜子照来照去：“我现在回家我妈都认不出我，又黑又瘦，简直像从非洲逃难来的。”

“你的伙食能气死他们了。”雷韵程坐在小矮凳上洗衣服，有一茬没一茬地和她聊着。忽地，只听杜妍青一声尖叫，接着杜妍青就跳下了床，拎起她的脚腕皱着眉问她：“你的脚怎么了？”

雷韵程不以为意：“磨的呗，大惊小怪，你没有？”

在航校，每个人脚上都有不同程度的伤，可是雷韵程绝对是杜妍青见过最严重的那个，她两只脚上几乎没有一块完好的皮肤，原本白嫩光滑的小脚丫现在布满水疱和血疱。

杜妍青眼圈顿时就红了：“你怎么不说啊？”

“说了你能替我训练？”雷韵程沾了一下衣服上的泡沫，点了一下她的脸，“咱们就是以前太缺乏锻炼，再说有的地方已经出趼了，以后就不会再出水疱了。”

她说得轻松，杜妍青蹲在那里泪眼汪汪地看着她的脚：“程程，我们

这是为了什么呢？放着好好的大学不上，非要来受这种罪，尤其是你，干吗不在家当你的千金小姐？就那么喜欢飞行员吗？”杜妍青拿过她的小镜子，往雷韵程面前一举，“看看自己，还记得你刚来时的样子吗？”

雷韵程别开眼睛：“不就是黑了点瘦了点，能有多大区别呀？”

杜妍青腾地站起来，从柜子里找出入学当天用立可拍照的合影照扔给她：“你自己看！”

上面，两张年轻生动的笑脸，阳光下的皮肤透着晶莹的色泽，精致的脸庞，长发微卷，青涩稚嫩中已然透出几分女人的韵味，俨然一对漂亮的姐妹花。

雷韵程还记得头发刚被剪掉的那天，摸着空荡荡的颈后，想起封印曾说过她短发都会让他分不出性别的话，还能自我嘲笑一番。而现在，她很少再去看镜子，不用人说也知道自己瘦成什么样子了，看杜妍青就像看见了自己。

每个人都要有一个为之奋斗的目标，为了实现它，就要付出和舍弃很多东西，这是一个必然的定律。这条路是她选择的，开弓没有回头箭。她只是一时间还没有完全适应从学生到军人的转变，才会这般狼狈，她需要的不是抱怨，只是时间。

她坚信自己目前就像是一只毛毛虫，总有一天会破茧成蝶，从内到外让那个男人为之惊喜。

杜妍青抓过她的衣服和她一起洗，边洗边念叨：“不知道你究竟是为了什么，不过我相信你一定行，不然白受这些罪啦。”

雷韵程低下头搓衣服，眼睛变得湿湿的：“我真不觉得这是受罪。”

入伍宣誓前，所有学员的军装就已经发下，和先前的训练服不同，英气的军装让大家更加意识到自己的身份与之前的区别：不是一名普通的学生，而是一名光荣的军人。

仪式当天，天气格外好，秋风飒飒，军旗下在阳光下招展。所有新学员面向军旗举起右手，大声而虔诚复诵军人誓词——

“我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人，我宣誓：服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服从命令，严守纪律，英勇顽强，不怕牺牲，苦练杀敌本领，时刻准备战斗，绝不叛离军队，誓死保卫祖国。”

雷韵程默默在心中发誓，她为爱封印所付出的所有，总有一天会连本带利地收回来。

熄灯号响，学员宿舍楼的灯光整齐灭掉。雷韵程躺在床上，手指在墙上有意

识地比画着，嘴唇一张一合无声地默念着什么，然后，双手合十放在胸前，嘴里做出吹蜡烛的动作。

——封印，生日快乐。礼物等见了面再补上。

与此同时，某处上空，封印正坐在歼-8座舱内俯瞰这个城市美丽绝伦的夜景，总觉得地面上明灭的灯火像极了多年前还只有十二岁的雷韵程为他端出的蛋糕上闪烁的烛光。那是他去航校之前的最后一个生日，现在回想起来，或许就是在那一次他无意中丢了一个小情种给雷韵程，不料种子从此在她心里生了根发了芽……

裴奕的声音忽然在通讯频道里传过来："705，听到请回话。"

"705听到。"封印立即调整注意力。

"Happy Birthday。"

封印偏头瞅了一眼裴奕的战机，摇头失笑。飞机落地，机务人员架上舷梯，封印拎着头盔从上面下来，裴奕正好过来拍着他的肩，故作深沉："心情是不是很复杂？"

"为什么要很复杂？"

"装，"裴奕斜睨他，"夏炎凉不是在你生日这天刺激了你一回吗？然后你俩分手了。"

"老黄历了，你不提我都忘了。"封印哼笑，"你故意不让我Happy的吧？请夜宵！"

"夜什么宵，赶紧回去洗个澡舒舒服服睡上一觉，明天相亲去吧，"裴奕暧昧地眨眨眼，"这待遇，怎么我当初没人给介绍对象呢，政委就差把自己女儿给你了。"

封印瞪他："他女儿才八岁……"

裴奕所言不假，政委伍卓一直想把外甥女介绍给他认识，撮合两人在一起。封印已经从婉言拒绝到了能躲就躲的地步，怎奈政委在这件事上执著得让人头疼。

伍政委从篮球馆找到封印，刚好是比赛中场休息的时候。裴奕滴着汗的下巴冲场外扬了扬，幸灾乐祸地笑。封印顺着他的视线看过去，无奈地叹气："他怎么就不能放过我呢？"

"去吧，又不是让你上战场。"裴奕把毛巾和衣服一并递给他，"实在不行

你可以说你喜欢男人啊。”

封印点头：“我看行。”

他一路跑步前进来到伍卓面前，还没等开口就被训了一通：“你架子够大的啊，封印，我请不动你是不是？”

“哪里的话啊，政委，我这不被他们拉着来打比赛了吗？”封印嬉皮笑脸，毛巾往颈上一搭，“您过去看看，有您坐镇咱们稳赢。”

伍卓没理他话茬，指着腕表给他看：“不是和你说好了上午九点半吗？现在几点了？你有没有点时间观念？让人家女孩子等你一个小时不觉得丢脸吗？”

封印堆起笑：“我又不是找不着媳妇儿，再说我岁数也不大啊，您至于这么着急吗？我爸都没您急。”

“就是见一面，聊聊天认识一下，又没说非要你们立即把关系定下来。”伍卓拿军帽拍了他一下，“给你十分钟回去洗个澡换一身儿精神点的衣服来见我。”

“我觉得我穿飞行服最精神，能穿那个去吗？”封印挑眉揶揄，衣服往肩膀上一甩。

伍卓顿时低声呵斥：“封印！你什么态度！”

“政委，要是我告诉您我对女人没兴趣了，您能放过我吗？”

“对女人没兴趣难道对男人有兴趣？”伍卓上下打量他一番，“军装穿腻了？你不想要这身皮了吧？”

封印做投降状，转身跑步回到宿舍洗了个战斗澡。当他以一身T恤牛仔裤运动鞋的形象出现时，伍卓的脸被他成功气黑。

“你还当你十七八岁高中小痞子呢？牛仔裤就牛仔裤吧，还非要穿条带几个破洞的，你故意的是吧？”伍卓一边开车一边骂。

“女人看男人和男人看男人的眼光和标准是不一样的，先别急着否定我啊，说不定您外甥女就喜欢我这型的男人呢。”封印很不诚心地安抚他。

“你还挺有自信。”

“这点自信都没有，怎么飞啊？”

封印自恋地调侃，然而，等他见到伍卓传说中的外甥女时，着实吃了一惊。

约定的地点是一间高级餐厅，他刚一进去，就看到窗户边那个低头喝果汁的女人。女人长发绾起，余下卷卷的碎发垂在一边肩上，阳光透过玻璃柔和了她精致的侧脸弧度，在她身上氤氲出一圈美好的光晕。

那曾是封印认为最美的侧脸。

女人似乎察觉到他的目光，抬头看过来，冲他微笑站起身。封印脚步有一瞬间的停顿，觉得这世界可真小。

伍卓完全没有注意到封印细微的表情变化，热情地为两人作介绍："炎炎，这是我们团最有前途的飞行员封印。"

夏炎凉向他伸出手："你好，我是夏炎凉。"

封印饶有兴味地弯起唇，轻握她的手："你好，我是封印。"

伍卓见夏炎凉并未因为他们迟到而生气，两人交谈也算融洽，总算放了心。饭吃到一半，他找了借口先一步离开，把车钥匙留下："带炎炎玩一玩，她刚来这个城市不久，认识的人不多，晚上记得归队时间就行。"

伍卓走了，两个人忽然没有了话题。封印夹着菜，吃得安静，速度不快不慢却专心致志。夏炎凉戳着碗里的米饭不时抬头看他。等他终于放下筷子，她才开口："公司做了次人员调整，我就正好申请调到C市来了。约好的九点半，迟迟不见你来，还以为你临时有任务。"

"我不知道政委让我见的人会是你。"封印似笑非笑，"团里有比赛，我是扔下比赛出来的。"

还不等夏炎凉回应，他接着又补了一句："不然，我会把比赛打完。"

夏炎凉笑容僵了一下，低头搅着杯中的吸管："是我让他不要告诉你我的名字，而且舅舅并不知道我们的事。"

"猜到了。"封印点了根烟，"你也没说过我们政委是你舅舅。"

"很少有来往。"

"我不明白你什么意思。"

"你回部队之后就没联系过我，我怕你一直在生我气不愿见我。"夏炎凉坐到他身边来，轻握他的手，目光灼灼地看着他，"以前的事我们都不要再提，能否别那么抗拒我，你不想重新开始我们可以慢慢来，先从普通朋友做起，别不理我行吗？"

封印没想过有一天夏炎凉会以这样祈求般的姿态面对他，然而她是真诚的，封印看得出来。他扯唇笑，偏头在她脸侧低语："普通朋友会做那事吗？还不如说是炮友。"

夏炎凉毫不在意他的讥讽，往他身边靠近了一些："我来这里一个多月了，什么地方都没有去过，介意给我当向导吗？报酬可以按你飞行小时费的标准支付。"

封印挑眉："这钱赚得未免太容易了。"

“那你答应了？”夏炎凉高兴地扬起笑容。封印笑得意味深长，唤来侍者结账。出了餐厅，封印才道：“报酬的话，我喜欢你用另外一种方式支付给我。”

夏炎凉自然明白他的意有所指，她风情万种地翘起眉眼：“你可比以前坏多了。”

几年不见，这个男人越发成熟有魅力，依然能够深深吸引女人的视线。他对她旧情难忘，她相信自己没有看错。

在航校满三个月时，一班的一小部分学员利用休息时间偷偷庆祝了一番。几个人挑了一处较为偏僻的地方围坐在一块吃吃喝喝，厉宇神秘兮兮地拿出水壶炫耀地晃了晃，男生们顿时兴奋不已：“你真行啊厉宇！你怎么弄来的？”

厉宇得意：“指导员前几天要喝酒我去给他买的，趁机多买了两瓶装水壶里了，就等着今天呢！”

杜妍青是个爱热闹的女孩，喝酒也自然少不了她。雷韵程被她拉着喝了些，二锅头下了肚，全身都流窜着辛辣的灼烧感，很过瘾。

杜妍青在中间又唱又跳时，雷韵程悄悄从人群中退了出去。向北宁在假山后面的水池边找到她，递给她一瓶清水：“我还以为你无所不能呢。”

雷韵程脸颊红红，双眼里弥漫着醉意，撑着下巴摇头：“喝酒我不行，没训练过。”

“除了喝酒，只要是和飞行有关的你是不是都训练过？”向北宁调侃，在脚下的草地揪了几根小野花，用小草捆在一块儿摆在她膝上。

她拿起花闻了闻，傻呵呵地笑：“让我想起来学校之前和我爸喝过一回，我都快把胃吐出来了，我爸却好像在喝白水，脸不红心不跳的。”

向北宁又捆好了一束花给她：“你现在的样子才像个女孩，平时比男的还能拼命，雷韵程，你是不是投错胎了？”

“你才投错胎了！”雷韵程瞪他一眼，把野花一支支抽出来扔进水池中，“有什么指示吗，班长同志？”

向北宁从兜里拿出一瓶药用喷雾给她：“晚上用热水泡泡脚，促进血液循环，再喷上这个，虽然治标不治本，至少能够缓解一些不适，女孩子的脚还是细嫩些好。”

回到人群中，厉宇抻脖子往假山后面张望，继而挤眉弄眼地笑开了：“向北宁，你跟那个臭丫头干吗来着？”

“你大脑的构造是不是只有那些东西？”不是向北宁故意要想歪，厉宇的表

情和语气没办法让你把他往正直了想。

厉宇嘿嘿两声："你是不是看上她了？".

"我看上她身上那股劲儿了。"向北宁嚼着花生米，看杜妍青跳舞。

厉宇不置可否："就是太傲了，目中无人。"

"不是她目中无人，是你知道自己不如她，我怎么不觉得她目中无人？"向北宁一语道破，厉宇不要脸地啧了声。

"班长，你能再犀利点吗？"

向北宁低笑。

厉宇灌了口二锅头，后仰躺在草地上望星空，眸光慢慢变得坚定："向北宁，明天开始当我陪练吧？"

"我拒绝。"

"我给你洗一个月袜子。"

"不要。"

"一个月内裤。"

"不要。"

"再加一条软中华。"

向北宁回头惊讶地看他一眼，厉宇狡黠扬起唇："我来的时候从我爸那儿偷的。"

"真的是你在抽烟。"他从宿舍和卫生间闻到过烟草味，但是味道很轻，他还以为自己闻错了，想不到真是厉宇留下的，"不要被队长发现了。"

"没事，我实在忍不住的时候才抽一根。"厉宇不以为意，向北宁劝了他几句，没再说什么。

喝酒误事不是没有道理的，谁会想到这一次紧急集合就发生在这晚。雷韵程被杜妍青叫醒时还是迷迷糊糊的，杜妍青一边穿衣服一边把训练服扔给她，低声催促："还愣着干吗？没听见紧急集合号？"

雷韵程脑子嗡的一声，从床上弹起来，迅速穿好衣裤，在黑暗中借着微弱的月光摸索着打背包。等她和杜妍青跑到楼下时，发现已经列队完毕。

方默阳收起手中的计时器，拿着手电从排头的向北宁开始检查。最后，他来到雷韵程和杜妍青面前，手电强光晃过两人的脸："两位小姐是来参加化装舞会的吗？"

两人站得板直，衣着不整尴尬得要命。杜妍青不敢说话，雷韵程更不敢，她

连袜子都没来得及穿。

“知道自己比别人多用了多少时间吗？”方默阳厉声喝斥，拉下杜妍青的背包随手扯两下就散了，扔到地上，“这是你打的背包？杜妍青，我都替你丢脸！原地打背包十次！”

“十次啊……”杜妍青下意识抱怨，被雷韵程拉了一下手，及时闭嘴。

方默阳自然看到她们的小动作，勾起唇：“嫌多？那么再加十次！”

杜妍青气得倒吸一口气，硬生生把咒骂憋在嘴里，蹲下去执行命令。

方默阳拿手电在雷韵程身上照了照，看了一眼她的鞋，嘲讽地笑：“不穿袜子脚凉不凉？”

方默阳原本没准备为难她，刚要转身忽地动作顿了顿，向她迈了一步，并且低头凑近她轻嗅，薄唇徐徐开启：“喝酒了？”

雷韵程心下一惊，心虚地垂下眸子。

方默阳沉下脸色，凝视她片刻：“和谁喝的？”

她抿唇不语，所有喝酒人的心都跟着提了起来。

“说话！”方默阳提高音量。

“我自己喝的。”

“为什么喝酒？禁酒令你不知道？”

“知道。”

方默阳眯起眼睛，闷了半晌，忽地扯开嗓子喊了一声：“一班长！”

“到！”向北宁应声出列。

“带队，十公里！雷韵程留下。”

包括向北宁在内的所有人都愣了一下，按说跑五公里就够了。

向北宁看了看雷韵程：“报告队长！”

“听不懂我的话？”方默阳根本不给向北宁说话的机会，“是不是也要加倍，二十公里？”

向北宁和厉宇对视一眼，咬咬牙，把想说的话咽下去，面向队列发出口令：“全体都有，向右——转！跑步——走！”

杜妍青怯怯地偷瞄方默阳，被抓了个正着：“队长，我呢？”

“你不是一班的？”方默阳冷着脸反问。

杜妍青指指被子：“还没到二十次呢。”

“少不了你的，跑完了我会亲自看着你打到二十次！”

杜妍青敢怒不敢言，只好追上队伍。

天边开始雷声阵阵，预示着即将到来的大雨。学员们绕着操场跑圈，厉宇抬头看看黑漆漆的天，有些自责："你说队长要怎么罚雷韵程？开除军籍？"

"应该没那么严重。"向北宁眉头紧锁，回头冲队伍扬声喊，"脚步都紧着点，早跑完早回去睡觉！"

果不其然，大雨很快从天而降，雨水顺着帽檐流下形成雨帘。雷韵程在雨中沉默不语，方默阳负手而立，手中捏着计时器，像一座山似的矗立在她面前。

"你故意给我出难题是吗？"

"不是。"

"那你说说，要给你什么处分？警告，还是开除军籍？"方默阳沉声，严肃而认真地问她。

雷韵程深呼吸，胸前一起一伏。她的紧张和惧怕全然看在方默阳眼里。

"先说说为什么喝酒？"

"没有理由。"

"没有理由？想喝就喝了？你当这是什么地方？是你想做什么就能做什么吗？你在向我挑衅还是在向军队纪律挑衅？想当大小姐就别在这儿待着！哪儿来的滚哪儿去！"

"我不是……"

"那么告诉我为什么喝酒！"方默阳的问题又绕回来。

雷韵程头微垂："报告队长，我想家了。"

方默阳冷笑："空军飞行员是空军部队建设的塔尖，国家每培养出一个飞行员的造价都可以用几百公斤的黄金价格来计算，到你手上的飞机价值千万或者上亿，未来的飞行员同志，你是不是忘了自己已经不是普通老百姓而是名军人？忘了服从和忠诚是军人最基本的素养？"他把"忠诚"二字咬得很重，故意说给她听。

"没忘。"雷韵程咬唇。

"那好，你是什么身份？我又是什么身份？"

"我是学员，你是队长。"

"对此，你是怎么理解的？"

"我是下级，你是我的上级，下级服从上级。"

方默阳蓦地大声质问："最后一次问你，为什么喝酒？"

雷韵程闭上眼睛，缓缓开口："我想他了。"

"想谁？"

“封印。”

方默阳盯着她沉默了许久，在雨帘后暗自嘴角微勾：“开除军籍，你是不是就永远都不能实现你的梦想了？飞行的梦想和到他身边的梦想？”

雷韵程的双拳死死地攥着，身体都在颤抖。方默阳向操场那边望去，一队学员还在雨中拼命地跑。方默阳道：“其实这事可大可小，雷韵程，你觉得呢？”

她抬起头，双眼泛红，脸上布满冰凉的雨水。

跑完十公里，除了杜妍青之外，所有学员都回去继续睡觉，方默阳看着她打背包。雨还在下，她的衣服已经湿透，风一吹冻得直哆嗦，手指也僵硬得像木头。十公里对于绝大多数学员来说已经超越极限，杜妍青连拿背包带的力气都没有。被子完全被雨水浸泡，死沉死沉的，她剧烈地喘着，跪在地上一遍遍地打背包。

方默阳站在她身边监督，第五遍时，他终于忍不住拍开她的手：“你在捆花卷呢？我带那么多届学员就没一个像你这么差劲的！一边去，看好了。”

他动作迅速地示范一次给她看，然后拆开让她继续。只是杜妍青太不争气，打到一半就被方默阳粗鲁地扯散：“杜妍青！请你端正一下态度！不要拉大家后腿！怎么别人都行就你不行？”

方默阳训人训惯了，丝毫没注意到杜妍青逐渐阴天的脸色。等骂完，方默阳才发现平时话最贫的小姑娘这回一声不吭地低头跪在那里。方默阳问道：“你耗什么呢？是不是准备耗到天亮直接出操？我无所谓，可你明天的训练科目不准缺席。”

“方默阳！”杜妍青忽地抬头直呼他名字，气势汹汹地推了他一把。

方默阳眯眼：“你叫我什么？”

“我叫你变态！没人性！虐待狂！我受够你了！”杜妍青不管不顾地大喊，站到被子上直跺脚，“我不干了！你看不惯我还看不惯你呢！我要回家！”

杜妍青喊完扭身就走。方默阳怔了：“杜妍青！立——定！”

方默阳突如其来的命令让杜妍青下意识地顿住脚步立定站好。下一刻，她就被他一个力道拽了回去：“杜妍青，把你刚才的话再重复一遍！”

“你不是找碴儿整我吗？我退学！退学！”

轰隆隆的雷声几乎盖过她的声音，可方默阳还是听清了。他黑着脸，抿紧唇：“你真要退学我不拦着你，反正过不了多久你也得被我淘汰！”

杜妍青瞪着他，没想到他竟以退为进：“你……你……”

方默阳挑眉：“我怎样？我变态？没人性？虐待狂？”

“你……”杜妍青瘪瘪嘴，嗷的一声哭出来，“我刚跑完十公里！我要累死了！我要冻死了！我要困死了！队长，我想睡觉！呜呜……”

方默阳傻眼，她竟揪着他的衣襟光明正大地扑进他怀里……撒娇？

“松开！注意点影响，成何体统！”方默阳推开她，杜妍青却像膏药似的又黏上来。

他再度扯开她：“杜妍青，我是你队长。”

“我冷！”杜妍青怒视他，第三次扑过去。

方默阳皱了皱眉，漆黑的眸看了看周围，然后缓缓地，踌躇地，抬起胳膊想要环住她颤抖的身体，却最终在碰到她之前又放回去。

见他没再推开自己，她偷偷翘起唇：“能不罚雷韵程了吗？”

“没得商量。”

“她是我好姐妹，你怎么那么不近人情？”杜妍青不满，捶了他一拳。

“不要和我讲条件，想想你们是什么身份。”

她当然知道，根本就没有抱希望方默阳能够手下留情放她一马：“那也不能只处分她一个人，其实我们都……”

方默阳及时捂住她的唇：“我什么都没听到。”

杜妍青一愣，恍惚中意识到什么，点点头。

雷韵程独自跑完十公里，回到宿舍时，整个人都要虚脱了，嘴唇冻得发青。杜妍青给她准备好热水和干净的衣服换上，抱了一床干的被子和她窝在一张床上。

“我们的棉被不都湿了吗？这被子是哪来的？”雷韵程抱着热水壶发抖。杜妍青狡黠一笑，小手拢在她耳畔，“队长的。”

雷韵程点头，蜷成一小团不说话。杜妍青想安慰她，却不知从何说起：“先睡觉吧，都快天亮了。”

雷韵程一夜未眠，第二天顶着两个黑眼圈去上课。外面的大雨还未停歇，阴沉寒冷的天气让人心情格外烦躁。

和她一样，一整夜未合眼的还有向北宁和厉宇。

数学课经常搞一些随堂小测验，卷子发下来，厉宇却一直没有开始作答，把玩着钢笔，托着下巴看他右前方正埋头做题的雷韵程。教员点了厉宇的名让他抓紧时间，厉宇这才动笔。

下课铃声响，班长帮教员收卷子。收到雷韵程这里时，向北宁低声丢下一句话："下课先别走。"

同学们都去吃饭，教室里只剩下包括杜妍青在内的四个人。厉宇被杜妍青数落着，没反驳，一直眉头紧锁看着雷韵程。向北宁把雷韵程拉到教室后面，问她昨晚的情况，她什么都不肯说，轻松得没事人儿似的。

"他是不是让你把大家都供出来？"厉宇忽然开口，"明天我去找队长说清楚。"

"我劝你别去，"杜妍青瞥他，"你不说还好，说了，雷韵程的处分更没有回旋的余地了，而且大家一个都跑不了。"

向北宁沉吟，表示赞同。

方默阳后来并没有再当众提及这件事，只是一再加强训练强度。每个人心里却越发不安和沉重，那感觉就像被蒙住了双眼的死刑犯，知道有一支枪的枪口对准自己，知道会死，却不知道什么时候死，心理上的折磨超过身体上的折磨。

雷韵程几乎每天都会被方默阳单独留下，他们谈了什么没人知道。向北宁和厉宇都问过她，她只是淡淡地笑，说没事。

怎么能没事？

向北宁他们不止一次看见方默阳命令雷韵程负重进行越野跑训练，说是训练，还不如说是体罚。

半夜的紧急集合越来越多，搞得人心惶惶，不敢睡觉，不知道什么时候会听见紧急集合号。如果哪天可能会有紧急集合，方默阳会告诉雷韵程一个人，并且不准她告诉其他人，但……也是"可能"会有。雷韵程常常强忍着睡意竖起耳朵等着拉号，结果听到的是早晨的起床号。

也会有一晚上能搞个三四次的时候，每一次都能在雷韵程身上找到些他不满意的地方，苛刻程度令人发指，因此让全班的人照例五公里，她十公里。回到宿舍，眼睛还没闭上就听见起床号，第二天不准以任何理由缺席。

飞行专业体能科目训练已经开课，旋梯、滚轮等课程都在进行。原本的标准是一分钟正反各二十圈算过关，别人二十圈可以，但按照方默阳的要求她的标准远不止这些。每天除了十公里还要加上正反各四十圈一共八十圈的打旋梯。打完还要求背诵《内务条令》，不是逐条背诵，而是由他抽查：比如第十七条中第一小条和第四小条的内容……

她晚饭不敢吃太多东西，怕上了旋梯会吐。晚上回到宿舍，杜妍青给她留着

的粥她一口都不想碰。躺在床上不能闭眼睛，一闭上就觉得天地都在不停地旋转，旋转……然后就是呕吐，吐得胃酸，最后吐胆汁。

杜妍青为此找过方默阳，方默阳三两句话把她吼了回来。向北宁和厉宇也去找过，结果更惨，方默阳连说话的机会都不给，直接一百个俯卧撑，一百个仰卧起坐，一百个引体向上。

其实，这一切她本可以不承受，只要她说出那晚喝酒的学员还有谁，她可以不被开除，最多是个警告处分，不计入档案。这是方默阳给她开出的条件，她留下，被供出的人开除军籍，否则她离开，别人留下。

方默阳没有要求她马上作出决定，但是每天不停地在逼她。连指导员都说他太过了，雷韵程毕竟是个女学员，可方默阳谁的账都不买。

“女学员？我手下的学员只有优劣之分，没有男女之分。”

即使她掩饰伪装得再好，再能坚持，方默阳也知道她快崩溃了，无论是身体上还是精神上，从眼神就能看出来。

体能考核前，方默阳给一队的全体学员讲了话："这话是我早就想说的，你们能坚持过三个月不算什么，但是我会说恭喜，恭喜你们进入下一轮更加严格的淘汰阶段！我的任务并不是为了训练你们成为合格的飞行员，而是在训练中想尽办法把你们这些少爷小姐们全都从航院踢出去！而你们的任务就是想尽办法留在这里！只有留在这里，才能有成为飞行员的那一天——的机会！"

话中的最后三个字让全体默然，雷韵程知道这话是说给她听的。方默阳说得对，她就是要想尽办法成为飞行员，已经不只是为了某个人，还要为了自己。被他逼得越紧，她越发惊讶于自己的承受底线和潜力。他越打击她，她越无法让自己倒下。

体能考核过后，没有意外地淘汰了四个人，其中并没有雷韵程。成绩出来，方默阳暗自扬起一抹笑容，她依然是在前几位的。在每天缺少睡眠和体能消耗如此之大的情况下，她的成绩不但没有下滑，反而有所提升。

只是，每个人都是有极限的，她还能忍耐多久?

被淘汰的学员拎着来时的行李离开学校时，大家都在旋梯操场，雷韵程远远地看过去，小嘴紧紧抿着，收回视线和方默阳碰了个正着。方默阳还是不屑以及挑衅的眼神，似乎时刻在等她投降。

教员掐表，两人一组打旋梯。她没听到点名，思绪已经神游到太空了。向北宁提高音量又叫了一次，雷韵程才如梦初醒喊到。

教员早已讲过动作要领，方默阳每天都在"加班加点"地训她，按说不应该

再发生任何意外，然而，意外真就这样不期然地发生了。

上旋梯前，向北宁特意提醒过她要集中注意力，而她打了不到十圈就不知怎么从上面掉了下来，头险些磕到地上。向北宁在下面一直盯着她的情况，却来不及接住她，只用脚挡了一下。幸好是挡了一下，否则会出什么事谁都不敢去想。

教员气得臭骂她一顿，送到卫生室去了。杜妍青吓得不轻，差点哭出来，被方默阳瞪了一眼，才把眼泪憋回去。

雷韵程睡得迷迷糊糊的时候，依稀看见床边一个男人的身影，弯身给她掖被角，手掌抚上她的额头。她看不清楚他的样子，只听见他轻笑，可是连他的声音也是忽远忽近的。

“是不是吓着了？”

再平常不过的一句话，让雷韵程的眼泪瞬间涌出，她一把抓住他的手不放，哭得难以自制：“封印……封印……”

向北宁眉头深蹙，指腹擦着她如泉涌的泪水，轻拍她的手。

“疼……好疼……”雷韵程呓语，眼泪怎么都止不住。她背后和肩淤青一片，除了擦伤，好在没有造成不可挽回的后果，运气好得让医生都觉得神奇。

向北宁掀了被子，查看她的伤没出现新状况才放心。安慰的话也不知她听进了多少，她嘴里不停地念着一个人的名字，一个男人的名字。向北宁的手还被她握着，仿佛她握着的是救命稻草。

他定定地看着她，缓缓弯下身去，动作极轻地在她额上啄了一下，轻声低语：“别哭，好好睡一觉，醒来就不疼了，听话，程程……”

厉宇把放在门把上的手收回，蹑手蹑脚退了出去，找了个没人的地方，掏出根烟来狠狠吸了一口。一根烟抽完，准备回去，转身之际，赫然发现在他身后不知站了多久的方默阳。

方默阳脚尖蹭了蹭地上的烟蒂，笑道：“中华？小小年纪档次还不低。”

厉宇的心不断下沉……

谁也没想到雷韵程这一睡，意识就再没清醒过，持续发烧，恍恍惚惚，眼睛睁开的时候目光是没有焦距的，嘴里不断呓语。有时能听懂，有时让人根本听不懂她在嘀咕什么。

她做了一个梦，梦中天旋地转，身边的所有东西都在转。她站不稳，想抓住点

什么，伸出手却是两手空空。封印就站在前面不远处冷冷地看着她，不帮忙，冷漠得令人心凉。她全副武装，沉重的背囊让她站都站不起来，双腿沉得像绑了铅块。他的身影越来越模糊，她无能为力，眼睁睁地看着他在自己面前消失不见。

黑暗中，她听到有人唤她的名字，一遍一遍地叫着。

她很努力很努力地想听清是谁的声音，不知道为什么，那声音让她心里疼得要命。每叫她一声，就像刀子从她心上割下一块肉似的疼。

太疼了，疼得她想把心抓出来丢掉……

蓦地，雷韵程睁开眼睛，张着唇急促地喘着气。浑身都是汗，眼眶里被雾气笼罩。一只男人的手撩开她额前的湿发，托起她尖尖的下颚。

“刚才只是做梦，我在这里，程程，看清楚，我在这里。”

雷韵程用了很大的力气才把视线聚集在面前这个人身上……她看见他蓝色的军衬，敞开的领口，坚毅的下巴上生出点点青色胡楂，黑色的眼睛里翻滚着令人心惊的旋涡。

封印以指腹摩挲她的皮肤，半晌才声音沙哑地开口：“程程，看清楚了吗？我是谁？”

雷韵程苍白的唇瓣半张着，怔怔地盯着他的脸，眼泪无声地扑簌而下：“你不是他……”

“什么？”封印不懂她的话。

雷韵程伸出的手在半空中停了下来，又无力地垂在床边，自言自语：“我怎么还在做梦……”

封印喉咙里竟泛出阵阵胀痛的感觉，心口莫名地发堵，牵起她的手，碰触自己的脸。

“我保证，这回是真的。”

封印本以为雷韵程见了自己会喜极而泣，而她只有泣没有喜。

她烧得厉害，能够认出他已经很不容易，还指望她能怎样？

雷韵程清醒了没多久又睡过去，封印坐在她床边沉默不语。距离上次见面已有一年之余，而她进入军校也不过几月，却是整个人都变了。

她已转到军区医院，护士换药他就在边上，她瘦得让人心疼，身上看不见一丝多余的肉。他抬手抚上她的短发，手指穿过发丝时，好似有什么东西流入心里。她睡着时，一直是不安的，眉头紧锁，有任何动静都会惊得她的身体紧绷弹动。封印握着她纤细的手腕，心中五味杂陈。

方默阳进来时，封印像尊雕像似的注视雷韵程，一点儿都没发觉他进来。他

轻咳一声，走到病床边，探头看了小伤员一眼："情况怎么样？"

雕像复活："我们出去谈。"

他们这一层病房外有大片露台，病人在这里晒太阳，下棋，聊天，做一些简单的运动。封印在亭子后面差点对昔日队长动手。但，到底是差点，他知道这不是方默阳的责任。

封印没吭声，方默阳知道他在想什么："你好意思质问我？你也曾是我带过的学员，不知道我带人的方式？再说是谁拜托我'照顾'她的？是谁说怕我怜香惜玉下不了手的？"

"我也没说什么啊。"封印有点无奈地笑。

方默阳讥讽："我带出来的人，能不知道他们脑子里在想什么？"

封印递给他根烟，并且给他点上："以前我和陆叙就琢磨，你这样会读心术的人将来能找到媳妇儿吗？女人想要点什么小花招小聪明都能被你看出来，多可怕。"

方默阳吞云吐雾一番，目光放得悠远："确实，能看出女人的想法这点真够头疼的。"

封印挑眉："听这话有情况，谁家姑娘那么倒霉？"

方默阳笑，他怎么觉得是自己更倒霉呢？明明杜妍青那点心思，他什么都看出来了却要假装不知道。

"雷韵程是个难得的苗子，文化课不必说，她去哪所学校都没问题，脑子聪明，反应灵活，协调性好，够沉稳冷静，不张扬也不沉闷，各项成绩都拔尖，几乎没有弱项，说实话……她让我很兴奋。"方默阳故意转移话题，不愿让自己再想那个让人头疼的小丫头。

一口烟呛到肺里，封印不停地咳嗽起来，"要是没有前面那些话，我会认为你看上她了。"

"就个人魅力而言，雷韵程也不差，我觉得你真得上点心了，我们一班长和副班长都盯上她了，两个暗地里互相较劲的小子。"向北宁和厉宇一早就对雷韵程有意思，两人还装得若无其事，一想到这个，方默阳就觉得有趣。

封印不以为然："这丫头桃花还挺多，陆叙也是她裙下之臣。"

这回，换了方默阳被烟呛着了："陆叙？他可是不得手不罢休的主儿。"

封印心不在焉："我……不应该来。"可方默阳一个电话打过去，他头都快爆炸了，回过神儿来，人已经在飞机上了。

"你确实不应该这个时候来，不喜欢她就应该再绝情一点。"方默阳一句话

把气氛搞得严肃起来，却又话锋急转，“不过，你既然选择来了，有些事也就没有必要再去坚持了，辜负一个那么好的女孩很不道德的。当然，我更乐意看到你不要她，那样有利于她性格上的成长。”

她来到飞行学院的初衷与最终目的都是为了封印，包括她那么努力拼命都是为了一个男人，而非发自内心地热爱军人这个职业热爱飞行。为了爱情不是不可以，只是一个人的一生还有太多可以追求的东西，若把它当做唯一，太容易让人失去自我。

“爱情”二字，太过变幻莫测，你永远不知道下一刻它带给你的是令人欢欣鼓舞的幸福，还是毁天灭地的伤害。

连续烧了几日，雷韵程的体温终于逐渐恢复正常，体温计上越来越平稳的温度让封印心中大石落地。他去给她打饭，回来发现她醒了，睁着眼睛愣愣地望着他。瘦瘦的小脸，黑水晶似的眼珠儿跟着他的动作转，模样可爱得有点傻气。

封印坐到她床边，轻拍她脸蛋，觉得好笑。雷韵程眨着眼睛看他，似乎依然不敢相信他是真的，手从被子下面伸出来，碰了碰他的军衬衣，又迟疑着去碰他的手背。

她的举动让封印内心说不出地酸涩，反握住她，倾身撑在她身体两侧：“别怀疑了，钢牙妹，真的是我。”

熟悉的称呼让她终于有了些他所暗自期待的反应，她眼眶红了，眼底水雾氤氲，“封……咳……”

她刚要开口说话，嗓音却沙哑得破锣一样，忍不住咳嗽起来。封印舀了一勺水喂进她嘴里，还不忘逗她：“百灵鸟怎么变成乌鸦了？”

雷韵程一僵，拉高被子把头埋起来。封印笑道：“知道害羞了啊，有进步，我还以为你不懂‘害羞’两字怎么写呢。”

她不说话，把头蒙得更严实。

“再喝点水，你都快烧干了。”封印拽了拽被子，“出来钢牙妹，不喝水没力气，不漂亮了，我不喜欢丑丫头……那我可走了。”

“……你走吧。”

被子下面传来闷闷的声音，音量不大，却是极为坚定的。封印心中涌上不悦与心疼，喝了口水，蓦地拉下被子，把她的小脸扭正抬起，唇覆盖上去，强势撬开她的唇瓣。

雷韵程一时间脑里一片空白，水从他嘴里渡过来，跟着流入她口中的还有他

的舌，卷着她的小舌尖吮，吻得她喘不过气。

吻并没有深入下去，时间虽短力度却强。封印含着她的唇瓣，直直地望进她眼底：“我不走。”

雷韵程眼神迷茫。

封印轻咬了一下她柔软的唇：“方默阳没人性，把你折腾成这样，这么走了我哪能放心。”

她细眉微蹙，眼睛里有清澈的泪水流淌而出：“你骗人，你不喜欢我，哪会关心我的死活？”

封印拭去她的眼泪：“谁说的，我喜欢。”

雷韵程哭得更厉害：“那为什么让陆叙叫我钢牙妹？”

这个称呼只有封印能叫，从小时候起，谁这么叫她都会被雷逸城揍，但是比封印小两岁的雷逸城那个时候打不过他，久而久之，这三个字竟然变成了他的专属。

没得到答案，她负气偏头，露出纤细的脖子。封印微不可闻地叹气：“以后他再这样叫你，我替雷逸城去揍他。”

雷韵程觉得自己太没用，眼泪止不住地流，哭得身体都在颤。封印不明白她烧了那么久，这具身体怎么还能流出这么多的水分。

正当他不知道该如何劝她别哭时，护士推门进来了。看见黏在一起的两人，护士忍不住笑：“病人该换药了，是你们等一下还是我等一下？”

封印立即起身，歉意地点点头。雷韵程背部有擦伤，有一块地方高高肿起，现在肿已经消退，擦伤也开始愈合。

护士检查后很欣慰：“恢复得不错，应该不会留下疤，就算留下疤，你男朋友也不会因此不要你的。”

雷韵程脸上发烫：“他不是我男朋友，是我……哥哥。”

护士当然不信，谁没经历过小姑娘的青涩时代？看了一眼边上帅气的男人，护士打趣：“那你们‘兄妹’俩的感情还真不是一般地好。”

封印但笑不语。等护士走了，他打开桌上的饭盒，夹起一块土豆送到她嘴边。

“哥哥喂你吃饭。”

雷韵程想起刚才他喂她水的方式，脸蛋腾的一下烧了起来。

封印也回想起来，眼眸深处滚动着连自己也搞不清的情愫，为什么要吻她……

向北宁请假来看她，还买了很多东西，他推开病房门，看到一个背对自己的男人的刹那，心里猛地一跳。封印回头，看到向北宁的年纪和他手里提的东西，对他的身份已经猜到几分。

向北宁看了一眼雷韵程，对封印点点头："我是雷韵程的班长，来看看她恢复得怎样了。"

"谢谢。"封印勾唇浅笑，伸过手去和他握手，"向北宁，早有耳闻。你好，我是封印。"

果然是他，向北宁回以一笑。

雷韵程在睡，向北宁没有叫醒她，和封印聊了一会儿。举手投足间，封印军人气质极浓，沉稳干练洒脱自信，身上有一种气场像是浑然天成的，这让向北宁感受到很大压力。

封印看出他的疑惑，笑笑："我算是你们的师兄了。"

向北宁心中一窒，自己果然没有猜错，雷韵程想当飞行员真的是为了眼前这个男人。

雷韵程醒来时已经很晚了，封印把向北宁来探病的事告诉她："他是你们这批学员里最棒的一个吧？"

雷韵程点头："文化课我和他差不多，但是体能上总是不及他，他的腿是不是装马达了，我怎么都追不上。"

她愤愤然的样子特别可爱，封印把削好的苹果切开递给她："你腿部力量和男生比还是有些欠缺的。"

"我已经很努力在练习了！"雷韵程狠狠啃了口苹果。

烧退了，人就精神多了，说话也有了力气，不再是病快快的模样，封印忽然觉得有活力的雷韵程是那么美好。他刚到C市，第一眼见到她时都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病床上的女孩子怎么会是她？比起毫无生气的样子，她烧得糊里糊涂更让他难受。

"杜妍青说得没错，方默阳是个十足的心理变态，虐待倾向很严重，几乎天天让我跑十公里！"雷韵程数落起方默阳的罪行，挥舞着小拳头。

封印听着，和她一起讨伐方默阳。夜班护士来敲门，提醒他时间。封印看了看表，给她的杯子里续上开水放在床头小桌上："好好休息，明天我再来陪你。"

雷韵程点头，却在他转身的时候蓦地拉住他的手。封印逗她："怎么，还让

我留下来陪你不成？”

她抿抿唇，在他的注视下缓缓点头。

封印本来以为她在开玩笑，却发觉她表情越来越认真：“知不知道你在说什么呢？晚上，你让我留下来？”

雷韵程深深吸气，直视他深邃的双眸：“可以吗？”

封印盯着她，玩味地弯起唇：“让我留下，不怕我吃了你？”

雷韵程心中咚咚乱跳起来，顿时乱了呼吸。

封印还是走了，雷韵程躺在床上，百无聊赖地摆弄他特意留下来给她解闷的手机。游戏玩了一会儿，就觉得没意思，她开始随手翻他的通话记录。

——夏。

看见这个字的时候，雷韵程直觉地想到夏炎凉，觉得自己有些神经质。姓夏的那么多，怎么就非得是她？

手机放回去，她换了个舒服的姿势准备睡觉，但是白天睡得太多了，现在一点困意都没有。窗帘是半拉开的，躺在床上就能看到明月当空。雷韵程咬着指尖，思绪又飞到他通话记录上去了，索性打开手机再看一遍。手机显示和“夏”最后一次通话是在昨天中午，他去给她打饭的那个时间段。

她犹豫着进入他的短信箱，结果令她失望，短信箱是空的，连条垃圾短信都没有。心情莫名其妙被这个“夏”字搞得烦躁起来，却在这种烦躁中逐渐进入梦乡。半夜里，听到细微门响的时候，她还以为是值班护士，没在意，直到察觉脚步声不但没有走远，反倒近至床边的时候，她才觉得不对劲儿。

还没翻身，她就被一只手捂住眼睛，低沉的男音在黑暗中传来：“别乱动，我是来劫财的，要是你不老实，说不准就变成劫色了。”

她忍住笑意：“可我没有钱啊。”

男人似乎在思考，随后弯身附在她耳边：“那我们商量商量，劫个色？”

雷韵程咯咯地笑，拉下他的手，惊喜万分地回头看他：“你怎么潜进来的？”

“小点声。”封印竖起食指放在唇间做了个噤声的手势，“医院又不是军事重地，有什么难的？”

封印给她带了夜宵，扶雷韵程半坐起来靠在床头，掰开筷子递给她。雷韵程没接，抿着小嘴看他。封印会意：“这才几天就把你养懒了，小姐脾气又回来了？”

“伤员病号应该受到特殊待遇。”雷韵程得意地歪头，眉眼弯弯。

“轻伤不下火线，小同志，你这种思想可要不得。”封印调侃她几句，还是一口一口地喂她吃。

雷韵程抚着圆滚滚的小肚子，餍足地伸个懒腰：“有觉睡有夜宵还有人伺候的生活好幸福哦！”

封印边收拾残羹冷炙边摇头感叹：“想不到你这么能吃。”

“我以前不是这样的，到航校后才开始的。”

方默阳的训练计划本身就很高强度，更别说给她的“加餐”，几乎所有人的食量都是以前的两倍，有些男生更夸张，但即便如此，所有人都掉了肉。

封印经历过她现在经历的一切，自然明白其中的苦。收拾好餐盒，封印从洗手间出来，不由得翘起嘴角，雷韵程已经自觉地把床铺让出一半来。她住的是双人间病房，目前只有她一人入住，另外的病床是空着的。

雷韵程窝在被窝里，枕头也只枕了一半，一双眼睛滴溜溜地转着，东瞧西看最后还是回到他身上。封印调暗了床头灯，去外面抽完根烟才回来。雷韵程不知道他在想什么，却知道他还在抗拒自己，她默默把被子拉高，挡住脸。

女人是很敏感的动物，同时也是聪明的，然而，任何聪明的女人沾上爱情，都会心甘情愿让自己傻一点，会贪恋那短暂的温暖。

封印脱了外套，穿着衬衫和裤子在她身边轻轻躺下，手撑头，侧身看只露出小脑门的雷韵程。床铺的轻微晃动和身边因重力下陷的床垫都让她心里扑通扑通地跳。她知道一双眼睛在盯着自己，隔着被子都能感觉到他的视线。

“是打算把自己闷死吗？”封印噙着笑意，屈指弹了一下她额头，立即听到她呼痛。

雷韵程猛地掀开被子，揉着自己被袭击的部位瞪着他：“你轻点好不好，我会疼的！”

封印拿开她的手，她额头上果然出现一个小红印儿：“弹一下就红，这么嫩。”

“谁跟你一样皮糙肉厚，我是女孩子。”雷韵程是真疼了，不满地戳着他的肩。

封印不躲不闪任她胡闹：“女孩子应该被好好保护，做一些女孩子应该做的事，过女孩子应该过的生活，而不是要像男人一样被训练。”

他话中有话，雷韵程不是听不懂：“那是你们的想法，不是每个女孩子都愿意一辈子当温室花朵的，我有自己的追求，付出点努力和代价也是应该的。”

“所谓的你自己的追求值得你这样做吗？有没有想过会给别人造成困扰？”

雷韵程眸光一滞，小心翼翼地问他："你……讨厌我吗？"

"说实话吗？"

她点头。封印捏捏她的脸蛋："不讨厌，并且一直很羡慕雷逸城，为什么我没有这么好玩的小丫头当妹妹，最好也像你小时候一样戴个牙套。"

雷韵程嘴巴一撅，拍开他的手："让你爸妈生一个给你不就好了。"

"那多麻烦，这不是有现成的吗，来，叫声哥听。"

"我不叫。"雷韵程别开脸拒绝，从小到大称呼他"哥"的次数都是有限的。

"不是你和护士说，我是你哥吗？"

雷韵程瞪他一眼，索性转身背对他躺着，气氛似乎僵了下来。

封印姿势不变，看着她黑黑的后脑勺："你没看过自己背上那一大片擦伤，不知道自己没醒过来时的样子，烧得厉害时，即使睁开眼睛都不认识我是谁。我一开始都不愿意相信那个活蹦乱跳的小丫头怎么变成这样了。程程，你又让我见识到你的另一面，只是这一切，值得吗？"

她无声咬着被角，像是在努力压抑着什么。

她想问他，是不是她的努力在他眼里不过是一个笑话，像个跳梁小丑，即便是哭也会被人当做是在取悦观众的表演。

她想问他，如果她愿意接受比现在严酷十倍的精神与肉体的双重折磨，能否换取他一份类似爱情的疼惜与不舍。

但她没有问。她爱他，却不愿把自己摆在那么卑微的位置，哪怕从决定追随他的那天起，就已经在那个位置生了根。

"你把我想得太简单了。"雷韵程故作轻松，"能接受这种训练的女飞学员是万里挑一的，是对体质和意志的一种磨炼，我为此感到荣幸和自豪。哦，那话是怎么说来着，军人身上的每一个伤疤都是种荣耀，是珍贵的，独一无二的军功章，再说我皮肤好，曾经被刀割伤过很大的口子都没有留下疤，这点擦伤不足为惧。"

一个力道蓦地将她扳过去，她眼中盈着的水雾猝不及防地全暴露在他视线之下。封印原本想说的话瞬间就忘了，指尖触到她眼角，一道湿润顺着他的指流下来："你到底想要什么？"

雷韵程不是一个只会原地固守的女孩，在该出手的时候绝对不犹豫。她纤细的手掌抚上他的脸颊，勾住他的颈，拉下，抬头吻住他的唇。

"你，我想要你。"

封印没有让吻深入，离开她的唇："我说过你是妹妹或是女人对我来说的意义是不同的。"他可以是个好哥哥，却未必是个好男人。他应该离她远一点，但

总觉得他们两个人像一对磁铁，在一起时想要和她在感情上保持距离，而真的不在一起时，又被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东西吸引着。他一直都在心里刻意忽略的感觉，这一次在以他控制不了的势头从心底钻出。

雷韵程直视他的眼睛："你敢对我说实话吗？"

"你想问什么？"

"如果你告诉我你讨厌我，那么我对你的感情到此为止，绝不再提半个字，你是我哥的哥们儿，是我哥哥。"

"……"

"还有，你为什么要请假过来？为了看一个你讨厌的妹妹？只是因为她受了伤？"

"……"

"封印，你是不是在害怕？怕忽然在某一天发现对我产生了感情，怕你爱上我？"

此时此刻的雷韵程散发着一股令人心惊的气势，眸底深处翻滚着一个巨大的旋涡，仿佛要把人吸进去一般。封印定定地看着她，心中的某根弦微不可察地动了一下。

她大胆而放肆地迎上他的目光，等他的答案。

封印莞尔，勾起唇，捏住她的下颌摩挲："我很好奇你哪里来的这种勇气和这种狂妄的自信？"

"别转移话题，我要你回答。"

他眸光越发深沉下去，唇边荡漾起一抹意味不明的笑意："答案，这就是答案——"

封印抬起她下颌，不由分说以吻封缄。

他不知道，雷韵程的心在这一吻中，无声地又为他颠覆了一座城池。

勇气，不过就是人在无路可退时那最后的孤注一掷。

她的伤一天天好转，杜妍青来看她，正赶上她刚做完检查出来。宽大的病号服显得雷韵程格外娇小，尤其身边有一个高大的男人做对比。厉宇和杜妍青同行，看见封印还暗自琢磨这个人是谁，得知他是空军航空兵××师歼击机飞行员时，眼睛顿时就亮了，缠着封印问来问去，一副明明很崇拜却又非要拿着劲的表情。

杜妍青看了窗外的两人，不屑地嗤笑："师兄真是好脾气，要是我，早一巴掌呼过去了。"

雷韵程吃着他们带来的零食，边吃边笑："生病真是舒坦啊，没有操课也不用看虐待狂的脸色，我都不想回去了。"

"呸，知不知道你吓死我了，从旋梯上掉下来啊！搞不好要出大事的！"

雷韵程无所谓地耸肩："我命大，这不没事了吗？还有，不觉得我胖了？"

杜妍青上上下下打量她，还把手伸到她病号服下面摸了两下："是哦，你长肉了雷韵程，用的什么饲料长得这么快？"

雷韵程白她一眼，继而弯起眉眼："什么好吃吃什么，红烧肉、小排骨……"

"好像之前饿着你了似的。"杜妍青撇嘴，忽地脑中灵光一闪，下巴努了努，"我看重点不在吃什么，是在于和谁一起吃吧？"

雷韵程装傻充愣地笑而不答，越发勾起杜妍青的好奇心："你和这位帅师兄是怎么认识的？从实招来！"

"这个啊，可早了，我好小的时候就认识他了，他欺负过我，我也打过他，就是打不过。"雷韵程说着他们小时候的事，脸上洋溢着满足与小幸福。

这一切，悉数看在封印眼里。

厉宇顺着他的目光看过去，笑容不禁敛了几分："××师不在C市吧？你什么时候回去？"

封印颔首："快了，等她伤愈出院。"

厉宇犹豫道："师兄，雷韵程有男朋友吗？"

封印收回视线，意味深长地笑道："你喜欢她？"

厉宇表情一顿，随后点头："她是我见过最不像女人的女人。"

封印但笑不语。女人？在他眼里，雷韵程还只是个半成熟的果子，此时采摘稍青涩了些。

果然，如方默阳所说，他的班长和副班长一齐看上了这个丫头。倘若他此刻在他们这个年纪，是否也会像他们一样被这样一个坚强的女孩毫无悬念地吸引？

杜妍青看雷韵程眉飞色舞的样子，忍不住逗她："程程，我终于知道你那么拼命是为了什么了？爱情的力量真是万能的，以前只是空讲这句话，现在，从你这里看到了完美的演绎。"

"你小点声……"

杜妍青笑嘻嘻地凑到她身边来，小手拢着唇："你们进行到哪个阶段了？接吻了没？"

雷韵程小脸微红。杜妍青看她的反应，就等于看到答案："那，那个了没？"

“……”

“还没啊？”杜妍青又看到了答案，有些小失望，“师兄这么君子啊？是不是男人？”

雷韵程斜睨她：“那你和队长呢？”

说到这个，杜妍青就更泄气了：“你说为什么有的男人这么老古董，老拿身份约束我，到现在亲都不给亲一下，讨厌。”

雷韵程笑趴下：“瞧你一副欲求不满的样儿！”

杜妍青不以为然，低声和她嘀咕：“我看师兄才是欲求不满，他就是在装，心里面指不定多想吃了你呢！反正我不信这世上还有方默阳那样刻板的男人，一看就知道师兄和方默阳不是一个路线的嘛。”

“哪里看出他欲求不满了？”雷韵程开始做好奇宝宝。杜妍青狡黠一笑，神神秘秘和她耳语，听得她脸越来越红。

杜妍青和厉宇在晚点名之前离开。直到晚上，封印终于发现雷韵程的异常，伸手在她额前试温：“没烧啊，脸怎么那么红？很热吗？”

雷韵程摇摇头：“你能帮我个忙吗？”

“说。”

她咬着嘴唇，鼓起勇气把藏了一晚上的话说出口：“我想洗澡。”

封印一口水差点喷出来：“啊……”

封印眨了眨眼睛：“洗澡啊……”回头看了一眼卫生间，倒是有淋浴条件，“你伤没好呢，不要沾水。”

“可是再不洗我都臭了。”雷韵程愁眉苦脸地撅起小嘴。虽然护工会帮她洗头，用湿毛巾擦身体，但是远没有洗澡来得彻底。

“那我叫护工，你等一下。”封印说着就起身要去按铃，雷韵程一把拉住他。

“不要，我不喜欢被陌生人看。”

“怎么那么多事？不叫护工，难道我给你洗？”

雷韵程的脸上一下浮出两朵红色的蘑菇云：“可以啊，我们很熟了嘛。”

封印戳她的头，轻蔑地嗤笑：“少来这套，色诱我你还不够火候。”

雷韵程的小心思被揭穿，羞得想藏起来。

最终，在她的坚持下，封印没有去找护工，但也没有如她所愿帮她洗。雷韵程在卫生间里拿着花洒小心避开伤处自己冲洗，脑中盘算着接下来的事……

脸上烫得几乎能蒸鸡蛋，从小到大，她做得最出格的恐怕就是那次游泳池强吻事件了。

男人嘛，对于女人的态度和对待烟酒差不多，一旦尝到甜头上了瘾就会一直想要，并且是身体先于大脑去想。什么事情成了习惯那是很可怕的，想戒可就难了。男人可以忘了女人的模样，但是绝对忘不了女人带给他的感觉。

这都是杜妍青告诉她的，雷韵程知道自己在封印眼里，身份其实一直没有从小丫头转变成女人，她想让他切身感受她相较以前的巨大变化，让他彻底意识到她已经长大到可以和他谈情说爱了。

封印在外面看电视，这个时间段几乎都是无聊的电视剧，他只好找了几本军事杂志来打发时间。

“啊——”雷韵程突如其来的尖叫吓了他一跳，封印以最快的速度冲到卫生间门口。

“怎么了，程程？”

“有……蟑螂！”雷韵程在里面裹好浴巾，摆出受到惊吓的表情扬声回答。

封印原本要推门而入的动作在听见这个回答后及时止住，双眼微微眯起，改而撑着门框故作束手无策：“蟑螂啊，我也膈应那个东西，你自己想办法吧。”

听着他脚步声渐远，雷韵程在里面不敢置信地睁圆了眼睛，是这男人太差劲，还是他察觉到了什么？

她磨磨蹭蹭地从卫生间出来，半躺在床上看杂志的封印头都没抬一下：“把衣服穿上，别感冒了。”

雷韵程红着脸哼了一声，重新关上卫生间的门，扯下浴巾，换上长袖睡衣。

“你还是男人吗？竟然对我不管不顾的！”雷韵程气呼呼地质问。

封印合上杂志，抬眼打量她一番：“小丫头，你是不是忘了你九岁那年捉了一瓶子蟑螂放到我书包里那件事了？”

雷韵程怔了怔，尴尬地挠挠头：“还有这种事啊，哈……”

“你忘了我可替你记着呢。”封印瞪她，拿出吹风机扔给她，“把头发吹干了早点睡觉。”

“哦。”

她一边吹头发一边暗骂自己失策，一双眼睛不时溜到他身上去：“我肩膀又痛了，你帮我吹吧？”

“把你那点乱七八糟的小心思都给我收起来。”封印一口回绝。

雷韵程不满地皱眉，没再说话。

等他看完杂志，她还没搞定。

封印拿过她手中的吹风机，继续给她吹头发。一时间，屋里只有吹风机嗡嗡的声响，气氛在两人沉默间悄悄发生改变。

“你怎么知道我受伤了？”雷韵程忽然开口。

“方默阳说的。”

“他为什么要告诉你这个啊，是不是怕我死掉让你来见我最后一面，免得我死不瞑目？”雷韵程嬉笑。

“你可别死，你死了我也活不成了。”

“殉情啊？”

封印讪诮一笑：“你们家的男人都不讲理的，肯定要把这账算到我头上。”

雷韵程嗤笑：“封印，我发现你其实是个胆小鬼，特没种。”

“那依你看怎么才算有种？”

“要是看上哪个女人就应该果断扑上去，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攻城略地将之收入麾下。”雷韵程气势满满地握拳。

封印使劲揉乱她的短发，关掉电源，蹬了一脚转椅，让她面对自己：“你知道‘矜持’两字怎么写吗？”

“知道啊。”雷韵程装傻，无辜地眨着眼。

封印冷哼，下巴扬了扬：“到床上去。”

“啊？啊……啊！”雷韵程脸一红，趁他收吹风机的空当，乖乖躺回被窝，还顺手把灯关了，小心脏扑扑地跳。

封印坐到她身边，卷起袖子露出小臂，掀开她的被子：“趴着。”

趴着？她不敢多问，依言照做。

一双大手抚上她后背时，她整个人都变得僵直，紧张得呼吸不顺。他的手在她背上来来回回转了几圈，自下而上来到肩胛骨轻按。

“放松点，别那么紧张，深呼吸。”封印忍着笑意，力道时轻时重却十分有技巧性。

从他手下散发出奇异的能量让她肩膀酸痛感缓解了大半，雷韵程这才意识到他的意图，只是为了让她的身体舒服些。

她不知道要为此高兴还是难过。两人之间的关系因为她受伤有了很大的突破，虽然他还在抗拒她，但至少她能感觉到他开始动摇，雷韵程微微弯起唇，这是一个再好不过的开始。

雷韵程很快放弃那些不靠谱的小把戏，安心和他度过在医院里余下不多的日子。

美好的日子总是过得飞快，雷韵程伤势恢复得比想象的还要迅速。医生给她做了全面检查，结果出来之后，告知她随时可以出院，这让她悲喜交加。

方默阳的出现让她更加闷闷不乐。

“明天下午出院，雷韵程，逍遥日子过久了，会不会不适应严酷的训练？咱们还有个问题一直没有解决呢，你不会忘了吧？”

等方默阳离开，雷韵程无力地瘫在床上装死，她怎么忘了还有个处分悬在头顶上呢？

封印看过日程表，正好也是他该归队的时候了。买好机票回来，就看到雷韵程可怜巴巴地看着他。

“帮我求个情吧？他带的几届飞行学员里最喜欢的就是你了，你们私交那么好，他肯定买账。”

“私交好和这个是两码事，违反军队纪律，你还想走后门？”

“小印哥，你行行好，说不定我会被开除军籍的！”

封印表情愉悦：“现在知道叫哥了？晚了，我巴不得他开除你呢。”

“你也这么没人性！”雷韵程气愤地捶床，“我都快被方默阳折磨死了，你都不知道心疼心疼我，要是我被开除了，我就去你部队里闹！说你调戏我，让你也被开除！哼！”

“我还不够心疼你？接到方默阳电话的第二天，我就去和团长请假去了，现在飞行任务不少，知不知道假有多难请……”

封印说了一半便停住，雷韵程抱着枕头一脸小满足的笑容，还带着几分狡猾。他无可奈何地叹气，敲了敲她的脑门。他竟着了她的道儿，无意中说出真话来：“高兴了吧，去换衣服，剩下半天带你出去玩玩。”

雷韵程揉着头：“他们都怎么称呼你啊？我是说，正式一点的那种。”

封印侧头：“机长同志。”

雷韵程立即跳下床，立正站好敬军礼：“是！机长同志！”

姿势很标准，气势很足，就是配上一身病号服，着实有点搞笑。

这是雷韵程来到C市后第一次彻底与外界接触，住院没比在学校自由多少，医生不准她乱走，她自己也非常小心，生怕有点差错，飞行员之梦夭折。

不知道这一次是否算两人的第二次约会，她很珍惜和他在一起的每一分每一秒。

晚餐，两人在外面解决，封印带她去品尝当地很有名的小吃。那家店的店面不大，生意却异常火暴。老板似乎和他极为熟悉，见他身边带着一个女孩，特意安排了一个雅间给他们。

菜上齐，雷韵程不客气地开动："你都毕业那么久了，老板还认得你啊？"

"我和陆叙曾与老板的儿子打过一架，他能不记得吗？"

雷韵程哼了一声："陆叙肯定是痞子兵，少爷兵，这么讨厌的人竟然没被开除，真是老天没眼。"

封印给她杯中续满果汁："你对他成见不小，他父亲是×军区陆司令。"

"怪不得啊！那么不要脸！"雷韵程吃了一惊，继而不屑地呸，"他一定沾了他爸的光了吧？"

"别的兵种或许有可能，飞行员不可能，没人有胆子走这种后门，要么不出事，出事就没小事，国家损失太大了，且不说飞机造价，培养一名合格的飞行员可不像考汽车驾照那么容易，想想你初选的时候有多少人，最后过关有多少人，再看看四年后能有几人顺利毕业。程程，凭良心讲，陆叙确实非常优秀。"

雷韵程皱眉，对陆叙一直有着生理性的反感，她戳戳碗里的肉块，小声嘀咕："他给我写了好多信哦。"

封印毫不意外，更不介怀："信上说了什么？"

"不知道，我没拆开过。"发现他脸上没有任何她期望的表情和反应，雷韵程心中失落万分。

饭吃了一半，雷韵程忽然问他："你不喝酒吗？这么吃有什么意思？"

封印斜睨她："你又在打什么小主意？我晚上要回酒店睡的，酒后乱性这种事不会发生在我们身上，你太小看我自制力了。除非我愿意，否则你是无法得逞的，早点死了这条心吧。"

雷韵程恼羞成怒地捶他："我才没有这么想呢，你太恶劣了封印！"

两人在说说笑笑打打闹闹中结束最后一顿晚餐。这里离医院不算太远，他们决定步行回去。

灯光旖旎，夜色撩人。C市的秋夜比他们的城市要寒冷很多，雷韵程穿着他的外套走在他身边，忽然想起有一晚他们也曾并肩走夜路，那个时候她还偷偷地想要去拉他的手，可惜未遂。

身边时有情侣成双擦肩而过，雷韵程心中又不安分起来，咬着指尖看着他插在裤兜里的手。她一点点靠近他，试探着拽住他衬衫袖口，封印并未拒绝。

这对她来说无疑是一种纵容，雷韵程心跳得厉害，犹豫半晌，决定一不做二不休直接把小手伸进他裤兜里握住他温暖的手掌，然后屏住呼吸等着他甩开自己再次嘲笑她不懂自重。

出乎意料的是，封印什么都没做，甚至眉头都没动过一下，仿佛被她握着手是最自然不过的事情。雷韵程忍不住低头暗喜，咬着唇，止住想笑出声的冲动。

蓦地，封印脚步停了下来，雷韵程心下一惊。

“我忽然想起来给你带了东西，放在酒店房间里。”封印看看腕表，“时间够，要不要和我回去拿？”

她跟着他打车回到酒店。从上车到进电梯再到他的房间，两人的手一直没有分开过，不是他没甩开她，而是她握得太紧。

进了房间，封印无奈地晃晃手，雷韵程才不舍地松开。封印从行李包里翻出一个长方形的盒子给她，雷韵程惊喜：“项链吗？”

封印笑而不答，等她打开盒盖，看见里面的东西，惊讶得张圆了小嘴：那是一架极精致的歼-8战斗机模型。

她小心翼翼地捧在手心：“哇！好帅！送给我的礼物吗？”

这架模型战机一直摆在他床头前，临走前鬼使神差装进包里的，当时，他自己也没搞清楚为什么带它来。

雷韵程高举战机，对着窗外的月亮比画着，笑意盈盈，又是斗志满满：“我一定顺利毕业！亲自驾驶它！”

她兴奋地抱着他的腰在他怀里蹭来蹭去：“谢谢你！封印，谢谢你！”

封印轻叹：“我真不应该来看你，反倒像来给你打气的。”

“我不管，反正你来了，来就代表你不是对我一点感觉都没有。”

“你怎么知道我对你的感觉就是你想要的那种？”封印一盆冷水浇向她，紧接着又是第二盆，“知道什么是‘飞行错觉’吗？是飞行员对于飞行状态的感知和判断与实际飞行状态不相符，平飞被误认为斜飞甚至倒飞，把海洋误认为天空，因为它们都是蓝色的，知道这会产生什么后果吗？”

“……”

“在你自以为离天空越来越接近的时候，飞机和你却一头栽向海里，机毁人亡。”他平静的嗓音令雷韵程的心情越发沉静下来。

雷韵程抬头仰望他：“你是不是想说我对你的感情也是种错觉？”

“不是没有这种可能。”

“我确定没有！”

封印浅笑："某种意义上，自信对飞行员来说非常重要，一旦发生空中险情决定生死的时间只有几秒钟，由不得你半点犹豫。"

她深深地凝视他，眸里闪着晶亮的光芒："按照你的说法，你又怎么确认你不爱我不是一种错觉？"

封印抿住唇，又一次被她问得无言以对。

雷韵程把头埋在他胸前，用力吸着他身上的味道："我们都不相信对方，那么交给时间好不好？四年后，我如你所说对你只是一时冲动，我知道自己该怎么做。如果四年后我还是我，你能不能……给我们一个机会？试着，爱我。"

"如果到时我已经结婚了呢？"

雷韵程狠狠地在他胸口咬了一口，满意地听到他尖锐的吸气声："你一定要对我那么残忍吗？晚点结婚会死啊？"

封印忍着痛不禁笑，揉揉她的头发："好吧，让我想想四年后钢牙妹都成什么样儿了，更黑了？"

"那我们说好了，你要等我四年，不许结婚。"雷韵程撅着嘴看他，洋娃娃似的娇俏可爱。

"真是个不平等条约。"

他的默许让雷韵程餍足地弯起眉眼，老天终是待她不薄，至少让她得到一句珍贵的承诺。

封印走时没让她去送机，雷韵程抱膝坐在医院花园的亭子里，搂着小飞机仰望万里无云的天空。

四年，四年，一晃就会过去的，只是在那之前，她要怎么熬过这漫长的思念。

下午，方默阳接她出院。快到学校时，他从后视镜里看了她一眼："他刚走，你就一蹶不振了？要不要我给你个惊喜让你振作一下？"

雷韵程狐疑地瞥他："是惊喜……还是惊吓？"

方默阳嘴角微勾卖了个关子，等进了学校把车停好才告诉她："先别回宿舍，去接待室。"

"哦。"雷韵程应声，背着背包跑去接待室。

接待室的门关着。她站在门口刚要敲门，一名教员正好从对面的办公室出来："雷韵程？你出院了，伤好了吗？"

"已经好了，谢谢教员关心。"雷韵程恭恭敬敬地回应。教员酷爱聊天，拉着她寒暄了一阵儿才离开。

她刚一回身，门在此时从里面被打开，还没有看清楚是谁，一股巨大的力道就将她一把拽进屋里抵在墙上，手捏她下颌向上抬起，一个充满侵略意味的吻就这样猝不及防地压下来。

雷韵程脑子嗡的一下，能够这样对她的只有一个人。

她被吻得喘不过气，双手一早就被他困住无法动弹。雷韵程转念放弃挣扎，在他的舌不怀好意地探入她口中时，狠力咬下去。

陆叙被突袭，突如其来的疼痛让他放开那张久违的唇，却仍未放开对她的禁锢。他又亲了几口她嫩嫩的脸蛋，才意犹未尽地舔舔嘴角，扬起唇笑了起来。

“还是这么辣，小妞，想我了吗？”

雷韵程杀了陆叙的心都有，咬牙切齿地瞪着他，手攥成拳，“为什么你每一次出现都让我那么讨厌！你学不会用正常一点的方式和我打招呼？”

陆叙笑得灿烂，扣着她的后脑在她额前响亮地啄了一下：“我跟你恰恰相反，每次看见你都发现自己更喜欢你了。小妞，我这是情不自禁，不是故意惹你不高兴。”

听见脚步声，他放开了她，并且退开几步。她刚准备狠狠甩他一巴掌，方默阳就推门进来了。

“够惊喜吧？陆叙和封印是同一届的飞行学员，你们都是一个城市来的，算是老乡了。”

惊喜你妹！雷韵程心中怒火中烧，面上却波澜不惊：“队长，我先回去了。”

方默阳颔首：“明天恢复训练，课程笔记还有卷子去向北宁那里拿，尽快做好交给他。”

“是。”雷韵程看都没看陆叙一眼，转身离开接待室。他的眼神总是阴魂不散地跟着她，让她恨不得拔腿就跑。

她的身影已经看不见，陆叙的视线依然舍不得收回来。

方默阳暗自摇头，还真像封印说的，陆叙对雷韵程是用了心的。方默阳道：“你们俩商量好的吗？封印前脚走你后脚就来了，这小姑娘有这么大吸引力？”

陆叙笑道：“方队，你有没有遇到过一个能让你想时时刻刻见到她的人？”

方默阳嘴巴刚张开，陆叙就抬手打断他：“当我没问，肯定没有，有了，你就不会还这个冷血队长的样儿了。”

方默阳给了他一拳：“晚上在哪儿睡？学校招待所还是另外找酒店？”

陆叙摸摸下巴：“雷韵程宿舍是哪一间？”

“你要是敢给我学员捣乱，别怪我把你踢出去。”

“那就招待所吧，我没多少时间久留，看一眼就回去了。”陆叙只带了几件换洗的衣物，其他的什么都没带。

他打电话去封印宿舍，才从裴奕口中得知此事，立即向上级请假飞过来。途中，他原本想打给封印询问她的情况，号码拨出时又犹豫了。

封印不是对那个丫头没意思吗？为什么又会千里迢迢地赶去看她？

完好无损的雷韵程终于被他抱在怀里那一刻，他的心都是揪着的，再一次觉得自己是放不下她了。

雷韵程刚回到宿舍，就有其他学员来告诉她楼下有人找。杜妍青趴在窗台往下看：“是咱副班长，怎么跟个黏皮糖似的爱黏着你，是不是对你有意思？”

“别瞎说，我下去看看。”雷韵程换好衣服噔噔噔跑下楼，果然看见厉宇小痞子似的在楼门口蹲着。

他手上夹着半根烟，雷韵程连忙上前抢了烟掐灭，扔到垃圾桶里：“你混够啦？队长看见还不弄死你！”

厉宇深深地看她，蓦地一笑。

这一笑让雷韵程十分别扭：“又哪根弦儿不对了？找我有事吗？”

“也没别的事，雷韵程，你是不是挺讨厌我的？”

雷韵程思忖片刻：“反正不喜欢。”

“你喜欢什么样的？师兄那样的？”

她撑着膝盖弯腰，奇怪地瞅他几眼：“副班，你吃错药了吧？好端端问我这么奇怪的问题，到底找我有什么事？”

厉宇抛给她一记白眼：“臭丫头片子，周五一百米和一万米、旋梯、滚轮测试，文化课月测。”

雷韵程同样回了他一记白眼，直起身：“就这事儿啊？可真不敢劳烦您大驾。”

“当我乐意给你跑腿呢，向北宁让我来告诉你的。”厉宇站起来，拍拍屁股，把帽子扣在头上，“上次那事儿，你为什么不向队长把我们供出来？说了也不会挨队长整了。”

“我供出来的话，挨整的就是咱们一群人了，有那个必要吗？人那么多，事闹大了更不好收场，队长本身就想整我，正巧让他抓着机会罢了。”

她有时特讨厌自己能够把事情看得那么透彻，从方默阳第一次罚她的时候，她就知道之前封印那所谓的“照顾”究竟是什么意思，说到底，还不就是让她知难而退自己主动提出退学。

厉宇注视她坚定的眼睛，敛下眸子：“我回去了，你好好休息。”

就算是为了陪你一起坚持，我也会努力留下来，不被淘汰。

当然，厉宇的心里话，雷韵程是听不到的。

她去向北宁那里拿笔记和考卷，他让她放心，今后方默阳应该不会再折腾她了。她当时还以为是因为自己刚刚伤愈的缘故，而过了几天，厉宇在训练时因一个不规范的动作被罚一百个俯卧撑，雷韵程这才明白向北宁的意思。

队伍解散后，厉宇随便找了个地方扑通一下栽到那儿，呼呼地喘气，甩着两只酸麻的手臂。雷韵程没走，蹙眉看着他：“你是不是和队长说什么了？”

厉宇接过她递来的水，笑得很欠揍：“我说不忍心看一个臭丫头被折腾，我来受罚，他就答应了。”

“厉宇，你正经点成吗？”雷韵程沉下脸。

“我倒想说来着，他根本不给机会。”厉宇撇撇嘴，瞥了一眼在操场外和方默阳说话的那个男人，“那人是谁啊？总来看我们训练。”

雷韵程回头，果不其然看见陆叙冲她挥手：“又一个师兄，一个比你还讨厌的人。”

厉宇不满地嘿了一声。

雷韵程一直担心的事情并没有发生，除了最开始的强吻，之后陆叙出乎意料地老实。飞行专业课目训练时他也在，方默阳拿他做榜样来鞭策大家。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陆叙体能好得令人咋舌，旋梯打了一千圈，下来时依然动作矫健轻捷，把整个大队体能第一的向北宁都震得说不出话。

打旋梯是最基础的抗眩晕训练，说基本功也不为过，在空中锁定目标或摆脱敌机跟踪等绝大多数高难度动作，如旋转、俯冲、爬升、翻滚等动作都会对人体造成极大的负荷，这种情况不是任何人都能承受，此项不过关，到了天上等于废物，甚至根本没有机会上天。

方默阳因此骄傲自豪，那是他教出来的人。

“各位知道自己是什么水平了吗？还一个个地目中无人吗？”他最会挑机会训人，打击人的自信。底下鸦雀无声，他似乎很满意大家的反应，蓦地提高音量，“我希望看到将来你们每个人都有这种成绩！”

当然，作为队长，他也要在适当的时机增加学员的信心，激发学员斗志。

雷韵程想起封印临走前说过的话，不得不对陆叙另眼相看。

一组组的同学上去训练时，陆叙踱步到她身后，用只有他们两人才听得见的

音量低声问："有没有一点崇拜我？"

雷韵程没言声，有不少女学员向这边看过来。陆叙表情严肃，目不斜视："其实，旋梯我打不过封印，可是有一点他不如我。"

雷韵程竖起耳朵，只觉得耳畔处忽地一热。陆叙趁大家没注意的时候，低头轻附在她耳边又迅速离开："他没有我在乎你。"

周四晚上没课，杜妍青去自习室复习，雷韵程做体能恢复训练。

偌大的操场上，做考核前冲刺的人并不少，陆叙一眼就看到那个动作迅速而轻盈的身影。

她跑完三组百米，成绩和身体的感觉都还不错。

天色渐晚，同学们陆续离开，只剩雷韵程一个人。陆叙一直坐在看台上关注着她——真是个勤奋要强的孩子。

他踱步到她面前，却被视为空气："知不知道你越抗拒我，我就越想征服你？"

雷韵程换了个方向压腿，对他视若无睹。

"我没觉得自己哪里惹你那么讨厌，"陆叙把手按在她脚腕上轻轻一捏，"能不能指点一下？"

她甩开他的手，狠狠白他一眼："哪里都讨厌，整个人都讨厌，我再一次拜托你以后不要在我面前出现了行吗？我不喜欢你，永远不会喜欢你，别在我这浪费你宝贵的时间。"

她比那时候长高了一点，陆叙忍不住摸摸她的头："在我印象里，你一直都是那个长头发的小姑娘，忽然看见短发的你，真有些不习惯。不过，还是很漂亮，军装很适合你。"

"谢谢，我是长发还是短发都不是为你留的，不需要你欣赏和赞美。你的时间很多吗？多到千里迢迢地来泡妞？"

"泡完了妞还要千里迢迢地赶回去，"陆叙抬腕看了一眼时间，"还有两个小时，我就得飞回去了。"

"一路顺风。"

雷韵程故作愉悦地冲他挥手，逗得陆叙勾唇笑了起来，扣住她尖尖的下颌以指腹摩挲。

"我有一种预感，雷韵程，你迟早会主动提出和我在一起，你和封印不会有结果，我等着这一天。"他很用力，她痛得皱了眉，心底因这句话产生几分莫名的慌乱。

陆叙走了，雷韵程躺在床上辗转反侧。这几天，他并未过多打扰她，他们甚至没说过几句话，但他却是为了看她而来。

她在陆叙眼里，看到一抹熟悉的眼神，仔细想想，那已不是第一次觉得他像自己了。

她讨厌陆叙，害怕陆叙。那种感觉很难形容，他对她就像她对封印，却有着比她更加坚定的气场。她的勇气源自无路可退，他却更像一种看到了故事最后结局的自信满满。

周五测试之前，方默阳宣布两个事情，上次喝酒的事有了结果，给予雷韵程队前警告一次；厉宇队前警告一次，副班长职位撤下，由另一名学员取而代之，原因是违反队长的命令，至于是什么命令没有提。

雷韵程杜妍青向北宁等人暗中长吁一口气，不解方默阳为何竟然只给了她一个不记入档案的队前警告。

方默阳双眼一抬，冷冷地扫视众人："从入伍宣誓起，你们就不再是一个普通人，而是一名军人，你们身边的每一个人都是你们的战友。什么是战友？是会用鲜血和生命去保护你的人！是宁愿牺牲自己也不会去出卖你的人！任何时候，都要无条件信任你的战友！一旦上了天，长机和僚机的完美配合就从信任开始！这一点有几个人做得很好，我就不一一点名了，你们心中有数。我要你们记住这一点：出卖战友的人，配不上你们身上穿的这层皮！"

方默阳中气十足的训话回荡在所有人耳边，他特意看了一眼雷韵程，眼中不再有冷意和轻视，而全然是满意和赞赏。

杜妍青偷偷拽了一下雷韵程的衣角。雷韵程微微翘起唇，眼眶发热。

方默阳肯定的眼神头一次让雷韵程哽咽，那一刻，她觉得血液中有什么东西在翻滚，心里燃起一团炙热的火焰。她默默地在齿间咀嚼那几个词：军人、战友……战友、军人。

她闭上眼睛，深深吸了口气，一种豁然的感觉充斥胸腔。

封印，我好像明白为什么你要放弃封氏继承人的身份毅然选择这条路了，"军人"二字真的有令人无法名状的魅力。

当初，吸引了他，现在，同样吸引了她。

自那之后的训练与学习更加严格，为期一年八个月的基础教育训练很快过去，政治、军事、文化、体育等加起来足有三十余门课程，这让她对于空军飞行

员这个职业有了更深层次的了解。在这期间，很多人被陆陆续续地淘汰，有身体方面的原因也有一些不能公开的原因。

每天超负荷的训练她已经逐渐适应，有一项训练终于把雷韵程难倒了：跳伞课程。

之前都是在地面几米高的跳台上模拟训练，真正到了天上实跳，雷韵程才发现跳伞并没有她想象得那么简单。方默阳是严酷出了名的人，给了她三次机会她都不敢跳，索性直接一脚把她踢出舱门。

事实证明，人的极限是无法估量的，雷韵程就是这样被迫完成了人生中第一次跳伞。落地后，她整个人坐在地上发愣，不知所措。直到向北宁拍醒她，她才猛地站起来一声不吭地跑远。

小超人雷韵程，竟然被吓哭了。

飞行基础训练结业，最后的体检结果，决定雷韵程和向北宁身体适合飞歼击机，厉宇飞轰炸机，杜妍青飞运输机。他们这批学员之中的女飞学员最后留下的可以转入专门的飞行学院飞行的人并不多，大多则转去其他地面军事院校继续学习。接下来，就是为期两年零四个月的飞行专业学习训练，和之前的基础训练不同，这是根据所飞机型转入不同的飞行学院，在初级教练机和高级教练机上由飞行经验丰富的教员带飞，是和飞行真正意义上的接触。

C市的冬天来临，雷韵程终于可以回家，这是她几年来放的第一个寒假。



第五章 破土而出的情愫

飞机降落在T市机场，雷韵程一颗心都要飞起来，她买了很多礼物带给家人和朋友，装满两个大行李箱。推着行李出来，雷韵程左等右等都不见雷逸城人影，电话又偏偏打不通，她只好决定自己打车回家。

封印一早就看见那个穿着火红大衣的高挑身影，还有她一脸焦急的样子。头发还是那么短，像个男孩子。

她似乎没有发现他，站在路边边张望边拦车。

雷韵程每每拦到一辆，回头拿行李的空当却被人捷足先登抢了去，最后索性坐在行李箱上干等。

一辆黑色越野车慢慢停在她面前，喇叭响了响。

她还在尝试打通雷逸城的电话，没注意车上下来的人。直到一双男式军靴出现在她视野中，她才警觉地抬起头。一个穿着浅蓝色衬衫，颀长挺拔英气逼人的男人双手插在裤兜里正好整以暇地注视着她。

她心头被那抹浅蓝色狠狠地刺了一下，眼圈瞬间泛红。

封印脸上架着一副深色的太阳镜，帅气的脸经过几年的岁月打磨显得越发沉稳干练，嘴角微微勾着："雷逸城有事，介意我来接你吗？"

雷韵程哽咽得说不出话，连连摇头。

封印向她伸出一只手，漆黑的眸子在镜片后面闪烁着点点笑意。

"那么，欢迎回家，程程。"

雷韵程在眼泪涌出前扑进封印怀里，那力度硬是让封印退了半步才接稳她：

“悠着点，怎么不管不顾的。”

她在他怀里蹭来蹭去，搂着他不放：“怎么不事先告诉我是你来接我？我哥也不说！”

“他临时给我打的电话，正好我也要过来接人的。”封印摸摸她的头，像哄小孩似的轻拍她，“起来吧，这么多人看着呢。”

“看吧，就是要大家都看到。”雷韵程恨不得自己变小，就能时时刻刻腻在他身上。

封印没由着她继续任性，手从自己怀里托出她的下巴，拉开两人的距离，指腹在她眼角处抹掉那抹湿润：“让我看看钢牙妹都有什么变化。”

她细眉微蹙，小鼻尖冻得发红，嘴角倔强地抿着，双手还环在他腰两侧抓着他的衣服，仰着头看他，那般依赖。

“还行，没怎么黑，和原来差不多，是不是又长高了些？”封印挑眉问。

他挑眉时，一侧的眉头会微微弹动一下，那是雷韵程从小就发现的他的小习惯。有风吹过来，卷着他身上的体温、他的味道和旧时的记忆向她扑面而来，她竟有一种恍如隔世的感觉。

“是长高了。”雷韵程摘下他的太阳镜，踮起脚尖拉下他的头，主动吻上去，两只胳膊死死地圈着他脖子，生怕留给他拒绝的余地。

封印拽了拽她的手臂，发现没有半点松动。由于两人身高的差距，他只得被迫弯身，看起来更像是去迎合她的吻。

她含着他的唇，稚嫩生涩却热情地吮着他。封印半垂着眼眸，薄唇淡淡地回应她，她的投入全然被他看在眼里。

一个红衣女孩和一个帅气高大的男人当众拥吻的画面，似乎成为那一天机场最美丽的风景。

封印在她腰上按了按，她才停止这个吻。她抵着他柔软的唇喘息：“我长高了，高到可以吻到你了。”

“这是第二次强吻我，”封印戳戳她脑门儿，表情邪气看不出真正喜怒，“你还上瘾了，是不是？”

“我就对你上瘾。”雷韵程抱着他，手臂不松开，“你刚才说还要接人？接谁？”

封印下巴向她身后努了努：“她。”

雷韵程顺着他的目光回头，原本充满喜悦的眼神瞬间凝滞。

夏炎凉戴着厚厚的白色毛线帽，长长的头发服帖地拢在脸颊两侧，脸上和他

一样架着一副眼镜，拉着行李刚从里面走出来，扬起笑脸冲他们挥挥手。

“夏……夏炎凉？”

雷韵程有些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她错愕地看向封印，似乎在等他否定自己看到的。

她缓缓松开了他的手臂，封印自然而然地上去接过夏炎凉手上的行李直接放到车里，再回头去拿雷韵程的箱子。

“嗨，雷小姐，又见面了。这么巧，你也今天回来吗？”夏炎凉和雷韵程热络地打招呼，得到的只是她淡漠敷衍的笑。

上车时，雷韵程故意慢了一步，夏炎凉直接坐进副驾驶，就好像那个位置是专属于她的。

封印盖好后备箱，见她还傻站着，为她打开后车门：“上车啊丫头，外面冷。”

雷韵程没动地方：“我等我哥来，你们先走吧。”

封印侧头看了她一眼，沉吟片刻，将车门虚掩：“在闹脾气？”

“没有，我们不顺路，不方便，我不想麻烦你。”雷韵程梗着脖子，不卑不亢。

“雷逸城有任务，说不定几点才能完事。”封印搓了搓她的短发，“咱们两家不顺路又不是从今天才开始的，不想麻烦我？以前为什么没听你说过这么懂事的话？”

“你说为什么？”雷韵程反问。

封印微微扯起嘴角：“有脾气等只剩我们俩的时候任你发个够，现在上车，别让我再说第二遍。”

机场离市区还有一段路程，雷韵程懒懒地躺在后座，闭上眼睛假寐。夏炎凉回头看了看她，把掌心覆盖上封印放在挡把的手背上，刻意压低音量：“你的手好凉。”

封印轻轻嗯了一声，脚下加大油门。

这个时间很多路段都堵得水泄不通，封印特意绕了一条稍微僻静的远路，还是遇到堵车。车子以乌龟一样的速度缓慢前行。车里开了暖风，熏得人昏昏欲睡，夏炎凉没多久就靠在椅背上睡着了。

封印百无聊赖，游走的目光最后定格在后视镜中那个红色身影上，继而又移开。

夏炎凉何时下的车，雷韵程并不知道，她连自己什么时候睡过去的都不记得，封印叫醒她时，他们已经在雷家大门外了。

晚上的风很凉很烈，刮在皮肤上和刀子割过一样疼。封印跑到后座把她的大衣系紧：“刚才雷逸城打过电话，他快忙完了，已经在外面订好了

位子，你爸妈应该都过去了，我帮你把行李拿进去再送你去餐厅。”

他一字不差地把雷逸城的话转述给她听。雷韵程点头，一声不吭地跟他下了车。

这不是封印第一次来到雷家，却是最近几年来他第一次进入雷韵程的房间。和以前几乎没有差别，干净简单，到处透着小姑娘家的秀气。窗台和写字台上都摆着袖珍绿植，书柜上满满的全是书。他大略扫了一眼，惊讶地发现有一半都是和飞行有关的书，其中不乏军事杂志和军事发烧友间传阅的周边读物，按照出版年份整齐地摆在上面。他抽了最前面的几册，算了一下时间，那个时候正是他在航校上学的第一年。

一只纤细的手忽然抽过他手上的杂志，重新塞进书柜：“可以走了。”

雷韵程已经用最快的速度换了身衣服从里间出来，及膝的靴子，短款的小夹克，清爽干练，眉宇间多了几分英气。封印眯了眯眼睛，一晃三年多，这小姑娘还真和以前不一样了。

他们到餐厅的时候，正好雷逸城也刚到。封印把雷韵程往前一推：“任务完成。”

刚执行过任务的雷逸城显得比雷韵程还风尘仆仆：“进去一起吃点儿。”

封印还没拒绝，雷韵程便替他开口：“他没空，改天吧。”

“确实得改天，我先走了，约了人，钢牙妹。”封印捏捏她小脸道别后，驱车离开。

他的车子驶远，雷逸城叩叩妹妹的头：“你们俩怎么了？我以为他去接你你应该很高兴才对，怎么还是谁欠了你的表情？”

雷韵程瞪他：“他是去接我的还是顺便去接我的？”

“有什么区别？”

“本来没什么区别，可是他接的那个人是夏炎凉，别告诉我你不知道夏炎凉是谁。”

雷逸城怎么会不知道，他歉意地笑了一下，揽住雷韵程的肩往餐厅里走：“我不知道封印是去接她的，别因为一个夏炎凉破坏了心情，爸妈上面等着呢，你都几年没回来了，不孝女。”

她瘪瘪嘴，把所有的愤怒、委屈和疑惑都咽下去。

“我猜等会儿妈见了你肯定要哭。”雷逸城调侃。

“嗯，然后爸肯定要瞪我。”雷韵程赞同地点头。

两人说说笑笑，瞬间冲淡了刚才的不快。

雷韵程回家后，T城就开始飘起雪花，星星点点落在脸上冰冰凉凉。清晨，雷逸城下楼看见她的身影，不禁觉得新鲜："不多睡会儿？"

"在学校都习惯了，这个时间我们通常都在出早操。"雷韵程系着围裙在忙乎，"蛋马上就好，你先去吃吧。"

雷逸城坐到餐桌前，把她准备的早餐挨个扫了一遍，她已经端着三份煎蛋出来。

雷恺此时也做完晨练回来，把衣服上的雪花掸了掸，看见雷韵程也不免惊讶："这么早？"

雷逸城笑："爸，这个真是咱家程程吗？会不会是人冒充的？"

"咱们家的女人极少进厨房，这个应该不是。"雷恺尝了尝煎蛋，笑起来，"不过做东西的味道很像。"

雷恺吃完就去洗澡了。雷逸城纳闷："爸怎么知道你做东西的味道，我记得你没下过厨，给封印的那次不算。"

"我没给你做过不等于没给爸做过。"雷韵程把粥端上来，给他盛了一碗，"你今天几点下班？"

"今天没什么事，下班应该不会太晚，怎么？"

雷韵程眼珠转了转，一边说一边注意他的表情："晏琪也回来了，她说想你了，晚上一起出去玩啊，还有我在航校的同学杜妍青，小美女哦。"

"晏琪啊，去年暑假在缉毒队实习了一段时间，我带的她，还不错，聪明机灵。"

"那你就是她师傅啦？更应该去嘛。"

雷逸城思索了片刻，点头："嗯，晚上我下班先去接紫瑜，带上她一起，不介意吧？"

虽然雷逸城和紫瑜还没结婚，雷家却早已经把她当成一家人，自然谈不上介意与否，雷逸城这句话明显是问晏琪的意思。

雷韵程把他的意思转告给晏琪时，并未从她眼睛里看到任何异常。

"当然好，晚上我请客。"晏琪咬着果汁吸管想了想，"要不，把封印也叫来吧，我还没有见过他呢。"

雷韵程撑着下巴，脸上原本愉悦的表情顿时敛下几分："好。"

雷逸城果然带了女友来，封印直到大家玩得快散摊都没有出现。雷韵程

今晚喝了些酒，只有雷逸城和晏琪知道她并没有表面看起来那么开心。

晚上吃喝玩乐自然是雷逸城埋单，他怎么能让晏琪一个小姑娘结账。晏琪和杜妍青离开后，雷韵程坐在路边的长椅上，盘腿玩手机游戏。

地面已经积了厚厚的一层雪。紫瑜怕冷先钻进车里，雷逸城坐到雷韵程身边，直接关掉她的游戏："你是在这等他还是跟我回家？"

"你和紫瑜姐先走吧，我等到十二点，自己打车回去。"雷韵程抢过手机，重新打开游戏，"哥，封印和夏炎凉到底是怎么回事？"

雷逸城抿唇并未作答，脱下外套披在她身上："他们的关系能阻止你继续爱他吗？"

雷韵程没吭声。

他微不可闻地叹息："该说的话我几年前就和你说过，封印可以是你的哥哥，但却未必是个好男人。他对夏炎凉的执著虽不及你对他，却也是他的一个心结，你是不撞南墙不死心的，我管不了你，哭的时候别来找我。"

雷逸城丢下这句话就离开了。拿着手机发呆，雷韵程心里脑子里全是一个人的名字——夏炎凉，这个让她既讨厌又心凉的名字。

封印今晚的时间全被夏炎凉和泠泠霸占，只有他自己知道是借此躲着雷韵程，可整个晚上，他的心都像有只小猫在挠，脑中都是她。深夜驱车回家途中，他终于忍不住过来看一眼，几乎和他预料的一样，那个倔强的傻姑娘身上落满了白花花的雪，远远看过去好像一尊雕像。

"我不是说过我不一定过来的吗？你就那么死心眼非要等到我才甘心？"封印把已经手脚僵硬的雷韵程抱进车里，将暖风开到最大，脱下自己的大衣包裹住她，将她抱进怀里，双手不断地搓着她冻僵的小手。

他有些动怒，已经分不清是气她还是气自己："我以为过了三年你已经足够成熟了，怎么还是不知道保护自己？"

雷韵程缩在他怀里直哆嗦，闭上眼睛体味这难得的一刻。

她越不说话，封印越觉得怒火攻心："雷韵程，我真想揍你一顿，让你能够清醒一些！或者挖开你脑子，看看里面装的是什么！"

她在他颈窝处蹭了蹭，低低地，虚弱地回了他一个字："你。"

封印痛苦地闭上眼睛，自责与心疼瞬间将他吞没。

这里离封印家并不算远，但是恶劣的天气让他花费了比平时多两倍的时间才

到家。雷韵程浑身一直在打战，嘴唇冻得发青。封印用大衣把她裹得严严实实，从车里一路抱回自己的房间，去浴室放好洗澡水，折回来就开始脱她的衣服。

“你先泡个热水澡，我给你煮点东西喝，暖暖身子。”

雷韵程蜷缩成一团靠在他怀里，拽着他不放，哆哆嗦嗦地黏着他，小宠物似的分外怜人。封印脱到她最后一层衣服时，动作蓦地慢下来，这才意识到他是在脱谁的衣服。

她背后的扣子在他指下松开一颗，封印犹豫着拉过被子盖住她，摸摸她的头：“等我一下。”

雷韵程被冻得不轻，加上喝了酒，整个人都是迷迷糊糊的。

封印把睡得正香的父母吵醒，免不了被父亲甩脸色：“什么事情不能明天说？”

封印硬着头皮把事情简单交代一遍。封澔原本不悦的脸色竟然出乎预料地缓和了几分：“你是说雷家那个小丫头现在在你房间？”

封印尴尬地点头：“小姑娘家的，我不太方便，让我妈帮帮忙。”

封澔摸摸下巴，比封印更深邃的黑眸里闪过一抹不易察觉的光：“你妈睡下了，不要折腾她。”封澔说话间就准备关门，封印撑门挡住。

“那程程怎么办？”

封澔微微勾起嘴角：“该怎么办就怎么办，你是什么样的人我会不了解？装什么善男信女。”

封澔心情愉悦爬上床，把妻子重新揽入怀中。林七七半梦半醒中询问：“小印怎么了？”

“没什么，他把程程带回来了。”

“……”三秒钟后，林七七瞌睡虫已经跑了一半，腾的一下坐起来，“程程？封印想干什么？”

封澔把她重新拉躺下来，卷着她的头发：“他们不是小孩了，想干什么都可以理解。”

“你倒是真开明。”林七七思前想后觉得不妥，刚想起身，又被封澔制止住。

“睡觉吧，别操心他们的事情。”

“我担心他对程程乱来，雷恺会发飙的。”雷韵程是雷家的公主，是雷恺捧在手心里疼的掌上明珠。

“你对感情真是很迟钝，程程为了封印都追到军校去了，还怕他乱来？”

林七七惊讶地张圆了嘴巴：“程程喜欢封印？”

封澔但笑不语，拍着她的后背哄她入眠：“睡吧。”

她暗自叹息，不禁觉得封澔和雷恺真是天生相克："我怎么感觉你很高兴呢？你在得意什么？"

封澔暗自扬起唇，语气却还是一如平常的冷静："你感觉错误，我没有得意。困了，睡觉。"

封印回到房间，雷韵程依然缩成一小团，他抿抿唇，手伸进被子下褪下她最后的贴身衣物，用大浴巾包住她纤瘦的身体放进浴缸里。

浴室里白雾袅袅，封印面无表情卷起袖子坐在浴缸边上给她洗澡，继续按摩着她的手心脚心，看着她的脸色从惨白恢复红润才松了口气。雷韵程自始至终低着头不语，半垂着眸子不知道在想什么。

他抚着她脚上的几处趼子，目光越发变得深沉，那是如何造成的他比谁都清楚。想起几年前他在医院第一次见到她伤痕累累的双脚时，心里活像堵了一块大石似的憋得慌，他无法骗自己，他对她的感情早已起了变化。

他盯着她的脚发愣，雷韵程一点点把脚从他手里缩回来，埋进水底。只恨浴缸只有这么深，只恨水没有颜色，无法遮掩住她全身最丑陋的地方。终究是个女孩子，她在意自己的不完美："我自己来吧。"

她低低的嗓音唤回封印的思绪，他点头起身："我去给你煮点姜水。"

厨房里，姜片随着咕嘟咕嘟的水花在锅里上下翻滚，封印靠在那里，闭着眼睛按着太阳穴。雷逸城电话打过来，他看都没看，直接接起："程程在我这儿。"

雷逸城怕吵醒紫瑜，特意跑到走廊打电话："我知道，她这么晚没回来肯定在你那里。"

封印关火拿出汤碗把姜水倒进去："你妹子快把我烦死了，你看我给谁下过厨？现在却在给她煮姜水驱寒！"

雷逸城沉吟片刻："她高考之前我问过你一次，现在我想有必要再问你一次，你对她有意思吗？"

话音刚落，只听电话那边传来一阵叮叮咣咣的杂乱声，水流声，然后便是一阵长久的沉默。

煮水的锅滚落在地上，水龙头里流出的凉水刷刷冲着封印被烫红的手，他眸光落在手上不动。

雷逸城在他的沉迷里啼笑皆非："我就这一个妹妹，就这么毁在你手里了。"

雷韵程穿好他事先准备的衣服裹着被子缩在沙发里。封印把姜水端到她面前，用瓷勺舀了舀，放到嘴边吹了吹："趁热喝，不要感冒。"

她很听话，捧着汤碗喝了个精光，很快觉得身体热起来，额头鼻尖出了薄汗："谢谢……"

"承受不起。"封印冷冷地哼了哼，把她抱上床，"今晚在这儿睡，明天雪停了让雷逸城来接你。我还有其他的事，不送你了。"

"你是不是在躲着我？"

"我躲你干什么？"封印给她掖好被角，"我在旁边客房，有什么事叫我，我手机不关，有什么事情明天再说。"

他每每说这样的话都会给她一种错觉：他其实是在乎她的，可是过后却再度恢复成那个对凡事满不在乎嬉笑间带些残忍的封印。

"明天你又不知道会变成什么样。" 雷韵程拽住他衣角，"为什么我越来越搞不懂你？"

封印拉开她的手，塞进被窝："别胡思乱想，好好睡。"

"你还记得我们当初的约定吗？"

"我记忆力很好，不用提醒我。"

雷韵程撇嘴："记忆力很好？那为什么会忘记我？"

"你是说你十八岁生日那天的事？六年没见你变化太大了，我只是没能立即认出你，从来都没有忘记过你。"

他没有忘记过她，没有忘记过她……雷韵程双眼瞬间盈起薄雾，小手捂着嘴唇不想哭出声音，但眼睛里的雾气愈来愈浓，终是化为一串液体滑落下来。

封印不得不重新坐回她身边，指腹擦拭她的眼泪，一遍又一遍，刚擦干又有新的泪水涌出，覆盖上原来的旧痕迹。

雷韵程哭得压抑，声音很小，憋得整个身子不住地颤着，并且颤得越来越剧烈，一双眼睛一直不曾把视线自他脸上移开。目光灼灼，看得他几乎承受不住。那里面盛满了太多太多他懂的和他不懂的东西，让他心惊，让他心疼，让他心烦，也让他无力，以及无所遁形。

他伸手盖住她的眼睛，任由她在他掌下无声地哭泣。他微不可闻地叹气，神色复杂："我究竟哪里好，值得你这样。"

"你说过……娶媳妇儿会娶……钢牙妹这样听话又好玩的丫头……"雷韵程哽咽地说不出一句完整的话。

封印闭上眼睛，喉结上下滚动，那是多少年前的事情了？"傻子，那时我才

几岁，十三？还是十四？儿时的玩笑怎么可以当真。”

“那后来……你去航校前的生日许愿……以后我长大……你会回来娶我的，让我把初吻……和整个人都给你留着的……你没忘记过我，却忘了对我说过的话了吗？”

封印另外一只手虚虚地攥了攥，又松开：“程程，你是个那么聪明的姑娘，怎么在这件事情上这么傻，我在逗你，都是一时的玩笑，是在拿你取乐。我是不是认真的，小时候你不懂，现在长大了难道还是不懂？”

雷韵程可以在任何事情上精明，唯独在他面前宁愿做一个傻子。

“就算以前我们年纪小，那么三年前呢……你说过喜欢我……这也是假的？”

“这个不假，但是……”封印移开手掌，直视她水雾弥漫泪光盈盈的眼睛，“只是喜欢，远远不及……”

封印动了动唇，最终没有说出那个字来。那个字是一把双面刃，是世间最美好的东西亦是最残忍的武器，在他身上狠狠砍了一刀便令他生不如死。

雷韵程在他说出“只是喜欢”的时候，心里已经破碎成一片一片。

有时候，人越是伤痛就越是想一条路走到黑，甚至是执拗。封印关上灯离开房间，听到她的声音从黑暗中传过来：“还有半年。”

他们的四年之约，还有半年的时间。

窗外，寒风夹杂着冰雪呼啸了整晚，封印听了一夜。天亮时，他不禁嘲笑自己，这是第几次因她而失眠了？

暴风雪次日中午才渐渐停歇，雷逸城来封家接她，赶上封印刚刚起床。林七七挽留他们吃中饭，雷逸城婉拒。

封印扣紧她的大衣领子，找出自己的围巾把她围得严严实实，只露出一双眼睛。看着她红肿的眼睛和眼底的血丝，封印无奈地戳戳她的头：“别告诉我你哭了一晚上，还能有点出息吗？”

雷韵程偏开头，和林七七挥手：“林姨，我回家了哦，改天再来看您。”说完，拉着雷逸城离开，看也不看封印。

被晾在那里的封印摸摸后脑勺，撇撇嘴，这丫头竟然无视他！

林七七忍住笑意：“我觉得你很疼程程啊，怎么会惹她哭得眼睛都肿成桃子了？欺负人家来着？”

“谁让你和我爸不给我生个妹妹来欺负，只能欺负别人家的了。”

林七七弯起唇，笑意里带了几分无可奈何：“我挺喜欢程程，但从未想过你

们会在一起。”

“因为程程的爸是雷恺？”封澔没去上班，而在书房通过网络远程处理封氏事务，封印瞥了一眼楼上，确认了没有危险才敢不怕死地调侃，“我爸应该和你的想法正相反，他可是希望我把程程娶回家。”

把雷恺身边宝贝的女人都抢走，能抢一个是一个。封印知道封澔的恶趣味，但他不敢和林七七说，生怕惹出一场不必要的战争，那第一个倒霉的绝对是他。

夏炎凉给封印打了数次电话，得到的永远都是那个无人接听的冰冷忙音，所以泠泠跑进房间兴高采烈地告诉她封印来了，她根本不信。

到了该准备晚餐的时间，她才伸着懒腰走出卧室。看见沙发上睡着的一大一小，她顿时愣在原地。

封印颀长的身体趴在那里睡着，一只手臂自然垂落下来，手里还虚虚地拎着一个空酒瓶。泠泠小小的身子趴在他背上，同样睡得很沉，口水流下都不自知。

夏炎凉拿起泠泠手里攥着的那个很少离身的DV机，静静地把这美好的一刻拍下来。泠泠像依赖父亲般依赖他，他没有把对她的恨转移到泠泠身上，即使知道她是她和黎睿所生。以前她就了解，不管他对女人如何，对无辜的长幼却从不肯伤害半分。

这也是他虽不喜欢泠泠，却和她相处不错的原因。

夏炎凉把女儿抱回去安顿好，把封印搀扶回房。他喝了很多，全身酒气弥漫，感觉到有人在脱他的衣服，他才勉强睁开眼睛。

“很少看到你醉成这样。”她吃力地褪掉他的衬衫，又去解他的裤带，“从回来就不肯和我出门，怎么，不想让别人知道我们的关系？”

封印黑眸半眯，蓦地抓起她的手，制止住她的动作，嗓音沙哑地询问：“关系？我们有什么关系？”

夏炎凉顺势依偎在他赤裸的上半身上，指尖似有若无地碰触他的脸：“难道我们不算破镜重圆吗？”

封印一把将她压到身下，大手抚摩上她纤巧的下颌，冷酷地扬起唇：“破镜重圆？莫非我给过你这样的错觉了？你搞错了，夏炎凉，一早就说过我和你充其量是炮友，各取所需罢了。”

没有给她再开口的机会，封印粗鲁地撕开她的衣衫，凶狠地吮吻她雪白的肩颈。或许是过多酒精的缘故，他脑中竟全是另一张脸，另一具身体，尤其是她哭得压抑的样子，没来由地让他心痛起来。

“疼，封印，轻一点，弄疼我了。”他不自觉地加大手劲，夏炎凉蹙眉呼痛。

“程程……”封印牙齿啃咬着她的皮肤，失神般地低声呢喃。他也疼，却不懂这疼痛自哪里而来，更不知因何而起。

当他口中再度念出那个名字，夏炎凉才敢确认自己没有听错，夏炎凉大力将他推开，封印却执著地又来捉她。

夏炎凉抓起床头柜上的水杯往他脸上一泼，连滚带爬地从他怀里挣脱出来，拢着衣襟瞪着他：“你真是醉得不轻！那么想那个女人，为什么还要来找我？对不起，今天炮友心情不好，不想和你各取所需，请回吧。”

封印一脸湿漉漉地坐在那里发愣，半晌才意识到自己刚才做了什么，挫败地单手覆于额前。他一定是喝多了才会一时迷失，酒精让他松懈了意识。而他欺骗不了自己那种感觉，分明是从他心底遥远的地方终于破土而出苏醒过来的一般。

片刻之后，他残忍地否决了自己，刻意忽略那感觉，强行把雷韵程抛出脑海，只要他是清醒的，便能抑制住那份似乎存在的莫名情愫。

没有雷韵程来烦的日子，过得总像丢了点什么似的。封印讨厌这样的感觉，天天想尽办法让自己过得充实。再次见到雷韵程，纯粹是个意外。

那天，他和几个哥们儿从会所出来的时候，好巧不巧地看到马路对面被人勾肩搭背的女孩，那不是雷韵程又是谁?

“上车啊封印，还去不去了？”哥们儿催促，封印应了一声，看了一眼对面，继而坐进驾驶室启动车子。几辆车先后驶开，封印落在最后，心里极为不舒服。

蓦地，他方向盘一打，在路口掉头折回，油门一脚踩到底……

雷韵程和杜妍青约好一起逛街，两个女孩平时见面的机会不多，友情却愈加深厚。杜妍青的变化不大，依然爱笑，俏皮，大胆。而提及方默阳的名字时，杜妍青的眼睛里少有地出现些许怅然，随后又无谓地笑起来：“人的年龄和胆子成反比。”

雷韵程不明白，杜妍青戳着热奶茶里的吸管为她答疑解惑：“以前我不相信这句话，但在他身上得到了验证。他用年纪来拒绝我，你说可笑不可笑？”

雷韵程理解她的感受：“封印也曾对我说过这种话，这只是他们的借口，信了我们就是傻子，还是纯傻。”

“所以呀，就凭本小姐的姿色和攻势，不可能入不了他方默阳的心。”

雷韵程伸出一只手握成拳，故作阴险地眯起眼睛：“就算他的心是块石头，

我也有信心把它焐热了。”

杜妍青没把斗志继续下去，看着她叹气：“我们俩就是一部《论持久战》，要等多久以后才能得到我们想要的？”

雷韵程垮下双肩：“或许等到爱不动了，自然就不会再坚持了，也没有办法再坚持了。”

若真的等到那一天，仍旧得不到封印一丝一毫的爱情，她之前付出的青春年华与苦涩的泪水要用什么来弥补？

杜妍青从钱包里拿出一张车票，在雷韵程眼前晃了晃。车票上的城市离这里并不算近。

“你要去B市？”

杜妍青点头：“方默阳的家乡。”

雷韵程仔细看了看上面的日期，惊讶地掩唇：“你不是要去他家过年吧？他知道吗？”

杜妍青狡黠地扬起唇：“他知道肯定不让我去，我真去了他还能把我轰走啊？”

雷韵程一脸羡慕：“真好，要见家长了，你这么千里迢迢地只为见上他一面，队长一定感动死了，说不定就扑到你怀里向你投降了。”

杜妍青收好车票，正好有手机短信进来。她看过之后，坏坏地笑：“如果这样就能让人感动，雷韵程，你可得准备好扑到某人怀里了哟。”

说完，她便站起来向身后张望，兴奋地挥手。雷韵程嘴里咬着吸管回头，一个男人熟悉的脸就那样猝不及防地映入她的视线，她顿时就傻住了。

记忆中那个桀骜不驯的臭小子，那个被她一个过肩摔狼狈摔倒在地的副班长，脸上依然是那副标志性的坏笑，带着一身寒冬的凉意，风尘仆仆地出现在她眼前。

厉宇单手撑着桌沿儿，故意弯下腰凑近她，拔掉她嘴里的吸管，冲她勾着唇，眸底璀璨如星辰：“看你的眼神，应该还没忘记我是谁吧？”

“厉宇？”雷韵程错愕地眨着眼睛，念出他的名字。

厉宇满意道：“非常好。”

杜妍青在一旁受不了地干咳，拎起背包打算撤退：“我还有事先走了，你们俩聊吧。哦，对了厉宇，程程可还没吃饭呢。”

她一溜烟似的瞬间没了踪影，厉宇坐到杜妍青的位子上，手指敲着桌案上下打量雷韵程：“我有多久没见过你了？”

雷韵程思索片刻，道：“一年半多了。”

“一年十个月零八天，也就是六百七十三天。”厉宇弯起眉眼，唇间吐出准确答案。

雷韵程从刚才见到他时就有一种感觉，厉宇和她之间原本单纯的同学关系战友关系此时此刻似乎发生了些变化，从他的笑容和眼睛里，她看出一些从前没有看到的东西，是不是有什么一直被她大意忽略了？

“你怎么忽然来T市了，来看朋友的吗？”雷韵程问，避开刚才那个令她不舒服的话题。

厉宇笑而不答，看了一眼时间：“先叫点东西吃？”

雷韵程大方点头，唤来侍者：“我请你。”

这顿饭两人吃了很久，边吃边聊，聊彼此的学习和生活，在飞行中遇到的各种趣事。厉宇喝了些酒，给她杯中满上却并不催她喝。

酒过三巡，雷韵程终于发现了一个小细节：“别告诉我你不抽烟了？”

“确实，早戒了。”

“鬼才信。”

厉宇饮了口酒，不紧不慢地开口：“还记得你从旋梯上摔下来的那个时候吗？我抽烟被方默阳逮着了。”

“我怎么不知道？”雷韵程疑惑，“队长从来没提过呀。”

“他说那是他第三次发现我抽烟，我当时以为他会因此让我离校，但他只是问了我几个问题。”

“什么问题？”

厉宇放下酒杯直视她：“一，问我是不是喜欢班上的一个女孩。”

雷韵程咀嚼的动作慢下来，厉宇继续道：“二，问我想不想离开飞行学院；三，就算为了她，能不能把多年的烟瘾戒了，他可以考虑再给我一次机会让我留下来。”

她扯出抹笑来：“怎么会只因为抽烟就让你离校，队长给你队前警告撤了你副班就是因为这件事吧？”

其实，他们都知道事情的重点并不在于抽烟，而是一个人的意志，不仅仅是飞行员，那是任何一名军人都需要的东西。厉宇有非常好的潜质，但是个人问题较多，这方面稍有欠缺，方默阳正是看准了雷韵程对于厉宇的影响，才利用这一点让他戒掉烟瘾。

厉宇一直记得那天在医院方默阳对他说的几句话。

“你喜欢雷韵程是吧？你觉得那么要强、骄傲的女孩会喜欢你这种问题学员？你体能成绩能落下她多少？一秒都不到。”方默阳不如平日严厉，反而是一种从心底发出的轻视，“实话告诉你，她心里有个目标，只有能达到她目标的男人，她才会去欣赏他，向北宁都达不到，你认为你行？你连烟瘾都控制不了，如何去掌控一个女人让她喜欢你？厉宇，作为一名飞行员，你要控制的是一架没有生命的飞机，而作为一个男人，你最应该控制的是自己，包括你的心。”

那应该是厉宇长到十九岁最受打击的一天，他觉得方默阳这个人简直深不可测，第一次有人只用几句话便让他毫无还手之力。

“你出院那天完好无损地回来，从我手上夺下的是我抽的最后一根烟。”厉宇顿了顿，“那个时候已经抽了七年了，说没有瘾是假的，但我还是戒了。”

“应该恭喜你呀。”雷韵程举起酒杯，碰了碰他的杯子。

“戒烟，包括我这次来，都是因为一个人。”厉宇扬起酒杯一饮而尽，视线更加灼热，“而且从那次之后，我一滴酒都未曾沾过，因为会想起曾经有个女孩因为我受了那么多不应该受的折磨。”

“我说过那是队长有意而为之，并非我主动想为你承担什么。”雷韵程忍不住辩驳。

厉宇的眸光在灯光的照映下闪闪烁烁，看得她心烦意乱。

雷韵程尽地主之谊抢着结账，厉宇由着她。从餐厅出来，已是夜幕低垂时，雷韵程走在他前面，脚步匆匆。厉宇对她的心意已经表达得足够明白，原来有个陆叙，现在竟然多了一个厉宇。近两年光景，当初他身上介于少年与男人之间的稚气竟然全然不见，平添了几分稳重成熟。

厉宇在T市除了她和杜妍青，没有其他的朋友，雷韵程低头琢磨晚上怎么安排，完全没有注意到红灯，只觉得一只结实的手臂蓦地自后环住她的肩膀，并且将她向后带到一个怀抱里：“小心点！”

一连几辆车子在她身前惊险驶过，雷韵程长呼一口气。

温香软玉在怀，厉宇原本应该放开的手却黏在她身上。他眼眸半垂，低头将唇轻轻落在她发心上。雷韵程的身体骤然一僵，拉开他的手臂，却被他重新拽回来，改而揽住她的腰贴近她。她不由得心下一惊，这个人真的不是从前那个能被她轻易摔倒在地的厉宇了。

“厉宇，放开。”雷韵程沉声警告。

厉宇非但不放，反而把她搂得更紧：“又是这么凶这么冷酷，如果我不放，是不是还想说换个地方教训我？”

“你……”

“绿灯了。”他忽然松开手，从她身边绕过去，好似什么都没有发生过，“我刚才过来的时候记得前面有间酒店。”

他们不知道，刚才这一幕正巧落入封印眼中。

等封印驱车回来，自然是找不到雷韵程的。封印在刚才看见他们的地方转了几圈，被车里的哥们儿催促，只得无功而返。

“找什么呢，封印，魂儿丢了？”

封印但笑不语，启动车子离开。

路口红灯，封印接过别人递过来的烟，吸了两口，按下车窗习惯性弹了弹烟灰，视线无意中触及到那两个闪入某间酒店的身影，瞳孔骤然一缩。

“我去办点事，很快过去，你们先走。”封印扔下这句话，推开车门就走了。一车人莫名其妙。

厉宇在办理入住手续，雷韵程坐在旁边沙发上，手捧一本杂志在等，封印进来时看到的就是这副景象。

雷韵程根本无心看杂志，头一抬看见封印，大吃一惊。封印黑着脸，看了看背对他的厉宇，一言不发地拉着雷韵程离开酒店。

他腿长步子大，雷韵程根本跟不上他的速度，几度险些摔倒：“你干什么？走慢点行不行？”

封印不理她，只顾拉着她穿街越巷。他抓得紧，雷韵程甩不开他的手，不禁有些恼：“有事说事，你神经病似的要带我去哪儿？”

他终于停下来，以一副家长的语气询问：“先说一下你怎么会去酒店？”

“当然是去开房间。”雷韵程揉着发疼的手腕，理所当然地回答他，故意不屑地瞥他一眼，“不行吗？”

封印冷冷地嗤笑：“是不是我那次说话刺激到你了，所以自暴自弃了？学人家放纵？”

“要你管？”雷韵程头一偏，无所谓的表情。

封印咬咬牙，故意斗气是吧，好：“怎么不找陆叙，起码知根知底，他又喜欢你。”封印作势拿出手机翻号码，“他也回来了，我帮你联系他，安慰女人这种任务他乐意着呢。”

雷韵程的目光刷的一下刀子似的向他射过去：“好啊，正好我没记过他手机

号，谢谢小印哥了。”

“不用客气，妹子，举手之劳。”封印配合地还以一笑，还伸手去摸摸她的头。雷韵程双臂环胸，一脸挑衅。他原本只不过是一时气愤，偏偏她这副样子让他放不下面子，硬着头皮拨通陆叙的电话。

他报了酒吧名字，结束通话。雷韵程没记错的话，那是他们第一次约会那晚他带她去的酒吧，是他们一群好友聚会的根据地。

封印伸手拦了辆车，打开后车门，做了个请的手势："上车吧，陆叙应该很快就到了。”

雷韵程瞪着他，钻进车里："那太好了。”

厉宇的电话很快打过来，雷韵程编了个借口敷衍过去。封印听见厉宇的名字，讽刺地扯扯嘴角："你们的副班长？呵，更不如陆叙了。”

“我也这么认为。”雷韵程轻悠悠地回他。

果然如封印所说，他们到达酒吧时，陆叙已经先到了。

还是原来那间贵宾包厢，封印带她进去时有一瞬间的迟疑，尤其看到陆叙落在她身上灼热的目光。

陆叙一有时间就会去学校看她，从未停止过对雷韵程的追求。

他只比他们早一步，连外套都没有来得及脱就看见雷韵程跟在封印身后进来："我就说，我们还是有缘的。”

陆叙和封印做了一个兄弟式的拥抱，话却是对着雷韵程说的。雷韵程虽然不喜欢陆叙，但面子上还要做足，礼貌地微笑。

“你真是越来越重色轻友了，之前叫了你几次都不出来，一听程程在火烧屁股似的就出现了。”封印招呼大家落座，故意把雷韵程安排在他和陆叙之间。

大家哄笑，对于陆叙心仪雷韵程或多或少都有所耳闻。陆叙也大方，不藏着掖着，一早承认是从两人第一个吻开始看上她的，之后便欲罢不能。酒吧主人周安达笑称，若是有一天陆叙追到了雷韵程，封印当之无愧为两人的媒人。

陆叙用手臂搭住雷韵程的肩，把她带进怀里："看来所有人都看好我们，你觉得呢？”

雷韵程反射性地甩开他，陆叙习以为常："我们认识四年了吧？就没见过你对我温柔，其实，你喜欢我这种烈性的男人是不是？”

雷韵程把酒杯塞进他手中："喝酒也堵不上你的嘴。”

“酒不能，可你能。”陆叙目光一斜，飘向旁边的封印，自己的音量封印绝

对听得到，却看不见他任何反应。

包厢的门在此时被人推开，陆叙向门口看了一眼，嘴角慢慢浮起笑意。周安达吹了声口哨，踢了踢封印："嘿，封印，你女人来了。"

封印看见夏炎凉笑意盈盈的脸时，心里顿时一紧：他怎么忘了，大家还叫了夏炎凉！

他下意识地去看雷韵程，和她视线对了个正着。雷韵程表情淡然，眼底却已盈起薄怒。

周安达主动给夏炎凉让出位子："炎凉，架子也不小啊，最后一个到。"

夏炎凉歉意地弯弯身子，自然地坐在封印身边："抱歉，临时有点事耽搁了。"

周安达唯恐天下不乱，示意侍者端来几杯酒："一句道歉肯定不行，得罚。"

"周哥你故意的，明明知道我喝酒不行还罚我这个。"夏炎凉为难，挽上封印的手臂。

若是曾经，封印已经替她把酒揽下，而现在，在夏炎凉的暗示以及周安达的故意挑刺之下，封印仍旧一脸淡然，视若无睹。

周安达轻咳："不带这样的，在座的听好了，打今儿起，挨罚受过不许找人代替。"

他是识得眼色之人，看出封印没打算管夏炎凉，心里不禁感叹，不管外人怎么谣传两人死灰复燃，曾人人羡慕的情侣确实已经今非昔比了。

夏炎凉看出封印的意思，借着拢头发的机会抽回手，推托不掉，只好硬着头皮罚酒。周安达鼓掌叫好，接下去转移了娱乐对象。

封印自始至终没有发表意见，只是把一杯饮料递给她，缓解胃部不适。

夏炎凉抬眼看他时，才发现雷韵程也在，随即露出笑容："雷小姐也来了啊？"

雷韵程本没想答理她，心念一转，扬起笑容，坐得离封印近了几寸，撒娇似的抱住封印的手臂："嗯，封印非要带我来玩，我不来他都要生气了。"

她不知道那样自然而然的亲昵看在夏炎凉眼里是否会觉得刺眼，但至少看见她的脸色一滞。封印侧眼看了看雷韵程，抿起嘴角忍住笑意，这个丫头是在向夏炎凉示威？

陆叙喝了口酒，雷韵程还真是一点都没有把他放在眼里："炎凉，知道封印会来怎么还迟到，什么事比封印还重要？"

雷韵程和封印同时瞪他，陆叙假装看不见，就等着夏炎凉回答。

夏炎凉淡定接招："陆叙，听他们说你看上个姑娘追了几年还是追不上，是谁呀，难得今天大家聚在一起，怎么没带来一起玩呢？也好让我看看哪个女孩那么有本事的能拴住陆家少爷的心。"

陆叙笑容敛了敛。

封印身子向后靠进沙发里，埋入一片阴影中。周遭的气氛发生微妙的改变。

夏炎凉转而看向封印："你见过陆叙的小情人儿吗？怎么样？两人般配吗？"

封印没有立即作答，因为雷韵程悄悄攥住了他的手。

雷韵程攥他的手攥得很用力，封印悄然反握住她的小手，欠身把没抽完的烟按灭在烟灰缸里，视线迎向夏炎凉，暗含警告："你故意戳陆叙心窝呢，明知道他追那么久了，不厚道。"

封印四两拨千斤地把话绕开。陆叙在一旁低低笑起来："还是兄弟够意思，从来不问我战况如何。"

"那是知道你肯定惨败，知道结果就没有必要问过程了。"封印扬起唇，看了陆叙一眼。

雷韵程自然不会掺和这个话题，默默移开视线。

在场的无论男女都是爱玩的人，几个女孩子拉着雷韵程去唱歌，男人们三五成群聚在一起。雷韵程好久没唱歌玩乐，既来之则安之，暂时放下所有的不快，痛快疯玩，最后累得倒在沙发上喘气。陆叙拎着一瓶果汁递给她："怎么看你就像刚被释放的犯人似的，撒着欢地玩。"

雷韵程咕嘟咕嘟把一瓶果汁一饮而尽，豪气地一甩胳膊："你又不是没在那学校待过，平时能有什么娱乐？说难听点，简直比犯人还辛苦，生活比在监狱里还枯燥。"她擦了把头上的汗，热得又脱了件衣服，"你们那个时候不觉得难熬吗？"

陆叙怕她着凉，把她脱下来的衣服重新给她披在肩上："一开始不适应，净想着半夜怎么逃出去玩。"

雷韵程不是没注意到他细心的举动，别扭地皱皱眉，抓起零食来吃："胆子真大，被抓到了怎么办？"

陆叙点头："还真被方默阳抓到过，不过有封印在，方默阳是舍不得把我们怎么样的。"

"方默阳那么喜欢他啊？"

"爱才惜才呗。"陆叙耸肩，看着她的眼神不由得柔和了几分。雷韵程不知道他究竟用了多大的自制力才没有去抱她，去吻她。陆叙用了这么久的时间才让

她能够稍微接受和他的相处，实在舍不得去破坏这份难得的平静。

其实，不对她动手动脚、说话不欠揍的陆叙还是不错的，他确实是个很认真的人，认真听她说话，认真看她做事，此时此刻也一样，认真地注视她每一个动作每一个表情。只是雷韵程依然不习惯被他这么看着，找了个借口从包厢里出来。

陆叙轻触她刚才捧着的果汁瓶口，指尖在上面细细摩挲。

早就知道她放假回来，一直忍着没来找她，因为知道她有多久没见过封印，眼睛更加不会看见他的身影，何必去自找没趣。自打认识她那天起，陆叙身边就再没有一个女人能够入他的眼。一晃四年多，他生活里除了飞行，只有“雷韵程”三个字，随着日升月落，她的名字已经在不知不觉中深深陷入他的心。

从新鲜好奇到喜欢心仪，从征服欲到被吸引，今时今日，雷韵程在他心里的重要性早已经超过他当初的预计。

或许是成了习惯，或许……是真的爱上了。

他真是中了这个女人的毒了，只是她全部的思念里，他的身影从未在里面停留过。

雷韵程到洗手间晃了一圈，又趴在楼梯上看下面的人跳舞，觉得里面的空气太闷，跑到外面透透气。

她喜欢穿红色的衣服，于是封印在二楼阳台上看到的是一团红色在皑皑的雪地中跳跃。夏炎凉也注意到雷韵程，看了一眼封印，眯眯眼睛。

“雷韵程是不是喜欢你？”

封印把视线从雷韵程身上移开：“你不是早知道了吗？”

“那你呢？我想听你对她的想法。”

他未作回答，手里的烟被夏炎凉掐了：“你抽烟越来越凶了，对身体不好。”

封印随她去，还是一副漠不关心的样子，这种淡漠并非故意，现在的夏炎凉已经太过清楚。她扳过封印的脸，环住他的腰，头枕在他肩上：“已经这么久了，我还要怎么做你才能重新接受我？你以前那么爱我，我不信那些感情你全忘了。”

女人切忌用“曾经”做筹码试图来赎回爱情，夏炎凉知道这一点，但她已经没有太多的东西可以用来赢回他的心。

封印觉得好笑，轻轻扯开她的手，拉开两人的距离：“别说以前，会让我更加反感。”

夏炎凉的眼泪已经悬在眼眶里，似乎随时都要落下。“楚楚可怜”，就是用

来形容这样的女人吧。

封印向后退了一步，靠在栏杆上，双臂环在胸前，拒人千里之外的姿态："你的眼泪对我没用，省省吧。"

"封印，你是成心要给我难堪吗？"

"没有。"

"没有？"她讥笑，"如果我说黎睿对我来说只是一场短暂的……"

封印抬手打断她："别说经历过别的男人之后，才觉得最爱的人是我这种话，很虚伪，很可笑，我不会信。我和你之间除了那点龌龊的事，没有别的东西了。"

夏炎凉深深地看他，抹了抹眼睛，手指绕着他衣服的扣子打转儿："如果你对我一点感情都没有，为什么一边在心里恨着我，一边和我保持这样的关系？"

封印脸色沉下去，偏头看楼下，眸光闪了闪。那个傻丫头还在那里玩雪，穿得那么少。夏炎凉随着他的视线望过去，眼睛里浮现些许冷意，再度把他的脸扳回来看着自己，清清楚楚地看到他眼里的热度逐渐熄灭。

那代表什么……

"封印，你究竟想要什么？我们回到过去有什么不好？"

"那你究竟想听我说什么？说我还爱你？我也想，至少分手后的那段时间我一直这么认为，但是后来我发现那只是我的不甘心罢了，现在也一样，没有谁会非爱谁不可，你，我，都一样。"最后那句，他想到雷韵程，似乎还在用此说服自己，做无谓的挣扎。

夏炎凉死死地咬着嘴唇，连连冷笑："好，很好。"她终究没控制住，泪水夺眶而出。她把眼泪狠狠在他衣服上蹭掉，从牙缝里蹦出几个字来："那我们就这么耗着好了。"

夏炎凉保持着最后一丝骄傲离开，留下封印一人承受冬夜的寒冷。

他清楚自己对夏炎凉这样是为什么，借助这种最愚蠢的报复心理来洗掉她和黎睿曾给予他的耻辱。

雷韵程手里捧着个大雪球进来，迎面撞上夏炎凉。夏炎凉没和她打招呼，怒视她片刻转身走掉。雷韵程不屑地哼了哼。

封印刚要下去找她，就见她捧着雪球回来，小脸小手冻得红彤彤的。封印一边训她一边脱了外套罩在她身上："把雪球扔掉。你几岁了？无聊不无聊？"

"不去找夏炎凉吗？她走了，看上去很不高兴。"她歪着脖子斜睨他，"吃回头草的感觉好吗？"

“说话学会带刺了？”

她笑，假笑：“看来感觉不错，怪不得你气色这么好，原来杜妍青还说你一副欲求不满的样子呢，真是大错特错了。”

封印瞥她一眼：“心里不舒服了吗？”

雷韵程做了个心痛的表情，然后扬唇一笑：“既然我们之间还有半年，我相信你不会做太出格的事情，其实……阿嚏！”

她出其不意地打了个喷嚏，惹来封印的皱眉：“穿那么少跑出去瞎折腾！”

雷韵程接过他递来的纸巾，擦擦鼻子：“其实我挺高兴的，那次你没为我挡酒，因为你不爱我，今天也没有为她挡酒，这是不是说明你其实已经不爱她了？还有那天，你再次肯定了你是喜欢我的，而且今天还跑来干涉我的私生活。”

“私生活？”

“啊。”她点头，“就是和厉宇开房间啊，你不觉得自己有点无理取闹了吗？我都没有干涉过你和夏炎凉有没有上过床，我们现在又不是男女朋友，你凭什么管我是堕落还是放纵？”

封印气结：“我至少也算你哥哥吧，管管你还不行了？”

雷韵程亮出手腕：“看看上面清晰的指印，亲爱的哥哥，当时你心里是有多生气我和别的男人开房间？嗯？”

封印脸色一绷，雷韵程依然步步紧逼，把他推在走廊墙上，手臂勾住他的肩，凑近他的唇：“这么生气代表什么？从小你每次和我动粗，都是因为我气得你忍无可忍，那这次呢？小印哥，你真的只是喜欢我而已？嗯？”

封印眯起眼睛，半垂着眸子注视眼前这张年轻生动的小脸：“又要来勾引我？”

雷韵程唇瓣微启，对着他的唇轻轻吹了口气：“莫不是我还不够火候？”她嘴唇在他耳畔处似有若无地撩拨他的自制力，“我长大了，封印，男女之间能玩的游戏，我都可以了……”

她话音未落，封印便扣住她的腰，脚跟一旋，反将她抵在墙上。走廊里不断变幻的旖旎灯光将两人的脸打出虚虚实实的阴影，一种暧昧情愫就这样在他们之间升腾起来。封印挑着她的下巴打量，两人的脸靠得很近，近到呼吸相闻：“知不知道这是一种……性暗示？”

雷韵程扬起头，带着挑衅：“我只怕你不知道。”

封印微微翘起嘴角，笑里含着讽刺。雷韵程看出来了：“嫌我没经验的话，我可以先去找个老师，陆叙怎样？至少知根知底，他又喜欢我。”

她把他说过的话原封不动还给他，封印唇边的笑几乎要挂不住。

雷韵程没有让暧昧继续下去，一把推开他："我去洗手间。"

她尽量让自己看起来不像落荒而逃，关上洗手间门的那一刻，她颓然靠在门板上捂着胸口喘气，这是不是她对他做的又一件大胆的事情?

封印缓缓地靠在墙上，长长地舒了口气，再睁开眼时，已恢复平静。

转身，看见陆叙在不远处一副看好戏的表情看着他，封印定定神："我可不是故意和你抢，这丫头太大胆了，不怪我。"

陆叙不置可否，玩味地搓搓下巴："我想知道一件事，封印，你还能忍多久？"

"……"

他走过来与封印擦身而过，停下脚步侧头瞧他一眼："每次把她推给我，是不是在心里已经把我凌迟千万次了？再不发泄出来，我看你都要崩溃了。"

封印仿佛被他重重击了一拳，憋闷，还有那无法形容的隐隐钝痛。

"女人而已，你说一声，我马上退出把她还给你。"陆叙挑衅，试探。

封印只沉默了不足一秒，抬眼回视他，眼神凌厉而张扬："还给我? 陆叙，我也想知道一件事。"

"说。"

"你有得到过她吗？"

"……"陆叙笑容一僵，拳暗自握紧。

雷韵程从卫生间出来，包厢的人差不多都散了，封印没等她，气得她差点摔东西。

这个时间点很难打车，雷韵程站在马路边上想着要不要通知雷逸城来接她，却无意中发现陆叙的车子还停在原来的位置。

她好奇地走过去，敲敲车门，车窗降下，陆叙曲臂撑着方向盘看她："我正在猜你要多久才能发现我。"

"你怎么还在？"

"你应该庆幸我还在才对。"陆叙示意她上车。

雷韵程抿了抿唇，认命妥协："那麻烦你了。"

陆叙启动车子，意味深长地勾起笑意："不麻烦，我又没说要送你回家。"

雷韵程还只当他是说笑，而陆叙的确没把她送回家，只将车子开到码头，他一路车速很快，表情阴郁，根本不给她说不的机会。

她透过车窗环视四周，连个鬼影都见不着："带我来这儿干什么？我要回家。"

陆叙把车窗打开一条缝隙，冷风倏地灌进来，他微微闭上眼睛，似乎在忍耐什么。

"陆叙，我喝酒了现在很困，我想回家睡觉，有什么事情改天说，成吗？"

"我也喝酒了。"

"所以，我们应该尽快各回各家好好休息。"

她话音未落，就觉得眼前蓦地被一片阴影笼罩，椅背蓦地向后仰去，一个身影迅速向她靠近过来。

陆叙动作很快，两只手伸到她腋下，把她的身子架上来，将她压在椅背上，整个人悬在她身上，目光灼灼地看着她："既然我们都喝了酒，为什么不做一些不必负责的事情？"

他眼睛里那欲望的情愫已经溢出，一只手轻抚上她的脸，头低下来，在她额前似吻非吻，嗓音低沉而压抑："和我在一起吧，封印不会要你的。"

雷韵程想推开他，陆叙在她身上就像一堵墙，一块巨石，她的力气犹如蚂蚁撼树。陆叙根本不为所动："开玩笑也要有个限度！陆叙！起来！"

"玩笑？"陆叙的大手已经开始隔着她的衣服碰触她的身体，"我追了你几年，等了你几年，这是开玩笑吗？你上学这三年多，只要我有休息时间就会去看你，只为了听你一句'你怎么又来了'，我是开玩笑吗？"

雷韵程哑然，按住他游走的手，却反被他擒住手腕扣在身侧。

"我知道你回来了，一直忍着没来找你，我想知道我最多能忍到什么时候，多忍一天是不是代表我喜欢你就可以少一分，可是我发现我错了。"

陆叙的唇自她的眉心一点点滑落到她的鼻尖，悬宕在紧抿的唇上："封印不该打这个电话给我的，他不知道一听到你的名字我他妈的什么自制力都没了！雷韵程，你说，我是开玩笑吗？"

雷韵程不敢轻易开口，生怕他会趁机吻她。

陆叙看着她，这个亭亭玉立的女孩已经成长为一个女人，每次见她都能看到她的变化，那是为了另一个男人的成长，对他来说无疑是残忍的。他去吻她，但扑了个空。

雷韵程偏头躲了过去："从一开始我就告诉过你，我对你不可能有别的感情，不要把时间精力浪费在我身上，可你不听。"

“封印有没有在一开始就告诉你让你别去喜欢他？”陆叙沉静地反问她，捏住她的脸扳正，“我们都是同一种人，没那么容易放弃。”

他重新低下头触上她的唇，仅是碰了一下又离开，贴上她的脸蛋摩挲：“雷韵程，知不知道你为他受苦训练的时候他在干什么？他和夏炎凉在一起。”

“那又怎样！”雷韵程有些愤怒，陆叙的话就像把她扒光了似的，那种耻辱感让人无能为力。

“别告诉我你会相信他们之间是清白的，男人从来不介意和前女友再发生关系。”

雷韵程深深吸气，努力不去想他描述的那些画面：“那也是我和他的事，和你没关系！陆叙，你离我远点！别碰我！”

陆叙理智的弦应声而断，倏地拉开她外套拉锁，大手伸入她薄毛衣里，嘴唇吻上她的皮肤：“别那么倔，就当我们都喝醉了，你当我是他，我不介意。”

“我介意！我又不是疯了！”雷韵程哪里肯任人宰割，激烈地反抗，“你最好别做让我恨你的事！”

“那就当我疯了！我就是想要你！”

陆叙猛地解开她的裤子，大手探入，不管她的挣扎，那种志在必得的气势让雷韵程害怕。车内空间狭小，她被他完全控制着，力气根本用不上。外套被他扯下来，毛衣推高，皮肤在他滚烫的手掌下一点点裸露出来。

她喊着他的名字，却不是祈求，她在他面前从不肯示弱，一次都没有。陆叙知道这样不对，但是人有的时候会陷入那种无力的旋涡，无法靠自己的力量挣脱。他想让她阻止他，而出口的话却只是徒增她对他的恨意和抗拒。

“你的心不够狠，真想得到一个人就应该不择手段，而不是像你那样一味地给他伤害你的机会。”陆叙的手在她纤细的腰上流连，最终滑入她背后，手指在内衣背扣上一捻，胸前的束缚松开。

“这样对你能有什么好处？”

陆叙咬牙，好处？除了能慰藉他对她长久以来的想念，恐怕再无其他了。他承认自己是被封印那句话刺激到了，以至于无法抑制心中那种想要得到她的念头。

为什么会这样？有人可以什么都不必做，就可以得到她全身心的爱情，而他无论怎样做，都走不到她的心里去。

他将她翻了个身，大手开始褪她的裤子。雷韵程的眼睛在黑暗中露出恨恨的光：“陆叙，虽然我不喜欢你，但是请你不要辜负了我对你的信任。”

车里霎时变得一片死寂，陆叙蓦然住了手，半撑着身子，双眼死死地盯着身下的女人，恨不得一口将她吞入腹中。

攥着她双腕的手渐渐松开，雷韵程屏住呼吸，把手抽出来，抓过外套罩在身上，整理凌乱的衣裤。

她以警戒的神情戒备地看着他，小心他的一举一动。陆叙等她穿好衣服才缓缓伸出手，动作极轻地抚上她乱乱的短发："我可以不在乎你这句话……"

雷韵程身体一僵，厌恶地甩开他的手。陆叙喉结滚了滚，几乎要将牙齿咬碎，手握成拳，俯身把她抱在怀里，头抵在她肩上深深地吸气。她身上淡淡的香味，吸入他的身体里，像毒药，又像肥料，滋养了他心底深处为她而破土的那根芽苗。

我可以不在乎你这句话。

如果我不爱你……

雷逸城正准备洗澡睡觉，卧室的门忽然被人从外面踢开，雷韵程气势汹汹地跑进来，胸前起起落落，眼底有些泛红："哥，帮我收拾一个人！我打不过他！"

雷逸城挑眉："谁？"

"陆叙！"

"……他怎么了？"

"他——"雷韵程用手背狠狠抹了一下眼睛，嘴巴瘪了瘪，"没事了，晚安。"说完，一阵风儿似的跑出去。

雷逸城洗澡时忽然意识到什么，立即关了水，敲开雷韵程的房门，果然看到她红彤彤的眼睛："哭了？陆叙欺负你了？"

"呸！他敢！"雷韵程恶狠狠地啐一声，把眼泪擦干，"我问你个问题，你要诚实回答我。紫瑜姐那次和你分手，你们在分手的那段时间有没有见过面？"

"当然有，这算什么问题？"

"那有没有做那件事？"

"哪件事？"雷逸城不明所以，看到她微红的脸，脑筋一动才明白过来，尴尬地咳了咳，"问这个干什么？"

"有还是没有？"

"……有。"

雷韵程颓然倒在床上，呆呆地望着天花板："都分手了啊！男人都是畜

生吗？”

雷逸城被骂得很无辜，转念才意识到她应该指的是封印。

“紫瑜从出生开始就和我在一起了，我们分几次结果都是一样，还要在一起，那不是别人能比的。封印和夏炎凉之间不是那么简单，倘若他们真要死灰复燃，你总不能去当他们的第三者吧？”

雷韵程为了他这几句话郁闷到天亮才睡着。厉宇第二天下午一点钟的飞机就要回去了，雷韵程匆忙赶到机场。人们已经开始登机，厉宇终于在临走之前等到她出现。

“怎么不早点给我打电话？”雷韵程多多少少有些心虚，他是为她而来，她却整个晚上想的都是别人。

厉宇高出她很多，她只得仰着头看他。他忍住抱她的冲动，道：“等回了学校，替我给向北宁带个好。”

雷韵程点头：“还有吗？”

“还有……”厉宇望着她认真的眼神笑了笑，“不必把我昨天的话当回事，我就是那么一说，主要是想谢谢你，因为你，我才能继续在飞行学院留下来。”

如果喜欢一个人真能让人改变，雷韵程不知道是该为厉宇高兴还是悲哀。

有一件事她不懂，为什么厉宇可以把自己的感情控制得那么好，以至于她从未察觉过。

爱情，是能够被控制的吗？如果能，为什么陆叙会对她做那样的事？如果能，为什么她只觉得自己越陷越深，无法自拔？

她和封印之间从那一晚开始似乎已有太多不同，每次见面都像斗智斗勇的对手。她步步紧逼，他狼狈接招，封印觉得只要再一点刺激，他的自制就将全盘崩溃，他心里那些蠢蠢欲动随时都能接管他的理智。

除夕夜，雷韵程接到一个陌生的电话，可从话筒里传来的声音却并不陌生。

夏炎凉的嗓音在震耳欲聋的爆竹声中显得那么微弱，但她却听得一字不落。

她开着雷逸城的车子来到夏炎凉给的地址，按下门铃。在等待的几秒钟时间里，她想过开门的人会不会是封印。

“是雷小姐吗？”夏炎凉踩着拖鞋，双手湿淋淋地从里面出来，身上还系着围裙。门被她大大地打开，里面看上去很温馨，门口玄关处摆着一双男式拖鞋。

雷韵程的心里莫名地被什么东西堵住，一时间说不出话来。

封印一万个不愿意在除夕来到这里，泠泠受了风寒，比平时更黏他，每天看

不见他就不吃药不打针病情一直拖着。夏炎凉求了好久，他才无可奈何地答应来看望泠泠。然而，等他踏出电梯看到雷韵程时，脸色顿时阴沉下去："你怎么来这儿了？"

雷韵程并不意外看到封印，好似冥冥中已有预感。她眯起眼，嘴角露出一抹嘲笑："那你又为什么会在这儿？"

夏炎凉用围裙擦了擦手，自然地去挽封印的胳膊："我让雷小姐来家里做客的，菜我都做好了，先进去……"

"你给我闭嘴！"封印不等她说完，嫌恶地抽出自己的手甩开她，蓦地抓起雷韵程，粗鲁地把她推进电梯，回头给夏炎凉一记凌厉而狠毒的眼神警告，硬生生地逼得她退后半步。

封印关上电梯门，回身一把抱住雷韵程。却没想到，她的力气那么大，一下子将他推开，扬手狠狠给了他一巴掌。

清脆的声响在电梯间里格外清晰。

雷韵程一步步退到角落，靠在那里急促地呼吸，极力压抑着内心翻滚的情绪。

"程程……"一股铁锈的腥味在封印嘴里弥漫开来，他侧头啐了口血水，灼灼地盯住她。

"想说什么？"雷韵程努力维持着最后的理智，双手死死抓着自己的包，用力到骨节青白，"是不是想说事情并不是我看到的那样？你们没有复合，或者，你们没有同居？"

她感觉到脸上一阵冰凉，手一抹，竟抹了一手心的湿润。



第六章 爱了怎能说清楚

雷韵程死死地瞪着封印，像是要把他看穿。太过隐忍，连指尖都在发抖，眼泪如珠子般扑簌而下，小手胡乱在脸上抹着，泪水却越发汹涌起来。

她不记得刚才用了多大的力气，以至于打封印的那只手手心竟开始发麻。

电梯停在一层，她箭矢般地冲出去，撞倒了在门口等电梯的人。封印把人扶起，道了歉，转身跑出去。出来时，雷韵程已经发动车子离开，封印咒骂一声，开车去追。

除夕夜，路上车少人少，雷韵程在后视镜里看到他的车子紧随，蓦地将油门一脚踩到底，体验超速的快感，却惊得封印一身冷汗。怕她出事，封印把车速降下来，保持好距离，却在一处转弯路口不得不停住，眼前四条几乎一模一样的岔路让他无法判断她究竟选择了哪一条。

雷韵程绕了一大圈，发现自己没有地方去，忽然想到周安达的酒吧，方向盘一打，直奔他那里。

酒吧今晚的客人不多，周安达摆了桌酒菜，优哉游哉地半倚着喝酒看电视。雷韵程的从天而降让他惊讶不已：“小程程？怎么一个人来了？”

雷韵程一言不发闯进吧台，随手抄起一瓶XO仰头咕嘟咕嘟灌下去。周安达忙上前把酒瓶夺下来锁进酒柜里：“受什么刺激了？酒不是这么喝的。”

雷韵程又拿起一瓶，盖子刚打开就被人抓住了手腕，一只大手蓦地抬起她的下颌，严肃的声音自她头顶响起：“发生什么事了？”

她抬眼，看到的人竟然是陆叙。她嘲讽地笑了一下，狠狠把他推开：“封印告诉你来找我的吗？他又让你来安慰我？”

周安达抢下她手里的酒，为陆叙辩白：“陆叙一天都在我这儿，小程程，是不是封印那小子欺负你了？”

“别跟我提这个浑蛋！”雷韵程发飙，手臂一扬，把台面上的空杯子统统扫到地上，噼里啪啦的破碎声顿时犹如一曲交响曲响彻在耳边。

周安达和陆叙面面相觑，头一次看见雷韵程这么失控。

面对一地破败，雷韵程吸吸鼻子，用手臂挡住眼睛，带着哭腔祈求：“对不起，我双倍赔给你，别赶我走，我现在不想回家。”

周安达做出心碎的表情，手捂胸口：“碎碎平安，我记在封印的账上。陆叙，你把她拉走。楼上没人，你们去聊聊。我把这里收拾一下。”

楼上包间，雷韵程把自己关起来。陆叙在门外默默地抽烟，虽然没有听到声音，但知道她在哭。

周安达拿着一部手机上来递给陆叙：“小程程的手机，刚才落下的，你看着办吧。”

屏幕上闪烁着封印的名字，震动震得他的手发麻。陆叙原本想把手机给她送进去，手握门把的那一刻，忽然改变了主意。他缓缓缩回手，靠在墙上，眸光越发黯沉，闭上眼睛动手卸下了电池。

“周哥，你这里有药吗？”

“醒酒药？”

“不是。”

陆叙沉沉地开口，周安达立即会意，看了一眼包厢的门：“陆叙，不要乱来。”

陆叙扯起嘴角笑了笑：“如果乱来能得到她，我还真想试一试。”

包厢里没有窗户，黑漆漆的一片。陆叙拎着瓶酒进来，旋开昏暗的小射灯，坐到她身边。

“哭够了吗？封印又怎么惹得小公主不高兴了？”

“滚。”雷韵程蜷缩在沙发上，闷闷地吐出一个字来。

陆叙把酒放在茶几上，摸摸她的头：“你实在没地方去，可以去我家，我家就我一人。”

“滚。”

“心里不痛快的话跟我说说，可以刺激刺激我。”

“我不想看见你。”

"我知道，但你现在需要人陪。"陆叙顺着她的发，忽然怀念起长发时的她，那么亭亭玉立的女孩子，一点一点闯入他的心。

雷韵程大力甩开他的手，甚至带了几分嫌恶："就算我需要人陪，那个人也不会是你。"

陆叙深吸一口气，抓着她的双肩把她提起来，逼她面对自己："雷韵程你够了！谁都说你们不可能，你非要一条路走到黑，你这已经不叫傻了，你是贱！一个男人而已，一个那么伤你的人，他有什么值得你爱？"

"是不是值得我爱不是用你的标准去衡量，你就不贱吗？死缠着我，你能得到什么？"

大多时候，她面对陆叙就像自己对着镜子，她不愿意看见他，就像不愿意看见自己。

执著的另一面是执拗，是固执，甚至可以称作偏执。

这是一个怪圈，越得不到越想得到。她看着陆叙的眼睛，那一瞬间似乎能看到他心底去，看到了他强势的外表下，那颗心竟同样被她伤得支离破碎。

霎时没了力气，泪水又掉下来，她眼神恍惚，小手慢慢触上他的眉眼："你不疼吗？我说我不会爱你的时候，你的心不会疼吗？"

那是一种接近悲恸的眼神，陆叙最怕在她眼睛里看到这种眼神，那更加让他无法离开她。

"我们都一样，不到最后那一刻就不懂什么叫放手。"松开她，他仰头喝了口酒，"我只是希望你能先我一步学会这个词。"

雷韵程怔怔地拿过他带进来的那瓶酒，和着眼泪一口气喝下去。一股强烈的辛辣味从口腔蔓延到整个感官，难受的感觉淋漓尽致。

"我们不一样，他不是我，不会爱上我，只是没看见我的好……陆叙，你放了我吧，让自己好一点……"

她就这么喃喃地自言自语着，头越来越昏沉，意识越来越不清晰。陆叙放下酒杯，轻抚上她因酒精而变得嫣红的脸蛋。

"封印……封印……"她握着他的手贴在脸上，拉下他的脖子紧紧搂住，眼睛半眯着，游离着，不断叫着他的名字，直到人事不省。

陆叙任她搂着，随后将她拦腰抱起，离开酒吧。

零点，全城辞旧迎新的爆竹鸣响，辉煌的烟火照亮夜幕。封印在手机电量用光之前，最后一次拨雷韵程的号码，依旧是无法接通的语音提示。望着漫天的烟

火，他脑中忽地闪过一个念头，忙按下陆叙的号码，短暂忙音后，线路连通。

“给我拜年的吗？”陆叙的声音传过来，带些异常的沙哑。

封印眉心倏地一跳：“你睡觉了？”

“良宵苦短，睡觉太奢侈了，封印，你真够哥们儿，我得谢谢你。”陆叙低低地笑起来，手指拨弄着雷韵程小巧的耳垂，“谢谢你送给我的这份大礼。”

封印的手骤然抓紧方向盘：“程程在你那里？让她听电话！”

“她在睡觉。”陆叙侧身躺在床上，手撑着头，注视着雷韵程熟睡的脸庞。

封印狠狠地砸了一下方向盘，眸底布满阴鸷：“我记得我警告过你，不要耍手段骗她上床！陆叙，你他妈的活腻了！”

“我没有，如果是她主动来找我的呢？这不能怪我了吧？谁让你又伤她。”

封印还想说什么，可手机却在这个时候因电量过低自动关机。他恼怒地把手机随手一摔，掉转车头去找陆叙。

年夜饭已经上桌，雷逸城找不到雷韵程，也打不通封印的手机，电话打去封宅，才得知封印也不在家。

“程程呢？找到了吗？”紫瑜从后面圈住他的腰，一身火红的小羊毛裙子格外喜庆。两人前几天已经领证结婚，婚礼等到春天再办，这是紫瑜在雷家过的第一个春节。

他摇头。紫瑜歪着脑袋问：“爸爸问呢，怎么说呀？”

“可能和封印在一起。”

紫瑜眯着眼睛笑起来：“封印啊，那完了，程程要被拆封了。”

雷逸城没吱声，认命地叹气。

早晨的风很凉，从窗口灌进来，在雷韵程裸着的皮肤上吹起一层小疙瘩。她抱紧被子，把自己缩进去，翻了个身，找了个舒服的姿势准备继续睡。

只是这床……似乎软了些，床单上的味道也不是属于她的。

雷韵程蓦地睁开眼睛，雪白的天花板映入视线，她腾的一下坐起来，周遭的一切竟都是陌生的。

“醒得这么早？”熟悉的声音从旁边飘过来。她心里狠狠一揪，完全没有勇气回头。

陆叙站在窗口呼吸大年初一的新鲜空气，心情格外地好。他关上窗户走过来，弯身在她额头上迅速啄了一下：“用这个给你拜年吧，我去给你准备早点。”

雷韵程傻子似的呆愣了半天，掀开被子发现自己只穿着她的薄毛衣，两条腿裸着，内衣虽然还在身上，但是背扣已经被解开。她忍住恐惧，手忙脚乱地把衣服穿好，再次环视这个房间，彻底慌了。

这是酒店!

她走出房间，陆叙已经准备好了热牛奶和点心。雷韵程把慌乱咽下，尽量平静地问他："为什么我会在这儿？"

"我带你来的，自己一点印象都没有了？是你昨天抱着我吻我让我爱你。"陆叙摸了摸鼻尖，"我不是柳下惠，再说我们总不能在周安达那里就……所以来这儿了。"

"你说谎！我不可能！"

陆叙摊摊手："我就知道会是这样，好吧，你就当我是说谎了，你只不过是喝多了，你说你不想回去，我就带你来这儿了，你睡的床，我睡的沙发，就是这样，你想听这些话我就说给你听。"

"你就是说谎了！"她哽咽住，再也说不下去。她慌不择路地跑掉，拦了辆车回家。

一路上，她都在尽力回想昨晚的事，她记得自己去了周安达的酒吧，记得自己喝了酒，但怎么可能喝醉？自从那次因酒误事后，她再没让自己喝醉过。

到了家，雷韵程站在院子外面，迟迟不敢进去，双手捂着脸，慢慢地蹲下去。

砰——

狠狠关车门的声音，紧接着传来的是鞋子踩在雪地里的咯吱咯吱的响声。

雷韵程抬头，只见封印向她走过来，面沉如水，周身散发着骇人的气息，走的每一步都像是在碾碎谁的骨头。

她咽了咽口水，盯着他看："封——"

封印走到她面前，一把将她从地上捞起来锁在怀里，不给她说话的机会。他扣住她的下巴，低头狠狠地吻上去，狂恣地缠吮。

与其说吻，还不如说是撕咬，让她疼痛不已，她觉得自己几乎要被他吞进腹中。

雷韵程不知道他是怎么了，因他突如其来的举动错愕得忘记了思考。封印紧紧地抱着她，两条手臂活像要勒断她的腰，禁锢得她呼吸困难。

终于结束这个吻，他抵着她的唇，声音嘶哑地询问："为什么不接我电话？昨天晚上去哪了？和谁在一起？"封印揉着她的身子，把她的头压在胸前，低头亲吻着她的发心，异常艰难地开口，"昨晚陆叙家里没人，告诉我你没和他在一起。程程，告诉我你们没睡……"

雷韵程红了眼圈："你有什么资格管我？我都没管你和夏炎凉有没有上床。"

"我……"封印咬着牙，霸道凶狠，"我不许！就是不许你和他在一起！我——妈的！我是喜欢你的！"

他喜欢她，他喜欢她，他喜欢她……这几个字在头脑中冲撞，雷韵程觉得恍惚，小手触碰他的脸，还有那一夜之间便丛生出来的胡楂儿。原来遥不可及的事情忽然变成现实，她呆若木鸡，久久不能回神。

她眼泪流下来，掩面而泣，不敢再去看他："为什么不早点告诉我……"

这句话像刀子似的刺进封印心里，除了憋闷就是疼。

两人抱得难分难舍时，旁边传来轻咳声。

雷逸城双臂环胸，一副似笑非笑的表情看着两人："这是演的哪出戏？两个一起玩失踪？"

封印放下雷韵程，侧身顺势挡住她，让她趁机整理自己的狼狈。

"既然来了，就进去坐坐吧。"雷逸城看了看他身后的雷韵程，"你不想让爸在大年初一动手揍他一顿的话，就把眼泪擦干净了再进屋。"

他率先进了院子，封印微微吐了口气，回身捧起雷韵程的小脸，擦拭她眼睛周围的湿润："我好像把你是谁家千金这件事给忽略了，说真的，我有点憷你爸这种笑面虎。"

雷韵程吸吸鼻子，扯起一抹艰难的笑容："没事，我爸怕我妈。"

她笑得太过勉强，封印心里五味杂陈。

紫瑜笨手笨脚地帮着商小婵做好了一家人的早点，封印和雷韵程进来时，她正在盛粥。封印脸色细看是带着几分憔悴的，但双眸却晶亮，紫瑜弯起唇，把热粥放在雷恺面前："爸，有人一大早就急着来给您拜年了。"

"过年好，雷叔商阿姨，年货我下午给您送来。"封印多多少少有些尴尬。雷恺脸上是一贯的浅笑，看他的眼神意味不明。封印心里冒出四个字：笑里藏刀。

"其他的东西就不必了，只要封氏今年消停点，少搞些小动作就行了。"

封印堆起笑："您知道封氏生意上的事轮不到我插手。"

他当初放弃从商也就等于放弃了封氏的一切，雷逸城同样如此，或许因为封、雷两家上一代的恩怨，有些东西在他们这一代人身上是心照不宣的，所以一个从军一个从警。

封印不客气地拉开餐桌旁的椅子坐下来："紫瑜，麻烦给哥盛一碗。"

除了雷韵程，几个人的年纪相当，算是从小的玩伴，加上父辈们的关系，紫

瑜和封印也是极为熟识的朋友。

紫瑜揶揄："哥？说不定以后你要改口叫我嫂子呢。"

雷韵程脸红，紧张地看向雷恺："你们先吃，我去换件衣服。"

她刚一离开，气氛顿时有了微妙的变化。雷恺舀着热粥，徐徐开口："你们昨晚在一起？"

封印垂下眉目，微微颔首。

"整个晚上？"雷恺倏地抬眼看他，话中含意不言自明。

封印薄唇紧抿，沉默应对。

在他的沉默中，雷逸城察觉到父亲眼神逐渐变为凌厉，借着给紫瑜夹包子的机会，他向她投去一个眼色。

紫瑜心领神会，把一个精致的小瓷碟推到雷恺面前："爸，这是我做的酱菜，第一次做，您尝尝，肯定比不上妈妈的手艺。"

商小婵在桌子下面碰碰雷恺，他这才收敛情绪，给了紫瑜一个面子："会做已经很不错了，你妈妈嫁给我的时候，鸡蛋都煮不熟。"

话没说完，雷恺便是一道轻微的吸气，忍住脚趾被踩的疼痛，气定神闲地补了一句："不过，不会做饭的女人和会做饭的男人都是有福气的，至少在咱们家是这样。"

商小婵愉悦地弯起眉眼，夹了些酱菜给封印："小印会下厨吗？"

"会些简单的。"封印感激地冲商小婵笑了笑。果然像雷韵程所说的，她爸怕她妈。

雷韵程梳洗一番，对着镜子努力微笑，把其他的情绪暂时隐藏起来后，她才下楼去和大家一起吃早饭。

好在这顿饭比她预想的要轻松些，雷恺一句话都没有为难封印，未过问他们昨晚的事情。饭后，雷韵程帮着紫瑜收拾厨房，她前脚刚一离开，雷恺便特意看了封印一眼："跟我过来，我有件东西送你。"

雷逸城冲封印动了动唇。封印顿时皱起眉，他看得懂唇语，雷逸城在告诉他自求多福。

书房的门刚关上，封印便觉得一道凌厉的拳风向自己袭来，他灵活地侧身闪过，雷恺早预料到他的反应，紧接着在他侧腹部连连肘击。他下手又快又狠，封印原本可以避开或还击，却只是咬着牙承受下来，最后以掌接住他再次挥来的攻击。

雷恺冷冷收手。封印龇牙咧嘴地揉着痛处，冲他竖起大拇指："这礼太大

了，我要不起。”

“我女儿你更要不起。”雷恺抻了抻袖子，又是一派绅士优雅，“现在没有别人，可以告诉我昨天晚上你都干什么了。”

封印半撑着身子坐到沙发上：“程程不是没成年的孩子，干什么都有她的自由。”

雷恺讥诮一笑：“我问的不是她，是你。”

侧腹的疼痛让封印发汗：“你是想让我知道你身手不减当年吗，用得着这么狠？”

“当我没看见你在外面对她动手动脚？我记得以前就曾警告过你，你可以不喜欢她，但别利用她对你的感情玩弄她。”雷恺眯眯眼睛，“你碰她了吗？”

雷恺的话像利刃，比身体的疼痛更难让他承受。封印捏了捏拳，依旧没有给他正面回答，而雷恺却已经看出些许猫腻。如今在他面前的这个男人，和几年前那个封印已有太多不同。

那时，封印还能用无所谓的语气让他好好管教自己的女儿收敛收敛自己的感情，而眼下……

雷恺打量了他一番，玩味地勾勾唇：“封印，开始动心了吧？你不是只当她是个妹妹吗？”

封印神情一滞，有一种被看穿的狼狈。他扒拉扒拉自己精短的头发，苦涩地弯起嘴角：“如果我问你当年为什么不狠心点把我妈留在你身边，而不是去尊重她的选择，你会怎么回答？”

雷恺脸上没有任何异常的表情变化，笑得越发意味深长：“开始心存不忍了吗？”

封印盯着自己掌心上复杂的纹路，眉宇间染上悲凉与无力。

他们都知道，对一个人无法再狠心是一件多么致命的事。那是所谓爱情的开始，而爱情一旦开始便会汹涌而至。

封印深深呼吸，淡淡的烟草味道吸进肺里。他认真对上雷恺的视线：“该负责的我会负责。”

“姓夏的女人呢？”

“她不是问题。”

雷韵程不知道雷恺和封印谈了些什么，封印从书房出来，便拉着她回到楼上卧室。一进房间，就被他急急地压在门板上吻住，封印扣着她的头，重重地亲

她，弄得她呼吸都乱了。

“等等……”

她无意中碰到他的痛处，引来他尖锐的吸气。封印伏在她肩上，忍着这波疼痛过去。雷韵程不敢再乱碰，轻轻拽着他衣服：“我爸动手了？”

扶他坐到床上，掀开他的衣服，赫然看见腰腹一片可怕的淤伤，她又心疼又气愤：“你还手了吗？”

“没有，这世上也就三个人打我，我没办法还手，我爸和你爸，”他摸摸她的脸，“还有你。”

蓦然想起夏炎凉，雷韵程脸色沉下来，甩开他的手：“如果你对夏炎凉不能忘情，为什么还要答应我四年之约？”

“我只是答应在你毕业之前不结婚，并未说不找女人，毕竟我们还不是男女朋友，而且你当初并未说过这个约定还包括在四年之间要为对方守身如玉。”

雷韵程一时语塞，怔怔地看着他：“封印，你还能对我更狠一点吗？”

两人四目相对，封印把她拉进怀里：“傻丫头，我逗你的。我和她不是你想象的那样，我们没什么，我保证以后和她断绝任何来往，从今天开始，就对你一个人好，你真是把我逼到绝路了。”他不想把和夏炎凉之间的种种让她知道，那是他耻辱和丑陋的另一面。

“能不能告诉我，你们之间有什么东西是我无法跨越的？”雷韵程忍不住湿了眼眶。她不是胆小的人，只是夏炎凉在电话里轻柔却异常坚定的声音像个魔咒似的一直盘旋在她心头，那种自信让她莫名地感到恐惧。

封印越发用力地搂着她：“没有，你只要相信我，别管她说什么。”

抱着她，闻着她身上淡淡的香味，封印被一种“终于”的归属感充斥着心间，那是心一旦确定下来才会拥有的感觉。

雷韵程缓缓点头，她不想哭，可是忍不住，搂着他的脖子呜咽起来：“我和陆叙……”

“嘘，别去想了。”封印低头轻啄她的脸颊，“我知道你是什么样的女孩，那都是我的错，该道歉的人是我，程程，不会有下一次了，你是我的。”

雷韵程在抽泣中狠狠在他颈上咬了一口，似乎在控诉一直以来的委屈。她的眼泪一时间止不住，封印这句话她究竟等了多久？她的委屈又是带着怨恨的，恨他为什么非要所有人走投无路才肯承认对她的感情。

她心里憋了一口气，压抑得无处发泄。她背过身去，手捂胸口深深地、长长地呼吸，可眼泪还是直往下掉。

封印从后面无声地揽她入怀，下巴搁在她颈窝处摩挲，口中不断呢喃着她的名字，给予安抚。

封印难得主动联络夏炎凉，这令她倍感意外。最高兴的是泠泠，她翻出最漂亮的小裙子换上，缠着妈妈给自己编小辫儿。

封印刚一开门，一团小东西就向他冲过来，抱住他的腿。

“爸爸，爸爸。”

封印眉宇间透露出浓浓的不悦，他蹲下来晃了晃她的小脑袋：“我不是告诉过你不要这样叫我吗？我和你妈妈只是……”他顿了一下，小心措辞，“只是普通朋友。”

泠泠撅撅嘴：“可是妈妈喜欢你，泠泠也喜欢你，为什么不能叫你爸爸？”

封印面露不耐，不想再作徒劳的解释：“你妈妈呢？”

“在洗澡。”

夏炎凉从浴室出来时，封印正在客厅沙发上安静地抽烟，泠泠趴在茶几上写字。

泠泠放下铅笔，献宝似的把本子举高：“爸爸看看。”

夏炎凉哪能看不出封印因不悦而蹙起的浓眉，怕他说出伤女儿心的话，忙把女儿哄回房间。

封印外套都没脱，一副随时都会走的样子。夏炎凉拢了拢半湿的长发，把浴袍领口微微扯开几寸。

“泠泠那么喜欢你，你就不能迁就她一点吗，就算哄哄她。”

“我没把她一脚踢开已经很迁就她了，好好教育你女儿，随随便便认爹可不是什么好事。”封印阻止了她想要坐到自己腿上的举动，掐了烟，站起身，“我们以后不要联系了。”

夏炎凉水眸半眯起，语出讥讽：“什么意思？找到新炮友了？”

封印残酷地笑起来：“难不成你还喜欢上这个身份了？”他将一张支票放在茶几上，“你一个女人带着孩子不容易，想找个男人作为依靠这我懂，但我是你最错的选择，我能给你钱，要感情，抱歉，没有。”

夏炎凉咬着红唇，又是一副怜人模样：“你看不出我在很努力地挽回吗？”

“带着黎睿的孩子来挽回我？你脑子是不是有病？还是你觉得我脑子有病？我不是以前的封印，不会再毫无底线地疼你宠你。”

他话还未说完，夏炎凉倏地扑进他怀里，哽咽着抱住他：“泠泠是我怀胎十月生下的，不管她是谁的孩子，我都不能丢下她。你还恨我，那么我可以继续等。”

封印冷漠地把她推离自己："我是不是没有说过，每次和你上床我都觉得恶心，但每上一次我对你的恨就消失一点，现在我不恨你了，所以没必要再恶心自己。"

"是不是因为雷韵程？"夏炎凉抹了抹眼角，梗着脖子问他。

"和你无关。"他屈指弹了弹被她碰过的地方，仿佛沾上了不干净的东西，"再见。"

他刚转身，恰巧泠泠从房间里跑出来："爸爸，你要走了吗？"

封印深吸一口气："再说一次，我不是你爸爸。"说完，决绝地摔门离开。

泠泠安静了几秒钟，哇的一声大哭出来，夏炎凉怎么哄都哄不好。上次封印这么说，泠泠大发一顿脾气摔了好多东西，而这一次……

怀里柔软的小身体忽然不动了，哭声也戛然而止。

泠泠哭得昏了过去。

夏炎凉的眼泪珠子般地滚落，眸中恨意闪现。封印，你别得意太早！

封印用最快的速度和夏炎凉断绝关系，整个人是前所未有的轻松，仿佛卸下了一个背了很久的包袱。

两家大人默许了他和雷韵程的交往。他隔三差五就会去找她，带她出去玩，带她参加朋友们的聚会。雷韵程更喜欢和他单独相处，在一起的时间太有限，每一分每一秒对她来说都是无比珍贵的。

两个人常常窝在封印房间里看电影，坐在地毯上，她把自己缩成一小团，在他怀里舒舒服服地靠着。她脸上餍足的表情总会让封印觉得好笑，她是个那么容易满足的人。

在封家吃过晚饭，林七七和雷韵程聊了一会儿便陪封潴出门去了，留他们孤男寡女两个在家里。他们刚一离开，雷韵程就扑到封印身上去，像只树袋熊似的腻着他。

封印笑着戳她的头："能不能有个女孩子的样儿？"

"你喜欢什么样的？"雷韵程偏头问他。

封印下巴冲着电视努了努："那样的，对你来说有点难度。"

画面上，几个比基尼美女悠然自得地在沙滩上晒太阳，个个是身材火辣的尤物。

"不就是身材好点吗，能怎样，她们会开飞机？"她不屑地撇嘴，拍拍胸脯，骄傲地说道，"我会！"

封印瞄了瞄她的胸，但笑不语。雷韵程搂着他脖子，有些羞赧："我也没有那么差劲吧？"

“没摸过，不发表意见。”封印揉揉她的脸蛋，“我上楼去放电影，你把水果洗好了端上来。”

雷韵程立即立正站好敬军礼：“是！机长同志。”

她细心地把水果切成小块端上来，刚坐下便被封印抱在腿上。他从她手里拿了瓣橘子衔在唇上抬起她的下巴喂入她口中，酸甜的汁水在两人唇间流淌，他的舌纠缠着她的小舌，小小的橘子瓣成了两人亲热嬉戏的道具。

一吻过后，雷韵程红着脸喘息，唇瓣泛着晶莹的光泽，带着微微的肿胀，格外诱人。封印抱着她纤瘦的身子，大手在她脸颊处摩挲：“过了正月十五，我就要走了，你开学我不能去送你。”

“那我能去送你吗？”

“到时候我会带着你一起走的。”

“那我就跟你走。”雷韵程脱口而出，封印换了个姿势把她压倒在床上，目光灼灼地看着她，那眼神令雷韵程有一种无所遁形的感觉。

“如果有一天，你爱我能像我爱你一样，就会知道这些话说出来自己是多么无能为力，有些东西是无法控制的，是心甘情愿的，并不是我不够争气。”

封印被她诚实的话语触动，眸底深处燃起一簇火焰：“这么久以来，我对你是不是太坏了，恨不恨我？”

她没吭声，封印低头又啄了啄她的鼻尖：“你在我心里一直是个孩子，你那么小，懂得什么叫喜欢？什么叫爱情？将来会后悔的，后悔把感情都投注到我身上。”

有些人怕的，不是爱情的结束，而是它从未开始过，那些山盟海誓不过是一场误会。

雷韵程不知道这是否是他一直拒绝自己的原因，如果她对他的执著与付出都不能算为爱情的话，还能称之为什么？

晚上把她送回家，封印开车来到周安达的酒吧，果然在这里看到陆叙。

他坐在吧台边，看着舞池里挥汗如雨的陆叙，眸底一片阴霾。

一曲终了，陆叙径直坐到他边上，给两人一人点了一杯酒：“我还在想你什么时候才会来找我。”

封印扯唇淡淡笑了笑：“说吧。”

陆叙将酒一饮而尽，在手中把玩着细细的高脚杯：“没什么可说的，心和人，我总要得到一样才不算亏待自己，何况那晚是她主动。”

封印自始至终一口酒未沾，跳下高脚椅，看了陆叙一眼。

陆叙明白他的意思，跟随他来到男卫生间。等所有人都出去，封印将门落锁，转身脱下外套挂在一旁，解了衬衫领口的扣子，直直向陆叙挥去一拳。

陆叙避开，却结实挨了接下来的两拳。

封印下手不算轻，自己的手都有些发麻："她若是完全清醒的我不说什么，但是她喝了酒，你这是乘人之危！"

陆叙偏头啐了一口，抡起手臂还击："是吗？你怎么不说她为什么借酒消愁？说到底还是你给我的机会乘人之危！"

封印揪着他的衣领抵在墙上，手臂格着他的喉咙，眼中怒火中烧："有没有想过这样带给她的伤害？我现在怀疑你对她的感情是否是真的！"

"从你把她推给我的那刻起，你对她的伤害可是一直持续到现在！你不是和你的夏炎凉又厮混到一块儿了吗？你不是不爱雷韵程吗？还管她和谁上床？封印，你有什么资格？"

陆叙的话直戳封印心窝，捏紧拳又是重重一击，巨大的力道使得陆叙痛苦地弯下身子。

"是我错了，我后悔让她认识你。"封印咬牙切齿，双拳攥得咔吧作响，"我的资格，就是我对她的感情。"

陆叙倚着墙边咳嗽边低低地嘲笑了起来："感情？你的感情只有在我睡了她之后才肯释放出来？你太能忍了，怎么不继续忍下去？"

他忍着疼痛撑起身子，直视封印因愤怒变得晶亮的眸子。

"我想知道你要怎么搞定夏炎凉，她和我说孩子是你的种！她要是闹起来，一个生活作风问题可不是小事！别忘了你自己是什么身份，难道你想因为雷韵程放弃这身军装，放弃飞行？"

"你听她放屁！"封印不屑地翘起嘴角，眼里的傲然和笃定清晰可见，"就算我没了一切，你也得不到她的心。陆叙，你比我晚的可不只是晚认识她几年，你自己明白，不然你会用这么卑鄙的手段只为得到她的人，好给自己一个安慰。"

封印取了外套穿上，离开之前留给他最后一句话："锁定了目标又怎样？她根本就不在你的攻击范围，以前你不可能，现在，以后，有我在，你更不可能。"

陆叙在洗手池边掬了捧水泼到脸上。看着镜中双目猩红的自己，他蓦地一拳砸在镜上，破碎的裂纹呈放射状散裂开来："雷韵程，你迟早会到我身边来！"

将她的名字咬碎在齿间，陆叙知道，他这辈子算是毁到这个女孩手里了。

雷韵程的眼睛里从来没有过除了封印以外的人，他有时很想剖开她的心看一看，到底是什么能够让她如此执著地爱一个人，抑或是，执著只是她的本能，就

像他对她。

封印走的那天，雷韵程又给了他一只精致的饭盒。

他抚着包装袋口的小蝴蝶结兀自笑，她会让他有种初恋的感觉，她干净，纯净，洗涤着他的心，驱走他内心由夏炎凉和黎睿带来的那一方黑暗。舷窗外白云朵朵，封印闭上眼睛在心里描绘着她的模样，某种温热的东西在体内流淌。或许，有些感觉只有特定的人才会给予另一个人，这是否就是人们常说的缘分与宿命。

雷韵程每次有意无意中透露的那些对他的坚定不移，都让他初时的狠劲消磨殆尽。

他就知道自己会有这么一天，只是没想到会来临得这么快，更没想到对雷韵程的感情一旦释放就再无法压抑下去。他高估了自己，低估了陆叙给他的刺激，曾经觉得她和陆叙在一起不失为好结果，现在想来有多可笑。这个女孩确实已经住进他心里，那么，他能做的只有抓紧她的手，不松开。

开学的日子很快到来，回到学校的雷韵程似乎得到了新生，整个人都不一样了。教员发给大家这一学期的训练科目表，顺便发布一个消息。

“两个月后，会有来自第×航空师的飞行员来我校作报告，大家到时候可以问些你们感兴趣的问题。”

第×航空师?

向北宁在底下碰了碰她，低声问道：“师兄就是这个师的吧？”

雷韵程点头：“要是他能来就好了。”

向北宁看了她一眼：“雷韵程，收敛一下你花痴的表情。”

趁教员没注意，雷韵程捶了他一下：“对了，我见着厉宇了，他让我给你带个好。”

“他去找你了？真是重色轻友，怎么不来找我呢？”向北宁调侃，又遭到了雷韵程的“打击报复”。

“雷韵程！”教员忽然点到她的名字。雷韵程吓了一跳，应声站起。

“你和向北宁带几个人编排点节目，举行个小欢迎仪式。这次来的几个人都是本校毕业的飞行学员，是你们的师兄。”

“是，”雷韵程坐下，小声嘀咕，“不知道是谁那么大架子，不就来做个报告吗？”

她没把这件事放在心上，每日照常训练。时间在不知不觉中过得飞快。那天没有训练任务，雷韵程去图书馆泡了一下午，找了一堆资料回来，她要为毕业论文作准备。路上遇到几个同学，脸上个个都是兴奋的表情。

“来我们学校作报告的飞行员到了！雷韵程，不跟我们去看看？”

她不以为意：“不着急，晚上欢迎仪式上不就见到了吗？”

晚饭后，雷韵程在礼堂终于见到大牌的庐山真面目。

几名身穿蓝灰色空军常服的年轻军官各自坐到指定的座位，并依次到讲台前作优秀事迹报告。

一双熟悉的眼睛很快在众多学员之中找到她，即便离得很远，雷韵程也能感受到他灼灼的视线和唇边那抹似有若无的笑意。

这是第一场报告会，来的大多是年轻的军官，讲话内容很生动有趣，但被人一直盯着看的感觉并不怎么样。

连她身边的向北宁都察觉到了异样：“陆叙对你还是不死心啊。”

雷韵程装没听见，恨他都来不及，更别说谈论他。会议还未过半，她被叫了出去，队长点点腕表，给了她一个任务：“你到门口去接个人，这个时间他应该到了。”

“也是来作报告的吗？”雷韵程随口问道。

“是的，一个少校，接来了直接带到这里来，宿舍我们已经安排好了，会议结束后再回去不迟。”

雷韵程欣然领命，这差事可比被陆叙用眼神欺负强太多了。她还没到校门口，便看见一辆军车开进来，一个身着军装的男人单手提着简单行李包自车上下来。男人背对着她，和岗哨在交谈。路灯的灯光洒在他身上，氤氲出虚实不清的光影，而黑夜却衬托得他越发劲瘦挺拔。

雷韵程蹙了蹙眉头，那份熟悉感让她心脏扑通扑通地加速跳动。她加快脚步，离他愈来愈近，甚至能够听到他说话时候低沉的嗓音。

岗哨看见雷韵程，眼神示意封印：“这个应该是来接待您的学员。”

封印回头，赫然看见他身后几步之遥的纤细身影。

一些你已经事先预知了结果的事情，等它真的发生在你眼前时，仍旧会有一种无法名状的悸动在你心中充斥流窜。

所以，封印看到雷韵程的小脸时，那种感觉竟让他一时间无所适从。他在原地呆立片刻后才无声地向她走近，步履稳重矫健，节奏恰似踏着她的心跳。雷韵程眼眶发热，视线紧盯他墨染的眸子，身子站得笔直。她下颌微敛，右手迅速从

胸前抬起，中指贴于帽檐之外两厘米处，向他敬礼。

“少校同志。”

封印抬起右手还礼，还未等说话，雷韵程便急急地开口：“报告会已经开始，队长让我带你先去礼堂。”

眸中溢出笑意，这丫头比他还要紧张，封印笑道：“那么，谢谢。”

一路上，两个人就如陌生人般没有半点肢体接触与语言交流。

直到进了礼堂，来到一条光线稍显昏暗的走廊，雷韵程在转身之际，蓦然落入他的怀里，封印把她压在更背光的角落，低头精准地寻找到她的唇，纳入口中肆意吮吻。雷韵程完全被他提了起来，脚尖无法触及地面，两只胳膊死死地圈住他的脖子，热切地回应他的吻，肺里的氧气被耗尽都舍不得停下来。

“你……想我了吗？”她在两人接吻的间隙中，喘息着断断续续地问他。

封印似要将两人嵌为一体般地用力揉着她的身子，热吻激烈转为缠绵，舔着她的唇瓣，嗓音沙哑地低语：“你说呢？”

雷韵程弯起唇，戳戳他的手臂：“快放我下来，被人看见就惨了。”

封印又吻了她几下才肯放手。雷韵程捡起亲热时掉在脚边的军帽，掸了掸灰尘，踮起脚尖为他戴上：“你穿这身真帅。”

这是雷韵程第一次见到这个男人穿军装，比她想象中的不知要威风多少倍。封印抻抻她身上的军装，正了正她的军帽，指尖抚过她的领花，又抬眼注视她，真真切切感受到她的成长，她已不再是从前的小丫头了。

雷韵程带着封印进入礼堂正厅交给校领导。向北宁看到走上讲台的封印，冲雷韵程挑挑眉：“还真让你说着了，师兄给你透露消息了吧？”

她小小地自得：“怎么可能，我没比你早知道几分钟。”

“下面请第×航空师二团飞行大队长封印同志为大家作报告。”副校长的声音通过话筒传出来，底下一片肃静。

封印站在讲台前，面向全体领导教员学员敬军礼，目光与她平时所熟悉的截然不同，凌厉稳重，莫名的有种吸引力，瞬间让人无法移开视线。他一眼看到雷韵程，眸中闪过一抹柔软。

雷韵程嘴角无法抑制地上扬，她自豪又有些激动，因为，台上万众瞩目的人是她爱的男人，是她为之奋斗的目标。

陆叙在桌子下面捏了捏拳，面色清冷。不是没看见他们两个若无其事地一同

进来，他甚至能想象到进来之前两个人曾做过什么。他了解封印，他是那种不动则已、动则惊人的男人。

等会议暂告一段落，雷韵程和向北宁被留下来，负责一些善后工作。

她和向北宁把杂物放回储物间，从礼堂出来。副校长和两名军官在门口交谈，见了他们，便招手唤两人过去。灯光昏暗，雷韵程走近了，才看清那是封印和陆叙。

副校长看上去很高兴："这两个是这批学员里的尖子，可不比你们当初差，听说你们都认识，我就不再多做介绍了。"

封印视线越过雷韵程，看了看向北宁，笑道："向北宁，方队长曾经不止一次特别提过你，前途不可限量。"

向北宁不卑不亢："师兄过奖了。"

陆叙的注意力自然在雷韵程身上，他微微偏头："那么，这位小师妹就将是我们比钻石还宝贝的女飞了。"

副校长朗声笑起来，拍拍雷韵程的肩膀："你们T市出了不少飞行天才，歼击机女飞雷韵程可是近年来的第一位。这样吧，我和你们师里商量一下，报告结束后，你们两位多留些日子，教教这些学弟学妹们？"

"是。"

二人没有拒绝之理，却各怀心思。

雷韵程更是又惊又喜。

接下来的半个月，学员们不上课的时间基本上是听报告，然后是实机飞行表演。封印和陆叙驾驶的飞机在跑道上升空起飞时，女学员们激动万分，她们早已被那种只有真正飞行员身上才有的独特气质所吸引，而男学员更多的是折服于他们娴熟的高难度的飞行技术。

其他飞行员结束报告离校后，封印和陆叙应邀被留了下来，只不过私下的时间一直有男男女女的学员围着他们转，雷韵程几乎没有和封印单独相处的机会。

周日，雷韵程早早来到学校招待所，两位女同学恰好从里面出来："雷韵程？你也是来找陆叙的吗？他不在哦。"

"但是封印在，不过在睡觉。"另一位女同学遗憾地耸肩。

雷韵程等她们离开，才怀着兴奋的心情跑上楼。站在封印门前，雷韵程深深地吸了口气，抬手敲门。

封印已经不记得这是今天早上第几次敲门声了，拉开门时，雷韵程的笑脸让

他原本蹙着的眉头顿时松开。

她抿着小嘴冲他笑，刚要抬手敬礼便被他拽进房间。他脚一旋，把门带严，拎小鸡似的把她扔到床上：“又没外人，少装模作样的了。”

雷韵程咯咯地笑，闪躲着他的魔爪：“请你注意点影响。”

“知道影响不好还来找我？”封印抓着她腰间的痒痒肉，看着她像条小泥鳅似的滚来滚去。

“又不是只有我来找过你，装什么？”雷韵程佯装不满。

“可我就让你一个人进来过。”

雷韵程笑声渐止，让他在自己身边躺下，小手摩挲着他坚毅有型的下颌：“我有种不真实的感觉，你怎么就喜欢我了呢？”

封印捉住她的手，不轻不重地咬了一口：“那我应该怎样，让你再追个四五年？到时候我都老了，你个小姑娘哪里还看得上我？”

“瞎说，我爸现在还有女人追呢，那叫成熟，是魅力，才不是老。”雷韵程扑过去，报复性地咬了他一口，往他颈窝蹭了蹭，“你抱抱我。”

封印伸展手臂揽她入怀，听见她餍足地叹息：“你要是看我追你追得太辛苦可怜我，那就可怜我一辈子吧，都说一个月就能让人养成一种习惯，习惯一旦成自然再戒掉就难了，到时候你就离不开我了。封印，你就让我成为你的习惯吧？无论你在哪儿在做什么，哪怕是在两万米的天上，有个时时牵挂你的人，不好吗？”

封印揉了揉她的头，低低地笑：“傻丫头，一辈子是能轻易说的吗？”

“我没有轻易说，我只对你说。”雷韵程细细的手臂圈在他腰间，万分依赖，“封印，你再抱抱我，抱紧点，不然，我总是觉得你不真实。”

他收紧手臂，把她更紧地以占有性的姿态抱在怀里：“我不是正在抱着你吗，要怎样让你感觉真实点？”

雷韵程咬咬唇，扬起头来将唇贴在他耳边，小声地，羞涩地开口：“我想要你。”

封印的心跳猛然漏跳一拍，不敢置信地看着她：“知道自己在说什么吗？”

她点点头，羞赧地重新把脸埋在他胸前：“我都二十二了。”

“才，”封印加重语气纠正她，“你才二十二，就急着把自己送出去？”

雷韵程愤愤地捶他：“不给拉倒！”

封印勾起她的小脸，直视：“这么大胆，哪来的勇气？嗯？”

她唇瓣颤了颤：“因为，我爱你。”

封印所有的表情均凝滞在听见这三个字的那一刻。雷韵程看见他眸底骤然掀起一片惊涛骇浪，然后，他整个人的气场在顷刻之间全变了，变得让她心悸。

他缓缓低下头，声音低沉如穿透冰层的利刃尖刀："程程，你知不知道我本想在你毕业之前保留一个完整的你。"

她喉咙酸涩，封印从不去提她和陆叙的那一晚，并非是他在故意逃避，她知道封印只是想让她明白那件事并不能使他们之间产生任何隔阂，她仍旧是个完整且完美的女孩。

"但是你现在……"封印蓦地抓住床头的窗帘扬手一甩，整个屋子霎时暗下来，他一个翻身将她压在身下，胡乱地扯开自己衬衫领口，喉结上下滚动，眼睛里已然冒出了火光："你现在让我忍不住了！"

雷韵程眨着水光潋滟的眼睛看他，小手隔着衬衫摸上他结实的身体，脸颊染上一层粉粉嫩嫩的诱人光泽。

封印捉住她的手腕，定在头侧，攫住她精巧的下颌，唇抵在她的唇上，踌躇着，又像是压抑着，重重地吻她："别勾引我，程程，把我推开，快点……"

"我不。"雷韵程扬起头，勇敢地迎上他的吻。

雷韵程柔软的小舌探入他口中，她的大胆和热情犹如在封印心中又添了把柴，火焰燃烧得越发高涨。

封印低头以唇磨蹭她的脸颊："你要想好了，别后悔。"

"不后悔，我等这天很久了。"她终于长大到可以让他以看女人的眼光看她，可以和他谈情，说爱，说永远。

封印头埋在她颈间深深地吸气，心中酸涩的感觉中带着隐隐的疼。不知道为什么，他忽然想让时间回到过去，回到他们小时候，从一开始就把她当成自己的女人一般疼爱，而不是让她独自承受那么多年来的等待与坚持。她为他付出过的，他该怎么还。

他的手顺势而上，罩住她胸前那抹柔软时，她身子微微地颤了一下。封印咬开她军衬扣子，吮着她的锁骨："小东西，等下可别说你受不了。"

雷韵程脸红得说不出话来，只能抱着他，一点点沉溺在他的唇和手之下……

"能不能等等……"雷韵程眉头轻蹙，忍耐着他带给她的阵阵酥麻。

"不能，飞机已经推出跑道，正在加力起飞。"封印蓦地沉下腰，坚硬的顶端强势嵌入她的柔软之中。

她惊呼，身体如即将崩断的弦。

他掀开被头，看着她湿漉漉的眼睛，低头轻轻亲吻她，嗓音因为过度的压抑

显得异常沙哑："程程乖，别绷得这么紧，不是想要我吗，那让自己接受我。"

"有些痛……"雷韵程紧搂着他的脖子，小嘴张开像缺水的鱼，身体有被劈开的感觉，随着他的进入，尖锐的疼痛越发清晰。

"别怕，程程，再放松点……对，让我进去。"他一面诱哄，一面试着将自己继续推入她紧窄的身体。而在这过程中，封印不由得皱起眉，纵使他已经用了足够的耐心做前戏，她依旧紧得不像话，让他进入的每一寸都那么不易……

有些话不适合现在问，封印将疑虑暂时压下，含住她圆润的耳垂，在她耳边低语，手没离开她的腿间，细细地揉捻，试图缓解她的紧张不适。

忽然，他听到钥匙开门的声音。

陆叙一早被向北宁和几个男生找了去，传授了些特技飞行技巧。向北宁是极为聪明的人，很多问题，陆叙一点就透。

等其他人离开，向北宁拿着飞机模型反复模仿飞行动作："你和他是你们师里的王牌吧？"

"×师飞行员没有差的，全是王牌，不过封印尤其……你是不是喜欢雷韵程？"陆叙忽然发问。见向北宁怔了怔，他揶揄地翘起嘴角："又漂亮，又优秀，喜欢上她很正常。"

向北宁坦然地耸肩："我很欣赏她，有一种人，你和她做朋友，会比做情人来得更现实。"

同学四年，没有人比他更清楚地看到雷韵程为封印所做的努力，不是他不想争取，而是太知道结果。朋友，或许是可以和她维持关系的唯一途径。

看来，人真是不同的，陆叙和向北宁不是一类人，向北宁理智得过分，而他即使能够预料到结果，也不会去封闭自己的感情。

和向北宁分手，陆叙在学校里逛了一圈，本想去找雷韵程但她不在，无处可去，只好回招待所。

就在他拿出钥匙把门打开的那一瞬，从那仅有的缝隙窥见房间内是拉着窗帘的，而他出来之前封印明明已经起床了。陆叙动作顿住，一个念头随之在电光石火间闪过他大脑：难得今天他们全都休息……或许，她就在这个房间里，和封印在一起。

他捏着门把手，进退两难。

不容他细想，门被封印从里面打开。陆叙抬眼，正好对上封印并不怎么好看的脸色以及……他还没来得及穿好的长裤和赤裸着的上身。

陆叙眯起眼睛，都是男人，有些话不必明说，一室暧昧的气氛已经印证了他的猜测。

封印单手撑着门，薄唇紧抿，眸底情欲的火焰还未熄灭，被他清楚地看在眼里。

陆叙几乎溺毙在这沉默里，整个人陷入一片阴霾之中。他克制着情绪，告诉自己不要往里面看。

陆叙艰难地牵扯出一抹嘲讽的笑意。他说不出话来，向后退了一步，咬紧牙，小幅度地呼吸，以平复自己波涛汹涌的内心，转身离开。

封印把门关上，雷韵程已经忍着不适，用最快的速度穿好衣服，皱着小脸看他。封印拍拍她的脸蛋："看你吓的，是陆叙，别人没有这房间的钥匙。"

雷韵程长长地松了口气，撅起嘴："这怎么算啊，是做了还是没做啊？"

"你怎么比我还欲求不满？"封印拉过她，吻了又吻，"放心，早晚完成任务，让你吃了我。"

陆叙下楼时的动作几近仓皇，迎面撞上了人都没有去顾及。

"陆叙！你怎么回事？有什么事情这么急？"一个声音叫住了他。

他生生止住脚步，眼睛闭上，再睁开，转身，笑道："副校长。"

副校长打量他一番，没看出个所以然来，似乎刚才在他身上感受到的愤怒与杀意都是错觉，"正好找你们两个探讨一个飞行技术上的问题。"

副校长轻揽他的肩往楼上推："走，先上楼再说。封印在吧？"

陆叙心中有片刻挣扎，眸色深沉无底："在。"

走上楼的每一步，陆叙都特意把脚步放缓，和副校长扯些无关紧要的话题，内心挣扎不已。他们的房间在三楼，上到二楼时，陆叙忽然停下来："我早上出去时他还在，现在可能已经不在了，我先给他打个电话吧。"

"好，先去你们房间等他。"

"副校长，"陆叙脚步轻挪，挡在他身前，"我没带钥匙，刚刚就是准备去找封印的。"

"让前台的同志来开门就好了。"

陆叙本想说他下去取钥匙，不巧路过一位工作人员，一眼认出陆叙："305号房间的吗？那房间有人在的。"

副校长表情奇怪地看了一眼陆叙，大跨步地几步上了三楼，直奔305房，抬

手敲门。陆叙紧随其后，想阻止已经来不及，门咔吧一声被人从里面打开。封印的衣服已经穿好，正拿着毛巾擦着湿淋淋的头发，看见门外的两人微微吃惊："您怎么来了？请里面坐。"

陆叙手握虚拳抵在唇边轻咳："刚才没听见我敲门？我忘带钥匙了。"

封印瞬间明白过来，歉意一笑："我在洗澡，没注意。"

副校长进门环视周遭，看见的只有整洁的房间，并未见任何异常，严肃的表情这才舒缓下来。

不是自己预料的画面，陆叙眯了眯眼睛，看向封印。

封印一脸坦然地回视。

等副校长离开，陆叙过去一脚踢开卫生间的门。封印在后面冷笑："别找了，人早走了。"

一室寂静，两个人谁都没言声，与其说是在刻意回避，不如说是在无声地较劲。

"你非要在这个时候这个地方，是故意和我炫耀的？"陆叙率先开口。

封印半仰靠在床头："我有这个必要吗？"

"知不知道，你这种自信在我眼里显得非常可笑？"

封印一个利落的挺身，从床上跳起，双眸盯着他，凌厉而放肆："有个地方我不明白，既然知道程程不喜欢你，为什么还要用那种方法得到她？为了把她从你身边推得更远？"双臂横在胸前，居高临下的模样，"能解释一下你这么做的意图吗？"

陆叙低敛眉目，玩世不恭："我本来也不是什么好人，中规中矩地追求根本不是我的风格。"

封印看着他，眸底一片深沉在翻滚："在我不知道自己对她产生感情之前，我确实希望你能够让她移情别恋，某种意义上我利用了你。"

"利用谈不上，我想要她不是因为你，是为了我自己。"陆叙不屑地反驳。

"不管怎么说，是我浑蛋的地方我道歉。"

陆叙轻笑，起身与他平视："看你的意思，是认为她已经是你囊中物了？我应该退出了，是吗？"

封印没说话，算是默认。

陆叙的愤怒与不甘在那一瞬间跳至最高点，他捏着烟，狠狠吸了两口，认命似的点头："行！封印，你们两情相悦了，我收手，我不碰她，不动她，我就看

着你们是否能走到最后。”

他把烟扔到地上，鞋底狠狠踩上去：“千万别给我机会拆散你们！”

相比陆叙的凶狠，封印则是一种越发波澜不惊的笃定：“你等不到那个时候，从我们在航校认识的第一天到现在，你应该知道我想要的一定会得到，而且从来不会放弃。”

“大家都一样！”陆叙咬牙切齿，摔门而去。

午饭时，陆叙端着餐盘直接走向雷韵程那一桌：“抱歉，我有点事情想要和这位雷同学谈一下。”

他笑容温和却散发着不容拒绝的意味，原本坐在雷韵程身边的女生自动端着餐盘让开位子。雷韵程端起餐盘也想离开，却被陆叙压下肩：“你坐这儿，我确实有话和你说。”

众多眼睛看着，雷韵程轻甩肩头来表示自己不愿他碰触，她放回餐盘，拿起筷子继续吃饭。

陆叙坐在她对面，也没看她，筷子扒拉着米饭。

如果雷韵程现在抬头看他，一定会发现没有什么时候的陆叙会比现在更隐忍，只可惜她一秒钟都不想见他。

“程程。”

“我叫雷韵程，程程不是你叫的。”雷韵程一本正经地纠正。

陆叙捏了捏筷子：“雷韵程。”

“……”

“不是哪个男人都可以值得你相信。”

“这点我已经很清楚了。”起初，她对陆叙谈不上信任与否，但记得他曾说过一句令她无法反驳的话：军人这个身份值得她信任。她也曾尝试对他不再那么抗拒和冷漠，是他毁了他们之间本就很脆弱的关系。

陆叙明白她的意有所指：“你还不够清楚，什么事都不要只去看表面。虽然这句话对你来说已经起不到什么作用，我还是想警告你对封印留点心，不要把任何一个人当成是你的全部。有一天，你会发现没了他，你其实一无所有。”

雷韵程的动作几不可察地顿了顿：“这就是你想说的？我该谢谢你的‘好心’吗？”

陆叙上身前倾向她，刻意压低嗓音：“我想说的还是那句话，你迟早会主动提出和我在一起，我依然在等着这一天，并且对此充满信心。”

雷韵程倏地抬眼："你做梦！"

"那就祝我梦想成真好了。"陆叙拿起餐盘上的饮料杯，和她的杯子碰了碰，以此代酒一饮而尽，然后扔下筷子起身离开。

封印和几个教员同桌用餐，隔着几桌看向雷韵程这边。雷韵程收到他询问的视线，扬起一抹笑来。封印勾起唇笑，被一个教员看见。

"和谁眉目传情呢？是不是看上我们哪个学员了？"

几个人不约而同地回头，雷韵程恰巧低下头继续吃饭。封印弯起眉眼，丝毫不在意他们的调侃："如果这里的女飞都到我们师，可以解决不少人的个人问题。"

有人笑着附和："是不是也顺便解决了你的个人问题？"

封印笑意更浓："我的后半辈子已经有着落了，不劳几位惦记了。"

他说着这话的时候，目光下意识地瞟向雷韵程。从窗户投射进来的一片阳光就像是专门为了温暖她而存在的，封印远远地看着坐在那里独自进食的女孩，心里竟是百转千回的恍惚。

若早知会有这一天，他应该更早地承认自己的心。

他要走的前一天晚上，雷韵程差点哭了，小猫似的腻在他怀里。封印搓着她的头发，低声地哄，最后被她逗去了数个热吻，吻得他心里火烧火燎地难受，几乎都想当下就要了她。

雷韵程感觉到他身体的变化，红着脸蛋笑他："你越来越不经逗了哦。"

封印抱着她坐在自己腿上，大手探进她衬衫里，在她颈间啄吻着，呼吸里都带着压抑："是你越来越像个女人了，会撒娇黏我，还会用眼泪攻势。"

他手上加重力道，揉得她呼吸不畅，心里痒痒的。她搂着他的脖子："我怎么有种在和你偷情的感觉……"

她嗓音发软，细细浅浅的喘息还有禁忌的字眼儿让封印下腹都快爆炸了："臭丫头。"

他一个翻身，将她放倒在草坪上，身体覆上去，抵着她的唇，抱怨："我怎么没有发现你什么时候变得这么勾人了？"

雷韵程捧着他的脸，重重地亲了一口："是你没有发现你比以前喜欢我了。封印，你真好。"

封印对上她闪亮的眸子，那里面是最纯的喜悦，甚至是感激，还有深深的眷恋，一切都是因为他。他动容，一种近乎幸福的情绪在胸膛里充斥着。

“是你好。”他一下一下地吻着她，似乎在倾诉，“程程，谢谢你的坚持，还有你给我的一切。”

他不敢想象倘若在这些年里她早早放弃了，他是否要永远错过这一天。那对他来说，不仅是失去的遗憾，而是从未得到过的可悲。

雷韵程依偎在他怀中，仿佛这里就是她在这个世界上唯一的栖息地。

爱情可以让人成长，雷韵程从前只一心追逐他的脚步，而现在，她却想要和他并肩在天空翱翔，她已经在爱他的过程中拥有了足够的资本。

几个月后的夏天，雷韵程通过体能与飞行的全部考核，以整批学员中最优异的成绩毕业，成为一名光荣的空军女飞。或许上天开始眷顾她了，她和向北宁一同被分配到了封印所在的第×航空师二团。经过短暂的休整之后，她终于以最耀眼的身份来到封印身边。

二团驻地不在市区，她下了飞机，到约定地点等着部队派人来接。那天太阳很大，雷韵程坐在行李箱上，仰头看偶尔从头顶掠过的飞机。想起高考那年，他回部队之后对他疯狂的想念，还有在航校艰苦训练的日子，她依然对他疯狂地爱着，也越发地爱上军装与飞行，那是赋予她更完整灵魂的事业。

引擎的声音由远至近。她站起来，手搭在眉前，看着那辆军用吉普向自己驶近。最后，吉普精准地停在她身前一米处。

她扬起唇，眯着眼睛笑起来。

封印从车上下来，背着光走到她跟前，一把将她抱起来，力道大得让她呼吸困难。雷韵程搂着他的脖子，愉悦地笑。

封印把她禁锢在怀中，完全忘了身份形象，在人来人往的路边狠狠地吻上她。

“我来接你了，程程。”

第七章 生长在她心里的一根刺

二团团长穆锋是一个看上去很和善的男人，他十分意外雷韵程是个这么俏生生的小姑娘。

“这要是在外面见着，我还以为是哪家的千金小姐。封印，你带着这位小同志熟悉一下咱们这里的环境。”

穆锋转而看向雷韵程：“有什么困难和要求，要主动和他提，不要客气。”

等他离开，雷韵程长长地舒了口气。封印笑道：“是不是觉得穆团人很好？”

雷韵程重重点头：“我以为团长会是那种像方默阳似的变态呢。”

“有没有听过一句话，慈不掌兵？”

雷韵程眨眨眼睛：“莫非和我爸一样，是个笑面虎？”

封印耸肩：“也不算是，生活上他确实是这个样子，但我们团都不是泛泛之辈，能领导这样一个团，你觉得用刚才那样的方式行吗？工作上，你最好不要出一点差错，不然，他就是方默阳乘以二，有你受的。”

雷韵程缩了缩肩头，听话地点点头：“师兄的话我一定铭记在心。”

她这小模样让封印觉得手痒，很想上去蹂躏她一番。

“叫我大队长，这不是你们学校了。”他点点她的眉心，“已经授衔了，上尉同志。”

雷韵程羡慕嫉妒恨地戳戳他刚刚晋升为中校的肩章，真想把上面的小豆子扒掉：“然后呢？”

“然后正经点，别用那种让我想吃了你的眼神看我。”

雷韵程咬着唇，忍着笑："是，大队长。"

把行李送到宿舍后，封印带她到处转悠认认人。几乎每个人看见她，都是眼睛一亮。

"别得意，这都是一群狼，新鲜罢了。"封印及时给她打预防针，就怕她飘起来。

雷韵程吊着眼角斜睨他："他们的眼神让我想起我十八岁生日那天你第一眼看到我时的样子，跟他们一样，像头饿狼看见猎物。"

封印尴尬道："男人嘛，都这样。"

"唉，头痛哦，原来我行情这么好，你要是对我不好我就……嗯，良禽择木而栖了。"

封印赞同地点头："嗯，咱们这儿可选择的男人不少，如果看上谁，我可以给你当参谋。"

四架歼-8战斗机在他们头顶低空呼啸而过，雷韵程指着前头的那架长机挑衅："那就他吧。"

封印眯了眯眼："先去吃饭吧。"

雷韵程看他表情不对，撇起嘴，这样就不高兴了，真不经逗。

等晚上俱乐部活动，雷韵程才知道封印的反应到底是因为谁。陆叙和几个人一齐进来，与雷韵程惊讶的视线撞了个正着。

他勾起唇，在书架上随手拣了本书，径直向她这里走过来。他在她对面落座，手撑着下巴看着她："看到我意外吗，钢牙妹？"

这个称呼让雷韵程的眼神从最初的惊讶立即转为嫌恶。陆叙笑道："怎么说我也算你上级，上级问你话呢，必须回答。"

"不知道和你说什么。"

"要是今天不飞，说不定去接你的就是我了，你可真会挑日子。"陆叙信手翻着书，眼睛却一直看着她。

雷韵程被他盯得极为不舒服，第一次见到他时他看她的眼神也是如此，充满兴趣暗含掠夺的光芒。

雷韵程合上书。陆叙在她起身之前，伸出两指压在她的书上："我可是为了你想尽办法才调到这里来的。看在我这么辛苦的份儿上，别这么敌视我好吗？"

雷韵程弯唇冷笑，白了他一眼，转身离开。

她在俱乐部外面遇到封印，皱着眉头瞪他："陆叙不是和你不在一个团吗？"

她把刚才的事和封印讲了一遍。封印苦笑摇头："他那是逗你，他来因为上面有调令，来得你比早多了，只能说你们还真有缘。"

"封印！你别恶心我行不行？"雷韵程不悦，像只奓毛的小狮子。

"有我在，他不会把你怎么样，相信我。"说到这里，封印视线开始游移，"你下午指的那架飞机上的人就是他。如果我是军区司令，我马上就把他调走。"

雷韵程像发现了新大陆般看着他。封印心虚地摸摸脸："怎么这样看我？"

她缓缓翘起嘴角，狡黠地笑："封印，你真闷骚。"

封印啧了一声，不温柔地拍她的头："没大没小！"

雷韵程揉揉脑袋："那你怎么不早告诉我他在呢？"

"我不说，你不是早晚也会知道？"

在她似笑非笑的注视下，封印摸摸鼻尖，不自在地梗了梗脖子："我是不喜欢和你谈论他，恨不得你从不认识他。"

雷韵程无声地挑眉。封印勾起食指，重重刮了一下她的小鼻子："严肃点。"

"会疼的！"她捂着鼻子抱怨。封印刚想开口，便看到门口的陆叙。

"大队长在这里和小同志单独交流什么呢？"陆叙揶揄，双臂横在胸前。

封印气质翩然地笑："想听听？欢迎加入。"

听什么？听他们如何打情骂俏？陆叙冷笑："没那个兴趣看你们怎么调情，不过是来提醒你注意一下自己的举止。"

陆叙转身进去。封印脸上的笑意着实让他觉得刺眼。

这个男人最大的武器不是雷韵程的感情，而是他参与了她的幼年童年少年直到现在。就算这期间他们有六年的空白，但那从小无意间培养出的感情与默契是他无法超越的，封印是她最初以及最完整的心动，任何时候都没有过一丝一毫的动摇。

而他，只能因此溃不成军。

在这里的日子，虽然简单规律，雷韵程却感觉自己过得越来越充实，学到了很多东西。飞了一段时间高教机，雷韵程放单飞，编排到封印所在的飞行大队。

天还没亮，雷韵程就已经睡不着了，逼着自己一直躺到起床时间。她快速换好飞行服，拎着头盔坐车到达外场，作登机前的准备。

封印特意看她："第一次放单飞紧张吗？"

雷韵程诚实地微微点头："有点。"

“平时怎么飞现在怎么飞。”

封印用眼神示意她绕到飞机后面去，他回头看看周围。雷韵程奇怪地跟着他环视了一圈：“你在看什么？哦……”

她回过头时，忽地感觉唇上一热，眼睛蓦地睁圆。

封印在她唇上轻轻地啄了一下迅速离开，表情还是那么一本正经，仿佛刚才对她只是战术指导而非一个吻：“给你打过气了，别让我失望，准备登机。”

雷韵程不自觉地弯起唇：“是！”

太阳还未升起，天边却已染成火红的一片。雷韵程把视线从他身上收回，深深呼吸，指尖触摸着唇瓣，上面似乎还残留他唇上的温度。那对她来说，不仅是一个吻，更是一份温暖。

雷韵程带着这样的心情回到自己的飞机旁，机务已经列队在等待。机械师纪易收起意味深长的笑意，立正，举手敬礼。

雷韵程还礼。

纪易一张嘴，大嗓门吓了她一跳：“机长同志！飞机已经准备完毕，请接收！”

“接收飞机。”

“是！”

机务兵迅速架好舷梯，雷韵程戴上头盔，爬上飞机坐进驾驶舱。纪易跟着上去，站在舷梯上作最后检查：“你可是我们团第一个女飞，我们和大队长一样，对你信心很足。”

雷韵程微微脸红，总觉得纪易的话意有所指，该不会刚才他看到了什么吧？

“我什么都没看到，飞行员同志，准备起飞了。”纪易冲她一笑，退下舷梯。

座舱盖缓缓落下，雷韵程抿着嘴笑，扣上头盔的带子：“706准备就绪，请求推出。”

指挥塔台：“允许推出。”

雷韵程的歼-8缓缓滑向一号跑道待命区，和她并齐的正是封印的飞机。

通讯频道传来气象参谋的声音：“风向南偏西，风速小于1米/秒，天空晴，×号空域有少量积云，通报完毕。”

雷达参谋接着通报：“地面各雷达站报告，飞行走廊内已实行航空管制，空域清爽，通报完毕。”

“705/706准备就绪，请求起飞。”

指挥搭台：“以战斗列阵双机起飞。”

“705/706明白。”

日出，最鲜活的晨光瞬间笼罩大地。

雷韵程落下头盔上的护目镜，看向封印，两人互相竖了一个大拇指。她先前的紧张情绪自坐上飞机的瞬间就已无影无踪。

这一个画面已经在她心里梦想了千万次，为了这一天，她早已作足了所有的准备，要以最完美的样子来实现心中所想。

雷韵程放下襟翼，推动节流阀到最大推力，松开轮刹，飞机开始向前滑行。到达一定速度，她才将其拉起，收起起落架。

两架歼-8几乎同时呼啸腾空起飞。

待飞出机场空域，关闭着陆灯进入飞行状态，封印侧头向左侧翼后方的雷韵程看去，眸色在护目镜后变得深沉。

终于还是到了这一天，那时，高举歼-8模型信誓旦旦要亲自驾驶它的女孩做到了，包括依然爱他。

四年之约圆满，如她所说，他对她并非错觉，她用自己做赌注，只为得到他的感情。

“706听到请回话。”封印微微扬起头，看着刺目的朝阳。这天空是他的，雷韵程只会是他的，他会用最大的努力给她想要的一切。

“706听到。”

“高度9000，速度800，航向155。”

“706明白。”雷韵程听从指令拉起操纵杆，机头翘起坡度，推动油门加速升空。

陆叙在指挥室面无表情地盯着屏幕上的两个闪烁光电。穆锋摘下耳机，点了点显示屏，“雷韵程和封印的关系不错吧，听说两家还是世交？”

“世交？”陆叙莞尔，“封大队长和雷韵程的哥哥是发小。”

“青梅竹马啊，怪不得雷韵程看封印的眼神儿火热了点儿，封印对她也很照顾。哎，伍政委的外甥女不是封印的女朋友吗？这小子不怕女朋友吃醋？”穆锋呵呵地笑了起来。

“封大队是雷韵程从小崇拜的人。”

穆锋恍然大悟似的点头：“这小子命好，身边净是漂亮姑娘。陆叙，你是不是也该考虑考虑个人问题了？”

陆叙弯起唇：“慢慢来吧。”

"705呼叫01，已到达演习空域，发现目标，请求攻击。"封印的声音从耳机里传过来。

穆锋打开话筒："705，可以攻击。"

"705明白。"封印调换频道，"706听到请回答。"

"706听到。"

"KX2中距弹，三十秒准备。"

"706明白，目标已锁定，KX2中距弹准备就绪，请求发射。"雷韵程打开发射保险罩，拇指悬在发射按钮上。

"可以发射。"

雷韵程按下发射按钮。与此同时，穆锋在指挥室看到屏幕数据提示击中目标，不由得笑起来，拿过桌上的水杯喝了一口："这个雷韵程不错，看着娇气，其实是个辣妹子，你可以考虑考虑，肥水不流外人田嘛。"

"穆团你说笑了，封大队把这个妹子看得可紧了。"陆叙扯起唇，笑得意味不明，又带着些许不易察觉的苦涩。

穆锋大手一挥："看得再紧又不能自己吃了，实在不行我去帮你说，这是命令，他还能不听？"

陆叙敛下眉目："那……多谢穆团了。"

向北宁和雷韵程一样，因过于优异的成绩，在毕业时被破格授予上尉军衔。他的优秀是人们早就知道的，是那种一眼看上去就知道他不简单的人。他被编排到陆叙带领的飞行二大队。

"三个月后有一场演习，二团将会派出八名飞行员参与。"穆锋把演习的相关资料在幻灯片上播放给大家，"每一回合都是四对四，失败者直接退出对抗。团里把名单确定下来了，但这并不代表什么，在那之前，团里会安排一次内部预演，看预演成绩来决定最后由哪八个人参加。三大队有其他的任务，不参加这次演习，所以，人员就只有从一、二大队选拔，封大队，陆大队。"

"是！"封印、陆叙应声站起。

穆锋把两个文件夹分发给他们："这是具体资料，你们拿回去看看。预演时间是两个半月后，作战计划我不过问，我只要看到结果。"

陆叙拿过资料翻了几页，看了封印一眼："封大队，手下留情。"

封印怎会看不出他眼里的挑衅，竟也开始暗自期待两个半月之后的对抗。他毫不掩饰自己的势在必得："好说，我们似乎很久没有切磋过了，很期待。"

斗志满满的两人让穆锋十分欣慰："向北宁和雷韵程也要参加，磨炼磨炼，两位大队长不要忽略了这两个人的能力。"

雷韵程得知演习的任务，雀跃得一蹦三尺高："我要参加！"

"坐下，我话还没说完呢。"大队会上，封印瞪了一眼雷韵程，出声低斥。

雷韵程吐吐舌头，乖乖坐回去。

"预演对抗长机僚机位置不变，706依旧飞我的僚机，中队长针对自己队员的弱点进行强化训练。"封印合上计划书，"虽然我们和对方已经太过熟悉，但也不可轻敌，陆大队长到我们团来之前，可是×团的绝对王牌。"

"可这是二团，尤其是我们一大队。"有人附和。

封印微微勾起唇，一种自信满满又锋芒内敛的气场不经意间流露而出，看得雷韵程一阵迷恋恍惚。

公布了参加预演的人员名单，雷韵程的名字毫不意外地出现在上面。"有没有什么问题？"封印问。

"没有！保证不给大队长丢脸！"雷韵程立正敬礼，眼睛里全是军人闻战则喜的光芒。

针对预演的训练立即开始，其中自然包括体能训练，全团精力几乎都投入到这次演习的准备当中。

几千米高空，一架歼-8战机以极快的速度飞过，在后面的战机险些咬上它时，战机出其不意做出几个连续漂亮的横向翻滚动作，偏离原有航向躲避开去。

目标丢失，雷韵程皱眉。

"在你上面，706。"封印提示她。

她仰起头，果然看见不知何时跑到她头顶的封印："太快了，我追不上。"

"我再给你做次示范。706，最后一次，再看不到你的进步，取消你预演资格。"

真无情，雷韵程嘟起嘴："706明白。"

和封印在一起，雷韵程才知道自己就像刚出生的小宝宝，连爬行都不会，怎么赶追已经在跑的他。

飞机系统再一次提示她已经被锁定时，雷韵程不得不对封印的飞行技术佩服得五体投地。

"706，看你的了。"封印鼓励她，"眼睛睁大点，咬住了就不让它逃脱。"

"706明白。"雷韵程深呼吸，眼睛紧盯着屏显上的705尾端，推动油门加力。

封印回头看了她一眼，再度做出横翻。

没甩开？

他把飞机急速拉起爬升至万米高空，雷韵程依然紧随其后。他心里默默念叨着：就知道你会这样。

系统提示“危险，即将被锁定”，封印心念一转，改而大角度向地面俯冲。雷韵程别无选择跟着俯冲，并且跟着他的速度越来越快。她的汗流下来，手掌紧握操纵杆。

“706，有问题随时报告。”封印有些担忧，这样的动作会使脊柱承受几个G的压力，拉杆和蹬舵的力量也会重得像实心铁球，这些对于女飞来说需要极好的身体素质才能够承受。

“706一切正常。”

封印下降到一定高度，雷韵程依然咬着不放。他刚改为平飞，系统便闪出红色灯光，提示已经被锁定，封印不免失笑：“时机抓得真好。”好到让他诧异。

雷韵程摘下面罩，长吁了一口气：“不要太小看我。”

“01，705请求返场。”

指挥塔台：“可以返场。”

从舷梯上下来，纪易笑意盈盈地上前：“怎么样？”

雷韵程摘下头盔：“飞机没问题，动力很强劲，但是大队长真是个打击人自信的存在。”

纪易呵呵笑起来：“你有得学了。”

封印等雷韵程拎着头盔过来，冲她竖起大拇指。她骄傲起来：“不会取消我预演资格吧？”

“穆团指名点姓要磨炼你，我怎么敢取消？”

雷韵程眨眨眼睛，鼓起脸蛋：“你吓唬我！”

到了晚上，雷韵程被封印拉到没人的房间。门一关，他便转身抱住她吻了上前，含着她的唇吮：“这是对于你白天表现良好的奖励，够了吗？”

“还差得远呢。”雷韵程搂紧他的脖子，拉下来深吻。

“明天周末，程程，我们出去吧。”封印把头搁在她颈窝处摩擦，嗓音沙哑，呼吸的灼热撩拨着她的皮肤。

然而，穆锋加量的训练计划却让他们不得不继续忍耐。

“穆团，你真是会要了我的命的。”封印用手覆住眼睛，忍不住哀号。穆锋

不明所以。

雷韵程低下头窃笑不已：“再忍忍啦。”

因天气情况，原本的飞行计划取消，改为在训练馆泳池里训练。航医拿着一根小教鞭在岸上掐着表，飞行员们要根据规定不停地在游泳池游泳，不经允许，不可以擅自停下。

中场休息，航医给大家三十分钟的调整时间，好继续下一个科目。

游泳是雷韵程擅长的，但是这么无休止的游最终耗尽她的体力，她半趴在边沿直喘气。

有人揶揄她和男飞行员一起训练有些吃力，建议航医给她单独做一套训练计划，但她觉得毫无必要。从航校开始，她就不知道什么是女兵的训练方式，男人能做到的她也能，就算需要比男人多几倍的努力。

她是里面唯一的女人，纤瘦的身体在一群男人之中格外显眼。天蓝色的泳衣把她的身材完全暴露了出来。

封印泡在水里冷静片刻，上岸，到桌上拿起杯子连连喝了几口水。

这些人个个巧舌如簧，雷韵程再牙尖嘴利，还是被说得一肚子不满：“你也不帮忙！”

“我帮他们还是帮你？”封印摊手，“我也认为应该给你单独做训练计划。”

雷韵程给了他一拳：“你也看不起我吗？”

“不是看不起，是男女身体素质天生有差异，有些东西你再怎么锻炼也赶不上男人。”封印说得一本正经，视线却总是控制不住地飘开。

雷韵程探头，好奇地盯着他：“你怎么了？”

“没怎么。”封印转身坐到长椅上，大毛巾自然地挡在下腹，仰头又灌了几口水。

“刚运动完，你喝那么多水干什么？”雷韵程绕到他面前，弯身仔细地打量他，发现他的眼神似乎总在闪烁，“怎么不敢看我？”

她没注意到自己胸前那两只白白嫩嫩的小白兔从泳衣领口几乎完全暴露在封印视线之下，封印的脑子轰然炸响，身体的某个部分悄然挺立。他无奈低头，揉着太阳穴：“你离我远点。”

雷韵程哪里知道他的小心思，蹲下去仰着头一脸紧张：“是不是哪里不舒服？要不要叫航医来？”

这女人难道不知道这个角度会让他看得更清楚？“叫航医来没用，他治不

了。乖，离我远点，让我冷静一下。”

他说话时，使劲抓了抓挡在下腹前的大毛巾。雷韵程蓦地伸出手摸他的肚子，“你肚子疼？”

“咝——”

封印倒吸一口气，微微低头向她，压低嗓音：“手再往下点。”

她窘得想钻进地缝里的样子令封印坏坏笑起来。

他的暗示太过明显，雷韵程心里扑扑地跳，拉紧大毛巾裹住自己娇嗔：“流氓！”

训练结束，雷韵程洗完澡出来，封印早已在门口那里等她：“有什么指示吗？”

封印趁四周没人，摸了一下她粉扑扑的小脸蛋：“周末赏脸约个会？”

雷韵程抿起嘴唇笑：“穆团呢？”

“我昨天问过了，这周末绝对休息。”封印拍拍胸脯，肯定道。

周末阳光普照，是最适合约会的天气。这应该是她来到二团那么久第一次出去，封印临时有事要耽搁些时间，雷韵程决定先去买电影票再等他。过了中午，却只等到他一通电话。

“团里有事，我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完事，你要不要先回来，我们下次再看？”

“这样啊，”雷韵程有些失落，“票都买好了，还有一个小时开演，好可惜哦。”

封印在电话那边都能想象得出她小眉头蹙起来的模样，手指慢慢地滑过裤线，似乎隔着电流在抚开她眉间的结：“那你自己先看，回来讲给我听？”

“嗯！那你忙吧，挂了哦。”

“等等，程程，”封印叫住她，顿了顿，“抱歉，下次一定陪你。”

雷韵程嘻嘻笑起来：“还要附加一个超火热的亲亲。”

“好，早点回来，别在外面瞎逛。”

“知道啦，我又不是小孩子。”

雷韵程甩甩手里的电影票，难得的约会就这么泡汤了。

电影看完，时间尚早，难得出来，她打算为两人买些小玩意儿再回去。只是没过多久，她便开始后悔自己这个决定。

本应该在团里的封印此刻背对她就站在她对面的马路上，而他面对的那个人，分明就是夏炎凉。

太阳很大，雷韵程手里的冰激凌一点点地融化，黏腻地沾了她整个掌心。她心里不安地跳动着，不知道夏炎凉怎么会出现在这里。

绿灯亮，一队等灯的汽车开走，视野变得开阔。雷韵程却在看到那个拽着封印裤子的小女孩时，瞳孔骤然紧缩，心脏狠狠地跳了一下。

小女孩亲昵地拽着封印的裤子，试图唤起他的注意。得不到回应，小女孩又去拉他的手。

封印和夏炎凉似乎在谈论什么，注意力并不在小女孩身上。

雷韵程咬着嘴唇，目光无法从那个小女孩身上移开。她就那么傻傻地站在那里看着这三个人，直到夏炎凉发现了她。

那一瞬间，她竟下意识地向后退了半步，夏炎凉却不动声色继续和封印说话。

或许，她应该上去问清楚，可视线再次触及那个小女孩时，忽地心生莫名的恐惧。

就在她犹豫间，夏炎凉似乎要离开，而小女孩很不情愿地拽着封印的手不放。封印弯身在她头上摸了摸，不知说了什么，动作轻柔，可惜看不到他的表情。小女孩点点头，跑到夏炎凉身边，上车前，还不忘冲封印挥手告别。

夏炎凉临走前看了雷韵程一眼，面无表情，眼神狠辣。

雷韵程躲到电话亭后面，放下购物袋，拿出手机，颤着指尖拨通他的号码，很快被接起。

“程程？电影看完了吗？”他的声音里听不出任何异常。

“看完了，我在逛街。”雷韵程试探着问他，“你在哪儿呢？”

“和伍政委刚才去师部办了点事，他让我先走，我现在在文远路，你呢？我去找你一起回去吧。”

“我也在文远路，你在哪儿，我去找你好了。”雷韵程咬着嘴唇，看着自己满手融化的冰激凌，脑中不知道在想什么。

挂断电话，雷韵程在电话亭后面透过玻璃看着他模糊的影子掐算着时间。封印没动地方，颀长的身形靠着路边围栏静静地等她。他不断地抽烟，直到一盒烟都抽完才不得不停下来，手一扬，烟盒精准地投到垃圾箱里。

不得不说，现在的封印相较前几年越发地迷人，时间在他身上沉淀出一种男人身上特有的自信与沉稳。作为封印的僚机，雷韵程其实压力很大，封印要求严格苛刻，不会因两人的关系对她有丝毫偏袒放纵，她发现自己越来越被他这种认真负责的态度吸引。

在整个等待的过程中，她的心都是慌的，因为从天而降的夏炎凉，因为那个小女孩，更因为不知他话里的哪句是真哪句是假。刚才的那一幕，让她猛然想起这个很重要的人一直被她忽略了，虽不愿承认这一点，但夏炎凉的存在如同她心里的一根刺。

雷韵程拎着大大的购物袋出现在封印面前时，已经掩饰好先前所有的表情。等上了车，封印见她迟迟没系安全带，只好倾身过来给她系好，顺势抬起她的下巴："怎么了？没陪你看电影生气了？"

她看着面前这个男人，表情与眼神皆与平常无异，仿佛她之前看到的都是幻觉："我也不清楚，头晕晕的，还有些恶心。"

封印邪气地笑，暧昧地冲她眨眼："怀孕了？"

"我有常识的好不好，做过才有怀孕的可能。"

"是不是在暗示我该对你做点什么了？"封印看看表，"还有时间，我们找个地方继续那次没完成的事？"

他嘴角坏坏地扬着，深邃的眸中闪烁着蛊惑的光芒。

雷韵程微微低下头，手指在身侧暗自抓紧衣服："要是真有了怎么办？打掉吗？"

封印抑制不住地笑起来，把她的头搂到胸前："现在是你事业这么重要的阶段，我不会让你怀孕的。"

雷韵程倏地抬起头："你不喜欢孩子吗？"

封印笑意微微敛起，垂眸认真看着她："孩子是两个人感情的结晶，是爱情的延续，我爸说的，除了我妈，我是他在这个世界上最重要的财富，如果我有孩子，我想我会很累。"

"为什么？"她追问，似要从他眼中寻找些什么。

"把一份感情分成两份，我怕冷落了你，我不会在同一时间喜欢两个人，而如果不喜欢孩子，我又为什么要让他来到这个世界上？"

细品着他话中的每一个字，雷韵程慢慢红了眼圈："封印，我不舒服，恶心。"

封印皱眉，贴上她的额头："怎么回事？还有什么不舒服的感觉？"

"很累，想吐。"雷韵程软软地靠在椅背上。

"那我们先回去。"封印发动车子，一脸担忧。

回到部队的当天，雷韵程就病了，还好只是中暑。

外场。

纪易从机腹下钻出来，雷韵程站在旁边仰头不知道看什么。他脱了手套，拍拍工作服上的灰："干吗呢，机长同志？身体好点了吗？"

雷韵程点头："忽然觉得飞机真大，可是一个人就能驾驶它飞上天，还能做那么多高难度的动作，真神奇。"

纪易呵呵笑起来："病糊涂了吧？你这语气让我想起我女儿，她也说过类似的话。"

雷韵程收回视线，歪着头看纪易："你女儿几岁了？"

"比你小几岁，还在上学。"纪易摘下帽子，目光变得柔软，眼睛里闪着幸福的光，"这小丫头小时候的梦想是设计一架飞机，还要亲自驾驶它。呵呵，这可真是梦想，遥不可及的梦想。"

雷韵程也笑："我小时候也有个梦想，和一个人一起飞上天。"

"封大队？"

雷韵程脸上微红，伸手摸着自己的飞机："很没出息，很肤浅吧？我那时去航院的原因就是这个，后来才被飞行真正吸引。"

纪易深沉地笑："既然他是你的目标，现在又是你的领导，有什么事情应该及时大胆地向他汇报，飞行员是不能带着情绪上天的，长机和僚机之间不能够存在对彼此的任何质疑，要带着完全的信任才能完美配合。"

"我……我信任他。"

纪易摇头："只信任他还不够，还要相信你自己。自信是飞行员应具有的最基本素质，关键时刻，那是保住人和飞机的关键。"

远处的飞机正在降落，领头的是封印。

"你怎么知道我有情绪啊？"

纪易莞尔："因为我是局外人，自然看得清楚，虽不知道到底因为什么事，但是能够从你刚才的话中感受到一些。飞机在地上是我们机务的，在天上就是你们飞行员的，你要有一种能够灵活随意操纵它的潜意识，才能达到人机合一的程度，而你刚刚已经在怀疑自己了，这是不应该的。"

雷韵程惭愧，顿时对这名老机械师产生了敬佩之意。

她去食堂吃饭，没见着封印，却碰着陆叙。他来得晚，吃饭时余光一直盯着她。见她起身离开，陆叙紧着扒拉两口饭，追出去把她叫住。

雷韵程恭敬正式地给他敬礼："陆大队长。"

她一直对他如此，比陌生人还疏远。陆叙眉心微蹙："好些了吗？你身体那么好，怎么会生病？"

"谢谢陆大队关心，只是中暑而已。"

"现在没别人，你不用这么和我说话。"

"这是对你的尊敬。"

"谁他妈的要你的尊敬！"陆叙瞪起眼睛，把她拉到避人处，"雷韵程，你生病是因为封印，还是夏炎凉？"

雷韵程一个恍惚，脚底发虚。陆叙及时扶住她，反被她甩开："别动手动脚的！"

"好，我不动，那你告诉我是因为谁？"

雷韵程奇怪地看着他："中暑了是因为天气，不是因为人。"

陆叙捏紧拳："你不是女人我都想揍你了，你是装傻还是真不知道，夏炎凉带着一个小孩来找封印，你还能这么冷静，能不能告诉我你是怎么做到的？团里很多人都知道她和封印……"

陆叙猛地把话停住，雷韵程一张小脸煞白，唇瓣颤了颤："你别造谣生事。"

"雷韵程！"陆叙咬牙，"你太让我失望了！"说完，陆叙转身就要走。一只小手却蓦地抓住他袖子，他终究没忍心一走了之，回身沉着脸看她。

"她和封印……怎么了？你继续说。"

陆叙第一次在她眼里看到祈求的目光，他的手覆盖上她冰凉的小手，轻轻按了按："还是你自己去问他好了，免得是我造谣生事，离间你们的关系。"

在宿舍没有找到雷韵程，正准备走，她就回来了。

"病还没好又跑出去瞎转悠，我让食堂的师傅特意给你做的，快过来吃。"封印拿出餐盒，关心道。

雷韵程坐在床边，呆呆地看着他把餐盒一一打开摆放整齐。空军灶非常讲究，每一餐的营养搭配都是专人研究过的，加上厨师技艺高超，东西做得看上去就特别有食欲。

"我刚才去食堂吃过了。"雷韵程忽然开口。

"肯定没吃几口，过来陪我吃点，我还没吃呢。"

雷韵程被他拉到餐桌边。

他递给她碗筷，在她碗里夹满菜，堆成一座小山："我有任务，一会儿还要回去睡觉。乖，多吃点好得快，我都习惯你在我后面飞了，今天看不到你还挺不

习惯的。”封印兀自笑了笑，“还真让你说着了，你已经变成我的习惯了。”

她低头往嘴里送了几口菜，食而无味地强咽下去。她喝了口汤，垂着眸子看上面漂着的紫菜叶：“你和夏炎凉还有联系吗？”

封印的动作蓦地停住。雷韵程再喝一口汤：“我们在一起后，你们还有过来往吗？”

封印放下碗筷，眯了眯眼睛，勾起她的下巴：“你什么意思？”

雷韵程终于肯直视他变得严肃的脸：“你觉得我是什么意思？”

封印嘴角抿得僵直，雷韵程一眨不眨地看着他。两人对峙中，她越发惶然失措。

封印盯着她：“是不是谁和你说了什么？还是听到别人胡乱说了什么？”

雷韵程拨开他的手，似笑非笑地弯起唇：“你有什么让人家胡乱说的事情？或者对我来说，那是属于你的秘密？”

封印想开口，被她竖起的食指点住：“想清楚了再说，我可以接受你不爱我，但容忍不了欺骗。”

“我没骗你什么。”他垂下眸子，就像在隐藏什么。

“你就没有别的事情要告诉我？”

封印握住她的手，在她掌心上亲吻了一下：“确实有件事情你应该知道，但不是现在。晚上还要飞，我先回去睡觉，你好好的，演习结束，我把一切都告诉你。不要因为其他的事情影响你的情绪，从而影响一大队，二团甚至是我们师。”

雷韵程不再说话，低头吃东西，然后送他走。

“程程。”封印在她关门的瞬间，蓦地回身把门挡开，将她一把抱进怀里，“知道那次我和你爸在书房谈了什么吗？”

“不知道，我爸没告诉我。”

封印唇贴在她耳畔，深深地呼吸，吸取她的温暖：“有没有想过……嫁给我？”

雷韵程蓦地抬头，睁大了眼睛：“什么？”

封印的指腹触上她精致的眉眼，勾出一抹浅笑来：“等你二十五岁，如果我们还在一起，就结婚吧。”

她傻傻地张着唇，没点头也没摇头，一副不敢置信的样子。封印低头吻她，含着她的唇，亲昵地摩挲：“二十五岁是一个女人一生里最好的时光，褪去稚嫩迈向成熟，会比任何时候都了解什么是爱情，什么是崇拜，什么又是执念。我能等你长大，不介意再等你成熟，等你和我站在同一高度还依然确定自己爱我，我

就去你家提亲，风风光光地把你娶进门。”

雷韵程看着他的目光都是发颤的，哽咽着说不出话来。

封印鼻尖蹭蹭她的脸蛋：“到了那个时候，我想你爸会更恨姓封的，我把他的宝贝抢走了，将来他的外孙还要姓封，这辈子摆脱不了我们封家了。”

封印走了，雷韵程吃过药上床休息。抱着被子，她想着他临走前的话，脑海中不禁又冒出那个刺痛她眼睛的画面，眼睛慢慢变得湿润。

一定有什么东西是大家都误会了，陆叙误会了，雷逸城误会了，她也误会了。封印对她的珍惜她感受得到，所以一定是包括她在内的所有人都搞错了。与其用一些不确定的事情去怀疑一个人，她更愿意用已经确定的事实去相信一个人。

她的病来得快，去得也快，很快，她重新加入到训练之中。

会议室，团长穆锋和两个大队的飞行员一同观看一段飞行视频。穆锋把画面定住：“都憋着劲儿等着预演吧，两位大队长？”

封印和陆叙但笑不语。穆锋指尖点点桌面，接着说：“过几天全团拂晓飞行训练，雷韵程，你能参加吗？”

“我没问题。”

“嗯。”穆锋点头，“那就散会。雷韵程，你先留下，我单独点评一下你这段时间的训练情况。”

“是。”雷韵程诧异。她回忆了一下，没觉得自己哪里出了错。

封印给了她一记鼓励的眼神，收拾东西离开。

会议室里，除了穆锋和雷韵程，还有政委伍卓。他招呼雷韵程到跟前来：“你坐下吧，不用那么拘谨。”

“是。”雷韵程坐得端直。

穆锋翻着一些数据资料，脸上看不出什么表情来：“夸你的话我就不多说了，你的问题也不是没有，说小不小但说大也不大，在某几个难度动作上的胆量还不够，而且完成得也不够完美，这个我和一大队长探讨过，他会继续训练你，不能掉以轻心。经验不够不能一直作为借口，你已经不是以前航院的学员了，没有人能一直教你怎么做。”

“是，我会加倍努力训练达到穆团的要求。”雷韵程正襟危坐。

穆锋摆摆手：“不是我的要求，那是所有空军飞行员都应做到的，并非针对你。一旦到了实战中，对手不会给你再训练几次的机会！那是基本功，是保命和

歼敌的关键！没有几天就是内部预演了，你是不是不想要这个名额了？”

他的话重，雷韵程刷地站起：“请团长放心！”

伍政委笑着摆摆手，示意她坐下：“穆团你又吓唬人，雷韵程可是个姑娘家。”

雷韵程知他是说笑，也不反驳，只等着穆锋继续。怎知穆锋话语一转，脸上严肃的表情随即卸下：“你和封印的配合还是非常不错的，这个和你们二人从小认识多多少少有些关系吧？你可是自裴奕之后和他最有默契的人了。”

“裴奕？”雷韵程不知道这个人，“我们团有这个人吗？”

话一出口，穆锋面露惋惜之色，无声地叹息：“封印之前是飞裴奕的僚机，只可惜一次事故中……算了，不提这个了，雷韵程，你今年有二十三了吧？”

“虚岁二十三。”

伍卓笑，给她倒了杯水：“在部队不是在学校，如果有喜欢的人不要害羞，在不影响训练的情况下，我们鼓励恋爱，向北宁和你一起来的，人家可是已经和一医务室的小苏摩擦出了火花。”

“这个我知道，向北宁和我私下里是很好的朋友。”雷韵程眨眨眼，视线在穆锋和伍卓两人身上游移。

穆锋点头：“我看咱们团很多小伙子都对你有意思，这种情况可是从来没有过。”

“都在暗自较劲，训练情绪前所未有地高涨，小雷同志，你功劳不小哦。”伍卓调侃。

雷韵程紧张地站起来：“穆团，伍政委……”

伍卓压下她的肩：“咱们是×师的精锐，随便挑出一个人，那都是了不得的。”

雷韵程随声附和，等着听下面的话。

“小雷同志，你看二大队的大队长人怎么样？平时很关心你，对你的飞行技术也是相当肯定的。我听说在你航校学习期间，他可是经常不远千里去看你的，你们两个也算有感情基础了吧？我看可以发展发展。”穆锋笑意盈盈道。

雷韵程脑子里轰的一下，这才明白穆锋留下她的真正目的，是想撮合她和陆叙。

晚上俱乐部有活动，所有人都在集中精神观看指定影片。

封印弯着身子从侧面悄悄来到雷韵程身边：“挨穆团骂了？”

雷韵程摇头，眼睛盯着大屏幕，没看他。

他们坐在最后一排，房间已经关掉所有光源，光线昏暗。封印拉下她的手，在桌子下面与她十指相扣："钢牙妹，我昨天晚上做梦梦到你了。"

"梦到我什么了？"雷韵程挑挑眉毛，下一刻，耳边忽地一热。

"梦到我们在你学校招待所的那天，你……"后面的话，封印和她耳语。雷韵程脸上滚烫滚烫的，在他腿上狠狠掐了一下。

"不要脸，做这种梦你也好意思说。"

"有什么不好意思，我梦的又不是别人。"

封印抓着她的小手，揉着被她掐痛的地方。没想到揉着揉着就起了反效果，让他更加难受。隔着军裤，也能感受到她掌心的温度与柔嫩。

雷韵程发现他身体的变化，想抽回手，却被他硬是拉住。

"快放手，被发现怎么办？"雷韵程偏头靠近他，低斥。

封印趁机偷了个香吻才停手："我这日子过得真不怎么样，看得见，吃不着。"

雷韵程斜睨他："饿了？"

封印重重点头："快饿得拉不动操纵杆了。"

"那去找你的旧情人解解馋吧。"雷韵程冷哼，片刻之后，才意识到自己说错了话。

封印沉默了半晌，用力捏了捏她柔若无骨的小手："傻丫头，我只有你。"

他掌心的热力透过皮肤传到她的手上，暖呼呼的，一直流进心里。

陆叙坐在最前面，靠近门口，眼前闪烁的画面提不起他任何兴趣，一脸疲惫。

封印回到自己的位置，看了他一眼："你没什么事吧？"

"好得很。"陆叙往后瞥了一圈，转回头笑了笑，"真有你的，她听到那样的传言都还被你驯得小猫一样乖顺。"

"你说话注意一点。"封印沉声说道，"不要以为我不知道是你在背后干了什么，这样做有意思吗？"

"放心好了，我说过不去主动招惹她。"陆叙无所谓地耸肩。

封印正想说什么，门口忽然出现一位小战士："报告。"

"进。"陆叙拿过遥控器，把影片声音调小。

"封大队长，有你的电话。"

封印微诧，站起身：“谁打来的？”

“是一个自称姓夏的女人，找你找得很急，说是泠泠……”

“行了！我马上过去，你先回去吧。”封印打断他，脸色变得极为难看。

“是。”小战士只管如实报告，声音洪亮得几乎一屋子人都听见了，包括雷韵程。

大家窃笑起来：“封大队，是你女朋友吧？”

封印一只脚刚要踏出房间，听见这话又退了回来，凌厉的视线扫过众人：“我是有女朋友，但不是她，我女朋友就在咱们团，你们都认识。”

他说得严肃，底下立即一片安静。封印顿了顿，又开口道：“而且，我不希望再听到一些乱七八糟的传言，就这样。”

他看了一眼雷韵程，转身离开。陆叙把影片音量调回来，抿着唇坐在那里，闭上眼睛，手攥了起来。

雷韵程心里怦怦地跳动着，不时有人回头看她，似乎在确定封印所说的女朋友是不是她，毕竟他给的提示很明显。

坐在她前面和她同是飞行一大队的男人转过身来，冲她暧昧一笑：“大队长说的是你不？”

雷韵程没应声，没承认也没否认。

另一个人也回过头来：“那还用问？哎，小雷，我几乎和封大队一个时间到二团的，印象里你可是他唯一当众承认的女朋友。小丫头，有本事啊，钓上咱大队长。”

雷韵程一怔：“你们不是都说他以前有女朋友的吗？”

那人挠挠头，咧咧嘴：“啊，大家都那么说姓夏的是他女朋友，从什么时候开始的我忘了，但他从来都没有像今天这样正儿八经承认过啊。”

“从来没有？”雷韵程睁圆了眼睛。

“没有，所以我说你有本事呢。”

雷韵程垂下眸子，眼睛竟然湿润了。

夏炎凉坐在病床前看着昏睡的女儿，听着电话那边的脚步声传过来，随后是男人低沉的嗓音：“你能不能别一次次给我打电话？”

夏炎凉绞着手指，对他的冷漠与不耐烦置若罔闻：“我和泠泠在医院，我去接她放学的时候她的脸色就很差，胃疼肚子也疼还有些发烧，到医院来，医生说是阑尾炎，现在手术已经做完了。”夏炎凉顿了顿，“你能过来吗？”

封印没说话，眼里透露出烦躁。

“小手术挺成功的，等泠泠醒了，最想见到的人一定是你。”

封印冷哼：“是不是这一招你打算用一辈子？”

“泠泠她需要你。”夏炎凉眼睛里氤氲起一层薄雾，声音带着些许哽咽，“我也需要你。”

封印有种把电话摔烂的冲动，几乎是咬着牙说出话来：“你也和黎睿似的神志不清了吗？”

“能别那么残忍吗？”她语气轻缓，触摸着泠泠额头的手指却是微微颤着的，“封印，我只有泠泠了，我不想看她因为见不到爸爸哭。你欠我们的，别忘了。”

封印深深吸气，眼前浮现出雷韵程那一双瞳人里极力压抑的恐惧和担忧：“或许我们都是自私的人，你有你要保护的人，我也有我要保护的人，我不想也不能让她伤心。泠泠总要长大，迟早要知道她爸爸的事。夏炎凉，路是你自己选的，该怎样走下去只能靠你自己。”

夏炎凉用手遮住眼睛，默默听着话筒里断线的忙音。

泠泠在睡梦之中，小手紧攥着她的头发，嘴唇翕动嘤咛：“爸爸……”

夏炎凉放下手机，改而握着女儿柔嫩的小手放在唇边，眼泪终是忍不住流下来……

回去的路上，封印经过一段小树荫石板路，他远远就看见那边路灯下的纤瘦人影儿。

雷韵程负手而立，仰望漫天繁星。

封印不觉翘起嘴角，心中的烦躁在看见她的一瞬间就那么消退了。记忆中的年少时，她都是这样背着小手仰头看着天空安安静静等他。他会恶劣地去拽她长长的头发，敲她的脑袋，嘲笑她的小钢牙，然后看她嘟着小嘴对自己挥舞起小拳头。她倒是用了力，而那力道对他来说不痛不痒。

他当时似乎还说过她又丑又凶将来会嫁不掉。现在想来她若嫁不掉，除非是他不娶，她倔强得让人无能为力，就是这一股倔劲儿，把他的心抓牢。

时间一晃而过，犹如隔世般，那个女孩长大了，依然在某个地方安安静静地等他。她把自己变得那么好，只为等他去疼爱，等他去珍惜。

封印放轻脚步来到她身后，蓦地捂住她的嘴，把她拖进光线昏暗的地方才松开手，双手圈着她的腰，用力地抱着：“警觉性这么低，被袭击了也不知道反抗？”

雷韵程覆上他的手，向后靠进他怀里："除了你，谁能这么大胆对我图谋不轨？"

"说不定是陆叙呢？"

话刚出口，封印就后悔了，更用力地抱紧她："对不起。"

雷韵程转过身来窝在他胸前："是我没有保护好自己。"

封印刚要开口安慰她，却忽地被她咬了一口："也要怪你总做些刺激我的事，以为我金刚不坏之身啊，知不知道我也是个内心柔弱的姑娘家？比我大那么多都不知道对我好一点，就知道欺负我，我会疼也会哭的！"

封印忍俊不禁，揉揉她的小脸蛋："好姑娘，哥哥以后会疼你，再不欺负你了。"

雷韵程委屈地撅起小嘴："哼，男人心海底针。"

封印忽然闷哼一声，弯身捂住胸口，痛苦不已。雷韵程一下子紧张得脸色都变了："你怎么了？哪里不舒服？"

"这里，"封印抬起头，两只手放在胸口处，做捧心状，"给你。"

"给我什么？"

"我的心。"封印弯起眉眼，狡黠地笑，"看没看见上面写着三个字——钢、牙、妹。"

雷韵程沉默，蹙起眉尖，咬唇盯着他看。

"不要啊？"封印看她没反应，故作失落，做出把心放回去的动作，却被雷韵程攥住手腕。

"给我了就是我的，谁让你收回去的！"

封印在她光洁的额上亲了一下，轻声地哄道："是你的，只要我有的东西，只要我能给你的东西都是你的。乖，别哭啊，让人看见，我这脸可没地方放了。"

"你才哭了呢！"雷韵程抹着眼睛死不承认，"我是被你的肉麻感动了一下下！你才哭了呢！"

"我哭了我哭了。"封印用指腹拭去她眼角的点点湿润，微微叹气，"有件事情我得和你坦白，以后封氏的一切都没我的份儿。"

"因为你选择参军吗？封叔叔是你后爹吧？"雷韵程不时抽噎着，眼睛眨啊眨的。

封印刮刮她的小鼻尖："他要不是我亲爹，那说不定咱俩就是亲兄妹了。"

雷韵程立即怒目冷对："喂！再拿我爸开玩笑，信不信我揍你？"

“好好好，你这丫头真是越来越凶悍了。”封印继续刚才的话题，“程程，我一穷二白的，封家的一切都和我没关系，你怕不怕跟我吃苦？”

“会有在航校的时候苦吗？”

“那倒不会，只是我没有了封氏继承人的光环，我只是个普通军人。”封印把她轻揽入怀，啄吻着她的发。

雷韵程吸吸鼻子：“没关系，我爸是亲爸，很疼我的，肯定给我很多很多嫁妆，足够我们俩和我们的宝宝吃一辈子的。”

“……”

“……”

“你刚才……说什么？”封印忍着笑意反问，把她藏起来的小脑袋从怀里挖出来。

雷韵程满脸通红：“我什么都没说。很晚了，我要回去睡觉了，你也早点回去吧，晚安。”

她一溜烟似的跑掉。封印站在原地，双手插在裤兜里，遥遥注视着那个越跑越远的人影，唇边勾起一抹柔柔的弧度。

早知道她不可能会在乎那些，只是为了解开心中的一个结罢了。每个人的爱情是不一样的，并不是每个女人都如夏炎凉对他那般现实，或许，她对他的根本就不算爱。

现在回想，从儿时开始，有她参与的那些生活的点点滴滴，蓦然有些后悔。为什么没有早点注意到她的好，早点发觉她的心思，更甚者，为什么不晚一点出生，那样他便不会遇到夏炎凉，不会有现在的许许多多，他可以把自己最初、最完整的一份感情完全地给雷韵程一个人，从一开始就会像她爱他一般，与她相爱。

我们俩，我们的宝宝……

封印细细琢磨着这几个字眼，脑海里竟然凭空勾勒出一幅并不清晰却让他会不自觉发笑的画面。

那么温暖，那么幸福。

第八章 世间仅有一个你

两人的关系越来越如胶似漆，有人说封印命太好，身边放着这么一个俏丫头让人嫉妒。封印大方承认，搞得雷韵程倒是越发害羞。连他们走在一起，都会有熟识的人投来暧昧的眼神，好像他们刚做了什么见不得人的勾当似的，但她心里，还是美滋滋地享受着。

穆锋对此很是诧异："你不是拿小雷当妹子吗，怎么忽然就变成情侣了？"

封印不免自得："他们说的，命好，就有这么个姑娘天生是为了等我，"他眨眨眼，"等我对她好。"

他说这话时，轻飘飘地看了看陆叙。陆叙故作波澜不惊："我该说替你们高兴吗？"

"谢谢。"

"不用客气。"陆叙垂下眸子，将一片寒意笼罩。

穆锋摇头咂摸着自言自语，没想到这小子把雷韵程看得这么紧，还真是为了自己吃。

伍政委拂袖而去，恋爱自由，他没权干涉封印和谁在一起，原来是他搞错了，原来是自己外甥女的一相情愿。

向北宁说，现在的一切都正如他早预料到的那样，封印和雷韵程最终会走到一起，就像注定的，所以他早早扼杀了自己的感情。

陆叙没言声，但他承认向北宁是个聪明人，真正的傻子是像自己这样的……

他最后一个走出作战室，来到操场，雷韵程正在打球。旁边的人见了，冲着雷韵程努努下巴："陆大队找你吧？"

雷韵程回头看到立于场外的陆叙，拿过毛巾擦着汗，气喘吁吁地跑过去：“陆大队，找我？”

她额前的发丝被汗水浸湿，沾在皮肤上，面色红润，眼神无波。

陆叙的手在裤兜里攥了攥，忍住想要碰触她的冲动。

永远都是这样，她看他的眼神永远都是这样，要么厌恶，要么冷漠，要么连一丝波纹都没有。

他内心里忽然涌起巨大的恨意，盯着她，仿佛过了一个世纪：“把衣服穿上，跟我去个地方，有事。”

“是。”雷韵程不疑有他，收好球拍，拿过外套跟在他身后。

越来越远离人群，一直沉默不言的陆叙让雷韵程警觉心起。他步子变得越来越缓慢，慢得像是在散步。雷韵程跟在他身后，忍不住开口：“陆大队，有什么事情？”

陆叙没回头：“如果我说不是公事，你会不会掉头就走。”

雷韵程倏地停住脚步，陆叙也停下，淡淡地动唇：“确实不是公事，是私事。”

雷韵程面无表情地站了一会儿：“那我回去了。”

在她转身之际，陆叙的声音响起：“还不足三十秒，知道你是一个多么冷酷残忍的女人吗？和我在一起，你连一分钟都忍受不了？”

她迈开的脚步顿了顿：“不是，我们本可以不用这样的。”

“就是因为那一晚？”陆叙从后面悄然靠近她，在她有所动作之前猛然圈住她的身子。他用力制住她的所有反抗，“能不能告诉我，该用什么办法才能让你和我多待一会儿？”

雷韵程绷着身子厉声低斥：“你能不能别做一个十足的坏蛋？”

“用什么办法才能让你爱的人是我……”陆叙顾不上她的话和她的挣扎，只在她耳边呢喃般地低语。

“不可能。”雷韵程偏开头躲着他的唇，他身上散发出来的孤独让她感觉那么熟悉，熟悉到令她心酸。

她定了定心神，挣扎不再那么激烈：“放开我，这样做没有任何意义，不会给你带来任何东西，只会让我更加讨厌你。”

陆叙没有去强行吻她，只是这样抱了一会儿才缓缓松开手，闭上眼睛等着挨她的巴掌。雷韵程却迟迟没有动手。

“我一直相信，有些人是注定会在一起的，就如有些人注定不能在一起一

样。陆叙，我谢谢你对我的感情，你说得对，我其实是怕你，我们太像，如果我等到了封印的回应，是否代表着有一天我会像你所说的那样来到你身边？”

陆叙睁开眼睛，眸中有某些兴奋的光芒闪烁。雷韵程没去直视他的眼：“可是我了解自己，我爱封印，爱到永远不会退而求其次，还是说这么骄傲的你甘愿做别人的‘其次’？”

陆叙退了半步，嘴边牵出苦涩。

原定飞拂晓那天，天气不太好。副团长建议改日，穆锋思忖后，决定按原计划飞：“如果战争来了，敌人不会因为天气情况就不打仗了，训练也要从实战的角度出发，各个大队下去作准备，我亲自带飞。”

“是！”三个大队长齐齐立正，各自回到队列前，吩咐大家上空勤车到外场。

车上，雷韵程趴在封印的椅背上悄声问：“这天气还飞呀？”

“服从命令。”

雷韵程安心坐回去，抬头看着车窗外黑漆漆的天，撇撇嘴。

到了外场，所有人都下了车，陆叙却还坐在那里，目光定定地落在窗外的某一处。

“陆大队？”封印站在车门处叫了他一声，才唤回他的注意力。

陆叙如梦初醒般反射性站起来，头盔啪地砸落在地，发出刺耳嘈杂的响声。

封印弯身捡起头盔递给他，压低声音：“陆叙你没事吧？”

陆叙摇头，短促地吐了口气，捏了捏眉间：“好得不能再好了。”

停机坪，机务已经把飞机上的罩子撤下，起飞前的各项准备已经检查完毕，就等着飞行员的到来。

团长穆锋简明扼要地说了几句，下令登机。

雷韵程抻抻身上的飞行服，和纪易交接飞机。坐进驾驶舱，纪易把头盔和氧气罩递给她：“天气不好，小心点。”

“放心。”雷韵程关上座舱盖，戴上头盔和氧气罩。

那边，陆叙站在飞机下，抬头望了望漆黑的夜幕，爬上舷梯。爬到第二阶时，他却鬼使神差地踩了个空，险些掉下来。

“机长同志？”机务扶稳他。

“没事。”陆叙摆摆手，深深呼吸调整自己。他是职业飞行员，不应

该带着情绪上天，任何事情只要在坐进驾驶舱的刹那，都要抛诸脑后。

启动航电电源，地勤移除轮挡，飞机开着陆灯，陆叙滑到待命区，等待起飞指令。

气象参谋和雷达参谋通报过之后，塔台发来允许起飞的指令，穆锋是头机，随后起飞的是封印的705和雷韵程的706……

雷韵程集中注意力，密切注视着舱外与仪表参数。

封印："706，前方雷暴区，东面绕过去。"

"706收到。"雷韵程摆动操纵杆，飞机侧身向东飞离危险区域。

航空气象学指明，绝对不允许在雷暴区和积雨云中飞行，那是历来被视为空中禁区的地方，闪电对无线电罗盘和通信设备会造成干扰和破坏，雷击能损伤飞机的蒙皮。

黎明前，最黑暗的时候，看不见一颗星。

陆叙的思想开了个小差，他觉得自己现在就仿佛被这样一团黑色所包围，而那个从不把他放在心上的女人是这团黑色中唯一闪烁的星星，他看得见却摸不到。

气象条件越来越好转，天边也逐渐亮了起来。

旭日初升，第一缕阳光照耀在陆叙的机身上。他微微闭起眼睛，回忆着与她共枕的那一晚，她的一切都如此刻的阳光一般，让他无法抗拒。

他睁开眼睛，从记忆中抽身，完成最后一个规定动作。飞机却忽地顿了一下，陆叙看了一眼仪表盘，浓眉微皱。

"报告01，711发动机停车。"

副团长立即捏着对讲机沉声下令："立刻返航，请保持飞行姿态，保证单发着陆。"

已经落地的雷韵程和封印与其他队员正准备返回空勤车，忽然，警报声在整个外场上空拉响，听得人心惊胆战。

歼-8战斗机为双发动机，陆叙现在只是单发停车，他即刻掉转航向，返回机场方向。

几分钟后，更不幸的事情发生了，陆叙觉得自己没有什么时候比现在更倒霉，报警灯闪烁，飞机剩下的那个发动机也停车了。

"报告，双发停车。"

副团长：“报告高度，距离。”

空中停车之后，飞机进入零动力，是飞行中最危险的情况之一。

陆叙和副团长心头如同落了一块巨石。然而，越是这样的危机时刻，陆叙越镇定，他小心地控制飞机，时刻注意着高度表，尝试补救方式，声音里不见任何慌张。

“报告01，重新点火失败，正在尝试关闭总电源重新启动。”陆叙重新按下复位按钮，依然无济于事。

副团长的心提到嗓子眼，从椅子上站起来：“如果无法返航，立刻跳伞。”

陆叙往机舱外望了一眼：“有村庄，我看见机场了，请求迫降。”

“同意迫降！”

副指挥员向机场所有单位下命令清理跑道，消防车救护车准备，地勤人员就位，空中管制，所有飞机禁止起飞，要降落的飞机推迟降落或换备降场降落。

封印和穆锋已经来到指挥室，在场人员个个表情凝重，密切注视着陆叙飞机的状态数据。

穆锋接过副团长递过来的对讲：“711你现在速度？”

“速度360。”

“推杆，保持在420，注意高度距离！”

陆叙瞄着仪表：“高度1100，液压警示灯在闪，液压压力表显示异常。”

封印紧抿嘴唇，液压系统失灵，确实会导致飞机发动机停车。

陆叙的高度一再下降，穆锋的汗都流下来了：“711，你现在可以跳伞！”

飞机在2000米以下空中停车，飞行员可以弃机跳伞。

陆叙稳了稳心神，他可摔不起这么昂贵的东西：“请求尝试空滑迫降。”

根据歼-8战斗机在无动力情况下，每下降一米所滑行的距离与陆叙现在离机场的距离，封印摸着下巴在心中迅速计算着成功率，“迫降不是不可能，剩下的就靠陆叙的飞行技术了。”

穆锋蹙紧眉头，咬着牙紧紧盯着屏幕，“三号跑道，对正了！保持飞行姿态！”

“明白。”陆叙手握操纵杆，机头对准跑道。

这个时候的天很冷，雷韵程缩在厚重的飞行服里，已经看见陆叙那架飞机。已经落地的其他人都没心思上车，一个个眼睛都快瞪出来了。

她的心一直都是吊着的，呼吸紧促。向北宁过来拍她的肩：“不会有事的，

程程。”

“为什么不跳伞呢？空滑迫降成功概率那么小。”

“因为他觉得有成功的希望，哪怕这希望渺小，他都会试试。”

雷韵程听得出他的一语双关，咬着唇死盯着飞机。

陆叙的飞机放下起落架，极为小心地控制着下降高度与速度，放减速板。

穆锋的声音传过来：“注意保持速度！稳住，拉平——柔和一点，拉应急，拉到底！柔和，柔和，对，放伞！”

飞机在跑道上以高出平时两三倍的速度向前冲，包括陆叙在内的所有人都屏住呼吸。起落架轮胎轰然爆裂，雷韵程身子一抖，捂住唇，眼睛都不敢眨一下。

由于液压系统的失灵导致减速伞无法放出来，陆叙死死抓着操纵杆尽全力稳住飞机，完成一系列接地动作后在跑道上滑行了一千多米时，才终于慢慢地偏向跑道一侧停了下来——平安着陆。

他关掉总电源，打开座舱盖，摘下氧气罩，深深地吐了口气。消防车和救护车也跟着呼啸而来。

穆锋放下对讲，长长地松了口气，缓缓地坐回椅子上。封印转身飞速离开指挥室，这一刻，他为有这样的战友而骄傲。

人们蜂拥过来，陆叙在人群中找到雷韵程，她煞白的小脸让他不禁哽咽，那是在为他担心。

他摘下头盔，径直走到她面前，额头上的汗顺着脸颊滑落。雷韵程和所有人一样激动，冲他竖起大拇指：“好棒，陆大队。”

他喉结动了动，垂眸看着这个从来没有对他这么笑的女人：“飞机落地之前那一秒，我和自己说，如果能活着，我不介意做你的退而求其次，雷韵程，我等着你。”

“陆大队！”雷韵程的头顿时炸开，敛起笑容喝住他。

周围的人面面相觑，都噤了声。封印已经赶到，恰好将这一幕尽收眼底。陆叙知道他来了，视线却一直黏在雷韵程身上。她尴尬地躲着他的目光，下意识地看向封印。然后，所有人的注意力都转移到封印身上。

一个微妙的三角关系就这样暴露在众人视线之下，有人露出恍然大悟的表情，原来陆大队长倾心于封大队长的女人，还是这么众目睽睽之下的表白。

封印还是一派波澜不惊的表情，脸上看不出任何的不悦，他上前给陆叙一个

充满劫后余生味道的拥抱。

封印重重拍他的背，他是真心的，纵使两人之间有隔阂，在生死面前，还是显得微不足道。

“欢迎你活着回来。”封印开口，然后用两个人才能听见的音量低语，“但这不代表我能把她让给你，这辈子我都不会这么做。”

上面派人来为这次飞行事故做调查，团里给陆叙放了几天假，让他调整一下自己。

这件事情给雷韵程的冲击很大，那是她第一次经历这样的事情。在飞机触地的一刹那，什么情况都有可能发生，如果陆叙没控制好，说不定她看到的将是一场机毁人亡的画面。虽然他们都曾经模拟过空中发动机停车空滑迫降，但是在实际中，没人能够百分之百地保证不会出一点差池。

有人敲她的门：“雷韵程在吗？大队长找你。”

“知道了。”雷韵程翻身下床，对着镜子整理了一下自己的衣着，戴上帽子下楼。

封印背向她而立，正和几个女军官在交谈。看见她，女军官打了声招呼便离开了。

“你真是在哪里都有女人缘，大队长同志。”雷韵程打趣。

封印勾勾唇：“先上车。”

“干吗去？”

封印没再说话，发动车子，一脚油门踩出去。

他把车开到离二团驻地较远的一处山坡，雷韵程环视四周，不由得啧啧赞叹，满眼郁郁葱葱掺杂红枫的美景，远处还有蜿蜒的河流，是和城市截然相反的一种美丽，大气磅礴的壮阔。

“哇！还有这么漂亮的地方，怎么没早些带我来？”雷韵程不由赞道。

封印坐在车里点燃一根烟，眯着眼睛看车前的女人。烟抽完，狠狠按灭在烟灰缸里，他扯扯领带，解开军上衣和衬衫领口的扣子。

雷韵程还陶醉在美景之中，被他从后面环在怀里：“是不是很漂亮？”

“漂亮。”封印挑起她的下巴，“明天，后天，大后天，都没有飞行任务。”

雷韵程不明所以，眨着眼睛看他：“所以呢？”

话音刚落，封印一把将她打横抱起，压在车前盖上，一只手攥着她的两只手

腕，倾身悬在她上面，手指摸着她的脸。

他不说话，雷韵程被他眼底翻滚的黑暗惊到，还有他灼灼的视线，她下意识地吞吞口水："封印？"

封印低头啄上她的眉心、鼻尖，在她的唇上停留，灼热的呼吸撩着她的唇瓣。

雷韵程不知道他为什么忽然这样，但她知道，今天就是天塌下来都无法阻止他了……

陆叙去外场查看完飞机检修情况，闲来无事只好返回宿舍。

刚踏上这层楼的走廊，就听见隐隐的电话铃声。路过封印房间，才发现铃声是从半敞开的门内传来。电话响了这么久都没人接，陆叙觉得奇怪，敲了敲门板。

"封印？小季？"

没人应声。陆叙一进去，就听到洗手间传来哗哗流水声，和封印同屋的飞行员小季床上散着几件衣服。他过去拍拍浴室的门："小季，电话响呢。"

门开了条缝，小季湿漉漉的脑袋探出来，顶着一头泡沫半睁着一只眼睛："啊！陆大队，帮我接一下，我洗澡呢。"

"好。"

陆叙过去拿起话筒，还不等他开口，里面便传来一声带着哭腔的童音："你好，我找封印……"

"他不在，你是哪位？"

泠泠抱着电话躲在被子里："我是泠泠，你是谁？"

"泠泠？"陆叙眉头一挑，"你妈妈是不是姓夏？"

泠泠吸吸鼻子，奇怪地问："你是谁啊？怎么知道我妈妈姓夏？"

果然是夏炎凉带回来的那个小孩："我是封印的同事，你找他有什么事？我可以代为转告。"

泠泠嘟着嘴巴迟疑片刻："那麻烦叔叔告诉他，泠泠已经出院了，为什么还不回来看泠泠，泠泠想他了，妈妈也想他。"

陆叙瞳人一缩，眼睛看了看浴室的门："好的，泠泠以后不要打这个电话，会打扰到封印工作，等他主动打给你，好吗？"

放下话筒，陆叙整个人都愤怒起来。

泠泠掀开被子坐起来，意外地看到站在床边的夏炎凉，她下意识地把手机藏

在身后，嗫嚅道：“我没给爸爸打电话。”

夏炎凉看着女儿，心里一阵酸涩。她没找到自己的手机，一猜就知道怎么回事。她坐下来摸摸她的头：“是爸爸接的吗？”

泠泠低下头去，小幅度地摇摇，随后又哭了起来：“爸爸好久都没有来看我了，是不是不要泠泠了？”

夏炎凉喉咙一哽，把床头的DV打开塞到她手里：“不会的，你看爸爸不是说过一有时间就会回来吗，他只是太忙了。”

泠泠抱着DV，一边抹着眼泪一边点头。封印和她玩耍的画面，她几乎每天都要看过之后才能入睡。

爸爸在她心目中，是谁也不能取代的存在。

雷韵程从来没觉得自己会这么像一只待宰羔羊。山风凉，而封印的手和紧贴她的那具身体却像个暖炉似的烤着她。鸟语风声她全听不见，耳边只有他略显沉重的呼吸和彼此的心跳。

封印看着她为自己意乱情迷，为自己哭泣，喊着他的名字，他知道，这么爱他的女人，世间仅有一个雷韵程。

无法取代，亦无法复制。

雷韵程瘫软地趴在他身上，张着唇剧烈地喘着。封印把衬衫盖在她身上，手抚着她的脊背：“疼吗？”

她羞得把脸埋起来。封印轻附在她耳边，咬着她柔软的皮肤：“知不知道为什么？陆叙没有碰你，那天晚上你们并没有做过什么。”

她把意识凝聚起来，有些不敢置信地眨着眼。封印的吻滑到她脖子上，狠狠地吸了一下：“相信我，我能感觉得到。”

雷韵程忽然掉下眼泪，怎么都忍不住。他用力抱紧她：“我不是说过，不管你们有没有，我都不会在乎吗？乖，别哭了。”

她在乎，她想把最完整的自己给他。

封印把头埋在她颈窝处，深深吸气，她清甜的汗味和体香在呼吸之间浸入他心肺，像毒药又像解药。她是个聪明的女孩子，而在感情世界里却永远是个不懂什么叫退缩的孤勇的姑娘。

“我说过很多次，让你想清楚自己的心，但以后再也不会给你这种机会了，你要爱我就不许离开，不许背叛，听见了吗？不许背叛……”

“这是我唯一不需要想清楚的事，不会再有一个人能让我去等他十年了。”她没有任何迟疑地脱口而出，似乎爱他已经是一种本能。

封印眼底翻滚着无法名状的情绪，似乎要看到她的心灵深处，看看那里是否真的自始至终都只有他一个人存在。

她双臂环着他的脖子，欲言又止。

“想说什么？”封印啄着她的唇，柔声问。

“除了喜欢和感动，你有没有一点……爱上我？”雷韵程说完，还不等他回答，急忙用小手捂住他的唇，一副快哭出来的样子，“你可以不回答，当我没问过。”

封印伸出舌尖舔她的掌心，拉下来细细地吻，墨黑的眸子不曾移开过她带着几分怯懦的眼睛。雷韵程不敢和他一直对视着，狼狈地偏过头。

“真的不用回答我……”她声细如蚊地呢喃着。或许是她太心急了，十年都过来了，至少他已经在喜欢她，只要时间足够，还怕他不爱她吗？

他低低地叹气，收拢双臂，把她抱得一紧再紧：“我活了二十九年，你是唯一一个让我心疼到不知如何是好的女人。你还那么年轻，却已经给了我一个最宝贵的十年，我思想前后，只有用往后的几十年来作为交换。”

明显感觉到怀里的女人身体一僵，他把她的头按在自己胸前，手指插进她的短发之中，继续自言自语着：“原本我想着等到你二十五岁再决定一切，原来人的感情也和飞行一样充满了未知的变数。”他在她发心上印了一个轻吻，带着一种极为小心的珍惜，“你受过的那些苦，从我爱上你的那刻起，全都加倍地疼在我心里了。”

雷韵程蓦地捂住唇，眼泪哗哗地流出来。她哭得没有声音，封印如释重负地扬起唇，伸手从车前面拿过抽纸给她擦拭，捧着她的小脸亲了又亲：“你还有力气哭？是不是代表我努力不够？”

雷韵程抱着他脖子不放，耍赖般地央求：“你再说一遍，求你了，再说一遍。”

封印扣住她的下巴，抹掉她脸上纵横交错的泪水，附在她耳边喃喃低语。

一句爱你，一遍可怎么够？

封印在城里还有套房子，房子不大，远远比不上封家的别墅，没有豪华的装修，没有贵重的摆设，四面白墙，木质地板，纯色的窗帘，沙发和床。

唯一算得上是装饰品的，就是床头柜子上的一个水晶花瓶，里面光秃秃的只有一支已经枯萎掉的路边野花。

封印换了便装，出去买吃的，临走之前还不忘向她暧昧地眨眨眼，又舔了舔嘴唇。他就爱看她被自己逗得脸红的小模样。

雷韵程舒舒服服地泡个澡，双腿间的酸痛让她不禁把那个始作俑者从头到尾地骂了一通。做一次爱简直比她跑五公里还要累，可真要多谢方默阳当初的苛刻，才造就了她常人不能比的体能。

她把两人的军装挂好，这里没有她穿的衣服，只有大衣柜里那件男式衬衫。

坐在阳台的椅子上，她抱着双膝看外面的夜景，看自己在窗户上的倒影，看着看着，她就笑了出来。时间尚早，她忍不住拨通杜妍青的电话。被打扰了睡眠的人困得只睁了半只眼睛，听了她的话，倏地从床上弹起来，双眼放光，睡意全无。

“真的？你真把学长给吃了？”

“讨厌，被吃的是我好不好？”雷韵程佯装愤怒，被杜妍青不客气地取笑。

“得了吧，指不定你心里怎么美呢！快说说，是什么感觉？”

雷韵程羞赧地咬了咬唇，长长地呼了口气：“青青，你知不知道，简直像做梦一样。”

杜妍青在那边也红了脸：“瞧你那傻样，那事哪有你说的那么美好啊，疼死了。”

雷韵程一愣，扑哧一声笑出来：“我说的是他说他爱我的感觉，你想什么呢，色女人？”

“雷韵程，你个贱人！”

两个女孩在电话里吵吵闹闹了一阵儿，杜妍青半夜还要执行任务，需要保证睡眠，便收了线。

房子里没有多余的家具，不免显得空荡荡的，雷韵程却觉得这里让她特别安心，那是一种从未有过的归属感。一想到要和他同床共枕一整夜，她的心里就像揣着个小兔子似的跳个不停，捂着脸在床上打了几个滚，兴奋得想尖叫。

寂静的房间里忽然响起手机铃声，封印的手机，屏幕上闪着陆叙的名字。雷韵程想了想，没有接听，如今，她对这个男人的感情比任何时候都要复杂。

陆叙打了好几遍都打不通，似乎意识到什么，神色黯然下去，再不肯碰手机。

封印拎着一大袋子吃的回来，见到只穿着件衬衫的雷韵程，不禁坏坏地笑起来。整个吃饭过程中，他都在笑。雷韵程不自在地摸摸脸又抻抻衣服：“我

怎么了？”

他的视线特意在她胸前扫了一下：“也没怎么，忽然想起来那年你在我家穿我衬衫的那次，和那个时候比起来你确实‘长大’不少，也算了了我一桩心愿。”

“喂！”雷韵程不满地戳戳他，“女人是要夸的要哄的，你怎么这么差劲啊？”

“真是不能随随便便把‘爱’字说出来，女人真是恃宠而骄的生物。”封印夹了很大一块排骨给她，“多吃点，你照我的要求来说还小得很，进步快源于起点低，上级的话要铭记在心。懂吗，小同志？”

雷韵程低头看看自己，不悦地撅起嘴：“胸大有什么好处？是负担啊，像夏炎凉那样的才叫美吗，应该给乳品行业作点贡献才对！”

封印一怔，嘴里的饭差点喷出，刚想说话，又被呛得惊天动地地咳嗽起来。雷韵程急忙放下碗筷，上去拍着他的背。

封印伸手把她往怀里一带，边咳边低低地笑：“你恨她啊？”

“哼，谁让她霸占你那么多年，以前我没办法，以后绝对不行。”

雷韵程发狠的样子取悦了他，揉揉她柔软的发，他弯起眉眼：“那么喜欢我，怎么不在一开始就让我不要交女朋友专心等你呢？”

她梗着脖子委屈地蹙起眉：“我说过的，我哥告诉我你们正式在一起的第二天，我就去找你了，你眼里只有美色，哪有我这个丑小鸭。”

封印握着她的小手拍拍自己的脸做自我惩罚：“当时你太小了，我哪知道你那时候就有这小心思？完全把你当妹妹看待。”

“那你什么时候开始把我当女人看待的？”雷韵程坐在他腿上，双手勾住他的脖子，趁热打铁想挖出他心底的话，“什么时候爱上我的？”

出乎意料，雷韵程竟然从他脸上看到一抹可疑的红晕。

封印视线游移：“我申请保留点秘密。”

雷韵程扭正他的脸，强势地戳他：“不批准！如实交代。”

“我要是坚持不说呢？”

“那我就回去了，你自己在这儿睡吧。”她作势要走，被封印手臂一收，又给带了回来。

“竟然学会威胁我了，我说完了你别惊讶，更不许生气。”

“我保证。”雷韵程乖乖地点头，重新缩在他怀里期待着。

封印低头亲了亲她：“我也说不清究竟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准确地说，在你十八岁生日那晚，得知你要参加招飞之后，我对你的感觉就变了。我和雷逸城

经常谈起你，但在那之前，我每次回去你都不见我，记不记得那次，也是冬天，我和他在车外面说话，你躲在车里装睡？我本想把你抓出来，你哥说你不舒服不让我闹你。我一直以为是我们疏远了，你讨厌我到见都不想见我的程度了。”

雷韵程乖巧地笑了一下：“和你的每件事我都记得，那次我牙痛了，脸鼓起来一块，好丑好丑，哪好意思让你看见啊。”

“哟，还真是吾家有女初长成啊，小丫头片子还知道害臊，不知道你光屁股那么大我就抱过你？还不止一次拉了我一身呢，什么丑样子我没见过？忘了是我带你去上的牙套？”

雷韵程羞愤地揪他耳朵：“不要提那种事好不好！说重点！”并非是她不想见他，只是她一直在努力让自己变得完美，漂漂亮亮的，重新出现在他眼前。

封印愉悦地笑：“我的意思是，我知道你的目标是我之后，第一反应就是想把你扼杀在萌芽之中。谁知道你的萌芽早长成参天大树了，我费了这么多工夫，反倒让自己栽进去了。”

看见她得意地深笑，封印越发觉得别扭，不再说下去。

封印的体力真是好得惊人，只可惜雷韵程到底是初次，无法禁受他这么没节制的“折磨”。

雷韵程搂着他的胳膊，眼神迷离地看着他，眼角眉梢还带着欢爱时的媚，可那眼神的含义却让封印哭笑不得：“我刚才就应该让你昏过去，免得你现在还这么不依不饶地挖我心思。”

“小印哥，程程这么听话，你就告诉我吧。”

雷韵程撒娇，娇声软气的，叫得他的心都快化了。他点了根烟，放在唇间吸了几下，才开口：“可能是你那次受伤我们做的那个约定，当时我就有种隐隐的感觉，论坚持，我比不过你。”

雷韵程往他怀里钻，手臂搂着他精壮的腰。她也不知道为什么能坚持下来，一开始觉得方默阳就是在故意整她，后来才知道他是看得起她，而她也越来越热爱飞行，觉得每一次驾机升空都是对自己对人生的一次挑战。如果说爱情和家庭是女人的终身事业，那么飞行对于雷韵程来说就是另一个让她无法放弃的事业。

但她不知道上学的四年里，并非只有陆叙去看过她，封印也去过，甚至去得比他更勤。他和方默阳心照不宣地都没让她知道，封印看过她训练的艰苦，看过她学习的认真，更看过她在无人时因太过思念他而偷偷流下的眼泪，还有她对陆

叙自始至终的坚决态度。

方默阳对她的苛刻程度不亚于当年对他，但她都咬着牙承受下来。她的坚持和她脚下走过的每一步都让他为之动容。陆叙对她的用心，封印全然看在眼里，他从没见过陆叙对哪个女人这么执著，就算那个时候她移情别恋，封印都认为那是情理之中的事。

他记得曾有一次他请假过来，方默阳照例把她的生活和学习情况悉数讲给他听，忽然就有一声清脆的“报告”自门口响起。封印把烟按进烟灰缸迅速躲到里间去。雷韵程和方默阳的谈话声距他仅有一门之隔，她看着桌上的打火机和烟灰缸里未彻底熄灭的烟发愣。

“队长，你有客人吗？”

方默阳随手把封印遗落的打火机放在手中把玩：“怎么了？”

“没什么，只是觉得这个打火机眼熟，封印有个一模一样的。”

里面的封印心一颤，靠在那里手握门把手，心里竟然升起一股想要破门而出的欲望。

雷韵程把手上的盒子放到方默阳面前：“麻烦队长把这个替我还给陆叙，我要不起。”

听见关门的响声，封印才出来，一眼就看见那个包装精美的盒子。方默阳已经打开，挑挑眉往他眼前一送：“你说她懂不懂这些东西对于陆叙的意义？”

封印抿紧了唇，他说不出话来。

那一天是雷韵程的生日，一个男人把代表了他至高无上荣誉的立功奖章作为礼物送给她，而她的眼睛里除了他，似乎什么都看不到。

晚上，方默阳把雷韵程叫到办公室，给了她一块小蛋糕。

雷韵程诧异。方默阳无辜地摊摊手：“我看过你的档案，知道今天是你生日。”

方默阳记忆力超群，他记得全队所有人的资料，却只有她有这个特殊的待遇，为什么？

她从方默阳躲闪的目光里似乎意识到什么，双眼蓦地泛红，兴高采烈地捧着蛋糕走了。

“她一定猜到那蛋糕是你的意思。”

方默阳笑，问他是否雷韵程越勇敢他就越把自己的心隐藏起来，不然为什么不让她知道他来过，不让她知道在她思念他的时候，他也同样在回忆着她的一颦一笑。

难道，会想念就是爱了吗?

如果是，那么封印更加不敢轻易涉足。夏炎凉的背叛已经让他对爱情产生恐惧……

四周很吵，东西破碎的声音在耳边不断响起，视线是模糊的，他退后几步视野才慢慢变得清晰。有人在打架，那两个人是他认识的：陆叙和黎睿，加上他三个人被数个手持棍棒的人围攻。酒喝得太多，脚步都是虚的，身手不如平常利索，挨了好几下。刚撂倒一个，就感觉到背后逼近的杀气，被他打倒在地的人狠命地抓着他，他在挣扎时看到墙上的影子心中便是一沉：一个人高举一把椅子，马上就要砸到他头上。

就在电光石火之间，一个身影扑过来护住他的头，木质的碎裂声紧接着响彻在耳边，并且声音越来越大，然后世界变得一片猩红。

封印蓦地睁开眼睛，才发现是一个梦，怀里温软的身体敏感地动了动，略带沙哑的轻柔嗓音从枕旁传过来。

“怎么了？”

“没事，做了个梦。”封印侧身抱了抱她，在她前额落下轻吻，“睡吧。”

“嗯……”

雷韵程打了个呵欠往他怀里钻去，小胳膊环着他的腰，很快沉沉入睡。

她规律清浅的呼吸声让他躁动的心跳渐渐平复下来。这个小东西睡得真香，呼出的气息轻轻地扑在他颈窝，那么美好的感觉。他忽然想到很多年以前，还是个小孩子的雷逸城把他拉到雷家去看他刚刚出生的妹妹，那是封印第一次见到雷韵程。

小小的，软软的，肉肉的，全身都是粉粉的，小脑袋上带着几绺细细绒毛似的头发。封印盯着这个小玩意看了半天，忍不住大笑起来：“真像个小包子，这么肥。”

“什么小包子，是小橙子。”商小婵娇嗔，爱怜地抚摩着女儿圆圆的小脸蛋，竟也扑哧笑了出来。

“我说得没错吧，商阿姨？你怎么生个小包子出来啊？”封印乐得都在床上打滚，不小心压到了小包子的小手。

雷恺心疼得差点要揍他，奇怪的是被吵醒的小包子非但没哭，还向他伸出了胖乎乎的小手，嘴里咿咿呀呀地叫，大大的眼睛几乎要滴出水来。

“商阿姨，给我抱抱小包子。”

“你想得美。”雷恺在气头上，哪肯给仇人之子残害自己宝贝女儿的机会。

封印就这样趴在她旁边，任由她的小爪子无意识地在自己脸上扒拉着，冲她微微扬起嘴角：“小包子，我是封印。”

无名指上一热，被那只软嫩的小手紧紧攥住。

无名指……

他记得这么清楚，是因为雷韵程握住他的瞬间，他的心倏地抽动了一下，随后她就咧开小嘴咯咯地笑。她是他见过的最新鲜的小生命，商小婵说那是雷韵程出生这么多天第一次笑，为此，他还得意扬扬了好一阵子，似乎对她来说，他是那么特别。

小包子，钢牙妹，很多记忆一股脑地涌出来，像胶片把他们昔日的点滴重新播放出来，一切都还那么清晰，莫名的感动在他心中充斥。他们有过那么多共同的回忆，哪怕一片树叶，一支笔，一瓶果汁，一个阳光灿烂的午后，甚至一个微笑，一个恶意的捉弄，现在想来，都是人生里最初最纯真的美好。

雷韵程在他心里，原来竟是这么不一样，又在不知不觉中成为组成他生活和记忆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两人的年纪让他们的生活圈子渐渐有了些不同。他上初中时，她才上小学，他读高三她还在上小学。他准备去外地念大学，第一个反对的就是她。只是那时她太小，她的话只被他一笑而过。更何况，当时他正和夏炎凉打得火热，哪有心思在乎这个屁大点的小孩。

岁月如梭，一晃那么多年过去了，他们终于在一起，或者说，他们还在一起。

如今，小包子钢牙妹已经长大成人，成了他的女人。当初，被她碰触时的心跳是否是上天给他的暗示？暗示他多年之后注定的心动。

有些事注定要到来，要面对。和雷韵程那次约会，封印确实隐瞒了件事。夏炎凉不时联络他，以各种理由缠着他，都被他毫不留情地拒绝，最后竟然以伍政委的名义骗他与她见面。

那天，他处理完团里的事情刚要赶去赴约，便被伍政委派人叫去办公室。伍卓并不在，夏炎凉手捧一杯热茗浅浅啄饮：“知道你不想见我，我这次来另有事情，去看看他，他想见你。”

他？是谁？封印不解。

夏炎凉红唇轻轻开启，吐出一个名字："黎睿。"

他冷笑一声，掉头便走。夏炎凉拦住他："或许是最后一面。"

他动作略微一顿，对上她隐忍的双眼。

"到底兄弟一场，最后一面，不必做得这么绝情吧？"她攥着他军服的衣角，固执地不肯松手。

如果说每个人一生中都会有一段不堪的经历与回忆，黎睿和夏炎凉之于封印便是如此。

那是曾经的两个好兄弟，时隔多年的首次相见，那样的黎睿带给他的是巨大的震惊和几乎一辈子无法还清的债。

这几天没有飞行任务，但体能训练还在继续，穆锋让封印带队，自己在后面开车监督着。

一通越野跑回来，雷韵程都快哭了，把背囊卸下来，她直接坐到地上大口大口地喘气。封印蹲在她对面，狡猾地笑道："腿软？"

雷韵程的喉咙一阵发干，拧开水壶，小口小口地喝着水。

封印凑过来，小声又问了句："还疼吗？晚上记得继续上药，这回我不方便帮你了。"

"噗——"雷韵程一个没忍住，喷了出来，狼狈不堪。

"说什么悄悄话呢封大队，让我们也听听呗。"有人调侃，其他人也跟着起哄。

"瞧把我们小雷同志给累的，封大队，干脆你把小雷一块儿负重得了。"

封印翩然一笑："穆团同意的话我没问题。"

雷韵程胆子大，可还远远没锻炼到脸皮厚的境界，她拎着背包特意离他远了点，一抬头，便怔了一下。

陆叙嘴里叼着根草叶，目视远方在发呆，察觉到她的目光，他转回头来。

雷韵程被抓了个正着，有些尴尬，冲他生硬地笑了笑。

集合哨吹响，她顾不得说什么，立即跑过去列队集合。穆锋说了几句就让大家解散了，留下三位大队长单独谈了一会儿也放了人。

封印和陆叙心照不宣地落在后面，等人都走远了，两人还在训练场。

"你——"

“你——”

两人异口同声开口，又一起把话顿住，封印摊手：“你先说。”

“你对她是真心的？”陆叙开门见山。

“还有什么值得怀疑吗？”

“那个孩子呢？”

“这事不劳你费心。”

“那个孩子找过你，打的电话被我接到了，如果是小季接的，你现在还能这么逍遥？你觉得她肯当后妈？是不是真以为她爱你没有底线？”陆叙攥紧拳，终是抑制不住地挥过去。封印似乎早有预料，稳稳地接住。

“我知道你在乎她，但这是我和她之间的事，你管得太宽了。”

陆叙收拳：“好个你和她之间的事，恐怕她根本不知道你有个那么大的女儿，你应该清楚这可不是小事。”

“泠泠不是我女儿，我早跟你说过。”封印不耐烦地撇清。

陆叙一脸讽刺的表情：“有什么区别？你还不是一样甩不掉她们母女。”

封印目光深邃如深潭一般：“陆叙，你之前并没有碰过程程是吧？”

陆叙神情一震，嘴唇抿得僵直，久久才开口：“我以为你会蠢得一辈子都不知道。想告诉我什么？告诉我你们该做的都做了？发现她还是个处儿，心里头的阴云可算散了是吗？”

“我没那么无聊。”封印嗤笑。

陆叙指着封印的眉心，几乎是在咬牙切齿：“那你是什么意思？想说是因为我的介入和我的所作所为才让你能够面对自己的心？是来感谢我的还是来向我炫耀的？封印，别逼我真的跟你动手！”

陆叙一分钟都不想多留，他从来没想过要放弃雷韵程，所以越是这样，他们带给他的痛苦就越大。他承认这都是他自找的，但是爱情开始了，他没有任何办法赶它走。

他就是爱她，爱得怎么都放不掉……

封印盯着他的背影，渐渐敛下眉目。陆叙对雷韵程的深情连他都为之动容，只是，爱人这回事，不是因此就够将她拱手相让的。

第九章 骗子与傻子

内部预演当天是个难得无风的好天气，晴空万里。二团飞行一大队飞行二大队共十六名飞行员与十六架战机参与对抗。

团长穆锋作为这次对抗的指挥员，在登机前给大家讲了几句话，嘱咐了一些必要的事。

“今天只为确定此次参与军演名单，点到为止，指挥中心雷达都开着，谁胜谁负一目了然。”

“是！”十六个人简短有力地齐齐应声。

穆锋的视线从排头扫到排尾，满意地点点头。

“准备登机！”

一声令下，飞行员们各自跑向自己的座驾。随后，一大队的封印和雷韵程在跑道上双机起飞。

“01，我已到达指定空域。”封印打开通讯频道报告机队位置。

指挥搭台迅速向在待命区的二大队下达命令：“711/712，以战斗列阵双机起飞！”

“711/712明白。”

陆叙和僚机向北宁竖起大拇指示意，而后放下襟翼推动节流阀，两架歼-8战斗机呼啸着飞向天空。

指挥塔台：“705，报告你们的高度速度。”

705：“高度6000，速度800，航向158。”

“保向保速。”

“705/706明白。”

封印回头瞅了一眼跟在他左后侧的雷韵程，冲她比画了个手势。雷韵程忍不住笑了一下。那非专业手语，而是只有他们两人才明白的手势。

“706，目标出现，十点钟方向，一百一十公里。”

“看到了。”雷韵程注视着自己的屏幕，血液里的好战分子越发活跃。

“关闭雷达，无线电静默，三分钟后发起攻击。”

“明白。”

三分钟后，封印忽然发出命令，“开雷达，发起攻击，十点方向高度5500。”

“收到！”雷韵程俯冲，直奔在后面的那架僚机，那是向北宁的飞机。

“712，注意你身后。”陆叙提醒向北宁，同时和封印在空中展开激烈追逐。

“明白！甩掉她小意思。”向北宁和她做了几年同学，却依旧不敢轻视她。雷韵程的反应一向是极快且细心，不是个容易对付的对手。

向北宁拉升飞机，动作漂亮利落，雷韵程双眸盯着他的机尾，推杆紧咬不放。

陆叙自然交给封印负责，他向不同方向大范围游弋，封印摆弄操纵杆紧随其后。他们对彼此的战术套路都熟悉得很，因此更加加大了对抗难度，一时间难分胜负。

指挥塔台里，正副团长包括政委都在，表情严肃地看着屏幕上不断变换的两种颜色的光点，旁边不时有人报告各个飞机的参数情况。穆锋手指有节奏地敲着桌面，忽然笑了出来：“这两个小子，让他们别拼命根本不听，那两个小家伙也是。”

副团长也笑：“上了天了，谁还管你说过什么，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嘛。”

穆锋打开话筒：“705/711，注意飞行姿态，保持安全交会距离。”

几千米高空，陆叙大回旋反扑向封印机尾，切换通信频道：“705，还是被我咬上了吧？”

“值得你这么得意？”封印不屑，蓦地来了几个连续的翻滚从陆叙视野里消失，“谁锁定谁还不一定呢。”

陆叙轻嗤。向北宁的声音传过来："711，705在你右下方，距离十五。"

"明白。"陆叙推杆追了上去，封印又接着迅速爬升。

高度表飞速转着，一万二，一万四，一万六……

陆叙跟得紧，护目镜后的眉头紧锁。

另一面，雷韵程就像黏在向北宁身后似的，甩开了也能被很快追上。

"706，你量力而行得了，别这么勉强。"

"别看不起人，把你本事拿出来好了。"雷韵程最讨厌被人看不起，向北宁是在激她。

封印训了她那么久，传授了很多他多年来的经验，现在正是亮剑的时候，她怎么会让别人得了优势。事实也如此，向北宁现在都没得到任何甜头。他当然不会让自己一直处于被动，出其不意地来了个横滚，绕到她身后，形势逆转，但雷韵程就像只小兔子跑得又快又灵活。

"705，鱼上钩了。"雷韵程切换频道，和封印报告。

封印狡黠地翘起唇："保持住。"

陆叙直追入云层，高度已接近两万："你想飞出地球去啊？上天入地你也别想从我手底下跑掉。"

封印挑挑眉："好啊，那你可别跟丢了我。"

话音刚落，他一个翻身，油门推到底，从两万米高空疯狂地向下俯冲。陆叙心一惊，封印真是上天了就不要命的人，但他不是轻易放弃的人，紧着跟随他的动作。

穆锋皱眉，拿过话筒："705/711，注意速度，小心出现黑视！"

"明白。"

黑视是因头部缺血而造成的短暂的看东西模糊甚至暂时性失明的生理现象。当飞机大表速俯冲时，飞行员会受到高达几个G的负荷，使血流过快地涌入下肢，造成脑部大量失血。

陆叙咬牙，他眼前已经开始模糊，并且伴随着眩晕。

封印紧握操纵杆和油门："706，报告高度速度和坐标！"

雷韵程捏了把汗，摆动飞机尽量拖延时间，以免被向北宁锁定，同时向着和封印约定好的坐标驶去。

降到高度2800时，陆叙视力已恢复，封印立即改为平飞，险些被陆叙锁定。

另一边，雷韵程也已经离二人愈来愈近，向北宁似乎看出些猫腻来，但又不能确定，而雷韵程和封印没有给他们任何反应的机会，做出了令所有人大为吃惊的举动。

封印忽然将机身一仰，连续两个横滚消耗掉速度，陆叙因惯性倏地跑到了他的前面。正当他以为封印咬住自己的同一时间，雷韵程驾驶的飞机出其不意地打满舵蹿到他的机尾，陆叙没有任何预兆地被系统提示锁定。

通讯频道里传来裁定："711已被击落，退出对抗。"

陆叙眨眨眼睛，似乎还以为自己听错了。

向北宁想要阻止已经来不及，他没料到雷韵程的速度竟这么迅速，敢情先前她还没使出全力跟他玩？陆叙已经退出对抗，但是还有他，而这回向北宁显然又错了。就在他刚刚跟上雷韵程的时候，陆叙急切的声音忽地传过来，"712！705在你身后！快向左加力摆脱！"

向北宁心里倏地一跳，立即加力，可惜为时已晚。

封印已经神不知鬼不觉地绕到他后面，轻而易举咬住他的尾巴，瞄准，锁定，一气呵成。"别跑了，游戏已经结束了。"说罢，按下发射按钮。

"您已被击落，退出对抗。"

向北宁还是第一次听到这句话，一时间哭笑不得。

坐在指挥室的副团长正喝水的工夫，这一组人的胜负已见分晓。伍政委哈哈大笑："这个封印，让陆叙吃了个哑巴亏，一点招儿都没有。"

穆锋不敢置信地摇摇头："别说陆叙了，这要是我也想不到他会这么干。"

陆叙长嘘了一口气："705，你也太贼了。"

"服了？"封印一缓先前的紧迫，语气轻飘飘，毫无压力。

陆叙哼了哼："只是没想到你们配合得这么好。"

前前后后不过几秒钟，他和向北宁原本都在占上风，谁会想到就在眨眼之间形势大大地逆转。他被雷韵程出其不意地打了下来，而向北宁在经验与飞行技术上远远不是封印的对手，输得毫无悬念。

"01，705/706请求返场。"

"可以返场。"

雷韵程把飞机停进停机坪，爬下舷梯，封印夹着头盔就站在下面等她。雷韵程骄傲地抿着小嘴期待表扬，封印冲她竖起大拇指："完美。"

陆叙也下了飞机，拎着头盔向两个人走过来。他上上下下打量雷韵程：“你真行啊雷韵程，我都成你手下败将了。”

“不敢当，我是幸运罢了。”雷韵程连忙摆手。

封印不以为然：“没什么不好意思的，赢了就是赢了。”

陆叙翻了个白眼：“你也好意思使出这烂招？”

封印推了推鼻梁上的墨镜：“看样子你真是不服气啊陆大队，等军演完了，咱们找机会切磋一次？保准让你输得心服口服。”

陆叙不屑地斜睨他：“说大话也不怕闪了舌头。”

雷韵程跟在两人后面，忍不住一下笑出声来。

参与军演的八个人的名单确立下来，陆叙虽然戏剧性地输给雷韵程，但作为二团主力飞行员，自然少不了他。向北宁的表现也是极为出色，穆锋有意给团里新鲜血液锻炼的机会，又怎会漏下他。

军演就在半个月后，时间转瞬即逝。

这半个月里，安排的飞行任务并不频繁，更注重的是体能训练与心理状态的调整。

作战室里，相关人员分坐会议桌两侧，团长穆锋给大家开了战前最后一次会议：“战术方面刚才两个大队长已经讲过了，军区首长很重视这次的演习，都给我好好干，憋了三个月该释放出来了！”

伍政委适时接过话来：“另外，谁还有什么问题或者要求现在也可以提。”

大家都没有问题，雷韵程弱弱地站了起来：“政委，我有一个请求。”

“你说。”

“等演习完了，我申请两天假期行吗？”

“你有什么事？”

雷韵程有些腼腆：“私事。”

穆锋呵呵笑了两声：“小丫头，你只要能像那天打掉陆大队那样好好表现，你干掉几架飞机我就给你放几天假。”

他话音刚落，底下便是一阵哄笑。陆叙无奈，弯弯嘴角：“穆团，你这样可不厚道了，成心让我待不下去呢？”

雷韵程眼睛一亮：“您放心好了！”

封印等散会了叫住她：“你还真是初生牛犊不怕虎，能被选出来的飞行员必

定都是经验相当丰富的，真当你能把他们挨个打下来呢？”

雷韵程歪头，撇撇嘴：“努力呗，赢了光荣，输了也不丢人，学习一下积累经验嘛。”她拍拍胸脯，“要是输了，姐二十年后又是美人一个，怕什么？”

“二十年后？你都多大岁数了，还美人呢。”后面忽然没了声音。封印站定脚步一回头，雷韵程仰着头看向窗外。封印问道：“怎么了？”

雷韵程表情淡然恬静：“我只是在想二十年后的我们会是什么样子，我人老珠黄了也不能飞了。”

封印眸看着她年轻漂亮的侧脸，微微翘起唇：“二十年后，封小某同学应该有十几岁了吧？”

雷韵程一怔，转身时精准地落入他的怀里。封印抬起她的下巴，轻轻捏了捏，眼神极尽温柔：“有没有想过给我生个小孩儿？我喜欢女孩，给我生一个？嗯？”

她心弦一颤，猛地想起夏炎凉身边的那个小姑娘。

背后传来一声咳嗽。

封印迅速放开她，对伍卓敬了个礼：“伍政委，还没去吃饭啊？”

“嗯，刚才整理点材料，正要去，这不被你们挡住了吗？”伍卓似笑非笑地看了一眼雷韵程，“注意点影响，这是谈情说爱的地方吗？”

封印忙把过错揽到自己身上：“我会注意的。”

伍卓冷淡地点头：“嗯。”

等他走远，雷韵程哼了一声，封印忙去赔笑作揖：“我错了，不应该不分场合调戏你。”

难得看到封印低头认错的样子，雷韵程更加耀武扬威起来。

马上就要演习了，这关头，雷韵程只能先把那些没搞清楚的人和事都先放下。

大战前夕，穆锋让他们彻底放松，只安排了些简单的运动。雷韵程喜欢玩，运动细胞也极好，和一群大男人上场打球一点不含糊，没一会儿就挥汗如雨了。别人把她替换下场，雷韵程坐在场外呼呼地喘着气。

一件作训服上衣忽然落在她身上，雷韵程一抬头见是陆叙。

“穿上点儿，别着凉感冒。”

陆叙也是刚下场，汗水顺着小臂直往下淌。他坐在边上，把手里剩下的小半瓶水喝光，没多看她一眼。

雷韵程一边穿衣服一边偷偷地瞄着他冷峻的侧脸，思忖片刻，从旁边的箱子里拿出一瓶未开封的矿泉水凑过去："给。"

陆叙显然对她这一举动诧异万分，怔怔地拧好空瓶的盖子放在一边，这才伸手接过她递来的水。让他更没料到的是，雷韵程非但没有马上离开，反倒一屁股坐在他身边，从包里掏出一板巧克力："给。"

陆叙这回没接，而是眯起眼睛："你怎么了？"

雷韵程顿时尴尬起来，窘迫万分："我买的啊，零食，觉得最近好像胖了点儿，不敢吃了，我宿舍还有好多呢。"

其实，那就是空军灶为飞行员配餐中的巧克力罢了，军人服务社也有卖这个牌的，但女飞的体重是有一定要求的，雷韵程也不是个馋嘴的丫头，于是，陆叙怀疑她话中的真实性。

"你可以给封印，不是非得给我。"

"……"雷韵程被他噎住，看了一眼场上刚抢了个篮板球的封印，微不可闻地叹气，"我都不知道你也这么能噎人。"

陆叙扯了扯嘴角："你才知道我多少事儿。"

雷韵程鼓着嘴，又被噎了一下。的确，从头到尾，她从未关心过他任何事。

相比场上如火如荼的比赛，这两个人陷入一阵尴尬的沉默。

"你是不是有什么事？直接说吧。"在她面前，陆叙似乎永远都是先把持不住的那个。

雷韵程摸着手里的巧克力："我不是想和你说对不起，只是……"

"来说谢谢的？"陆叙笑了，"不用谢。"

雷韵程抬起头，细眉蹙着："你这样是故意让我心不安吗？"

"那依你说，我应该怎样做你才安心？"陆叙比画比画脑子，"失忆？把这几年的事都忘了？"

雷韵程抿紧唇，完全不知道说什么好。

陆叙在外套里摸了摸，发现烟已经抽完了，索性拧开矿泉水咕嘟咕嘟喝下去，随手抹了把脸上的汗和水："我挺后悔的。"

"后悔认识我吗……"

"后悔那个时候没上了你，药都下了，还是没狠下那个心。"

陆叙淡淡地说着，雷韵程心中却是一震："你对我下药？"怪不得她明明记得自己没喝那么多酒，怎么会醉得什么都不记得。

陆叙不置可否："何止，还脱了你的衣服。"抬眼看向她，低声道，"你身

上的手感真的很好，虽然胸不大，但是形状很漂亮，屁股也很翘，怎么样，知道了这些，还要跟我说谢谢吗？”

雷韵程咬着牙，有些愤愤然地瞪着他：“你是故意这么说的。”

陆叙无所谓地摊手：“看来真是我说的什么话你都不信。”

“陆叙！你能别这样吗？”

有人下场，喊了声陆叙的名字。他应了一声，脱下外套准备上去，回头瞥了她一眼：“很多你以为美好的事情，背后的真相都是会让你大失所望的。”

雷韵程心里扑扑地跳，总觉得陆叙是在向她暗示什么。

此次军演，战斗机对抗部分持续了数日，对于结果，军区首长们非常满意。×师是最大的赢家，封印和陆叙自然是佼佼者，最高兴的是雷韵程，她得到了三天的假期。

封印要忙别的事只能陪她一天，雷韵程为这一天做了好多约会计划，却最终被他兽性大发窝在家里挥霍掉了。

一番亲热后，雷韵程搂着他的脖子，闭着眼睛静静地享受这一刻的美好：“我能不能和你抱怨一下？”

“嗯？”封印抱着她翻了个身，让她趴在自己身上，“嫌我太卖力了？”

雷韵程小手在他结实的胸膛上戳了戳：“你不觉得做得过了点吗？”

封印委屈起来，抓起她的小手咬了一口：“美人，体贴一下男人吧，一身的劲儿没处使好不容易逮着你了，还不许我超额完成任务？”

封印和她打打闹闹了一番，撑着头冲她挑眉：“你最近对陆大队长很主动啊，是不是有什么我不了解的情况？给你个机会汇报一下。”

雷韵程狡黠地弯起眉眼，点着他的鼻尖：“哦，我知道了，你吃醋了，封印！你吃醋了！”说完，就滚到床头去拿手机。

“你干吗？”封印不解。

“告诉我爸你吃醋了。”她笑嘻嘻地去翻雷恺的电话。

“啧。”封印能让她得逞才怪，抓着她小腿一把就将她给拉回来，夺下手机扔在一边，“你又找收拾呢吧？你要是告诉你爸我体力好，那我就不拦着你。”

两人闹着闹着又闹成了男上女下的暧昧体位，雷韵程感受到他身体的变化，立即紧张兮兮起来：“警告你，再乱来我真告诉我爸了，他会揍你的！”

封印乐不可支，揉揉她娇嫩的小脸：“你怎么不告诉我爸？他会鼓励我的。”

“哼。”雷韵程扭头，想起什么似的抿了抿唇，“你什么时候告诉我你和夏炎凉的事？”

封印头搁在她肩头装可怜：“我怕你生气。”

“你总不能瞒我一辈子。”

“这是要揭我伤疤了，我会疼的。”

雷韵程摸摸他的脸：“没事，我能治愈你。”

封印低笑，亲昵地蹭了蹭她：“你想让我从哪儿开始讲起呢？”

“那……就从你们为什么分手开始吧。”这一点，雷逸城从来不肯告诉她，以至于让她万分好奇。

“你一下就问到症结上了，真够犀利的。”封印苦笑，酝酿了一番，刚准备开口，电话就响了。

团里催他回去。

雷韵程不悦地哼声哼气，封印也没有办法，回去时哄了她一路。

如果封印知道这些事情她会从另外一个人那里得知，他宁愿早点告诉她。

但是，哪有那么多如果呢？

总共三天假期，被封印“霸占”一天，雷韵程晚上窝在宿舍里上了一会儿网，心思一转，穿了衣服，跑到向北宁女友的宿舍。

小苏刚洗完澡，脸蛋红殷殷的像只水蜜桃，嘴上啃着大苹果：“你要买家具？”

雷韵程点头：“城里我不熟，你是本地人嘛，我只好来求助你啦。”

“嗯？”小苏拖着长长的尾音，表情暧昧地用肩膀撞撞她，“是不是被大队长在外面金屋藏娇了？”

“嘘——”雷韵程忙捂住她的嘴，紧张地看了一眼小苏同屋正戴着耳机听音乐的女孩。

小苏挑开她的手，哈哈大笑。

“看你紧张的，怕什么啦，谈恋爱又不是犯法的事，‘那个那个’更是人之常情嘛。”

雷韵程有点窘，一把抢下她的苹果，故意板起脸来：“帮不帮？”

小苏耸耸肩，从果盘里又拿了个橘子剥。

威胁无效，雷韵程随即变换战术，勾住小苏的肩：“想不想知道向北宁在学校时候的一些不为人知的事？”

小苏有些羞赧地弯起唇笑，把一瓣橘子塞到她嘴里：“成交！”

第二天，四人一起吃早饭，封印问雷韵程这两天都准备做什么，小苏咬了口小笼包，看了一眼雷韵程，又看看封印：“原来你不知道啊？”

“不许说！”雷韵程和小苏挤挤眼睛。

“哦。”小苏含笑低头继续吃包子。

封印把自己刚剥好的鸡蛋讨好地放到小苏餐盘里：“你们俩有什么秘密？”

小苏很够义气，冲他眯眼一笑：“谢谢封大队的鸡蛋，不过不该知道的您就别瞎打听了。”然后把鸡蛋夹给向北宁，“宁宁多吃点，多吃点才有力气干活。”

封印马上低下头，别有深意地笑起来：“那就多吃点吧，别让女人嫌弃没力气，是男人可就忍不了这个。”

向北宁顿时呛了一下，小苏更是脸红得不好意思抬头，雷韵程忍着笑意，在桌子下面大力踢了封印一脚。

商场里，小苏挽着雷韵程的胳膊说封印的坏话：“从来不知道封大队嘴巴那么坏啊。”

雷韵程感同身受地点头赞同：“他从小就那样，现在更毒了。”

“小时候……”小苏羡慕地叹息，“青梅竹马什么的最幸福了，程程，你们看上去好幸福哦。”

她不止一次地看过封印私下里看雷韵程时的眼神，温柔宠爱纵容甚至带些依恋……小苏很爱那种感觉，她觉得对一个人依恋是一种升华了的爱情，是从生活心理乃至生理都无法离开且只想要对方的感情。

向北宁对她很好，她挑不出他任何毛病，却唯独没有依恋。或许，只是因为爱得不够。

雷韵程无声地笑，世上哪一份爱情不是经历过千疮百孔的，其中的辛酸只有自己才知道。

两人在外解决温饱问题，雷韵程对食物不挑剔，和小苏一起去吃快餐。她一边吃着，一边眉开眼笑地查看订货单据，这是一天的收获。

一套大沙发，茶几，柜子，写字台，一个室内秋千椅，还有包括卧室在内的每个房间的窗帘和灯具、贴画等大大小小的装饰。

小苏捏着厚厚的单据：“这样好像在布置婚房哦，他跟你求婚了？”

雷韵程被她话中的几个词小小震撼了一下，甜蜜地笑了起来："别瞎说，他说要等我二十五才结婚呢。"

"二十五？为什么？"

"觉得我之前年纪小，搞不清对他的究竟是不是爱，怕我以后后悔呗，所以要给我足够的时间想清楚。"

小苏含着勺子眨眨眼，一脸怪异的表情。

"哦，程程，我说句话你别不爱听，"她把嘴里的东西咽下去，"我是觉得啊，男人要是真想结婚，干吗非要给两个人约定一个结婚期限？与其说是要你想清楚，我看更像是男人自己要想清楚对你是不是真的爱，爱到想结婚，爱到要相对一辈子的程度。你想啊，假如我是男人，那巴不得赶紧把我爱的女人娶回来放窝里才安心。什么爱不爱的？就算女人不爱我，我也得想尽办法不让她有溜掉的机会，傻子才会给自己的女人时间想清楚这个，万一真是不爱自己，难道一拍两散？"

小苏两手啪地一拍，无辜地摊开："陆大队遇上空中险情那天，一落地就跟你告白那事可谁都知道了，封大队怎么没一点危机意识呢，还不着慌不着紧的呢，真想不明白。"

她撇着嘴摇头，雷韵程被她一席话弄得一个字都说不出来，脸上笑意全无。

小苏忽然意识到自己话重了，连忙打住，去握雷韵程冰凉的手："那个……程程，我不是想挑拨你们，虽然我看得出封大队对你确实很好，但是我比你和部队的男飞们接触更久，他们对飞行确实认真严格，但是对女人这方面……唉，他们每个人的前女友都能组成一个加强连，恋爱和结婚在他们眼中那是两回事，当然不能一概而论，封大队就是咱们团里绯闻最少的一个了，我只听说他跟那个姓夏的女人有过一段，陆大队后来的二团，对他以前的事不太清楚。"

雷韵程勉强扯起笑意："你简直就是个万事通。"

小苏缩缩脖子："部队里也不是没有女人，只要有女人的地方就会有八卦，这是真理。"

说罢，两个女人不约而同地笑起来。

下午，小苏回家看父母。雷韵程回家等着货到，又去买了些工具把墙喷上彩色的涂料，等接到封印的电话时，她顺便看了一下时间，才发现已经这么晚了。

"哪儿野去了，小同志？还学会夜不归宿了。"

封印同宿舍的小季是已婚，没有飞行任务时他就回家，没有他在，封印说话

更随意了些。

“我请过假了嘛。”雷韵程仰躺在秋千椅上，舒舒服服地伸懒腰，“想我啦？”

“大半夜的，别发出这种声音勾引我，勾起我的火我又吃不着你。”

“真不正经，我就是伸了个懒腰。”雷韵程咯咯地笑，“这房子你买多久了？买它干吗？”

“有几年了，平时勾搭个妞总得有个办事的地方吧？”

“封印！”雷韵程佯装愤怒地吼他。

封印立即愉悦地大笑起来，嘴像抹了蜜似的安抚这只竖起爪子的小猫。“不闹了，乖，早点休息，还有……”他略略一顿，“记得想我。”

情话最能摄人心，雷韵程撒娇：“都不见你想我。”

“你现在要是在我身边，就会知道我全身上下都在想你。”

“真讨厌！”

挂断电话，雷韵程傻兮兮地咬着指尖，嘴角抑制不住地上扬，那种幸福的感觉让她浑身轻飘飘的。她轻轻晃动着秋千椅，看着整个房间焕然一新，温暖得更像一个家，这种感觉还真如小苏所说的好像在布置婚房。

雷韵程故意忽略小苏白天的那席话，并非是她想要逃避，只是她不想让无谓的猜测毁掉现在幸福美好的一切。

第二天又忙了一上午，新的窗帘到货了，挂上之后更显温馨。雷韵程越发觉得自己像个男人，竟然一个人在这么短的时间内把家里变了个样，虽然累，但是特有成就感。

回团里之前，雷韵程特意开车到很远的一家店去给封印买他最爱吃的点心。她知道那个牌子的点心，封印已经吃了很多年，昨天才从小苏那里得知这家店在这里也有连锁。

点心刚出炉，正值下班放学的时段，排队的人很多，雷韵程不着急，索性坐在靠窗的椅子上玩起了手机游戏。

泠泠坐在与雷韵程间隔两桌人的椅子上，手里拿着小叉子，蛋糕才吃了一半。她蹙着小眉头仔细盯着雷韵程看，似乎在辨认什么。

雷韵程不时抬头观察着长长的队伍，又低头继续玩。

游戏很不容易通了一关，她小满足地笑了一下，然而就是这一笑，让泠泠确认了自己的判断。她回头看了一下卫生间的方向，夏炎凉似乎还在排队等。泠泠当下作了个决定，她拿着自己的小包包和经常带在身边的DV，小心

地跳下椅子，拨开挡在自己前面的人，站定在雷韵程跟前。

“姐姐。”

稚嫩的童音让雷韵程抬起头，笑意在看清泠泠白嫩小脸的同时徒然僵住，她一眼认出眼前的小女孩就是那次腻着封印的那个孩子。她立即环视四周，并没有发现夏炎凉的身影。

“姐姐。”泠泠又叫了她一声。

“有事吗，小妹妹？”雷韵程牵扯出一抹笑意，并且拍拍身边的位子，示意她坐。

泠泠犹豫了片刻，坐过去，礼貌地道谢：“我叫泠泠，有件事情想和姐姐说。”

雷韵程看着她水灵灵的小脸蛋，微微惊讶：“你认识我？”

泠泠摇头：“我在爸爸的手机里看过你。姐姐，你能把爸爸还给我吗？”

雷韵程的心脏狠狠地跳了几下，似乎全身的血液都在瞬间窜进大脑，她强迫自己稳了稳心神：“你爸爸……他怎么了吗？为什么问我要？”

泠泠大眼睛里霎时盈满雾气，粉嘟嘟的小嘴倔强又委屈地抿成一小点儿，小手摩挲着手上的DV套子：“姐姐不要生气，泠泠只是想爸爸了，家长会别的小朋友都有爸爸来，但泠泠没有……”

她用小手重重地抹了一下眼角，似乎在强忍着眼泪：“我想让他们看看我爸爸是军人，是飞行员，可是爸爸不喜欢让别人知道他是我爸爸。他好久没来看过我了，上次泠泠阑尾手术他也没来，妈妈说他不要我们了，我不相信，姐姐，我知道爸爸和你在一起，你能把爸爸还给我吗？”

雷韵程压抑着，唇色已发白：“你爸爸叫什么名字？”

“我爸爸叫封印呀，我叫封泠泠。”泠泠哽噎着回答。提到封印的名字时，泠泠的眼泪终于忍不住了，呜呜地哭了起来。

雷韵程腾地一下站起身，双拳捏紧，面沉如水，双眼死死地瞪着她。许是她的眼神吓到了泠泠，她缩了缩一双小肩膀，想了想，哭着把DV机捧到她面前：“这个是我最喜欢的东西，我把它送给姐姐，你能让爸爸来看看泠泠吗？泠泠好想爸爸，求求姐姐了……”

“泠泠！”一道尖锐的女音倏地响起，吓得泠泠一个哆嗦，DV掉到地上。

雷韵程不用看也知道来人是谁，她冷眼看着夏炎凉快步走过来抱起小女孩，那一大一小两张脸是那么相似。

小孩子知道自己会被骂，害怕地抱住夏炎凉的脖子，趴在她肩上哭。

夏炎凉倒没说她什么，抬眼看了看雷韵程，弯唇一笑：“好巧啊雷小姐，没想到这个世界这么小，来给封印买吃的吗？”

她单手抱着女儿，另一只手在女儿背后轻轻地顺着：“泠泠也爱吃‘蜜恋’的点心，没办法，随大人吧。”

……别急，别急，飞行员的特质就是冷静，全当这是一次空中险情罢了。雷韵程在心里说服自己，暗自做了一组深呼吸，耐着性子保持着理智：“从不知道你还有个女儿。”

“未婚生子总不是件好事，我们长得不像吗？”

“是很像，你的孩子……”雷韵程唇瓣微微颤着，后面的话无论如何都说不出口。

夏炎凉善解人意地高高扬起嘴角：“泠泠六岁半了。”

她清清冷冷又分外柔和的嗓音像一柄利刃，在雷韵程的心上残忍地捅了一个巨大的、深深的洞。

她脑子在此刻有些不够用了，封印和夏炎凉分手几年了？几年来着，七年，还是八年？她怎么连这么简单的算术都不会了？

雷韵程看起来很平静，没有任何过激反应，而同是女人的夏炎凉却清晰地感受到她从心底发出的震惊与绝望。

她的笑容越发染上冷意：“如果你有时间的话，我们可以聊聊，其实我觉得我们迟早要有这一天。”

雷韵程的指甲陷入掌心，掐得自己生疼：“我和你没什么可说的。”

见她转身要走，夏炎凉不慌不忙地开口：“我们是没什么可说的，但你不想知道封印瞒着你的事？当然，你可以去问他，不过我想任何一个男人也不会把自己年轻时犯下的错对现在的女友和盘托出的，你觉得呢？你去航院的那个时候，我调职在这里工作的事他告诉过你吗？”

雷韵程蓦地转回身，眼神凶狠得让夏炎凉笑意越发深浓。

“我们换个安静的地方谈好了，我家怎么样？”

夏炎凉的家离封印家并不算远，车程不到半个小时。和曾经她在夏炎凉T市的家里看到的一样，门口鞋架上有双男式拖鞋，与夏炎凉和泠泠脚上穿的正好是一套。

这个家里随便看一看都能发现很多三份一套的东西：沙发上的卡通抱

枕，茶几上的卡通水杯，墙上的卡通贴画，甚至餐厅的餐垫和椅套……

这一切像毒针似的刺得雷韵程睁不开眼睛，她狼狈不堪地垂下眸子盯着眼前这一方地板。

夏炎凉不动声色地把她的反应看在眼里，她将冷冷哄去了房间，然后冲了杯咖啡端给雷韵程。

“封印的杯子，我想你不会介意的吧？”

雷韵程冷笑：“你真是有心的人，故意带我来看这些，这比你说一百句的效果都要好。”

夏炎凉莞尔：“雷逸城也是我的老朋友，我对你并没有恶意。”

“所以呢？”

“但是，很多事情一旦牵扯到男人身上，有些话迟早都要说的。女人谁不想要一个安稳的生活，和男人、孩子在一起可能也就够了。不过，人都是有贪欲的，想要的会越来越多，不能假装没事、粉饰太平地过一辈子。”

雷韵程不言声，逼自己继续听下去。

“你应该听说过我们复合的事情，不瞒你说，你还在准备高考的时候，我们就已经重新在一起了。”夏炎凉略略一顿，“里面那张床，我已经不记得他睡了多少次，你知道他是个欲望很强的男人……”

雷韵程沉默着凝视她，心里空了大半。

夏炎凉享受一般，说得很起劲儿：“有时我也挺同情你的，在你为一个男人那么努力的时候，他却在别人的床上享乐，这些他没让你知道也是因为疼你。我之所以没有早些找你也是怕他不高兴，我看得出来他挺喜欢你的。现在，你也看到了，女儿十分依赖他，作为母亲我别无选择。雷小姐，你应该不是愿意和别人分享男人的女人吧？”

房间里陷入一片死寂，雷韵程松开紧握的拳，攥得太久，手都有些麻痹。她摸摸眼前的咖啡杯子，轻声细语地开口：

“你说得对，我从没想过要和任何人分享他，不该是我的我留不住，但该是我的任何人也抢不走！”

夏炎凉怔住，她小看了这个年轻的丫头，冷静与压迫感代替了她初时那些慌乱愤怒甚至悲恸。

背后有一道目光，雷韵程察觉却并未回头。

夏炎凉发觉：“泠泠，回房间去。”

泠泠贴着墙，露出小脑袋眼泪汪汪地看着雷韵程：“姐姐……”

“回房间去！”夏炎凉的声音高了一度。

泠泠吸了吸鼻子，鼓起莫大的勇气跑到雷韵程跟前，满面泪痕地抽噎着：“姐姐……把爸爸还给泠泠吧。”

她软糯的声音里带着明显的祈求，让雷韵程觉得讽刺至极，似乎在她眼里，自己是个霸占别人老公与父亲的第三者。

“他不是你爸爸。”雷韵程木讷地开口，眼底已是一片猩红。

可她没想到这句话会这么刺激这个孩子，泠泠抹掉眼泪，小胸脯一起一伏，猛地扑上去，抓住她的手腕狠狠一口咬下去。

雷韵程不知道自己怎么会躲不开，瞬间痛入骨髓。

回到团里已经黑了天，她走到宿舍楼下才发觉包落在车上。

陆叙从外场回来，把车停好往外走时，一眼看见雷韵程呆呆地站在车库中央。他挑挑眉，走过去拍了拍她的肩：“回来了？怎么在这罚站？”

雷韵程吓了一跳，猛然抬头，反常的表情和呆滞的眼神让陆叙奇怪：“怎么了？”

“我……我……找不到车停在哪里了，我的包还在车上。”

陆叙不禁皱起眉：“你傻了？这不就是吗？”他指指她左手边的车子。

雷韵程恍然大悟，跑过去拉开车门坐上驾驶位，看见钥匙还插在上面，反射性地启动车子。

陆叙眉头皱得更紧，上去打开车门，探身进去熄了火。

“你做什么？”雷韵程不解地看着他。

“应该是我问你想做什么，你不是要拿包的吗？发动车子想去哪儿？”

雷韵程愣住，歪头想了想：“哦……是哦。”

她拎过背包从车里出来，关门，往外走，每一步都是机械僵硬的。

陆叙伸手拦住她的去路：“你到底怎么了？出了什么事？”

出了什么事……

雷韵程也在问自己，陆叙抬起她的脸，他眼底深处的担忧与焦急让她鼻尖一酸，眼眶一热，视线模糊起来：“我挺好的。”

她拨开陆叙的手欲走，却被他一个力道拉回来甩到车上，背后撞在坚硬的车皮上，疼得她无法忍受。她用手捂住嘴：“我真的挺好的。”

她每说一个字，都有豆大的泪珠伴随着噼里啪啦地往下掉，眼泪像泄了洪似的喷涌而出。

看到她手上清晰带血的一圈小牙印儿，陆叙沉默下去，上前一步轻轻地把她拉进怀中，把她的头强势扣在胸前："哭出来。"

雷韵程第一次对他的碰触没有抗拒，第一次情愿躲在这个她曾最恨的男人铸造的世界里宣泄自己的眼泪。

夕阳西下，天际血红一片，是一种能令人心惊的美丽。

封印从飞行模拟室出来，偏头看着走廊窗外，双眸倒映着这一切，眉头不自觉地舒展。

飞行模拟室在二楼，而车库就在这栋楼的下面。封印一眼看到雷韵程开的那辆军用吉普露出来的尾部。

这丫头回来了也没告诉他一声，他掏出手机拨她的电话，嘴角自然而然地上扬着。

手机铃声把雷韵程拉回现实，意识到是谁抱着自己，她忙从他怀里退了出来。这个铃声是为封印单独设定的，此刻听起来是那么讽刺。陆叙见她不动，弯身从地上捡起她的包，翻出手机看了一眼。

"是封印。"

雷韵程别开脸转过身去，头抵着车身，牙齿咬着食指关节，哭得无比压抑。

陆叙看着她细白的脖子，无声地自嘲，这个女人一直对他保持着本能的抗拒，要有多大的打击才能让那么坚强的她也会有片刻的迷失，忘了他是谁，以至于他能靠她靠得那么近。

凉风吹过，她刚刚留在空气里的气息被轻易吹散，消无踪迹，好像刚才趴在他怀里哭的画面不过是一场他的幻觉。

封印这边迟迟拨不通她的电话，又打去她宿舍，同样是无人接听。封印正奇怪着，雷韵程就打了过来。

"钢牙妹，我看见……"

封印接通后刚一开口，就被她抢了话。

"我回来了，刚才去找小苏待了一会儿，手机没带在身上，我有点累洗个澡睡一会儿，晚点再找你，拜拜。"雷韵程一口气说完，不给他说话的机会，直接挂断。

封印嘴巴还半张着保持着说话的姿势，耳边却已传来嘟嘟的断线声。

“你是不是一直都知道？”雷韵程抽泣着，全身都在颤抖。

陆叙上前，双臂轻轻地撑在她两侧，小心保持着距离：“知道什么？”

“知道封印和夏炎凉之间有个……”雷韵程哽咽住。她说不出口，仿佛她不说那事情就不是真的，她不说冷冷就是不存在的。

果然，她终于知道那个小孩的事了。陆叙低头注视着她脑后，雷韵程还从未在他面前露出过这么脆弱的一面。

“也许我知道的不是事实的全部，而且，这件事由我告诉你的话，你会信吗？”

“我不信，不信，谁说我都不信，不信……”雷韵程小声地重复，着了魔一般。

陆叙捏了捏她的手腕：“这里不疼？”

雷韵程刚刚建筑起来的心理防御顿时坍塌，陆叙提醒她手上还有冷冷咬的血印子，现实的证据这么清晰地存在着。

“是不是男人都喜欢对旧情人念念不忘？”雷韵程愤怒地回身，这才骤然发现陆叙已经离自己近到呼吸相闻了。

陆叙微微垂下头，唇停在她的唇瓣前几寸，直视她湿漉漉的眼睛：“你为什么不去问他？”

雷韵程戒备地紧靠着车身，双手抵在他身前，企图阻止他一再的靠近。

陆叙故意欺近：“问他夏炎凉在他心里究竟有着怎样的地位，问他爱她多一些，还是爱你多一些……”

他们距离太近，近到雷韵程可以清楚地看到陆叙的眼里有残忍与深浓感情相掺杂，近到从他眸子的倒影中看到了一个狼狈的自己，那个雷韵程，连她自己都是陌生的。

她推开陆叙，胡乱地抹掉眼泪，拿过背包转身离开。没走两步，她又停下来：“这件事你不要到处乱说。”

陆叙讥诮一笑：“哪件事？你在我怀里哭这件事？”

雷韵程没有过多力气和他斗嘴，逃也似的离开。

次日上午的操课是封印带队的，他故意放慢速度落在排尾，跟着雷韵程的脚步：“不是说给我买了点心吗？东西呢？”

雷韵程帽檐压得低，封印看不清她的表情：“半夜饿了，我给吃了。”

封印略微惊讶：“全吃了？”

“一个没剩。”

“馋嘴的丫头，今儿罚你多跑两圈帮你消耗消耗。”

“是。”

原本封印只是说笑，想不到雷韵程竟真的又去跑圈。封印喊了她两声，雷韵程仿佛没听到一般，绕着大操场越跑越远。

封印等她绕回自己面前，一把拉住她：“喊你没听见？”

她喘着气，身体站得笔直：“封大队刚才说加罚两圈。”

封印好笑地挑起眉：“这么听话，我说罚你别的你也听？”

“是！”

雷韵程铿锵有力地回答，一本正经的态度终于让封印的笑意敛了些许。他微微弯身，看她作训帽下面严肃的小脸：“跟我较劲？我惹你了吗？”

雷韵程不说话，小嘴紧抿。

周围的人都看着，全当这只是小两口在闹矛盾，个个眼里都是戏谑。封印不好再说什么，于是作罢。

直到收操，封印也没得到雷韵程一个正眼。

他打好饭，端着餐盘像往常一样坐到她这桌来。他刚拿起筷子，就见她迅速端起餐盘远远地跑到其他女军官那桌去。

邻桌几个男人的低笑声顿时传了过来：“封大队，你家小雷怎么不理你了？”

封印无奈耸肩：“女人嘛，每个月总会有那么几天的。”

“你就忽悠我们吧，我看不像，小雷脾气那么好，一定是你惹人姑娘生气了，还不去哄哄？”

“女人哪能惯着，越哄越来劲。”

封印边吃饭边漫不经心地和大家说笑，抬头时，无意中碰触到陆叙的视线。两个人无声对峙了片刻，封印微微勾起嘴角，收回目光，继续吃饭。

小苏戳戳向北宁的手，压低嗓音问：“他们俩怎么了？”

“不知道。”向北宁摇头，“一天都这样，吃你的饭。”

小苏撇撇嘴，托着下巴，冲他做了个鬼脸。

这时，忽然从里面小包间走出两个人，一个是政委伍卓，他身边还跟着一个女人。那女人的高跟鞋踩在地上，发出的嗒嗒声响在较为安静的食堂里显得格外突兀。

小苏的眼睛倏地睁得老大，手啪地拍在桌子上：“宁宁快看！那个不是夏炎

凉吗？”

向北宁回头也怔了一下，下意识地看向雷韵程。

身旁的女军官推推她，雷韵程这才从思绪中回过神来，头一抬，正巧对上夏炎凉那双含笑的眸子。

夏炎凉淡淡地看她一眼，很快从人群中搜索到封印的背影。她低声和伍卓说了句什么，便径直向他走去。

一股熟悉的香水味伴随着刺耳的脚步声向自己靠近，封印不用想也知道是谁。

“封印，好久不见，我能坐下来吗？”夏炎凉歪着头，嗓音轻柔地问。声音不大不小，却足以让周围的人听见。

雷韵程紧着扒拉两口饭，腾地站起来走人，看都没看他们一眼。封印不疾不徐地放下筷子，拿餐纸擦擦嘴角：“当然可以。”

然而，还不等她坐稳，封印就向她露出公式化的笑容：“不过我已经吃好了，你请便。”随后，未作片刻停留，直追出去。

被丢下的夏炎凉脸色异常难看，尴尬地抓紧了包。

“噗——”小苏捂着嘴险些笑出声来，低头强忍着，“封大队太坏了。”

旁人事不关己地各自忙乎着，似乎没人在意她的出现。陆叙嘲讽地轻声哼笑，戴上帽子离开。

雷韵程被封印拉到小花园，捏了捏她板着的小脸，反被她拍开手。她袖口里的一抹白色在他眼前一晃而过，封印蓦地捉住她的手腕扒开袖子，果然看到她包扎着白色纱布，不禁皱起眉。

“手怎么伤了？”

“咬的。”

“咬的？”封印眉头皱得更深，“小狗咬的？打针了吗？怎么都没告诉我？疼不疼？”

他紧张兮兮地问这问那，一脸心疼的表情让她喉咙一哽：“是小孩咬的。”

她说着就流下泪来，委委屈屈的小模样让封印觉得甚是好笑。他忙把她抱在怀里，一边擦着她眼泪，一边轻声地哄：“多大了还哭，告诉我是谁家孩子那么不听话，欺负我家程程，哥帮你揍他。”

封印说完自己先忍俊不禁：“小时候我和雷逸城就没少为你打架，想不到都这把年纪了还是如此。”

与她额头相抵直视她湿漉漉的眼睛，气氛顿时变得暧昧起来。封印吻掉她的泪水，小心翼翼，视如珍宝一般：“我刚才没理她，所有人都可以作证，看在我表现这么好的份儿上，告诉我你到底怎么了好吗？是我哪里做错了？不然，你闹什么别扭？”

雷韵程铁了心不说，封印发现自己无计可施，挫败地抓抓头发：“不说也行，你怎么发脾气都行，但能不能别晾着我？让我觉得自己被你遗弃了似的，程程乖，对我笑一下？”

和封印在一起之前，她从不知道他竟也是个会因女人放低自己的男人。他是那种骨子里高傲得不可一世的男人，就像他父亲，唯一能让性格冷冽的封澔低头的人，就是封印的母亲。

雷韵程始终相信，再无坚不摧的男人心里，都会有一个女人是他们永远无法摧毁的弱点，就如同在林七七面前的封澔，在商小婵面前的雷恺，在紫瑜面前的雷逸城……

她不知怎么就想起几年前的酒吧事件，陆叙曾对她说过的话：

——在那个游戏里唯一全身而退的夏炎凉。

——如果将来他们会分手，绝对不会是封印不要她。

还有陆叙把自己带进小包厢时封印的那种冷漠，以前被她忽略的事情慢慢浮上水面。

所有人都知道他和夏炎凉那么相爱过，所有人都告诉过自己这个女人是她和封印之间最大的障碍。

可是她倔强，从来都不信会有什么东西是无法跨越的，只要她足够努力，只要她足够爱他。

而事实真的是她努力就够了吗？

眼前的这个男人的脸和她在夏炎凉家里所见的温馨美好重合在一起，雷韵程心里涩涩发疼：“有件事想和你说，我昨天看上一款戒指，但是……有点贵。”

封印如释重负，在她唇上狠狠啄了一口，眸中笑意闪烁：“我还当多大的事，后天周末带你去买，另外……把所有该让你知道的事情都告诉你。”

雷韵程心头一直憋着一口气，强忍着重重点头，片刻之后却又重重摇头，紧紧搂着他的脖子：“不，你给我买戒指就好了，其他的事我不想知道了。”

她的眼泪顺着封印的脖子流入领口，冷意阵阵。封印道：“你应该知道的，这样对你才公平。乖，别哭了，哭肿了眼睛，你是想让全团的人批斗我吗？”

这个季节的风已经很凉，封印掌心的温热好像怎么都无法到达她心里。雷韵

程任由他给自己擦眼泪，什么都不说，只是安静地靠在他怀里，听他好听的嗓音耐着性子地哄着她，不知道为什么，她总觉得这些温暖离自己越来越远。

陆叙买烟出来，看见夏炎凉在军人服务社外面等他，两人也是旧相识，他没好意思直接走掉。

“有什么话请直说吧，我还得回去午休。”

“你做人还是这么直接。”

陆叙不置可否。夏炎凉从包里拿出一个装DV的袋子递到他面前：“麻烦你帮我把这个给雷韵程。”

陆叙没动。

“一个DV而已，又不是危险物品，不用这么戒备我吧？”夏炎凉无辜地耸肩。

陆叙叼着烟，犹豫片刻，接过来在手里掂量掂量：“我为什么要帮你？”

“不只是帮我，也是帮你自己。”夏炎凉拔下他的烟，放在唇间狠吸了一口，“我知道你很在乎那个小丫头，而我女儿则需要一个父亲。”

陆叙盯着她看了一会儿：“我可没想过帮你把事闹大，还是说你根本就是在替黎睿把封印身上的军装扒下来？倘若是这样，抱歉，我帮不上这个忙，我和黎睿不一样，不会因为一个女人不择手段捅兄弟一刀。”

“如果要闹我早就闹了。”夏炎凉冷笑，红唇间吞云吐雾，“陆叙，难道你就甘心每天看着他们在你眼前恩恩爱爱？人都是一样，一样自私，我为我女儿，你为自己，没什么不对。而且我告诉你，人在最脆弱的时候非常容易爱上别人，男女都如此，你是聪明人，应该抓住机会。”

这个时候的夏炎凉，眼睛里甚至带着一种咄咄逼人的气势。陆叙戏谑地挑起眉：“这是你经验之谈吧，多谢指点了。”

陆叙回到宿舍，翻来覆去地睡不着。他拿着DV来到阳台，思前想后还是打开来看。

那里面的画面让陆叙皱眉，按下快进键，一直放到最后都没有太特别的。他刚想关掉，屏幕上倏地一黑，进入一段无声的画面，然后声音出来了，再然后……

陆叙怔住了。

画面持续时间不长，声音模糊不清却依然能够分辨，看得出这一段是意外被

拍进来的，当事人并不知情。

看完全部，陆叙缓缓合上DV，心跳不由得加快，全身的血液倒流。他点了根烟，来平复自己逐渐亢奋起来的情绪。

封印，这下子你可怪不得任何人了，只能算你倒霉……

飞行教室内，政委在给飞行员们上政治课。雷韵程被伍卓点了两次名，简单的问题一个没回答出来，旁边的人在下面小声提示才应付过去。政委脸色没什么变化，却在下课后把她留了下来。

伍卓给她倒了杯开水，推到她面前，自己慢悠悠地点了根烟。

他不说话，雷韵程只好主动问："政委，是有什么事要和我说吗？"

伍卓抬眼瞧瞧她："你觉得我要和你说什么？"

她摇头。伍卓撣了撣烟灰："你认为自己这些天的表现如何？"

雷韵程面色尴尬，指腹在杯子的花纹处摩挲。伍卓也没指望她的回答："是不是生活上有什么困难？有困难和团里提，积极解决，不然，耽误了正常训练和任务谁来负责？"

雷韵程抿唇不语。

"从军演过后，你的状态就一直不对劲，没有演习就松懈了？是放假放懒散了？"伍卓顿了顿，"还是在感情上出了什么问题？"

雷韵程低下头，敷衍着："政委，我会处理好的……"

伍卓起身来到窗边，挡去了大半阳光："你不要有别的顾虑，虽然在你来团里之前，我确实希望炎凉和封印能够走到一块儿，但我也明白感情这东西终究是旁人干涉不了的。公事是公事，私人感情不能带到工作上面来。所以你放心，我不会因为炎凉是我外甥女就对你有其他想法。我是你们的政委，当然要关心你们的生活，平心而论，也是希望你们都好。"

他说得真诚，态度更像是一位长者对待小辈，却不知这番话让雷韵程心里倏地一跳，好似打翻了一个五味瓶。

雷韵程用力握着杯子，微微笑了一下："谢谢政委，是我还不够成熟，遇到了事就有些浮躁，我会尽快调整好状态的。"

伍卓点点头："你们两个小同志好好处理一下感情问题，没有什么过不去的坎儿。接下去的飞行任务还是很紧，我不希望你们因为私人问题影响到工作，飞行不是小事。"

封印和几个人在外面说笑，也是在等她。见她出来了，他便和大家打了招呼

凑过来："挨训了吗？"

雷韵程摇头："没有，随便说几句罢了，先去吃饭吧。"

封印看看腕表："这个时间去，饭也是凉的，去外面吃。"

两个人在外面的饭店点了几个菜，雷韵程戳着米饭："又快一年没回家了。"

封印剥了几只虾放到她碗里："快过年了，再忍忍。"说完又好似记起了什么，"记得雷逸城说过紫瑜的预产期是下个星期吧？这小子动作真快。"

"其实，他们之前曾经有过一个孩子。"雷韵程淡淡地说，"就是他们闹分手最凶的那一次，我哥说让她打掉，没想到紫瑜姐真的去把孩子打了，我哥都气疯了。"

封印惊愕得嘴巴半张开："没听他跟我说过这事啊。"

"这事就我们仨知道，现在再加上你。若是被双方大人知道了，我哥就别想活了。"雷韵程耸耸肩。

这事给封印不小的震惊，只听说他们正式分过一次，想不到还有这么劲爆的内幕。雷逸城是爱紫瑜的，从小就爱，所以他能够想象失去了孩子的雷逸城，当时会受到怎样的打击。

"雷逸城真是活该！再怎样也不能说出那种话，紫瑜也是够倔的，好歹那是个生命！"封印不吐不快，狠狠将两人批了一番。

雷韵程小口咬着虾肉，眼睛盯着碗上紫色花边："当时那种情况下要是换成你，这孩子你会留着？"

"只要那个孩子是我的……"封印的心被曾经的记忆猝不及防地冲击了一下，"这种假设不好，你要是怀了就生，停飞就停飞。"

雷韵程蓦地抬起脸，封印探出舌尖卷走她嘴角残留的虾肉，眸光温柔地看着她好一会儿才痴痴地开口："我说过我爱你吗？"

她眼底有汩汩的热气涌着："只说过一次。"

封印凑上去舔舐她的唇瓣："傻丫头，一次就是一辈子，那部电影怎么说来着，差一年，一个月，一天，一个时辰，都不算一辈子，我没记错吧？"

雷韵程深深地看着他，泫然欲泣的泪水被生生忍了下来，只余波光在眼眸中流转。

封印送她到宿舍楼下，叮嘱她明天不要起床太迟后就回去了。雷韵程原地愣了一会儿，转身径直走到对面小树林下。

那里有一排供人休息的长椅，因光线昏暗，晚上鲜少有人在此逗留。此刻，那里却坐着一个人，雷韵程便是向他走去。

陆叙上身微倾，双肘撑在膝上，目视前方，略微惊讶："你怎么知道我在这儿，看见我了？"

雷韵程在他身旁坐下："你看我那个眼神儿让我想忽视都难。"

陆叙呵呵笑起来，摸摸下巴："原来你对我还是有些了解的。"

她勉强扯出抹笑意："有什么话就直说吧，不用考虑了。"他有事一向直接找她，而不是像今天这样专门在这等她，她猜出陆叙多半是对她有话说。

他沉吟片刻："你不太像我认识的那个雷韵程了。"

"你认识的我是什么样的？"

"果断勇敢得像个男人，我一度怀疑你生错了性别。"

她明白他的意思，手指蜷了起来，抓住裤子。

他的视线盯着前方宿舍楼门前路灯洒下的一片昏黄："打算这么自欺欺人一直过下去？你的底线果然是依人而定。"

"……"

"我知道你忍耐力强，但不知道是这么强，让我意外。"

话音刚落，他手上多了件重物——DV，而她认得这是冷冷想和她作交换的那个DV。

心头仿佛瞬间压上了巨石，沉重得让她扛不住："这是什么……"

她嗓音带着明显的颤动，迟迟没有去碰它，眼睛里流露出努力克制的不安与恐惧，就像是知道这里面有会让她不想见到的东西似的。

那一瞬间，陆叙承认自己心软了，甚至产生了就让他们维持着虚伪的宁静表象算了的念头。

她垂着头，小鸵鸟一般，这样的姿态令他生厌："是不是只要能和他在一起，你什么都不在乎？或者说什么都能忍受？如果看了这个，你还能继续待在他身边，雷韵程，那就算我看错了人！"

她捧着这个DV，有些惶恐更有些不知所措，但她知道，有些事情是不能够逃避的。

陆叙回到宿舍，一头栽倒在床上。夏炎凉的电话紧接着就打了过来："给她了吗？"

陆叙闭上眼睛，咬咬牙："她会不会看我不保证，也许她随手就扔掉了。"

夏炎凉轻笑："你还是不够了解女人，她不会扔掉的，而且一定会看。"

陆叙咒骂了声，狠狠挂断电话。

夏炎凉毫不在意陆叙的无理，熟练按下封印的号码，在等待接听的时候，向正在写作业的泠泠招招手。泠泠巴巴地跑过来，不解地看她。

夏炎凉把手机放在她耳边，泠泠听了很久："没人接，是谁呀妈妈？"

夏炎凉温温柔柔地笑了一下，继续拨号。

封印洗澡出来就发现手机在响，陌生号码："你好！"

泠泠一听到封印的声音传过来，惊喜万分，抱着电话大喊："爸爸！"

封印一怔，擦头发的动作停顿住，脸色不由得沉下来："泠泠？"

"爸爸爸爸，我是泠泠，你什么时候回家呀？"

小孩子稚嫩的童音通过听筒清晰传入他的耳中，封印要命地按了按太阳穴，尽量让自己的声音听上去不会引起她的激烈反应："泠泠，我说过很多次，我不是你爸爸，那也不是我的家。"

泠泠瘪瘪嘴，夏炎凉趁机抽走手机，示意她回去写作业。待泠泠走出书房，关上了房门，夏炎凉道："你应该知道泠泠不喜欢听到这些话，怎么还这样对她说？"

一听是夏炎凉，封印便不再克制自己："你到底想怎样？是不是一定要逼我说些难听的话？我是欠黎睿的，但他已经拿你抵消了不是吗？泠泠总会长大，这些事情她应该学会接受。"

夏炎凉眉宇间露出几许狠厉，嗓音却一如平时："你够狠心绝情的，至少她现在还是个小孩子，你忘记过答应了黎睿什么吗？"

封印冷声嗤笑："没有办法，她又不真是我女儿，我没有必要一直由着你们。再者说到狠心绝情，我怎么比得过你？那是黎睿的一相情愿，他疯了，我没有疯。"

"你就不怕我带着泠泠去你们部队大闹一场？我们交往过的事情很多人都知道的，泠泠的年纪和她依赖你的程度包括那些DV记录，很难不让人相信你才是她父亲。你不怕被停飞，还有可能被退役？"

"那你有没有想过我的麻烦过后，诋毁军人调查清楚，你会被判刑？夏炎凉，奉劝你别再耍这些无聊的把戏了！"

封印说罢就要挂断电话，夏炎凉却一转话锋截住他："好吧，我只是说说罢了。"她轻叹，"其实，我是想告诉你这里有一些你的东西，明天见个面，还给你。"

“我没有任何东西在你那里。”

“那些和泠泠的父女‘相亲相爱’的视频，你也不要了吗？嗯？”

她上挑的尾音带着某种暗示，让封印心尖一颤：“邮寄给我。”

“明天下午两点，‘蜜恋甜点’见，不会耽误你太多时间，就这样。”夏炎凉率先挂断电话，不给他再回绝的机会。

不知道为什么，封印接了这个电话就无法再安下心来，躺在床上琢磨着。

蜜恋甜点，蜜恋……雷韵程那次就是去蜜恋带吃的给他，而泠泠也爱极了那家店的甜点……

他烦躁地翻了个身，片刻之后，又倏地弹坐起来，眉头锁成结。

雷韵程手上的牙印，他记得她说那是……小孩咬的。

难道是泠泠？原来雷韵程已经……

他扑通一下倒在床上，痛苦得无以复加。

那个傻女人，竟然一直在和他假装若无其事强颜欢笑！

下雪了。

上天用了一整夜的时间，悄无声息地给这个城市编织了一件华丽的锦服，用自己的方式告诉人们，冬天是真的已经到来了。这里的冬季比他们的家乡来得要早一些，气温下降得也更为迅速。

封印在饮品店买了两杯热饮出来，轻易地从人群中寻找到穿着火红大衣的雷韵程，她正站在旋转木马外的栏杆旁向里面看，看得入神。她大学唯一一个寒假回家他去接她时，她就穿着这件大衣，鲜艳热情得像一簇火苗，点燃他心里的某个角落。

热饮捧在手上，她两只手上戴着黄色的毛线手套，上面还有两只小熊耳朵点缀，同款的毛线帽子和围巾，让她看上去格外笨拙可爱。

封印看了她许久，放下纸杯，从后面把她环在身前：“说实话，我更喜欢看到这个样子的你。”

“嗯？”雷韵程吸溜着热气腾腾的果汁，小脸上冻得红红的。

“更像个普通女孩。”

“普通女孩什么样？”

“不高兴会发脾气，有疑惑会问，仰仗着对方的喜欢肆无忌惮地使小性子，无论在任何情况下让自己舒服才是真理。”封印下巴搁在她软软的帽顶，喃喃地说着。

“我太懂事还成了你的苦恼啦？”

封印的手包裹住她的手背：“你的手好了吗？”

“好得差不多了。”雷韵程眸光微垂，热气熏着她的脸，又被凉风卷过，水汽在睫毛上凝结成细小的珠子。

这几天是新落成的大型综合游乐场对外免费开放的最后一天，所以，寒冷的天气里，这里依然人头攒动。

工作人员笑意盈盈地从封印手里接过号牌，从身后拿出支水晶玫瑰花：“恭喜两位，逢百的情侣我们都会赠送小礼品，祝你们幸福永久。”

雷韵程欢乐地从他手上拿过玫瑰，放在鼻下闻闻，表情故作陶醉：“真香！”

封印忽然自责，似乎还从未送过花给她。

娇滴滴的女孩子坚持让男友抱着坐上去。雷韵程身手利落跨上木马，看看前面那一对情侣，又慢慢滑了下来。她双脚刚一沾地，就被一双手臂抱了起来，重新坐到木马上，还是女孩子们最喜欢的公主抱。封印拉好她的帽子和围巾，不忘叮嘱：“抓稳了，等会儿别掉下去。”

“我又不是孩子。”

封印倒是希望她像个孩子，那样她会活得更自在一些。

不知是谁说过，旋转木马是最残忍的游戏，一直追逐却又永远隔着一段距离，或在看似同行时，下一刻又眼睁睁地看着彼此渐渐远离。

雷韵程双手抱着栏杆，头抵在上面，看前面那对大声欢笑的男女，不由得心生羡慕。

快乐幸福与否，从一个人的笑声和眼睛便能分辨。她羡慕女孩子的笑，那样无所顾忌，由心而发。

那种笑容，曾经她也可以。在未和他交往之前，虽然谈不上幸福，她心中却一直存有希望。或许，她不应该看那些视频，尤其是最后那一段……

雷韵程努力牵起嘴角，心中酸酸涩涩地疼。雪一直未停歇，转小，又逐渐转大，成片的雪花落进眼里，冰凉入心。

她侧头看他，学着那对情侣一样，伸手向他。封印探出手臂，却因两个木马之间的节奏不同而无法握住她。两人谁都没有放下手臂，倔强地、执著地伸向对方，却终究无法碰触到彼此。

封印喉结滚动，有什么东西堵着似的，但他们还是在向对方微微地笑，笑得让她心酸。藏在帽檐儿和厚重围巾之间的眼睛雾气缭绕，细碎的雪花在他们之间轻易隔出一截真空，直到木马渐止，连指尖都不能触及。

封印第一时间把她抱下来，她像个孩子似的趴在他怀里，搂着他的颈，不在乎别人取笑的目光。

“冷。”她嗫嚅着发出声音。

封印把她抱紧了点，脚步不停：“不玩了，回车里暖和暖和，我们去买戒指。”

我们?

雷韵程嘴唇微微翕动，无声地重复着这两个字。

某品牌店，雷韵程的眼睛都看花了，以前没有注意过，原来戒指的样式有这么多，璀璨美丽得超出她的想象。

“这款怎么样？和小姐的气质很相配，而且这款造型的寓意是最心爱的女孩，拿来求婚最合适了。”店员小姐拿多款钻戒为两人推荐，嗓音柔美动人。

“你看中的是这款？”封印看她视线直直地落在店员执着的绒盒中那款镂空心形指环的大钻戒上，牵起她的手，脱下手套，拿出戒指就要往她指上套。

“不是这个，”雷韵程缩回手，胡乱地戳戳柜台里的另外一款相较之下极为低调的指环，“是这个。”

上面只有两圈细小的碎钻镶嵌其中，单看很漂亮，只是和先前那款对比不禁黯然失色。封印捏着这枚小指环，套在她纤细的无名指上，转动了两圈：“好像有点大。”

无名指的根部被一圈冰凉坚硬的触感环绕，雷韵程盯着两人交缠的手指和那枚戒指发愣，刚才他给自己戴上戒指的动作，在她眼中仿佛是电影的慢镜头。

时间在流逝，她的世界却定格在这一刻。

男人的手也可以用漂亮来形容，倘若他这双手不开飞机，或许会和他父亲一样，在商场上翻手为云覆手为雨，成为连雷恺都不能小看的对手。

也是这双手，在她尚不知晓何为情时就已牢牢抓住她的心，在这许多年以后……捏碎。

她拒绝了店员要把戒指拿去改尺寸的好意，只要求在上面刻上自己的名字。戒指买到了，她没有该有的兴奋和喜悦，反而整个人都沉沉的。封印开车时不时瞥她，雷韵程知道他在看自己，却并不给予回应，两个人各怀心思，陷入从未有过的沉默。

前方车祸现场正在处理，车子前前后后都堵着，不能掉头，半晌才挪动一下，车里只剩下暖气吹出来的呼呼声。几乎静止的车流，连带着时间都似在刻意

放缓脚步，逼他们摊牌。

从拿到戒指后，她便不再拼命掩饰自己，封印已经断定了一些事情。他将车窗落下一丝缝隙，一股寒冷的气息夹杂着冰凉的雪花扑面而来，有种将要窒息的错觉："你见过夏炎凉了，是吗？"

雷韵程没承认也没否认，视线一直看窗外。对面，同样被堵在这里的轿车车窗上趴着一个小孩，用手指在车窗上认真地画着只有他自己才懂的图案。

"我记得小时候你很想要一个妹妹。"

那个阶段的男孩子没有不想要个妹妹的，可以保护她，欺负她，宠着她，使唤她。所以，封印一直很嫉妒雷逸城家里有一个这样的小女孩，而他的父母始终都不肯再生第二胎。

"你一直都想听我叫你哥哥，不喜欢我直呼你名字。"

或许，她心中还存有一些不舍，不舍他给予的温暖，给予的爱情，所以还在做着无谓的拖延，哪怕那所谓的爱情是打了折的、退而求其次的，甚至是虚伪的。

但该来的总会来，她很清楚这一点，所以她终于下定决心："说吧，那些不想告诉我的事情。"

封印看着他旁边的车里那对正在争吵的男女，他们也许是男女朋友或者是夫妻。他放在挡把上的大手覆盖在她的手上，粗厚的毛线手套隔绝了他们本应该传递给对方的温度。

"我不知道夏炎凉和你说了什么，她有没有提过一个人？"封印的嗓音平静而低沉，有某种她不知道的尖锐在他的记忆中划开了一个口子，往事趁机肆意流淌。

"就像你和杜妍青一样，他曾是我最亲密的战友、兄弟，加上陆叙，我们三个人一起训练一起吃苦一起向方默阳挑衅，当然结果是一起受罚。"

封印微微合上眼睛，黎睿的名字就这样从脑海中跳了出来。

人生里美好的意义在那个时候体现得淋漓尽致，战友之间的感情是常人很难去深刻理解的感情，真正能以性命相托的人在这个世界上少之又少，黎睿之于封印便是这样的人。

如果不发生后来那些事……

"还记得你从旋梯上摔下来受伤入院我去看你吗？我带你去淮海路的那家饭店吃饭，你当时诧异老板还记得我，我说我们在那打过架。"

封印一直都在后悔他们当时应该对那群人的酒后闹事不予理会而不是让事件演变成无法收拾的局面。当时，他是几个人里喝得最少的，是三个人里相比较之下还算清醒的，但是从老板的儿子把一只啤酒瓶砸在黎睿头上开始，仅剩的那丝可怜的理智也无影无踪了。三个人赤手空拳被数个手持棍棒的人围堵，黎睿的血从耳际处流下来，让他和陆叙的眼睛变得猩红，脑子里只有一个字：打。

酒精会让人的理智和冷静统统不见，但是本能却是在任何情况下都跟着你的。他永远记得那个改变他和黎睿一生的瞬间，那把椅子几乎要砸向他时，步履蹒跚甚至吐不出一句完整话的黎睿却在此时扑过来死死地护住了他，替他承受了那重重的一击。

当时，他们并不知道黎睿的伤究竟到了什么程度，只看见刺眼的鲜血汩汩地冒出来，并且越来越多。

封印和陆叙瞬间醒酒，黎睿抱着头，捂着眼睛，痛苦地蜷缩在地上。

很多事情一旦发生了就不可逆转，同样无法逆转的不是黎睿额前留下的一道疤痕，而是他严重下降的右眼视力。

黎睿离开飞行学院的那天，他们送他到机场，他似乎很看得开，他说假如换成是他，他相信封印同样会保护他。夏炎凉当时也在场，安静地立于封印的身后，漂亮的眼睛也因这场离别染上些许雾气。

黎睿勾着封印的肩，开着男人之间惯于开的玩笑："觉得欠我点什么的话，可以拿你女人赔偿，怎么样？"

封印鄙视地瞪了他一眼，作势在他身上击了一拳："如果你拿得去的话，就尽管拿。"

"那我可不客气了！"黎睿大笑，还不忘对夏炎凉挤挤眼睛。

但没有如果，只有结果，封印直到毕业的那年才知道这个结果。一语成谶，对那个时候的他来说，是最残忍的事情。

夏炎凉大学最后一年是在S市实习，那是黎睿的城市。那时，封印和她已经几个月没有见过面了，飞行学院管理严格，他不能离开学校半步，一切事宜都是黎睿帮忙操办。

"自己小心些，如果有什么困难找黎睿，他是我哥们儿，如同我在一样。"封印趁着训练间隙偷偷给她打电话，相隔两地的情侣只能用电话联系。只是，他不知道此时黎睿就在夏炎凉身边，手指卷着她的发梢，漆黑的眸子里闪着暧昧不

明的光芒，而夏炎凉的视线则在窗玻璃的倒影上与他碰撞……

刚刚毕业离校的封印和陆叙拎着行李第一站并不是回家报喜，而是来到S市，黎睿的公司。

前台小姐看到他们的装束，没多问名字就和里面通报。黎睿等不及电梯，直接从楼梯里跑下来，他出来的时候甚至在封印面前来了个趔趄，险些摔倒。这让大家大跌眼镜，平日里那么斯文优雅的黎家少主还有这么失态的一面。

黎睿冲上来给他一拳的时候，眼睛都是红的："你俩他妈人模人样地混出来了？"

封印笑着回击："放心，带着你那份儿呢！"

他的考核成绩是全体学员中第一，陆叙第二。封印一直觉得他的成绩有黎睿的一份，黎睿只会在这个时候朗声大笑："你还做了心病了？走，哥们儿给你们俩浑蛋接风洗尘！"

黎睿在父亲的公司干得很好，他总对封印和陆叙说当初若不是离开飞行学院，也不知道自己竟是从商这块料。

"等过几年我上手了，我老子就把公司全交给我，到时哥们儿也是有大身价的人了，需要什么跟哥们儿说。"黎睿在自家地盘上招待两个兄弟，说话时骄傲自得地挑着眉，神采飞扬得几乎让封印信以为真——他是真的很热爱很满足现在的生活胜过当初的飞行梦想。

封印倒上满满的一杯酒，端起来，还未开口便被黎睿粗鲁地打断："要是你想说的和我猜的一样，那就别说了，我不爱听，那事是个意外，不是你的责任。"

他看向封印身边的夏炎凉，痞气地扯起嘴角："要是你想谢谢我对炎凉的照顾，那就更没必要了，你的不就是我的吗？"

大家一阵哄笑，夏炎凉低头微微抿着唇也在笑，笑意委婉中带着几分苦涩。只是，封印当时大意而忽略了。

他和陆叙的身份已从飞行学员正式跨入到空军飞行员的行列，而黎睿身上却已带着几分铜臭味。他身上昂贵的西装与他们身上的军装相比，是那么不和谐，那么刺眼，而黎睿原本是能够和他们站在一起的。

当晚，黎睿和一众哥们儿拼命地灌封印酒，他们还玩了雷韵程第一次和封印约会时玩过的那个游戏。夏炎凉作为当晚少数女人中的一员，受到不少捉弄，但却被封印一一挡了下来，成为唯一全身而退没有受到任何"惩罚"的人。

封印喝吐了几回，那完全是要把人往死里灌的喝法。游戏而已，夏炎凉劝他

不必这样，却暗自被他紧紧握住了手，紧得她发疼。

两人聚少离多她很少抱怨，懂事得让他窝心。他想为她做些事，哪怕是看上去没有什么必要的事。

封印没有住黎睿给他和陆叙在酒店安排的总统套房，而是回到夏炎凉的住处，和她在床上翻滚。酒精的作用，让他没有发觉夏炎凉在欢爱中一直在抗拒他。

“炎凉……炎凉……”他气息不稳，抱着她柔软的身子，低着头，手执着她精巧的下巴，唇瓣在她的脸上摩挲，低声唤着她的名字，那般眷恋，那般缠绵，她名字的每一个字都让他爱到心疼。

“真想现在就把你娶回来。”他一边在她体内横冲直撞，一边在她耳际低语，倾诉爱意。他哪里会注意到她眼里的嫌恶与冷漠，甚至不知道当过多的酒精与疲倦带走他的意识之后，黎睿曾来过，在大床的另一边和他爱到想要回家的女人翻云覆雨……

原定去部队报到的日子被推迟了，那天正好是他的生日，过了今天又不知道何时才能和她在一起，封印得到消息，第一时间从T市赶到S市，准备给夏炎凉一个惊喜。她还没下班，他去外面订蛋糕，买电影票。

直到夜幕低垂，还是没有等到她回家，只等到她通过电话送上的祝福。

“什么时候下班？”

“晚上加班，现在已经在下班的路上了，马上到家了。”

“嗯，想不想见我？”

夏炎凉轻笑：“想，等我到家了再给你电话。”

封印在蛋糕上插蜡烛，没开灯，脑里幻想着她回家开门后看到自己时会不会激动得掉眼泪。然而，他怎么都没想到十几分钟后所听到看到的一切。

夏炎凉回来了，跟着她回来的还有一个男人。

黎睿把门踢上的时候，大手就已经伸到她裙子下面，吻上她细长的脖子。夏炎凉被他弄得忍不住轻喘，半推半就地被他压在鞋柜上：“别弄了黎睿……”

“刚才是谁在我开车的时候勾引我的？现在知道让我别‘弄’了？”黎睿坏笑。

在黎睿拉下裤链准备提枪上阵的紧要关头，一双男式皮鞋忽然跳入夏炎凉的视线。她脑子有一瞬间的停滞，然后猛地推开黎睿跑进去。

封印站在窗口目视远方，双手撑在窗沿，骨节恐怖地突着，表情则波澜不

惊，平静得可怕。他慢慢收回视线，冲她讥诮一笑："这么快就'忙'完了？"

夏炎凉脸色刷白，匆忙拉好衣裙，那动作着实刺痛了封印的眼睛。

想起两人高中初尝禁果后，夏炎凉满面小女孩娇羞模样在他面前拉好衣裙的举动和现在相比，真是有着天差地别。

黎睿不慌不忙地现身，似乎早料到会有这么一天，他脸上甚至不带半点惊慌与愧疚，更别说尴尬，坦然得让封印觉得自己才是那个偷人的畜生。

黎睿看见茶几上的生日蛋糕，恍然大悟一般："今天是你生日，我怎么把我兄弟这么重要的事情给忘了？"他摸摸手上那个让封印觉得更加刺眼的戒指，"不如，这个就当我给你的生日惊喜好了。怎么样？喜欢吗？"

和夏炎凉戴的是同款，原来那是情侣款戒指。

这个生日，他得到了至今最难忘的礼物，爱情与友情的双重背叛。他也不知道自己当时怎么会那么冷静，冷静得一句重话都没对夏炎凉说过。

"她要的是个能实实在在陪在她身边的男人，不是一年到头见不到人还要担心他会不会有一天不能活着回来的男人。当然，或许根本原因是你放弃了封氏继承权，虽然飞行员的收入不低，但和封氏未来女主人的身份比起来，呵。"

黎睿临走前小声和封印这么说，然后离开，把时间和空间都留给他们。

房间内陷入令人绝望的死寂，封印脑中曾有一瞬间的幻想，幻想夏炎凉会哭着说一些是她一时糊涂的话求他原谅。

只可惜，她眼睛里连一颗眼泪都没掉下来，环着双臂看着他，目光里有几分愧疚，有几分不自在，更有些脆弱，唯独没有曾经的爱情。

他碰触她的时候，她甚至还带着些防备。封印扣着她的头拉近她，嗓音轻而缓："怕？怕我打你？"

他想说他那么爱她，怎么会舍得打她。

封印把这些话统统咽回去，直直地盯着她美丽的眼睛，试图努力从中寻找到些什么。

却——什么都没找到。

"你可以怪我，但作为女人我有我想要的东西，而这些你不能给我。"夏炎凉并不回避他的视线，有些哽咽。

封印放开手，平静地开口："你不要告诉我当初和我在一起也是因为我的姓，因为我背后的封氏？"

就算她承认，他也不知道怎样让自己相信，那些过往怎么可能是虚假的？

夏炎凉竟流下眼泪来，掩面而泣："对不起，对不起封印，但是我……

是真爱上他了，我知道这样对你不公平，但我控制不住我的感情。”

在封印眼里，她的眼泪已经那么肮脏，但却像撒豆成兵似的每掉下一滴就在他心上砍下一个口子。她终究是哭了，不是求他原谅，而是告诉他她对另一个男人的感情，而这个男人是他换过命的兄弟。没有人比他更了解那种控制不住的感情是怎样的，只是如今他必须控制住。

后来，封印才知道，黎睿是恨他的。

当初，有多把他当成兄弟，后来就有多恨。

若不是替他挡的那一下，他的眼睛不会受伤，不会因此终身与飞行无缘。他知道他不应该恨封印，但是他无法说服自己。这世上很多事情是注定的，像爱情一样是人们无法自控的。他恨封印的优秀，恨他什么都有，女人与前途。所以，他看透夏炎凉的本质，诱惑她变心。

和封印关系闹崩没有多久，黎睿毫不意外地发现夏炎凉早已怀孕，是他背着最好的兄弟和他的女人偷情时留下的种，又或者是封印的种。

如果不做掉，留下的就可能是别人的孩子。

他亲手把夏炎凉送进手术室，又在最后关头阻止了手术。夏炎凉在他怀里静静地掉眼泪，沾湿了他的衬衫。

黎睿轻轻顺着她的背，只说了一句话："我舍不得，也许毁掉的，会是我们的孩子。"

虽然没有娶她，但黎睿是爱她的，这是夏炎凉这些年一直坚信不疑的一点，哪怕在后来他酗酒后吸毒后失去理智折磨她的时候，或者最后把她赶回封印身边时，她都这么认为。她看得到黎睿眼底深处的恨，恨封印，恨她，恨与梦想的失之交臂，那是他一辈子都无法释然的东西。

夏炎凉没料到她和黎睿两个人会真的越陷越深，深到即便明知对方心里头那些不堪的种种也无法离开。谁会相信，会有一种爱情是在这种讽刺诡异的关系中滋生出来的?

泠泠的存在或许是上天赐予黎睿最好的礼物，他像爱她一样爱属于他们的女儿，但这仍旧抚平不了他心中的恨意。他没有给女儿自己的姓氏，反而让她姓封，并且拿着封印的照片告诉女儿，这个才是她的爸爸。夏炎凉无力阻止黎睿已经变态的心理，直到女儿渐渐长大，对着照片上的封印叫出第一声爸爸时，黎睿失踪了一整晚。

她知道他一定在某个角落里失声痛哭，她心里面疼得仿佛被挖掉一块似的。

这些事，封印只是从夏炎凉嘴里听到或许他不会相信，如果他没有见到后来形同枯槁、看似奄奄一息的黎睿的话。

——你欠我的，封印，你一辈子都欠我的。你帮我完成梦想，我帮你爱你的女人和孩子，多完美的结局？封印，你不是你，你是我，你是我！

封印那个时候才彻底明白黎睿严重矛盾扭曲的心理，他已经疯了，严重时会偏执得以为自己的女儿是封印的种，有时会把自己幻想成封印本人，折磨他深爱的女人，以此宣泄对他的恨。

黎睿想让他一辈子背负着罪恶感，愧疚感。他后来的种种皆因封印而起，他要封印在自己死后替他照顾替他爱自己的女人，爱他的女儿。

这种荒谬的疯狂的想法证明了他对封印的恨，对夏炎凉母女的爱，他已经疯狂地认为他就是封印，封印就是他生命的延续，是他最骄傲的样子，他想用最好的样子爱她。

而夏炎凉尝试过阻止他，结果失败，他的恨与疯狂根深蒂固，没有人能撼动半分，只有背叛自始至终纵容着黎睿的一切，他早已不知道什么时候忘记了自己曾想要的那种生活。

第十章 钟情已是旧时伤

雪花飘落得越发密集，停滞的车流以蚂蚁般的速度缓慢地移动着。

封印握着方向盘，眼睛盯着前面的车尾，在他讲述这些事情的时候，眸底一片灰样的黯淡。

黎睿已经死于吸毒过量，死相是他见过最恐怖的。

雷韵程低着头不说话，似乎陷在她自己的世界里，与世隔绝，与他隔绝。

路况恢复畅通，大雪已如大片的棉絮一般散落人间。直到回到封印家楼下，他们都没有一个字的交谈。

“你没什么和我说的吗？”电梯里只有他们两人，封印忍不住打破这份死寂。

“本来有，现在没了。”

雷韵程淡淡的表情，淡淡的语气，淡淡的情绪，却让封印心乱如麻。他扭过她的脸：“我知道你有话想问我，别闷在心里，这不像你。”

雷韵程眼角似乎弯了一下，谁都说现在的她不像她，那么她应该是怎样的?

“你想让我说什么？”

“你不相信我。”雷韵程不信他，他从她的眼神里看到一种不信任，甚至是嘲讽。

又是一阵寂静，雷韵程用这种方式给他答案。她轻轻拨开他的手，揉揉被他捏得发疼的下巴：“泠泠很可爱很漂亮，以后一定和她妈妈一样是个美人，你没发现她的眼神像你吗？”

封印顿时黑了脸，电梯在这个时候停下来。雷韵程在电梯门打开的那一刻，

几乎是被他从里面拖出来的。

他一手拽着她，一手拿钥匙，然后踹开门把她甩了进去。

雷韵程还没站稳就被他拉回来紧紧抱在怀里，他低头急切地寻找着她的唇，只顾解释，对家里的变化毫无察觉：“不要胡思乱想随意揣测，泠泠是黎睿的女儿！跟我没有半点关系！”

“放开我！”雷韵程心里的火因着他这句话猛地蹿了上来，不知道哪里来的力气，从他的怀里挣脱出来狠狠推开他。她抬起手，露出那圈还未完全愈合发黑紫色的牙印在他面前晃了晃，“你以为这是谁咬的？这是一个失去了父爱的小女孩对一个抢走了她父亲的坏女人的控诉！”

“我再说一遍，我不是她父亲，她也不是我女儿！”

“好！那你告诉我泠泠姓什么？”雷韵程仰头直视他。

“她……”封印咒骂出声，“她姓封不代表她就是我的种！姓封的孩子那么多，难道都是我的？黎睿从一开始就让她姓封，你让我怎么办？”

雷韵程啼笑皆非地看着他：“封泠泠的眼神让我想起你和夏炎凉恋爱时你看她的眼神，坚定，执著，认准了她就不会再为谁改变。她的一些小习惯也像你，食指会不自觉地敲着，思考事情的时候会眯着眼睛，呼吸的频率都会变慢！还有，她对食物的喜好也和你几乎一样，不爱吃青椒和笋，偏爱甜食，”她不紧不慢地补上一句，“尤其是‘蜜恋’的点心。”

封印的脸色越来越难看，雷韵程没给他开口的机会：“你们的三口之家布置得很温馨，你和泠泠的拖鞋杯子和毛巾都是你们喜欢的浅蓝色或者是几何图案。”

雷韵程回想着DV里的一幕幕，那原本应是让人感觉幸福的小孩成长记录，却只能刺痛她的眼，剐着她的心：“你和你女儿连睡觉的时候都是一样的，习惯把手垫在下巴的地方！我说的可有一点错？”

封印眸光闪了闪，眼底寒气四溢：“你从哪儿知道了这些？”

“你觉得呢？”雷韵程扯了扯嘴角，“你觉得会有几个女人忍受得了和别人分享一个男人，或者分享自己孩子的父亲？至少这方面，我和她观点一致。”

封印有种想把夏炎凉碎尸万段的冲动，他胡乱地搓了搓头发：“你宁愿相信她的话，也不相信我？”

“不，我信我看到的。”雷韵程捡起地上的背包，拿出DV交到他手里。

封印的脸色瞬间冷凝如千年寒冰，怎么都没料到夏炎凉竟卑鄙到已经把这些视频先给了她。

“难道你要告诉我这里面的东西也都是假的吗？”雷韵程眼里的温度淡下去，几分恨意慢慢浮现，“所有人都说我和你在一起太难，我还像个傻子似的拼了命地想往你的世界里闯。你们是不是都在心里嘲笑我？看，雷韵程这个蠢货真以为听到一句‘我爱你’就得到一切了！”

“你疯了，这样说自己？”封印的手指攥得咔吧作响，咬牙切齿，闭了闭了眼睛，努力平复着自己的情绪，“大人有再多的罪，可孩子是没错的，泠泠不知道自己的父亲是黎睿不是我，她到现在都不知道黎睿死了！黎睿一直向她灌输我才是她父亲的思想，所以让她姓封，但并未给过她一点儿父爱。没让你知道，是因为这孩子畸形的成长环境导致她性格太偏执太极端，她认定了我就是她爸爸。”

“所以？所以你就真的替黎睿去照顾夏炎凉，照顾泠泠？从我高三那年开始，你们就在一起同居，你真那么爱她放不下她，为什么不直接告诉我？那么喜欢在两个女人之间左拥右抱吗？封印，你每次和我做爱，是不是都觉得我特下贱？再回去抱她的时候不觉得亏欠她吗？难道你就没有一点罪恶感吗？”

“我……”封印瞪着眼睛，百口难辩，挫败地呻吟出声，“我那个时候还没有发现自己爱你，我被背叛的仇恨冲昏了头，我没有和她同居，只是偶尔见面，我和她只是……只是解决生理需要，只是想羞辱她，只是……”

说到最后，他的声音弱下来，自己都觉得这说辞那么无力：“我只想让你生我们的孩子，不希望让你听到别的小孩喊我爸爸，没有女人会接受这一点，而且在你大四放寒假时，我已经和她断绝关系了。我和夏炎凉早就过去了，我不可能和她再有什么。”

雷韵程以审视的眼光打量他，忽然有种眼前这个男人遥不可及的感觉，这种感觉让她感到一种前所未有的凄凉：“我都快不认识你了……”

她整理好自己的外套，捡起掉在地上的帽子，走到门口，艰难地开口。“那DV里的东西可以帮你回顾一下你们相处的那些美好时光，我相信你有耐心看到最后。”

“这些东西证明不了什么。”封印拦住她，“程程……”

雷韵程在他碰到自己的那一刻，蓦地扬起手，狠狠扇在封印脸上，清脆的掌声像是静止了时间：“封印我求你，看在我们两家人父辈的面子上，别再……恶心我了。”

雷韵程捂着眼睛夺门而出，一个高大的身影悄无声息地从阴影里走出来。

骤然响起的门铃声拉回封印的思绪，他迅速把门打开，在看清门外之人的瞬

间，顿时觉得背后发凉。

雷恺带着一身寒气立于门外，漆黑的瞳人似笑非笑地看着封印："看你的表情，好像很不希望看到我。"

封印把他让进屋，雷恺在所有房间内巡视了一圈，最后来到卧室。他先是不说话，然后回头看了封印一眼。

封印一直跟在他身后，表情波澜不惊，心里却惊讶万分。家中里里外外焕然一新，大到家具小到台灯，几乎都是新的。那是雷韵程喜欢的风格，简洁中又不失温馨明快。他看着墙上漂亮的贴画和大大的落地窗帘，脑中尽是她跑来跑去忙碌的身影。

"不问我怎么知道这里的？"雷恺终于开口，拿出烟来刚要点燃，动作停顿一下，又放了回去。

"我这又不是什么见不得人的地方需要保密，再说这点小事哪会难得住您？"窗玻璃上贴着一张心形的便笺纸，上面笔迹隽秀地写着一排小字，附加一个可爱的表情。

——"再想抽烟的时候，允许你来吻我。"

封印的烟瘾变得很大，这是雷韵程提出的让他戒烟的办法，曾一度被他嘲笑是想趁机占他便宜。

雷恺揭下便笺纸，无声地翘起嘴角："她这招是在她妈妈那儿学来的。"而他过了这么多年，一直没能成功戒了烟，不是不能，是不想。

"程程昨晚打电话给我，她问我如果那个时候你母亲是清醒的，并且选择继续留在我身边，我会不会对你视如己出，你知道她那个时候已经怀了你。"他把便签贴回去，语气凉而平，"她扯了很多没用的东西，不想让我把注意力放在这个问题上，她跟我说你们很好。"

封印捏了捏拳，唇线抿得僵直。

雷恺走出卧室，拿起被遗下的DV掂量了一下："刚才你们让我听到的那些已经证实了我的猜测。"

"你也认为那小孩是我的？"封印沉下表情。

雷恺显然比雷韵程要冷静得多："当初我说过，如果你因夏炎凉让程程受了委屈，我有一千种方法分开你们，我可以相信这个孩子不是你的，但我更相信程程不会无缘无故的……那样。"他扬了扬DV，"介意我看看吗？"

封印颔首。

DV里面确实是一些封印与夏炎凉母女相处的片段，更多的是封印和泠泠。

雷恺也是一个女儿的父亲，因此，他看得出泠泠有多喜欢和封印在一起，更看得出很多细节表明她对他的依赖感与独占欲过于强烈。

视频到了最后，出现一片黑，随后是一段无声的画面。

封印看到雷恺微微变了脸色，开始好奇里面的内容："怎么……"

他刚拿过DV，里面传出声音来。

背景在天台，画面中的女人是夏炎凉，她被封印紧紧地抱着，重重地吻着。

她似乎在哭，哭得很激动，一句完整的话都说不清。封印把她的头扣在胸前，说的话像发誓一般。

"我刚才的话都是假的，我会照顾你和泠泠，什么雷韵程，我和她怎么能当真？"

封印没再说下去，夏炎凉浓浓的哭腔追问："那种送上门的女人根本就不值得你爱，是不是？是不是？"

封印迟疑了许久，竟微微点头，"……是。"

"还有呢？"

"……我这辈子只会有一个孩子，就是泠泠。"

随着这句话，小孩的哭声也传了过来，泠泠跑进画面，抱着封印的腿号啕大哭。画面到此断了。

封印的头嗡的一声，他不由得倒吸一口凉气，手指都在颤抖，他下意识地看向雷恺，嘴唇气得发紫，"我可以解释！这不是真的！"

他终于知道为什么雷韵程会那么不信任他了！夏炎凉竟然无耻到来偷拍这一手，这段东西的存在，连他都不知道。

雷恺蓦地抬手打断他的话，表情越发平静，眼神却凌厉阴鸷："你总不会想告诉我那是你们三个人在演戏，然后夏炎凉拿这东西来陷害你？"

封印眼底全然酝酿一场骇人的风暴，牙齿咬得直响："如果我说事实就是这样呢？"

雷恺唇边荡起一抹冷笑："我替程程说，你们完了。"

雷恺拂袖而去，不想听封印任何解释，更不想自己一个控制不住动起手来，他来之前，曾答应过商小婵，无论发生什么事都不动封印一下。

雷恺薄唇抿得僵直，脚下的雪被他踩得嘶哑哀号，脚步生了风似的直奔停靠在楼下的那辆黑色轿车，不耐烦地敲敲车顶。后座的车窗落下，雷恺把DV扔进去的同时，丢下一句话："你真是养了一个好儿子！"

后座的男人不是别人，正是封澔。他一看这个DV，就预感到里面不会是他愿意看到的东西，浓眉微蹙，沉声问："是什么？"

"最后那一段，你自己看！"雷恺微微松了一下领带，咬牙切齿，"要么就让他给你演一遍！"

语毕，雷恺转身便走，封澔的司机及时叫住他，指指另一个方向："雷小姐往那个方向走了，已经派人跟着了，您放心。"

雷恺一句道谢都没有，立即驱车向雷韵程离开的方向追过去。

封印追到楼下，一眼便认出父亲的车，顿时感觉乌云压顶。他低低地咒骂，似乎什么倒霉的事都是商量好的一样一齐冲他来了，就像阅兵的方队，一拨接着一拨，分秒不差。

司机等封澔看完所有的视频才示意封印过来。他是封澔身边的老人儿，看着封印长大。为封印打开后座车门的时候，他暗暗给了封印一个自求多福的眼神。

车门打开的一瞬，封印就觉得里面扑面而来一股无形的压迫感，他硬着头皮坐进去："爸，你怎么来了？"

"嗯。"封澔淡淡地应了一声，手里摩挲着DV的壳子，"很精彩，很感人。"

封印搓火地揉了揉眉心："我发誓那不是真的，那天……"

"不必向我解释。"封澔的声音有些冷，或者说比平时更冷。他的视线落在车窗外的某一点，表情平静，但依据对父亲的了解，封印知道他已经动怒了。

"从你十八岁开始，我就不再管你，让你去做你想做的任何事，但现在看来，似乎我该反省自己这么做是否正确。是不是从小到大，你想得到什么东西都太容易，所以夏炎凉是你一直都不能释怀的？不甘和放不下蒙蔽了你的心，让你对雷韵程这种'送上门的女人'不知珍惜？你对夏究竟是恨还是你觉得在一个求而不得的女人面前维护住了男人那点'被需要'的自尊，哪怕这其中掺杂有被逼无奈的成分，也比现在和你在一起的女人更重要？"

"我不是你说的那样！"

对于封印的矢口否认，封澔转过头来，眼眸微眯着注视他："一点，都没有？"

深黑的瞳人直直地看着封印，竟让他无法再说出一句反驳的话来。良久的沉默过后，封印缓缓靠在椅背上，眼神蒙上了一层黯淡的灰。

"我今天来，并不是因为她是雷恺的女儿，只是很意外你能把感情搞成这样。封印，我对你很失望。"封澔的字字句句都像是毫不留情扇在封印脸上的巴

掌，令他毫无还手之力。

“……我知道，”封印自嘲地扯扯嘴角，“我对自己同样很失望。”

“坦白讲，雷韵程让我很吃惊，我没料到她对你的感情能够从儿时坚持到现在。”封澔垂下眼眸，“曾经谈起你时，多多少少我是有些骄傲的，现在，我开始想不通她究竟看上你哪了？封印，我看你们……还是算了吧。”

封印双拳倏地一握，蓦地弹坐起来：“难得你和雷恺意见统一！但这是我和程程的事，你们没权利干涉！”

封澔冷声嗤笑：“你想多了，以前没管你，以后更加不会管你。”

封印皱皱眉，总觉得封澔在努力和他划清界限似的：“什么意思？”

封澔凉凉地扬起嘴角，推开车门下去。一直候在车外的司机打开后备箱，拎出一个大旅行箱来，放在封印面前。

那是他的箱子。封印眯起眼。

“这是你在家里的东西，夫人亲自收拾的，其他那些她认为不重要的东西都已经扔掉了，夫人说今后都不想再看见你，就当没生过你这个儿子。”司机一本正经地传话，末了，还万分同情地拍拍他的肩。

封印不敢置信地瞪大双眼，看向封澔：“开玩笑吗？你们不要我了？”

封澔悠然地点了根烟，缭绕白雾自口中缓缓吐纳而出：“她从雷恺那里得知你与夏炎凉和你女儿的事，快气疯了。你妈妈有多喜欢雷韵程你是知道的，她那里我能摆平，你我总归父子一场，这点你可以放心。”

封印终于按捺不住爆发出来，倏地一脚踹翻箱子：“放心什么？放心我妈不会派人来追杀我？我再说一次，那个女孩不是我女儿！夏炎凉是他妈的故意整我的！我又没说我要和程程分手！我又不是不要她！可现在是她不要我！”

封澔抽着烟，静静地看着他发飙抓狂：“没有哪个女人的心天生就该属于你，夏炎凉是，雷韵程更是。你所谓的爱，抱歉，连我都看不清。”

他低头看了一下腕表，扔了烟头一脚踩灭：“我回去了，公司还有事，该怎样处理掉那对母女，你好自为之。”

封澔的车很快融入到川流不息的车流中去，封印独自站在雪地里，心头像是被敲了无数下闷棍，呼痛不能。他失魂落魄可怜兮兮地把箱子拉回家，颓然栽进沙发。双眼无神地睁着，视线木然地盯着沙发旁小角桌上摆放的和雷韵程的合照。

他本以为会被雷恺或者封澔收拾得半死，哪承想两个男人飓风过境却碰都没碰他一下，心中那个难受劲，让他不禁后悔，还不如挨顿揍呢！

雷恺在寒风凛冽的江边找到雷韵程，她呆呆地坐在石墩上眺望冬天的江面。不知道她是否在哭，她一动不动地坐在那里，活像尊石像。另一侧，同样有一个人久久地注视着她。

陆叙把空烟盒捏成一团，抛进车旁的垃圾桶，抽完了身上所有的烟，才有勇气走过去。

厚重的男式大衣落在她双肩，雷韵程觉得自己的脊背险些被压断。陆叙把她两只胳膊塞进大衣的袖子里，拉上拉锁，立起毛领挡住冷风，整个过程，雷韵程都像个木偶一样任他摆弄。

陆叙蹲下来，微仰头看着她冻得红红的脸颊和和青白的嘴唇，伸出双手包裹住她冷冰冰的脸，试图把自己的温度传递到她身上，“对不起，如果可以，我并不想让你看到这些，只是我……”

结了冰的江面，有小孩子在上面学滑冰，摔倒了再爬起来，摔痛了就哭，然后抹着眼泪继续小心翼翼地在冰面滑行。雷韵程一直在看这些，她想开口，双唇却好似已被冻在一起，分不开。她用力张了一下，刺痛。

陆叙以指腹轻轻地按摩她的唇瓣：“回我一声，你这样让我很担心，你可以骂我，我知道你恨我。”

雷韵程收回视线，清明的眸子里映着陆叙的脸：“我不恨你，如果夏炎凉想用这个把我和他分开，可以；如果你以为这样我就能和你在一起的话，我可以明确告诉你，不可能。”

陆叙的眼睛比起这糟糕的天气更加阴霾，他沉默地看着她，一句话都没说。

雷韵程艰难地扯了一下唇：“相比封印，你这点小手段对我来说根本算不上伤害，你不必心存愧疚。”

第一次，陆叙发现自己不敢直视她的眼睛，略显仓皇地移开视线，恰巧看见站在几步之外的雷恺。他神情一滞，站起：“雷先生。”

雷韵程闻言，眉峰一蹙，已冻僵的双手捏了捏，可她并未回头。

雷恺微微颔首：“介意我和她单独待一会儿吗？”

陆叙识相地把空间让给他们。雷恺踱步到雷韵程面前，而雷韵程连头都不敢抬。她看着眼前那双黑色皮鞋，脑中一片空白。她不知道雷恺怎么会突然从天而降，她明明在电话里掩饰得那么好。

两人用长久的沉默对峙，她的倔强终究让雷恺叹息。雷恺抬手在她头上晃了晃：“你是我女儿，我怎么可能察觉不到你出了事？”

雷韵程的眼泪毫无预兆地在那一瞬间掉落下来，在大衣上氤氲出一圈又一圈

深色痕迹。

似乎终于找到一个不那么可耻的理由来哭泣，雷韵程头抵着雷恺的胸膛，哭得前所未有地放肆。不远处，背对他们的陆叙听到她撕心裂肺的哭声，心里一阵阵地泛疼。他面无表情，深深地呼吸。

如果这冰冷的空气吸进身体里也能顺便冰冻住他的心，那该有多好。

夏炎凉在“蜜恋”没有等到封印，打他电话打不通，最后只好带着泠泠回家。没有见到爸爸，泠泠的失望全然写在脸上，一路都没给夏炎凉好脸色。回到家里，她把带回来的小点心扔了满地，房间被她折腾得一团乱。这不是泠泠第一次发脾气，夏炎凉早已习惯，在一旁等她发泄了个痛快，才开始上前清理。

她一声不吭，泠泠就越发变本加厉，随手抄起手边能扔的东西向夏炎凉丢过去。她躲闪不及，额头正中一击，杯子掉在地上，四分五裂。

夏炎凉手捂伤处忙跑去卫生间，流了些血，但不严重。她拿着毛巾压住伤口止血，低头看着掌心上沾着黏腻的血迹，有种身心疲惫的感觉。

泠泠跟着过来，站在门口剧烈地喘，小胸脯起起伏伏，瞪着眼睛嘶吼：“我要爸爸！我要见爸爸！你骗人！爸爸根本就没有来！”

“泠泠乖一点，爸爸就会来看我们了。”夏炎凉拧开水龙头，把手冲洗干净，找了止血贴贴在额头。

泠泠听见这句话，更是气愤得抓自己的头发。夏炎凉上去阻止，反被她死死咬住了手臂。

手疼，但是她没躲，只用长指梳顺女儿的发，嗓音柔柔一如平时：“是不是想咬死妈妈，那样就没有人照顾泠泠了。”

泠泠松开牙齿，夏炎凉手臂被她咬的地方迅速渗出血丝。泠泠嗓音嘶哑地叫：“泠泠想要爸爸！为什么爸爸不回家了？”

“因为我不是你爸爸！”

随着一声门响，封印一身寒气地出现在门口。

——我不是你爸爸。

封印第一次对泠泠说出这句话时，泠泠完全不信，为此发了一通脾气；第二次说时，泠泠哭得昏了过去，并且烧了三天三夜；第三次他说出这句话的当晚，泠泠失踪了，当他匆忙赶过来时，泠泠抱着他送的娃娃坐在天台顶上准备跳下

去。夏炎凉哭着祈求封印收回那句话，甚至做出同样让人心惊肉跳的举动，站到天台边缘企图随女儿一同了结自己。

那一幕母女情深的戏码着实让当时在场的所有人感动，没人会怀疑这世上最伟大的母爱。泠泠不过是一个孩子，她只想要一个爸爸。

泠泠的小半个身子已经探出栏杆外，封印的心提到嗓子眼，稍有差池后果不堪设想。那边，夏炎凉当众向他下跪，哭得不能自已："泠泠是我的命，就当我求你，我求你……"

没错。黎家人把黎睿的疯和死都迁怒到夏炎凉身上，又因泠泠的姓氏，没人承认她的身份。黎睿死后，夏炎凉没有向黎家争取任何东西，只是带着泠泠离开。

封印想笑，但他笑不出来。他明白夏炎凉的意思，泠泠是这个世上黎睿和她相爱的唯一证据。

封印曾经以为就算夏炎凉选择的是黎睿，但是她的生命里总归是有那么一点他封印留下的记号，夏炎凉这一跪，偏偏摧毁了他唯一一点念想。

他在那一刻是恨极的，他大可不必管这样的女人死活，转身走掉，可对于黎睿，他终究是有愧疚的。他有多热爱飞行，黎睿绝不比他少半分，却因保全他而终生与飞行无缘。

在场的不明真相的警察，用略显轻视的目光扫了一眼未来得及换下军服的他："中校同志，不管大人之间有什么感情纠葛，至少孩子是无罪的，先把人救下再说。"

封印几度深呼吸才将情绪压下去，向泠泠张开手臂："那里太危险，来……来爸爸这里。"

泠泠哭得红肿的眼睛里写满了质疑，她偏执得已经不肯再相信他的话，不管他如何劝说。封印的耐心几乎被磨光，却依旧命令自己要忍耐："是爸爸错了，不应该说那些话欺负泠泠，爸爸道歉。"

"你还欺负了妈妈，你让妈妈哭，你不爱泠泠你也不爱妈妈！你爱那个叫雷韵程的女人！你和妈妈说的话我都听见了！妈妈恨你我也恨你！你不要我，妈妈不要我，我也不要你们！"

泠泠越说越激动，声嘶力竭地哭喊，大半个身子钻到栏杆外，脚踩着下面，只用两只手臂抱住粗粗的铁栏。夏炎凉几乎崩溃，尖叫着想要扑上去拉住女儿，被封印及时拦住。

"你会刺激到她的！冷静点！"

封印低声喝住她，而夏炎凉却忽然转身抱住他，不顾一切吻了上去。封印想拒绝，却被她死死地抓住两只手臂："说你爱我！爱泠泠！把那些伤她的话都弥补回来，封印我求你，没有女儿我也活不下去了，骗骗她，求你……"

封印那时已别无选择，只是万万没想到因此留下这样的祸根。

封印一身寒气地出现在门口时，夏炎凉并不那么意外。

他眸光缓慢地掠过这一地的狼藉。泠泠一见封印，顿时欣喜地冲过去抱住他的大腿，好像并未听到他那句话般："爸爸！你迟到了哦，泠泠等你一下午了。"

夏炎凉抻抻袖子，遮住手臂的伤："你怎么来了？"

封印冷笑，视线像刀子似的钉在她身上。夏炎凉下意识地向后退半步。泠泠仰着头看他，眼神里充满期待，像是一个女儿在等待父亲的惊喜礼物。

"爸爸。"泠泠扬着小嘴儿，弯着眼睛唤他。封印把那只扯着自己袖子的小手硬是拉开，他此刻的注意力全在面前这个女人身上，已无暇顾及其他。

封印一言不发地向夏炎凉走去，明明寡淡着一张脸，却让她惴惴不安起来。但她没有躲，依旧站在原地，身体紧贴墙壁，骄傲地扬着她精巧的下巴，努力维持姿态。

"我们进去谈，还是当着泠泠的面，你选一个。"封印问。

夏炎凉自然选择前者。

她几乎是被封印粗鲁地推进房间的，鞋跟绊在门口的地毯上，让她一个不留神跪在地板上。也许，这是自打两人十五岁认识到现在封印唯一一次真正对她动粗，夏炎凉竟有一瞬间的睖睁，她眼里的那点不敢置信让封印想笑。

封印冷冷地垂眸盯着她看，那眼神像是从未认识她："你到底想要什么？钱？要多少你开个价好了，我所有资产够不够？"

夏炎凉从地板上慢慢爬起来："你这几年给我的钱，足够把泠泠养到成年了。"

"够吗？"封印双臂环在胸前，冷声嗤笑，"再多给你几倍养她到老都没问题，可夏炎凉，这恐怕并不是你真正想要的吧？"

"钱算什么，最没用的东西罢了，真正重要的东西它一样也买不来。"夏炎凉视线移到他隐忍着怒意的脸上，"我知道你会觉得这话从我嘴里说出来很可笑，我并不否认当初和你在一起是因你封氏无可替代太子爷的身份，可你执意要去念什么鬼军校放弃了这一切，而黎睿拥有我想要的一切。其实，我很感谢你，

若不是因为他帮你挡了那一下，他也不会回来继承家里的一切！但……”

夏炎凉暗自捏紧拳，噙着一层薄薄雾气的眼睛里迸出越来越多的恨意：“这同时也成为你是这个世上我最恨的人的原因！黎睿后来所受的一切的苦，一切的折磨都是因为你！是你葬送了他的未来毁了他唯一的梦想！是你让他人不像人鬼不像鬼！是你毁了我和他的一切！是你让泠泠那么小就失去父亲所以你必须赔给我女儿一个父亲！代替黎睿给她应该给的一切！你这一辈子别想和雷韵程在一起！”

她的嗓音从最初的柔和变为最后的凌厉骇人，声嘶力竭。封印自始至终冷眼看着她的变化，感受着她扭曲的恨意：“所以，你当初回来其实是来找机会报复我的？宁愿忍受我把你当成泄欲工具？所以，你设计了那场你和泠泠一起自杀的戏，利用她引我说出那些话哄她放弃自杀的念头，而你把一切录下来，就等着有一天把这些呈现在雷韵程面前，让我有口难辩。”

夏炎凉未做半点反驳，大方承认：“我本不想让那个丫头看到这些，都是你逼的！你为了和她在一起，忘记了做父亲的责任和义务，我不想我女儿在半夜里因为想念你而哭醒！你永远体会不到眼睁睁看着最爱的人痛苦而自己无能为力是什么感觉！更不会明白黎睿是以怎样的心情指着你的照片让自己的亲生女儿来叫你爸爸！”

她比谁都清楚照片上封印的那身空军飞行服是黎睿毕生的执念，他原本可以和他一样拥有那身衣服，穿着它在蓝天翱翔。黎睿不止一次在吸毒后失神地躺在床上，手里捏着这张照片指给她说：“炎凉你看，我穿飞行服是不是很帅？炎凉你不知道，驾驶飞机在天上飞的感觉有多美好……”

即便在最后他越来越多地神志不清的时候，黎睿依旧不肯丢下这张照片。他搂着女儿，牵着她柔软的小手，触摸着照片上封印的轮廓，他说泠泠，一定要记住爸爸最骄傲的样子。他已经分不清照片上的人究竟是封印还是自己，眼角却静静地流着眼泪。而夏炎凉因此一点一点对封印产生了巨大的仇恨，她知道这样对他不公平，但她无法控制自己，就像黎睿明知当初救封印是他自己的选择却仍旧无法说服自己不恨一样。

所有人都说黎睿的恨是荒唐的，只有夏炎凉能够真正明白黎睿的死不瞑目。

封印的衣领被她揪着，他甚至看得到夏炎凉眼底被仇恨侵染的猩红。

“其实，我并非针对雷韵程，今天换成任何一个想要和你在一起的女人，我都会不择手段地拆散你们，你没资格得到幸福，你要娶也只能娶我，你只能是泠泠的爸爸。黎睿死了，你可以继续风风光光做你的飞行员，但是封印，我会缠着

你一辈子！”

她嘴角噙着残忍且凄凉的浅笑，封印心中忽然平静下来。

“你和黎睿一样疯了。”他垂下眼眸，深深地看着这个即使狼狈却依然漂亮的女人，抬手敛好她些许凌乱的碎发。视线在她额头的止血贴上驻足片刻，他轻轻扯开她的手：“原来我不知道你究竟有多恨我，但现在我知道了。”

曾经，他也为夏炎凉和黎睿的背叛而心中充满仇恨，直至今日，他才看清活在恨意里活在执念里的人是那么可悲。

封印回身打开门，看了一眼在门外杵着的泠泠，径直走进厨房，再折回时，手里多了把锋利的水果刀。

夏炎凉顿时戒备起来，把泠泠挡在身后。

封印把刀子塞进她手中，刀尖举起向着自己：“如果你觉得还不够，可以继续替黎睿向我讨债，拿走我现在的一切，或者毁掉我现在拥有的一切，我无法让黎睿死而复生，我知道他耿耿于怀的是因为眼睛无法再做飞行员，现在刀子在你手里，你只要动动手就为他报了仇，一只眼睛不够的话，你可以把我的两只眼睛都挖出来祭奠他，倘若这样也无法平息你心中的恨……”

封印当着她的面，一颗颗解开外套和衬衫的扣子，露出结实的胸膛，手指着胸口：“我拿命还他，还你，还你们的女儿，直到你觉得够了。”

夏炎凉抿着唇，愤愤地瞪着他，手一用力，刀尖戳到他胸口上，立即有血流出来：“真以为我不敢吗？”

封印动了动嘴角：“敢不敢那是你的事，我只给你这一次机会，只要我还能踏得出这个门，夏炎凉，你别妄想再从我这里得到任何东西，此生除非我不娶，若娶只娶雷韵程一人，再让你找到机会伤害她一分一毫，除非我死！”

这样的封印和这样的场面，让泠泠连大声哭都不敢，她只得捂着嘴默默流泪。那也是泠泠对封印最深的印象。自那晚后，有很长很长一段时间，她都没有再见过他。

封印和雷韵程分手了，准确地说，是被雷韵程给甩了。

雷韵程返回部队后，在宿舍里闷了几天才出门。除了人有些憔悴之外，她看上去没有太大变化，连眼睛都不见任何红肿。

集合的时候看见她，封印的眼睛都冒绿光。上了空勤车，封印坐到她身边，紧张得手心都是潮湿的：“程程……你还好吗？”

雷韵程偏头看窗外，一手抱着头盔，一手放在腰间的枪带上有意无意地

摩挲。封印知道，只要换个场合，雷韵程一定万分想用枪崩了自己。

封印轻轻唤了她一声，雷韵程扭过头来看他，脸上没什么表情："我已经没事了，我还想飞，别在这个时候影响我心情好吗，封大队长？"

封印别无选择地闭嘴，平时，雷韵程在公开场合一向称呼他大队长，只不过，没有什么时候比现在更让他觉得在她眼里他仅仅是她的大队长。

气象参谋和雷达参谋分别在通信频道通报过，塔台下达起飞指令。

封印和雷韵程同时驾机升空的一刹那，他忽然想起第一次和她起飞的那个时候。那时的她，是对一切都充满希望与感激的，而现在，他能够从她眼里看到的只有漫无边际的空旷，蓝天一样的空旷。

封印就在这样被无视的日子里煎熬了半个月，他觉得整个人都快忍到极限了。他希望雷韵程和自己天翻地覆地大闹一场，哪怕闹得人尽皆知也好，至少，那样他有机会靠近她，也不会像现在这样让他抓狂。

由于天气变化的原因，在完成规定科目后，所有飞机便依次返场。

雷韵程在自己的飞机旁，和纪易交代有关飞机动力等问题，纪易边记录边点头。封印在他们身后没敢打扰，视线跟着那个纤瘦的身影移动。

"行，这些交给我，你先回去吧。"纪易收好本子，推了推帽檐，担忧地看她一眼，"你脸色这些日子一直不太好，哪里不舒服？"

"没事，睡眠有点小问题，醒得太早，调整调整就好了。"雷韵程掸了掸手套，"我走了。"

刚一转身，就看见封印立在身后，她举手敬礼："封大队。"

封印微微点头："一起吃午饭？"

她戴上太阳镜，恍若未闻似的从他身边擦身而过。旁边的小机务低头窃笑，封印扫了一眼过去，小机务才各自继续干活。

封印在她身后几步之外的距离跟着她，雷韵程拎着头盔淡定自若地往空勤车走去。陆叙坐在车上，正和几名飞行员闲聊，不知讲到什么有趣的事，几人笑得前仰后合。有人看见雷韵程上来，忙不迭地冲她招手："来来来坐这边，跟你说个好玩的。"

陆叙身边正好是空位，雷韵程自然地坐过去加入他们。封印径自在他们斜后侧坐下，抿着唇看着她，和陆叙无意间对上视线，两人没有避开彼此。陆叙唇边还残留着先前的笑意，逐渐变为似笑非笑的表情，看在封印眼里更像是嘲笑，嘲

笑他终于等来了这一天：雷韵程再也不是他封印的了。

封印轻轻靠在椅背上，手在头盔下悄悄攥紧。

在食堂吃饭时也一样，他端着餐盘还不等到她身边，雷韵程便跑到小苏和向北宁那桌去。她挨着小苏，小苏对着向北宁，而向北宁身边则是陆叙。

雷韵程宁可和陆叙坐对桌也不肯和他一起，封印知道所有人都在暗自盯着他们看，甚至有人都作好了等他冲上去单挑陆叙而拉架的准备。

“小苏，你吃完了吗？”向北宁忽然开口问小苏。

“没啊，我才刚……哦哦，我知道了。”小苏反应奇快，紧着扒拉几口饭，还没咽下去就冲封印摆手，“封大队，我吃完了，你坐我这儿吧，向北宁有事要问你呢。”

说完，她不顾雷韵程投过来的杀人般的眼神，就收拾收拾东西回医务室了。

陆叙看了向北宁一眼。向北宁一本正经：“我那个问题不是一直没解决吗？”

陆叙在封印坐下来的时候耸耸肩：“封大队无论哪方面都是经验丰富。”

“什么问题？”封印不是没听出陆叙的调侃，可他的注意力全在雷韵程身上。

“上次军演和三团副团长对抗那个回合，你把他甩掉的那个动作我按你说的试过，怎么一直做不来？”向北宁一边吃饭一边问，还拿着一个鸡腿做模拟。

“那个很危险的，”雷韵程皱皱眉，“你别乱来，陆大队都不敢轻易尝试的。”

陆叙撇撇嘴：“那是我谨慎，我惜命。”

雷韵程端起瓷碗喝汤时，手背不小心碰到封印的手，然后若无其事把汤碗放回到另一侧。她不知道，封印的心跳都比刚才快了几分。

“那个动作要领在于仰起的角度，仰角不够达不到效果。每次飞机所处的姿态不同，所要达到的角度也会有细微的变化，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只是一定要注意仰角不能大过我说过的那个特定公式计算得出的角度，否则容易进入尾旋，那就和自杀没两样了。”封印嘴上说着，一只手却在桌子下面悄悄握住雷韵程的手。

她想抽出手，但因他握得紧而没成功。雷韵程忽然抬头看陆叙：“我拿鸡腿和你交换糖醋小丸子，好不好？”

陆叙微微错愕，眨了一下眼：“好。”

雷韵程自己动手把尚未动过的鸡腿都夹给他，再将陆叙餐盘里的小丸子一颗颗夹到自己这儿。

“我不饿，鸡腿你吃，正好我不爱吃今天的小丸子，味道太酸了。”陆叙连忙把鸡腿还了回去，和她一起搬运小丸子，“慢点慢点，怎么和抢似的？”

“你不知道我对这个最没抵抗力了。”雷韵程冲他眯眼一笑，笑得毫无芥蒂。

这是雷韵程自她和封印分手后，第一次正面和他有工作和飞行之外的交流，虽然他知道雷韵程是为了刺激封印，他不在乎被小小地利用一下。在那一刻，陆叙甚至在幻想她是否会为了报复封印转而投入他的怀抱，下一秒，他便骂自己异想天开。

她不是别的女人，她是雷韵程，对她来说，爱或许可以假装，但不爱就是不爱，这种假装她根本不屑。

她不爱他和她爱封印一样，似乎是永远不会改变的东西。

封印在他们二人一来一往的小动作中敛下眼眸。她一向爱吃食堂师傅做的这道菜，每次把自己的吃完还要来抢他的小丸子吃。只要有这道菜，她那顿饭都会把肚子撑得圆滚滚，难受得直哼哼，为此没少被封印笑话：“哪个女孩子像你这么吃东西的？看人家紫瑜什么时候都是名媛淑女，那才叫豪门千金。啧啧，再看看你，从男人碗里抢东西吃。”

雷韵程不以为耻反以为荣：“你要是看过她私下怎么和我哥抢食就不会这么认为了，不知道女人只会和自己爱的人抢东西吃吗？我怎么没去抢别人的？被本小姐看上了，你就偷着乐吧！”

向北宁没注意到这边的波涛暗涌：“你是怎么得出那个公式的？”

“无数次的模拟测试和实机操作，还要在心态上确定自己有把握的时候才会去做。”封印淡淡地答着。

雷韵程感觉那只手攥得她越来越紧，似乎在对她做着某种暗示。

雷韵程把筷子狠狠地拍在桌面上，用力把左手挣脱出来，瞪着封印：“封大队可别忘了，并非任何事你有把握它就一定会成功，人太自负有时候只能有一个结果，死得快！我吃完了，你们继续。”

说罢，雷韵程起身离开。

“程程这脾气真是……”向北宁放下筷子，擦了擦嘴角，“不客气地说，我对飞行的悟性和天赋并不比你差，虽然现在经验没你多，但这个动作

我认真研究过，稍有不慎便是机毁人亡的后果。所以，封大队，我也劝你尽量不要再做这个几乎等于自杀的动作，程程说得对，会死得快。”

向北宁也走了，陆叙对着一脸阴沉的封印，不可抑制地笑出了声：“你还真以为向北宁在给你制造机会吗？别忘了，他们在航校就是在一起混的哥们儿，没有理由不维护着她。”

封印哪里会不知道，早在几年前，他就已经知道向北宁对雷韵程的心了。

雷韵程没有彻底不理他，但是对他的抗拒，坚决到让他束手无策。

他在这种折磨中苦撑着，一直撑到过年回家。从向北宁口中得知她回家的日子，他订好那天下午的机票，准备和她一起走，可雷韵程却不声不响地坐早班飞机走了。

她没有通知家人来接，所以，看到雷逸城倚在车前等她，她是又惊又喜。陆叙和她同一班飞机，家里派了车来，和雷逸城打过招呼后，先行离开。

“你怎么知道我什么时候回来？”雷韵程看着他把行李放进后备箱，上去勾住他的肩，“升级当爸爸了哦，感觉怎样？”

今天的天气并不好，风很大，吹得她的小脸红彤彤。雷逸城只微微笑了一下，一言不发地把她塞进车里，为她系好安全带，然后发动车子。回家途中，他半个字都不曾说过，只有雷韵程自己一边看着他手机里小侄子的照片，一边唧唧喳喳地说个不停。

雷逸城把车停进自家车库，并未马上下去，而是捏着方向盘紧紧抿着唇。他这副样子，雷韵程想忽视都难。

“干吗这表情？和紫瑜姐吵架啦？她可是咱家大功臣，给你生了这么漂亮的小宝贝，你让让她嘛。”

“没有，”雷逸城目光沉沉地看着妹妹，“妈看见你现在的样子，肯定又要偷着哭。”

她尴尬地笑了笑，摸摸自己的脸：“不就是瘦了点吗，都是想家想的。”

雷逸城轻声嗤笑，并不拆穿。雷韵程撅嘴：“真的啦，就盼着过年能回家呢。哥，我特想你。”

她说着说着，眼睛里就有薄薄的雾气弥漫上来。雷逸城心里一疼，伸手揉她的短发：“用不着说好话，我没想骂你。进屋吧，紫瑜为你亲自下厨，已经忙活一上午了。虽然味道不见得好吃，但比以前有进步。”

雷韵程扑哧一笑，头在他胸前使劲蹭蹭：“哥，我真的特别特别想你。”

“想我替你揍他一顿吗？”

雷韵程点头：“但别当我面，别让我知道。”

她本是一句随意的玩笑，没承想当晚变成真的。当时已是深夜，雷逸城正抱着刚吃过奶的儿子让雷韵程逗着玩，看见刚下飞机就风尘仆仆赶过来的封印，他脸上的笑意瞬间消逝得无影无踪。

紫瑜把儿子抱回来交给雷韵程：“你先带着宝宝上楼去。”

直等雷韵程的身影消失在楼梯拐角处，紫瑜才将眼神狠狠地甩向封印：“这是哪家少爷啊？走错门了吧？”

紫瑜的娘家是整个T城最有名望权势的几大家族之首，她父亲和封澔有着深厚的交情，但她可不管封印是谁的儿子，恨不得上去劈了他。

封印没在意紫瑜，默默放下行李箱，主动退到门外，认命地向雷逸城摊开手：“动手吧，我知道你忍不了。”

“紫瑜，把门关好，别吵醒了爸妈。”雷逸城扯开领口的扣子，眼中浮现出阴鸷的光来。

“老公，和这浑蛋用不着手下留情，打坏了有我呢。”紫瑜把大门关好，裹件大披肩在一旁煽风点火，“封印，我早看不惯你了，就是一直没找着机会收拾你。”

紫瑜大雷韵程几岁，她这一路来的坚持与等待，付出与隐忍，直到现在的受伤紫瑜全看在眼里。今天雷韵程一进家门，枯瘦的可怜模样让她一下子就掉下泪来，那么好的一个女孩，怎么就被这个浑蛋折磨成这样。

封印没作过多解释，自己根本就是戴罪之身。

“我不明白你还来做什么，这不就是你想要的结果吗？来炫耀的？”雷逸城攥攥拳头，就像在做热身，“我爸不动你，是因为我妈下了死命令，但命令对我无效。”

“我只是想见见她，和她解释一些事情。”封印脱下外套扔在一边，“我不会还手，你随意。”

雷逸城讪讪一笑：“那就得罪了。”

说罢，雷逸城向他挥过拳去。

雷韵程躲回楼上，把小侄子放进摇篮轻轻地摇着，柔和的音乐声盖过了外面的打斗声。

雷韵程执着宝宝柔软的小手，摩挲着他粉嫩的小脸蛋：“小家伙，知不知道

你爸爸身手很厉害的？生起气来下手要比平时狠上好几倍，你说他会不会被你爸爸打死？”

才几个月大的孩子，哪里听得懂她的话，水灵灵的眼睛看着她眨啊眨，嘴里发出半个模糊的啊声，雷韵程顿时就笑了：“你是在回答吗？他可是差点当你小姑父的人呢。”

雷恺原本已入睡，可此刻他枕着手臂躺在床上，毫无睡意。楼下的声音他听得一清二楚，不仅是他，就连商小婵都醒了。

许久，他听见身旁的女人一声低叹：“打了好久了，你不下去看看？”

“我动手的话，不成了欺负小辈？”

“谁让你去动手了？”商小婵白他一眼，“逸城手重，再这么下去会出事的，最后哭的还是小橙子。”

“我女儿有那么没出息吗？”雷恺声音里带着浓浓的不悦，“我不可能再让他们在一起，别告诉我你能接受。”

“和这个无关，小橙子是我生的，就好像这世上的另一个我。”商小婵把头在枕头上蹭了蹭，“对她最好的方式不是对封印如何如何，而是陪她一起把这些伤害淡忘。伤口是别人给的耻辱，但却是自己赋予别人伤害自己的权利，小橙子最恨的不是封印，是她自己。”

如果可以，商小婵宁愿把女儿放回自己的心里保护起来，让她忘却所有不开心的事情，做个快快乐乐的小姑娘。

雷恺定定地在昏暗光线下注视着她，蓦地轻笑开。

商小婵狠狠一瞪：“你怎么还能笑得出来？”

“我只是觉得女人真了不起，”指尖描摹着她细致的眉眼，雷恺笑意甚是温柔，“不，是你了不起，总能知道别人心里想什么，需要什么，然后默默地给他什么。小婵，你怎么……这么好？”

“可我还是没照顾好她，”商小婵极力忍着眼泪，“那个傻丫头还在假装若无其事，我都不敢想她心里该有多难受。”

“程程对感情太过偏执，她已经得到教训了。人总要经历些事情才会真正长大。”

雷恺料到她迟早会在封印面前栽跟头，他尽力阻止过，却终是抵不过她一颗爱他的心。

雷韵程看着熟睡的小宝宝，眼神空洞，连雷逸城进来都不知道。紫瑜找了些药水擦在雷逸城手指关节处，又拿了几个创可贴贴好。

他衬衫扣子松开着，因剧烈打斗而紊乱的呼吸还未平复，眼里的戾气还未散去。紫瑜蹙着细眉念叨：“封印皮真厚，下回记得戴上手套。”

雷韵程见他衣服上沾了好些血渍，不由得一惊，连忙跑过来：“他还手了？”

“他敢！”紫瑜冷哼，“你哥太用力了而已，没事。”

处理好雷逸城的手，紫瑜催促一直站在旁边发傻的雷韵程：“去睡吧，程程，明天咱们出去逛街，嫂子带你去买新衣服。”

雷逸城看她撅起来的小嘴，伸手刮了两下：“要是心疼你哥了，就赶紧回去睡觉，也让我休息一下。”

雷韵程乖乖点头，回到自己房间。她一头栽倒在床上，卷起被子把自己裹住，告诉自己不要去想其他，安心睡觉。

出租车司机一边开车，一边不断看后视镜里的那个满身是伤的男人：“先生，要不要先送你去医院？或者先报警？”

“不用，谢谢。”封印捂着唇，激烈地咳嗽，全身的骨头仿佛都被雷逸城碾碎了般地疼。

他一直等到雷韵程房间的灯光暗下后很久才离开，这个女人竟然真的没有下来看一眼他的死活。雷逸城的拳头有多重，封印终于领教到了，若非紫瑜最后的阻拦，他真怀疑自己会死在他拳下。

妈的！这臭小子是把小时候打不过他的仇一并报了吧！

到底什么叫众叛亲离和有家不能回，站在自家别墅外，封印试了无数次大门密码，发现无效后，才彻底明白。

不用想也知道，这肯定是林七七换的密码，真是铁了心不要他这个儿子了。

封澔应酬到深夜才回来。司机远远地看见坐在别墅大门前的人影，近了才发现是封印，他急忙停车下去搀扶起来：“这是怎么搞的？遇到打劫的了？”

封印被碰到伤处，痛得吸气。封澔下车，上上下下打量自己都快认不出来的儿子，脸色有些阴沉：“谁干的？”

“我说是我自己撞的，你肯定不信吧？”封印强撑着没倒下，喘气都要用掉一半力气。

封澔思忖片刻，明白过来："是雷逸城？"他伸出手戳了戳封印胸膛，立即听到他更加尖锐的吸气。封澔冷笑："下手够狠的，难为你还能活着回来。"

雷恺教出的儿子，断然不会是个蹩脚虾。

封印以为自己已经重伤到如此地步，封澔好歹会念及父子之情让他进去，结果，封澔只把身上的大衣脱下来披在他身上："听说今晚会有雪。"

黑色宾利在他面前耀武扬威地开进院中，大门随后紧闭。封印难以置信地瞪着车尾灯，连咒骂的力气都没有，倚着墙瘫滑下去。

封澔带着一袭寒意钻入被中，封夫人躺在那里，撑着头看他："我还以为你会心软。"

封澔嘴角微勾："你舍不得了，我就叫他进来。"

林七七凉凉地哼一声，拉好被子躺下："被打了几下而已，死不了，祸害活千年，你儿子命长着呢。不给他点教训，他永远不知道什么叫珍惜，总以为谁对他好都是理所当然的。"

封澔但笑不语，在寒风天搂着娇妻在热乎乎的被窝里睡觉，真是人生一大快事。并不是他不在乎封印，林七七说得对，封印就是欠收拾，吃点苦头也好。

在他几乎快睡着时，怀里的女人推了推他："封澔。"

"嗯？"

林七七咬着唇，迟疑着开口："他伤得重吗？"

封澔闭着眼睛在黑暗中微微扬起嘴角："已经让老陈送去医院了。你说的，死不了。"

如封澔所说，夜里果然下起大雪。雷韵程起床时，厚厚的积雪已经把昨夜打斗现场掩埋，院中原本有一套夏天用来乘凉的木椅木桌，现已变成七零八落的一堆。

雷恺面对一院子的惨状，不过是挑挑眉。

"爸，那套桌椅有些年头了，也该换了，有空我和逸城去看看，好换套新的。"紫瑜拿不准雷恺的想法，抢先开口试探。

雷恺只淡淡地嗯了一声，并未责怪。紫瑜偷偷吐了一下舌头，这才放心。

雷韵程也只当没听见，继续啃着商小婵炖的骨头。

那之后直到过年，她都没有再看到封印，反倒陆叙常来找雷韵程，只不过，雷韵程很少见他。

又一次吃了闭门羹，陆叙郁闷地打算抽完这根烟再走。雷恺不止一次见到他低着头颓然失落的样子，这个男人对雷韵程的心思，他早在雷逸城那里得知。

身后有脚步声，陆叙天真地以为是雷韵程，回头却只见嘴角噙着抹微微笑意的雷恺。他踩灭烟蒂，起身打招呼："雷先生。"

他眼中的失望太过明显，雷恺想忽视都难："看来程程让你很头疼。"

陆叙苦笑："还好。"

"你们认识有五年多了吧？"雷恺递了根烟给他。

"原来才五年多。"陆叙唇边牵扯出更苦涩的弧度，烟在手中把玩，"我都有种自己前半生都搭在她身上的感觉了，想不到才五年多。"

雷恺吸了口烟，缓缓吐出烟雾："你和封印是战友？"

"是。从航校开始的兄弟，只不过目前出了些小问题。"陆叙直言不讳。雷恺有一双能看透人的眼睛，他觉得自己在他面前没有任何隐瞒的必要。

雷恺自然明白是什么导致的问题："你了解程程多少？"

"您女儿是我见过最执著最勇敢的女人，真实，爱恨分明。"陆叙自嘲，"比如她恨我的时候，除非工作上的必要，之外一句废话都不多说，看我一眼都得我求着她。不过，我能理解她，她爱封印，眼里自然不会看到别人。"

"那么，你知道程程从十二岁起就喜欢封印了吗？或者更早，那就不得而知了。"

陆叙闻言心中狠狠一颤："十二岁？封印都应该去航校了。"

"没错，再之后封印到×师二团做飞行员，这期间他们有六年没有见过面，可程程对他的感情在这六年间根深蒂固。封印和她走到一起，并非全是被程程打动的结果，他从小对程程的态度就和别人不一样，只不过他一直没注意到而已。有些男人，在感情上后知后觉得厉害，我虽不想承认，但封印就是这样。"

陆叙讪诮一笑："那又怎样？后知后觉已经成为他和程程之间的致命伤，被人钻了空子。"

"我想说的不是这个。"雷恺转头看他，视线直射进他眼底，"如果你六年间一面都不去见她，不联络，六年之后，你还会像现在这样非她不可吗？或者说，六年之后你还会有她迟早会爱上你的信心吗？"

陆叙沉默，而后心里空落落地疼起来："您怎么知道我不会像她一样，用六年的时间把一份感情根深蒂固？"

"我没说你不能，只是你们都不是小孩子了，人一过三十岁，那种固执到偏执以及不计后果的勇气会被岁月一点点地吞噬掉，你或许会继续在心里爱她，但

也仅此而已，生活会让你向现实低头。”

陆叙捏紧拳，刚才雷恺给的烟已被他攥成一团：“只要她一天没嫁人，我就会一直等下去。”

雷恺低笑，眸光中毫不吝啬对他的欣赏：“你让我为自己只有一个女儿感到遗憾。”

雷韵程趴在窗口，看两个男人在冰天雪地中攀谈。等雷恺回来，她忍不住去问：“你和陆叙有什么可说的，聊了那么久？”

紫瑜和雷逸城难得去过二人世界，儿子丢给雷韵程照看。小宝宝特别亲人，见了雷恺，欢乐地挥舞着胖胖的小胳膊。

雷恺逗了宝宝一会儿，才理雷韵程：“公司在除夕夜有舞会，这次和城里其他几间公司合办，规模很大。听说有很多好玩的节目，我给他邀请卡，让他做你的男伴。”

“我又没说要去。”

“不去也得去，你哥和紫瑜那天也会去，我和你妈妈结婚周年，你总不会想在家当电灯泡吧？”

“我哥可以回他家，那我怎么办？大过年的，你这么狠心把我赶出去啊？”雷韵程握着宝宝的小手拍打雷恺的脸，表示气愤。

“没错，天不亮，不许回来。”

雷韵程反驳无效，郁闷地小声嘟囔：“几十岁的人了，折腾一晚上也不怕累着。”

想不到雷恺耳朵那么好，竟全听了去，他不温不火地笑了一下：“这就不用你来操心了，你妈妈从来没抱怨过她男人的体力问题。”

雷韵程顿时红了整张小脸，把头藏到宝宝身后尴尬地嘿嘿笑。

小护士推门进来时，封印正坐在床上用缠着绷带的右手吃力地在纸上写字。他眉头紧皱，额角有微微渗出的汗珠。

“你怎么又起来了？不是说了不能乱动吗？”小护士不悦地过来撤掉他的纸笔，扶他靠好。

“我刚起来没一刻钟，我觉得我已经好了，完全可以出院了。”

封印的狡辩让小护士更生气，擦了一下他额上的汗：“不到一刻钟，怎么会疼得出汗？还想出院？得了吧。”

封印无声地笑，没再多言。护士给他喂了药，换绷带时顺便瞄了一眼纸上的内容：“我好奇你每天都在写什么？记录康复进度吗？写给谁的？我们护士长，还是我们院长？”

小护士打趣，年轻的小脸上洋溢着笑容。封印视线落在纸上，不禁黯了几分：“给一个女孩子的。”

“情书啊？你真行，都伤成这样了还不忘追女孩。”

“不是情书，”封印摇头，“悔过书，检讨书。”

小护士扑哧笑出声来：“原来是惹女朋友生气了啊，哄几句就好了嘛，现在竟然还有写检讨书的男人，真少见。”

“如果几句话就能哄好，我也不会成现在这个样子。”封印苦涩地笑了一下，“我伤她很深。”

小护士思忖片刻，点点头：“看出来了，你住院这么多日子都没见人来看你，女人嘛，无论怎么讨厌一个男人，看见他受伤的话，都会心疼得什么都忘了。依我看，要么是你真的把她伤得很深，要么就是她心里已经没你了，可不要小看女人翻脸不认人的速度。”

她煞有介事地哼了哼，过了一会儿才发觉封印的沉默：“哦，我是说女人有时心也挺狠的，爱你的时候你是她的一切，不爱你的时候任何事和人都能代替你原来的地位。”说罢又是皱眉，小手胡乱地摆着，“错了错了，我不是那个意思，我是说……”

封印挑眉不语。小护士叹气，直言道：“反正如果她已经不爱你的话，你就多余写这些东西。你这么一表人才，还愁找不到女人吗？”

封印哭笑不得：“你是在安慰我还是在打击我？”

这时，病房的门被人推开，走进来一个西装笔挺的帅气男人。小护士马上收敛笑容，换上职业性的表情：“先生，现在不是探病时间，请您下午再来。”

来人正是封澔。后面跟着的护士长默默地把不懂事的小护士拽出房间，把空间留给这对父子。

房间一下子安静下来。封印也没看他，把信纸小心地折起来收妥：“什么风把封总吹来了？百忙之中还能抽出时间来看我死了没有，着实让我受宠若惊了。您随便坐。”

封澔慢条斯理地环视病房：“坐就不必了，我不是来探病的。”

封印咬牙：“有什么话就快说，说完了就走。”

封澔从怀里掏出封信来放在他被子上：“夏炎凉寄给你的，你那个心理医生

朋友表示愿意帮她和她的女儿，并且可以为她们在国外提供住所和生活上的帮助，治疗费用方面你朋友愿意给友情价。”封澔顿了顿，翘起嘴角，“我想她是写信来感谢你。”

“那么，封总就是来嘲笑我的了？”封印没看那封信，把信直接丢进旁边的垃圾桶。

“心理医生，”封澔玩味，“我以为你会找杀手直接一了百了。”

“我不是你，不好意思。”封印嗤之以鼻。

封澔不以为意，又掏出第二封信，比上一封精致很多。

封印拿过来瞥了一眼，脸上更是不悦："你知道我从来不喜欢你们搞的这些无聊的东西。"他扬了扬缠着绷带的手臂，“你根本就是想看我笑话。”

封澔是打算让他以这种形象去参加什么除夕夜舞会，然后看他出尽洋相，天下还有更可恶的父母吗？他把信同样丢到垃圾桶表明态度："还要说什么吗？"

“没了。”

“好走。不送。”

封澔挑眉："你就是这么对你父亲的？现场要有邀请卡才能进入，我好心给你送来你还不领情，多认识些女人不好吗？天下又不止雷韵程一个女人，既然已经分手了，何必念念不忘？"

封印眼睛倏地凌厉起来，恨不得拿水泼他："别搞得自己很无辜，当初是谁撺掇我去逗她？我不明白你就那么有把握，那么个小丫头会中美男计喜欢上我？"

封澔颇为无奈地摇摇头："有时候我怀疑你真是我儿子吗？"

“说不定我是雷恺的儿子，只不过被你们一直搞错了。”封印凉凉地讥讽。要知道当年为了得到林七七的心，封澔吃尽了苦头，险些搭上性命，而那些苦全拜雷恺所赐。

封澔也不恼，淡淡勾起唇："这后知后觉的劲儿确实和他年轻时候很像。"

封印气得不想说话，躺下来猛地拉高被子把头蒙住。结果，他一下子痛得偷偷龇牙咧嘴，可倔强的他没发出声音来。

封澔低叹，隔着被子在他头上敲了敲："就是因为他的后知后觉才有现在的封夫人，才有的你。臭小子，我是不想让你成为另一个他遗憾终身，想不到你这么不争气。"

封印继续沉默。

封澔也不打算多留，临走前，又丢下句话给他："我有把握的不是程程能对你死心塌地，而是你绕了一个大圈之后的终点肯定是她，你自己好好想想吧。"

房间内又恢复安静。

封印掀开被子，细细品着他那句话。片刻后，他勉强撑起身子坐起来，盯着垃圾桶里被扔掉的信发愣。

除夕那天很快到来。

陆叙按时前来，左等右等都不见雷韵程下楼。雷恺只好上楼去催，敲了好半天门，雷韵程才磨磨蹭蹭地出来。

雷恺打量她一番，一脸赞赏："很不错，陆叙等你很久了。"

雷韵程捂着胸口愁眉苦脸："你怎么准备这样的礼服给我？前面后面都开这么大，这没有几块布的破衣服，让我怎么穿出去？"

雷恺笑，牵着她的手下楼："特意请人给你量身定做的，你不领情就算了，可知道你嘴里的这件破衣服花了你爸多少钱？都是平时穿军装穿的，你妈原来也不习惯，多穿几次就好了。"

"我宁愿穿一辈子军装也不要再穿一次这东西了。"

说话间，两人已来到楼下。雷韵程的不满抱怨悉数进了陆叙的耳，他好奇地抬起头，然后，整个人愣在原地。

雷韵程提着裙角，一手挽着雷恺的小臂，一步步走近他，犹如走进他的人生。

发尾被吹得翘起来，层次感削弱了她原本短发的帅气硬朗，平添了几分女人应有的柔美。小脸上化着精致的晚宴妆，粉嘟嘟的嘴唇像沾了晨露般诱人。流苏项链一直伸延到礼服深深V领中，诱人遐想，还有裸露的细长脖子和圆润的双肩……看惯了军装示人英姿飒爽的雷韵程，忽然间看见这样一个从里到外都焕然一新的女人，陆叙连眼睛都舍不得眨一下。

她是漂亮的，陆叙自第一天认识她起就知道，却从来不知道她美得这么有冲击力。

雷韵程被他盯得不自在，把胸口捂得更紧了些。雷恺颇有些自豪地把女儿的手放进陆叙手里："我女儿今天晚上就交给你了。"

"雷先生放心。"陆叙接过她的手的那一刻，心里像被什么冲击到，喉咙酸酸胀痛着，并排山倒海地向他袭来。

第十一章 我最怕的，是我们终究没有在一起

除夕夜，一年里最具意义的一个夜晚。那种感觉，直到他们到达举行舞会的酒店都没有消除，反而在胸口越积聚越浓烈，陆叙觉得自己一辈子都忘不了这个夜晚，还有这样一个她。

雷韵程第一次穿这样的东西，整个人都感觉别扭。她迟迟不肯下车，陆叙撑着车门耐心地劝说："我发誓这是我见过的你最漂亮的一面，真的。"

"当然了，这种礼服根本就是为了取悦男人而设计的。"雷韵程真后悔没有戴条围巾出来，那样，也可以把自己露的地方稍稍遮一遮。

"你实在不想下车的话，那我们就在这里待一晚上好了，我非常乐意和你独处。"

"那你保证只和我聊天？"

"恐怕保证不了。"陆叙恶劣地笑起来，"我怕我会忍不住对你乱来。"

雷韵程狠狠白他一眼，认命地下车："我爸听到你这句话，他会后悔让你来做我男伴的。"

"那可未必，你爸也是男人，最了解男人心理。既然他这么安排，就肯定会料到这种事。"

陆叙曲起小臂，冲她挑挑眉。雷韵程深呼吸一口气，挽上他，一齐进入舞会现场。

舞会已经开始，他们玩了半圈才找到哥嫂。紫瑜见到雷韵程时，惊讶得睁圆了眼睛，抱着雷逸城的胳膊撒泼："老公，你妹妹美得让我嫉妒了！我也要去剪

短发！”

雷逸城低笑着拍她：“你也不差。”

“我不，程程的短发好好看！我也要短发。”

“别闹了，我喜欢你长发，你一直留着吧，就当为我留。”

雷逸城低头附在她耳边哄着，纵然周遭音乐声与说话声嘈杂不堪，这句话还是满满地充斥在雷韵程耳里。或许是喝过酒的缘故，她脑中闪出很多很多的画面，然后在一个男人的脸上定格。

——程程，你留长发最漂亮，我想让你一直留着，为我留。

心尖上被悄悄地刺了一下，她不禁摸摸自己空空的颈后。

蓦地，有只大手将她拉到一具温暖的怀里。

人太多，光线又昏暗，侍者险些把推着酒的小推车撞到她身上去，幸好陆叙手疾眼快把她揽了过来。

“对不起小姐，没碰着您吧？”侍者一脸歉意。

她不说话也不动，就那么任他揽着。陆叙只好代为回答：“没关系。”

待侍者离开，陆叙把她带到避人处，她的头才从陆叙怀里抬起来：“怎么了？”

雷韵程细眉微蹙，眼神茫然而空洞。陆叙在她眼底看到了她隐藏的氤氲雾气：“你这样看着我，会让我特别想吻你。”他半认真半玩笑，指尖摩挲她的下颌。

她仍然无动于衷，半启朱唇，就像在诱惑他一般。而他，心甘情愿被诱惑，缓缓低下头。

如果她能一直这样迷糊着多好，可惜这只是如果。雷韵程在他的唇碰到自己之前，退出他的怀抱范围，转身趴在栏杆上呢喃：“不是我喝多了，就是你喝多了。”

前面的人群中有小小的混乱，有人拖着极为不正常不协调的步子，缓慢却坚定地向这边走过来，毫不在意旁人异样的目光。

陆叙看清那人后，唇边荡开苦涩的笑纹：“喝多了也不错，平时忍着不说、忍着不做的事，可以肆无忌惮地说、肆无忌惮地做，然后再告诉自己都怪酒精太能乱人心。”

雷韵程沉浸在自己的世界，蓦地感到肩头一沉，被一个力道扳回身，随后，她看到了一双布满想念的、憔悴的、她再熟悉不过的眼睛。

雷韵程因封印的意外出现而错愕在原地，然后整个人被他拉入怀中。他身上那股熟悉的气息猝然涌入她的心，竟让她瞬间忘记了挣扎。陆叙双臂环胸立于一旁，面无表情。雷韵程在触及到陆叙的视线时才惊醒过来，她猛地推开封印。

封印手脚和身上多处带伤，被她这么一推，封印连连退了几步，最终没撑住，整个人颓然倒下去。还没拆绷带的手臂下意识地拄到地上，痛得他额头一下子冒出冷汗来，但他死死咬着牙关，没发出一点声音。

一个高大的男人竟这么容易就被推倒，围观众人不免笑开了。

他挣扎着想站起，都以失败告终。冷汗从他额上流淌而下，他剧烈地喘着气，抬头仰视几步之外的女人，脸上并没有被嘲笑的愠色与尴尬，下巴丛生的胡楂儿更让他平添几分落魄凄惨。

“程程……”封印轻轻地唤她，喉结不住地滚动，似乎在极力压抑着情绪，漆黑的双眸黑得发亮，“给我点时间，我们谈谈好吗？”

第一次见到这个什么时候都神采奕奕的男人如今变成这副模样，雷韵程的手藏在裙摆后偷偷地攥紧。知道他伤了，也料到他必定伤得很重，却怎么都没有亲眼所见来得震撼，她一直在极力避免去想他究竟伤成什么样子，就怕自己心软。

“只要半个小时，不，一刻钟就好。”他嗓音带着难以形容的沙哑，目光灼灼。

“……”

“十分钟？就十分钟，可以吗？”封印近乎乞求地注视着她，好似周围的一切在他眼里全是不存在的，除了她。

指甲深深地陷进掌心，雷韵程唇瓣微微颤着，她没说话，淡淡地看一眼陆叙。陆叙接收到她的眼神指令，沉默着上前把封印搀扶起来，掸了掸他身上的灰。

“程程，只要十分钟。”封印执著地为自己争取机会，眼神自始至终没离开过她。

“怎么把自己搞成这样？”陆叙侧身挡在他身前，隔绝了两人视线，“是从医院跑出来的吧？我送你回去。”

封印甩开陆叙的手臂，退了几步，靠在身后的石柱上，静静地呼出一口气来忍过这一波疼痛，“我知道你不想和我说话，没关系，我说，你听就好。”

陆叙不理会他，继续劝说：“别任性，别拿自己的身体开玩笑，不要到最后弄个因伤停飞……”

“停飞就停飞！”陆叙的话还没说完，就被封印冷冷地打断，“我和她的事拜托你别插手。”

“好，很好。”陆叙嘲讽一笑，退回到雷韵程身边，单手虚揽着她的腰，“那么我很不好意思说明一下，她今晚是我的女伴，我不希望有人骚扰她，她父亲把她交给我，我总得充当一下护花使者才不枉雷先生这份信任。”

封印倏地绷紧下颌，把目光移回到雷韵程脸上。她穿着这样华丽的礼服和一身

正装的陆叙站在一起，相配得直刺他的眼睛，而他此刻连站立都需要借助外力。

负责现场安全的经理被角落的这阵小骚动引了来，他戒备地扫了一眼封印，礼貌地询问：“这位先生，我们这里并不对外开放，请问您是否持有邀请卡？”

封印置若罔闻。

“先生，请出示您的邀请卡或者说明身份，否则只好请闲杂人等离开。”

封印不说话，现场的气氛顿时凝重起来，有人交头接耳，指指点点。

雷韵程抿了抿嘴角，打破僵持：“让他留下吧，他不是什么闲杂人等。”

“雷小姐，没有邀请卡或者不明身份的人按照规矩只能……”

“他是……”雷韵程提着裙子走过来，挽住封印的手臂，“他是我哥哥。”明显地感觉到他身体蓦地僵硬，雷韵程扬唇冲他笑了一下。

经理将信将疑：“雷小姐的哥哥我见过的，这位……”

“他父亲和我父亲关系匪浅，他是我干哥哥，要不要我把封氏的封总请来确认他儿子的身份？”

“抱歉，原来是封先生，打扰几位了。”经理面色一滞，再不敢多言，转身把周围看热闹的人疏散开，恢复秩序。

雷韵程抽回手臂，抻了抻他略显凌乱的衣衫，淡淡开口：“五分钟。”

陆叙看着他们离开，从边上侍者托盘上拿了一大杯酒，仰头一口气灌了下去。雷逸城暗中目睹了整个过程，过来拍拍他的肩：“这种酒喝不醉的，度数太低。”随手递给他另一种酒，“喝这个。”

陆叙又是一口气喝光：“也没比刚才那个好多少。”

雷逸城笑道：“但后劲大。”

陆叙把玩着空杯子，透过杯壁看外面璀璨的夜色，视线发散：“就像你妹吗？一开始我没觉得她怎样，谁知道最后……”

从一时兴起想征服她到现在，陆叙才发现自己对她的感情好比一个吸毒者对于毒品的需求，明知道不可能，明知道不好，偏偏就是不想戒掉，甘愿深陷其中无法自拔。

外面的风很凉，雷韵程抱着双臂立在封印身前，周身散发着淡淡的清冷气息。

封印盯着她瘦削的小脸，从怀中拿出自己的邀请卡，自嘲地扯起唇，喃喃重复她先前对自己的称呼：“呵，哥哥。”

雷韵程并不意外他有邀请卡：“你不是一直都对我不爱叫你哥耿耿于怀吗？这不是正合你意？”

封印深吸一口气，双手撑在她身体两侧，霸道地把她圈进自己的范围，低头靠近她。

雷韵程看出他的意图，不躲不闪，迎着他的眼睛："哥，别吻我，会让我有乱伦的感觉。"

封印动作顿住，双眼冒出火光："要我提醒你除了接吻我们还做过什么吗？那个时候你怎么没想起我是你哥？不觉得乱伦？"

"人总有做错事的时候，只要知错能改。"

"你是在告诉我你爱我是个错误？所以你现在要改正，所以你打算接受陆叙？"

雷韵程摇头："我错的是应该在你一次次想尽办法让我离你远点的时候没有听你的话，固执地逼你爱我，逼你要我；更错的是没能珍惜自己，把自尊自爱都因为一个男人丢在脑后。"

她说得诚恳，听不出半点赌气的成分，眼都没有眨一下，眼底没有太多怨恨，反而清澈得让封印不敢直视。

直视了，心会疼。封印用受伤的右手轻轻捏住她的下巴："你什么意思？"

"我既然选择了飞行，就一定会认真对待这份事业，我很感激你把我带进这片天空，让我体会到一般人体会不到的飞行魅力。"雷韵程微微翘起嘴角，真诚地笑了笑，"你也给我点时间，让我把过去的事都忘了吧。"

封印咬牙，手劲不自觉地加大，完全不知捏痛了她，更对自己的痛楚浑然不觉："然后呢？"

"然后，"她偏了偏头，眉毛不易察觉地蹙到一块，很快又舒展开，"各归各位，回到我十八岁之前——不，我十二岁之前我们单纯的兄妹关系，或许一开始会不适应，会很难，但事在人为。"

雷韵程轻轻推开他，一根根扳开他用力过度而泛白的手指，在他摊开的掌心上小心地摩挲他复杂的掌纹。从前看他的掌纹时，她总会偷偷地想，这乱，可是因她而生？"总会有释然的那天，好不好，哥？"

她不知道，她的每一个字都在他心里轻而准地划上一刀，每一下都划在同一个位置上，毫厘不差。她不知道，那个地方叫"雷韵程"。

封印眼里几乎要滴出血来，几度开口才能发出声音："我做不到。"

"一定要逼我把你当陌生人吗？分手后还是朋友这点我也做不到，这是我能想到唯一既不离你太远又不会靠你太近的办法了。"雷韵程再度仰起头，目光柔柔。

"我做不到！程程我爱你，你不能这样直接判我死刑！"封印紧紧揽她入怀，牙齿泄恨似的咬上她裸露的肩，努力深深呼吸来抑制住那份快要爆炸般的心

疼，“你原来爱我的时候为什么没想着各归各位？没想着让我们一直保持这兄妹关系？现在我陷进来了，你却想抽身而退放我一个人！我要怎么办？你告诉我，我要怎么办？而且我不信！不信你对我没有感情了！”

“你若不说还好，你若只是在后来才爱上我的也还好，你曾说过不会在心里同时装着两个女人，可偏偏让我知道你一边和她滚上床一边对我动了心，这样的男人这样的感情我觉得好可怕……好脏。”

“我……”封印被她一番话说得难受得无以复加，“我错了程程，我是浑蛋我那个时候……那个孩子不是我的，真不是我的，夏炎凉当初还没有和我分手就已经怀了黎睿的种，我没有骗你，程程……你别不要我……”

她的冷淡和冷静让他的绝望从心底最深处冒出来，他变得语无伦次，惶然失措，没了心神。

雷韵程闭上眼睛，小手攀上他的腰：“我现在依然爱你，但已经没了非要和你在一起的执著，我耗尽的太多太多，追你追得好累，今后我只想对自己好一点。我长大了，封印，不再是那个认为自己是为爱而生的程程了。飞行员的生命没人敢保证究竟有多长，还有很多爱情之外的东西你经历过而我还没有，我想去了解，去感受。如果你还愿意疼我，就再成全我最后一次好吗？”

时间在此时指向零点，无数的烟火一齐升空，照亮整个城市的夜幕，把每个人都镀上一层幸福的光。

封印在零点钟声敲响的时刻，平生第一次尝到自己的眼泪是什么味道。

隆隆的钟声和人们的欢呼庆祝声，还有那震耳欲聋的爆竹声，无情地掩盖了封印的心跳。两人就这么抱着，似乎在贪恋彼此最后的温暖。

人们涌到露台来观看绚烂的烟花，就在他们身边欢呼雀跃着，所有人的快乐好似要淹没他们般充斥在两人周围。雷韵程在他颈窝蹭了蹭：“过年好，你可很多年没有给过我红包了，不是说过要一直给我到我嫁人吗？”

他从雷韵程周岁开始就给她红包，一直给到他去飞行学院那年。再之后，他几乎没回家过春节，红包的事也因此断了。

封印没有声音，他唯一能做的，似乎只有抱着她，不让她离开。

雷韵程一点点从他的世界挣脱出来，明亮的眼睛对他微笑：“你要好好的。”

她的手指尖最后脱离他的手掌时，封印心口疼得无法抑制，他看着自己空空的掌心，目光涣散。拥挤的人群很快占据了他们拥抱的地方，他被一点点挤到边缘，形单影只地成为最格格不入的那一个。

陆叙手上燃着的烟被人一把夺了去，他刚想发火，抬头竟看见雷韵程面带愠色居高临下地瞪着自己："你怎么乱跑？我找你半天了！"

她回到刚才的地方没看见陆叙，在会场找了两圈，才在偏厅外的台阶上看到他的背影。

"你不是和封印在一起吗？"陆叙诧异，忙把外套脱下来披在她身上，为她抵挡风寒，"我以为你不回来了。"

雷韵程把自己裹好："说了今晚是你女伴，半路跑了不是我的风格。"

她的脸被漫天的烟火映成不尽真实的颜色，美丽如梦幻般，看得陆叙一阵痴迷。酒精让他松懈了自制，双手先于大脑而动，他蓦地把她抱入怀中，转身抵在大理石柱上："如果我没克制住自己，你爸会不会杀了我？"

"会，但你不会的。那次你没有，以后就永远不会那样对我。"

陆叙莫名地火了："别自以为你有多了解我！如果不择手段能得到你，我不介意那样做！况且，我已经卑鄙地拆散了你们！"

雷韵程皱皱眉，抬腿狠狠用高跟鞋踩了他一脚，他立即痛得叫出来。她好整以暇在一旁看他疼痛难忍地捂着脚："你不说我差点忘了这事，我原以为你是个很聪明的人，怎么也和夏炎凉一起干这些无耻勾当？如果我能那么容易跟你在一起，还用你追我这么久？"

陆叙又疼又气，却不能把她怎样，索性坐下来生闷气。雷韵程挨着他坐下来，托着下巴看烟火："你做一万件坏事，对我来说都算不上什么。"

"是，我做什么都比不上封印对你勾勾手指来得有影响力。"他冷哼，想抽烟，一摸兜才记起烟在她身上的外套里，只好作罢，"我明明知道，但就是不甘心。"

雷韵程咯咯笑出声来。陆叙闷不吭声，接受她的嘲笑。后来，两人有很长一段时间没有交谈，就那么静静地坐着，这对他们来说，是最难得的安静和美好。

雷韵程回想最初和陆叙荒唐的相识，从讨厌他到害怕他到恨他再到对他改观，一直到现在，她发现这个男人竟已经参与了她这么多的人生，并且会一直参与下去，却仅是以同事战友甚至在严格意义上说连朋友都谈不上的身份。

从未想过他对自己的那份心能坚持到现在，她忽然有些心疼："陆叙。"

他没理她。

"陆叙？"

"有话就说。"陆叙没好气地回她。雷韵程置若罔闻，戳了戳他只穿着衬衫的肩。

“你再碰我，我就当你是在勾引我。”

他的负气换来她一阵轻笑，雷韵程犹豫了一下，一偏头，轻靠在他的肩上。这意外的举动，让陆叙身体一僵。

“以前，虽然我不愿意承认，但你说得对，我们确实在某方面很像。之前我很害怕，如果我一直都不接受你，你会不会把一辈子都耗在我身上，就像我对封印那样，我坚持你也坚持，那么现在我已经放弃他了，你还打算继续守着我吗？”

陆叙眸光黯沉下来，并不作答。可这沉默中的固执，雷韵程再明白不过：“以前我不懂事太任性，只顾着自己的感情，忽略了旁人的感受……陆叙，你就放了我吧，也放了你自己，对自己好点。”

“那年除夕，你喝醉了也是这么对我说的，怎么才算对自己好？换个人来爱吗？”陆叙轻声嗤笑，“如果能换，为什么你不换一换，换来爱我？”

“刚才坐着的时候，这个想法真的在我脑中闪过。”雷韵程直言不讳，然后在他还没来得及反应的时候拉下他的脖子，自己微微扬起头，然而，她的唇却在离他很近很近的地方生生停下。

陆叙垂眸看着她的眼，时间在流逝，他眼底的光跟着时间一并流逝。雷韵程放开他，“你看，我根本做不到，连试试都做不到。”

陆叙无声地动动唇，很久之后，才在她额头浅啄了一吻：“我的事，你管不了。”

有时候，他认为雷韵程是残忍的，对他的不爱永远那么清晰，从来不肯迷失半刻，他身为男人的骄傲永远被她有意无意地踩在脚底下。

周安达原本当着几个女人的面在吧台里耍帅调酒，封印忽然在除夕夜出现在他酒吧时他一点都不觉得意外。还是老包间，还是他常喝的那几种酒，周安达陪了他几天，窝在里面醉生梦死。

自始至终，只有周安达一个人在唧唧喳喳地说话，封印闷头喝酒不发一言。

“你不想说我不逼你，但你要真想死，还有很多省钱省力的方法比喝酒来得快。”

“你让我猜猜，是为了女人吧？炎凉？还是那个……”他顿了顿，“雷家的小丫头？”

周安达没错过在提及后者名字时封印蹙成死结的眉头，他摸摸下巴笑了一下：“说实在的，我早料到你会有这么一天。你们俩真是对冤家，有事都知道跑我这里来借酒消愁，完了还不付账，你喝了我多少酒，我都给你记着呢，等你翘辫子了，我和你爸要账去。”

他说这些话的时候，根本已是对牛弹琴——封印早已人事不省。

封澔派人把他强行带回去继续治疗，出院后封印仍旧无处可去，又回到周安达这里继续与酒为伴。他在这里不知窝了多少天，周安达实在看不过去，拨通了雷宅的电话。

雷逸城刚踏入包间，就被浓重的酒气熏得直咳嗽，昏暗的光线中，隐约能看见沙发上躺着的人影。

“他死了吗？”满地的空酒瓶让他皱眉。

“没有吧？”周安达踢了踢死猪似的封印，“祸害活千年，死不了的。”

周安达粗鲁地拍着他的脸，怎么都唤不醒他，恼得把他从沙发上拽到地板上。被摔痛的封印闷哼两声，调整一下姿势继续睡。雷逸城眯眯眼，打开包间里的冰箱，拿出瓶矿泉水直接淋在他头上。

冰冷的水刺激得他从地上坐起来，嘴里咒骂着，还没有彻底明白过来，就被雷逸城打包扔回车里。封印艰难地掀开眼皮看了一眼，放低靠椅，继续睡去。

又是一阵彻骨的痛楚，把他从睡梦中唤醒。封印腰上挨了一脚，熟悉的声音在他头顶响起：“醒了？”

封印揉了揉被大量酒精侵占的头，不耐烦地咒骂。

雷逸城把一个木制盒子扔到他面前，丝毫不在意是否会砸痛了他：“这里面装的是程程的日记本。”

“日记本？”封印怔了半天才找回一些意识，嗓音沙哑得吓人。

“这个，这个，还有这个，每个盒子里锁的都是她从小到大的日记本。”雷逸城拍了拍挨着墙边的几摞木盒，手臂在空中一扬，“包括这四周的墙上，这个房子里的一切都是程程一直没让人知道的小秘密。”

封印挣扎了几次，最终撑着桌子才站了起来。他眯着眼睛重新环视四周，脑中乱得像在过火车。他脚步发虚地来到墙边的矮柜旁，小心触碰上面摆放整齐的一个个木盒。墙上挂着他的各种照片，独照或者与别人的合照，从小到大，他确信比他自己所拥有的还要全。

“是……我。”他有些不敢置信，呼吸都不敢太用力。

“对，是你，她的秘密全是关于你。”雷逸城双臂环胸，“这是我们家后院一个小仓库，是她一个人的小天地。我只知道她有开心的或者伤心的事都会躲到这里来，不知道她在里面鼓捣什么东西，她一直把这里锁着，不让任何人进来。”

雷逸城拿起其中一个木盒，摩挲着：“她去B市了，方默阳和杜妍青订婚，

我想他们应该给你打过电话，可惜你关机。”他把木盒递过去，“这是她最后一本日记，加上刚才给你的那个盒子里的，现在只剩下这两本了，其他的盒子都是空的了。”他从柜子最底下抽出一个破旧的铁盒，里面炭黑一片，装满了烧过的灰烬。

而那些灰烬原来是什么，已经不言而喻。

封印没再开口，死死瞪着那盒装着她已化成灰烬的秘密，手指都在战栗。雷逸城悄悄退了出去，细心地为他关好门。

封印用最大的努力克制住自己的颤抖，抚摩着怀里的两个木盒。在打开锁的时候，因为那串作为密码的数字，他的心尖抽了一下，果然是他的生日。

两个日记本都已经被撕得残缺不全，封印翻开第一页，只瞄了几眼，便蓦地合上日记本，压在胸口。深深地呼吸过后，他才打开来继续看。

——×年×月×日 星期×

今天，哥要在家开生日派对，赶我去晏琪家写作业，她家有事我只好提前回来。没想到他们把家里折腾成这样，怪不得挑爸妈不在家的日子。不过，他们肯定不知道我提前回来的真正原因，我想把我刻的第一个飞机木雕送给封印，但他一定会嫌丑不肯要，我要把飞机偷偷装进他书包里。

——×年×月×日 星期×

小熊床单被我扔掉了，被哥骂了一顿，那是紫瑜姐前天刚从日本给我带回来的。我很喜欢但不能要了，因为我看见封印搂着他女朋友在我床上玩亲亲，虽然这不是我第一次看到。飞机模型我又偷偷从他包里拿回来了，还是自己留着吧，不给这个浑蛋了。

——×年×月×日 星期×

封印真的要去军校，和封叔叔吵得好凶，他女朋友也不希望他去。我说没有人支持你还有我啊，可是他理都没理我，坏人！

——×年×月×日 星期×

封印又来找我哥喝酒，两个人都喝多了。他们把爸酒柜里珍藏的酒喝了大半，挨了打，哈哈。

他今天睡在我家里，听说和封叔叔还没和好。我好开心，晚上偷偷亲他了，谁让他喝那么多。不过，我只是亲脸。他亲过夏炎凉，我嫌脏，哼。

……

那时，她的字稚气得很，还有很多错别字。封印一个字一个字地看，每个字都让他心里酸酸的，所有的内容全是记录和他有关的点滴。

——×年×月×日 星期×

我真的不是有意偷听的，是他们都以为我睡着了。封印，多年以后，你还会记得今天说过的话吗？

我记得。

你和哥说今天是夏炎凉终于彻底属于你的日子，你说等大学毕业你就会娶她。

封印，你不能等等我吗？我很快就会长大的，会变漂亮，变成你喜欢的那个样子……

这张纸上的字比别的纸上的字都要大，也不够清晰。那是她的眼泪滴在上面造成的。封印翻过一页，剩下的几页是空白，他指尖轻触上面的凹痕，那是她写字时过于用力留下的。

翻开另外一本，那是她最后一本日记，只可惜残损得更严重，只余下中间可怜的两页纸，一页是空白，另一页只写了一句话。

——承诺，就是一个骗子说给一个傻子听的。

他闭上眼睛，长长地呼气，胸口仿佛被什么堵上了般沉重。

B市。

方默阳和杜妍青的订婚宴办得和结婚典礼没两样，热闹极了。直到深夜，方默阳才派人把雷韵程、陆叙等人送回酒店。

明天，他们就要返回T市，杜妍青万分不舍地抱着雷韵程不肯撒手，又哭又叫。方默阳无可奈何地把这个撒酒疯的女人塞进车里。

“队长，青青有时会任性，你不许欺负她，不能像在航校的时候体罚她，不然我这个娘家人不饶你哦。”雷韵程瞪起眼睛来威胁。

“真是风水轮流转，我哪敢欺负她，”方默阳哭笑不得，“现在都是她体罚我。”

陆叙听出他意中所指，坏坏地笑起来：“得了便宜还卖乖说的就是你这样的人。”

等所有人都进了酒店，方默阳的表情才敛下。还未等他开口，雷韵程便举手做投降状，“我知道你想说什么，不用为他说话了。”

方默阳注视她，勾唇浅笑：“那好吧，我只想说别为他一个错误和别人的挑拨而辜负了你那么多年的期望，没有什么是不能原谅的，除非你就是想看到他为此受折磨。”

雷韵程撇撇嘴，把他推走：“你快回去吧，青青都睡着了。”

看着他们的车子逐渐融入夜色，雷韵程才回酒店。总觉得方默阳最后的笑有些什么含义，很快，她就知道了那代表什么。

在房门打开的瞬间，一只手从里面拽住她，力道之大让她痛得叫出声来。还不等她有所行动，颈后便中了一记手刀，力度拿捏精准，没让她昏过去，只在一时间失去反抗的能力。

她被人扔到床上，那具男性的身体紧接着密实地压上来，灼热的呼吸在她耳边撩拨，坚定而又沙哑的嗓音灌入她的耳，“这段时间我想得很清楚，我决定用余生跟你耗上了。”

“小印哥……”她虚弱地唤了一声，她早已从他的气息中分辨出来他是谁。

封印一把托起她的下巴：“我若能把你当妹子就不会对你做这样的事！”说罢，低头狠狠地吻下去。

封印的吻太过凶狠，带着无法抗拒的霸道和掠夺的气息，席卷她的心神。雷韵程本就被那一记手刀砍得几乎昏过去，四肢用不上力气，这下更是被他吻得全身瘫软。

封印陡然将一切停住，就那样抱着她，没再做出任何举动。

他舍不得，舍不得再做一件让她受伤的事情。

时间流逝，激情渐渐褪去，力气与意识重新回到身上，雷韵程把他推开，抱着衣服跳下床，远远地躲开。

封印没有像她预料的那样扑上来捉她，雷韵程趁机跑进卫生间穿衣服。等她整理好自己出来时，封印也已经穿好长裤，赤裸着上身坐在床边闷声抽烟。

她站在那里不敢轻举妄动。封印抽烟时，眼神如野兽似的一直落在她身上，一眨不眨，双眸深沉得触目惊心。那原本俊朗帅气的脸庞消瘦憔悴到她几乎认不出，加之身上先前受伤的痕迹还未完全愈合，他看上去活像刚被释放的俘虏，从心到身，伤痕累累。雷韵程险些没忍住，差点哭出声来。

她偷偷攥紧拳，以掌心的疼痛告诫自己不能在此时心软。

直到他将烟蒂按在烟灰缸起身向她走来，雷韵程才惊醒般退了一步："你走吧，我当你喝醉了，不追究。"他身上酒味太浓，让人怀疑他是否一直泡在酒缸里。

她回身要去开门，手刚碰着门把手便被封印的大手按住。钢条似的手臂把她圈住，他把她拉进怀中："我是喝了很多酒，但现在我是清醒的，知道自己在做什么。"

他制止住她的反抗，从裤兜拿出一张纸摊开来放在她眼前："我去过你的小仓库了。"

她身子一震，不敢置信地瞪着那张从她日记本上撕下的淡粉色的纸页，是她日记的最后一句话。

封印黑眸紧盯她的脸，不肯错过任何细微的表情："我是骗子，我是浑蛋，我后知后觉，我不知珍惜，我自大自负，我该下地狱，我罪该万死……但是我爱你，如果你觉得这句也是谎言，那我就骗你一辈子。"说罢，他拿出火机，在她眼前按下。蓝色的火苗舔着纸页，顷刻间将其吞噬烧成灰烬，在空中纷纷飘落而下。

"既然你想结束，我就帮你把没烧完的日记都烧了，包括那些装日记本的木盒，那小仓库里所有的东西，都烧了。"

雷韵程倒吸一口气："都烧了？"

"对。"

"照片和木雕你都烧了？"

"对，还有那些乱七八糟的小玩意，都烧了。我没记错的话，那些都是我小时候送你的。"严格地说那不是送，是被她看上了软磨硬泡耍无赖抢来的。东西到她手上，封印就再没看见过那些东西的影儿，他还以为她是抢到手就不再喜欢随手扔了。而当他打开那几个大抽屉才知道，所有从他那里得到的东西，全被她分门别类摆放得整整齐齐当珍宝一样地妥妥收藏着。

在封印看来，那里摆放的分明是一个女孩从小到大对他满满的爱。

雷韵程震惊得失语，指甲深陷掌心："可那里还有……还有……"欲言又

止，终是咬牙忍住没说。

封印静立片刻，从裤兜里又掏出一个东西来：“还有这个，是吗？”

是他给她买的镶满碎钻的小指环。

雷韵程微不可察地点头，忍住夺过来的冲动，冷冷地别开脸去：“怎么没一起烧了？反正我也想处理掉的。”

封印深深看她一眼，转身直奔窗边，打开一扇窗。雷韵程意识到他要干什么的时候已经迟了，封印手一伸，戒指从楼上被丢了下去。

雷韵程尖叫一声扑过去，推开他，大半个身子都探出窗外，恨不得跟着跳下去。封印把她拉下来，关好窗子：“现在处理掉了。”

她整个人呆滞了片刻后，怒意火山一样迸发，狠命捶打他。却因一口气窝在心口，她痛苦地蹲下身，手捂胸前半点声音都发不出来，豆大的泪珠无声滚落。

封印垂眸冷静地看着她，黑眸中翻滚着她看不见的幽暗情绪。

“滚，你滚。”缓过气来的雷韵程站起身打开门，指着外面厉声赶人。

封印沉默地穿上衣服，来到她身前，却根本没有走的意思：“程程……”

“滚！滚！”她捂着耳朵放声尖叫。

陆叙就住在她隔壁房间，听见她的尖叫声，他心下一惊，用最快的速度赶过来：“程程，出什么事了？”

他刚到门口，还没看清楚，雷韵程就扑到他身上，压着哭腔祈求：“让他走！让他走！”

邻近几个房间住的都是来参加方默阳和杜妍青订婚宴的飞行学院旧识，不免被她的尖叫声引了出来。看见这架势，他们都惊讶得挑高眉。

雷韵程因情绪太过压抑，身体抖得厉害。陆叙虚虚地揽着她，手掌一下一下地顺着她的背。他面沉如水，视线紧盯封印。

封印刚有动作，陆叙便把雷韵程拖到身后，沉声警告：“她让你走。”

“程程……”

“闭嘴！我不想听你说话！不想见到你！”雷韵程仍旧捂着耳朵，情绪激动。

封印一言不发，仿佛有一个世纪之久，久到旁人都识相回房，那张蚌壳般紧抿的唇才缓缓开启：“好，我走。”他将黏在她身上的目光艰难地收回来，转身离开。

陆叙把她送回房间，拿来冷毛巾敷在她双眼上：“别哭了，明天眼睛要肿起来的。”

他瞥了一眼她身后凌乱的床铺和她领口间露出的吻痕，垂下眸子，什么都没问。胸膛前凉凉的，那是刚才她流下的眼泪，陆叙小心对她说："真想哭就大声点，别憋坏了，我又不会笑话你。"

蓦地，雷韵程站起来，一声不吭就往外跑，连外衣都顾不上穿。

"你去哪里？"陆叙取了她的衣服跟出去。等他匆匆奔出酒店，竟然看见她已经踏入酒店旁巨大的人造湖中。陆叙吓得汗毛都竖起来了，他赶紧跳下冰冷彻骨的湖水中，将她拖拽上来，用大衣裹住她瑟瑟发抖的身子。

"你疯了雷韵程！为了个男人要死要活的！既然想死，为什么不做做好事成全了我？嫁给我算了！我不介意人在心不在！不介意你行尸走肉！我只要你活着！"

她咬住冻得青紫的唇，眼泪扑簌落下。然后，她双手掩住脸，用尽全身力气长长尖叫一声，号啕大哭起来："他把戒指扔了！他竟然把给我的戒指扔到湖里了！我什么都没了！没了！"

这是陆叙第二次听到她这样的哭，撕心裂肺的，肝肠寸断的。他缓缓闭上眼睛，把她的头压在怀里，深深吸气，用她几乎听不到的音量低低开口："有，程程……你还有我。"

封印坐在车里，看着这一切，用尽所有的自制力才勉强按捺住想要过去将她夺回来的冲动。封印心里一抽一抽地疼，无以复加的痛苦包围着他。

他告诉自己不能着急，要慢慢来，慢慢地，一点点地让她重新回到自己身边。

从B市离开后，雷韵程并未直接回家，她给雷逸城打了一个电话说要去散散心。她拒绝了陆叙陪同的建议，只想一个人。

可结果还是有人伴了她一路。

她下榻过的酒店，她去过的餐厅，乘坐过的飞机火车甚至大巴车，去过的每一个地方，都有封印留下的各种痕迹。

只有痕迹，未见其人。

江南某座古城，她的最后一站。

雷韵程在清晨醒来，打开窗子，悦耳的铃声在窗棂下清脆作响。是一串精致小铃铛坠子，每一个小铃上都刻着一个深深的"程"字。

雷韵程注视那串坠子许久，终于，她轻轻把那串坠子摘下来，本想扔掉，最终小心地收好。他一路以这种方式准备了很多东西给她，但这是她唯一留下的。

很多年前，林七七送给封印一个小铃铛坠子，恰巧每一个铃上都刻着"封

印”二字。那是她在日本偶然间碰到的小东西，觉得有趣就带了回来。封印不喜欢，偏偏雷韵程喜欢得要命，跟他要他又故意不给，非要她给自己当了三个月小丫鬟才肯交换。小铃铛坠子拿到手后，雷韵程兴高采烈，却遗憾为什么没有她名字的小坠子，这样就能凑成一对了。

封印一脸无聊地喝着她榨的果汁："我妈说没找到有你名字的。幸亏没有，我才不要和一嘴小钢牙的丑丫头凑成一对。"

雷韵程气得拿抱枕丢他，被他灵活地闪开。她眼珠转了转，凑到他身边去，托着小脸趴在桌子上看他："果汁好喝吗？"

"还不错，比我妈榨的味道好。"

"可能是我往里面加了料的缘故吧。"

她一双眼睛亮晶晶，诡异地亮。封印谨慎地看了看剩下的那半杯果汁："加了什么料？"

雷韵程狡黠地眯眼一笑，把小铃铛收进口袋，溜到门口才说出答案："抹布水，还有你家鱼池里的水。哦，还有，我把给你洗袜子刷鞋的水都特意储存了一些，每天备用。"

还真以为她会乖乖让他使唤？不过，她也为此付出了代价，封印为报喝了三个月"加料"果汁的仇，毫不怜香惜玉地揍了一顿她的小屁股。

离开旅馆的那天，雷韵程照例在房门外看见一束玫瑰花。她指尖捻了捻新鲜的带着露珠的柔嫩花瓣，然后离开，并未带走它。她坐上回T市的飞机，不自觉地在想封印会不会也在上面。

回部队的前一晚，她在空荡荡的小仓库待了一整夜。次日，阳光普照，雷逸城带着儿子在院中嬉戏晒太阳。雷韵程从小仓库出来时，穿得严严实实的小侄子刚好爬到她脚下。

雷韵程忙把宝宝抱起来，亲昵地亲他柔嫩的小脸蛋："让我把你儿子带走吧，我好舍不得他，我可以教他开飞机，教他说话。"

雷逸城眼中的宠溺柔和了他平时坚毅的线条："知不知道你小时候第一次开口说话说的是什么？"

"爸爸？妈妈？哥哥？"

"是封印。"雷逸城淡淡地说，"紫瑜那时四岁，是缠我最紧的时候，封印照顾你比我照顾你还要多，你跟着他跟久了，忽然在某一天就叫出了他的名字。"

“就像紫瑜姐学会说的第一个词是城城吗？”她弯起眼睛笑，丝毫不介意提起那个人。她并非像从前一样隐藏真实的情绪，而是真的能将对他的感情收放自如，不再偏执地一味索求。封印是她心上一个难以磨灭的痕迹，而非禁忌。她相信那些前尘往事迟早会随着被烧成灰烬的一切悄然淡去。

送她走的时候，雷逸城欲言又止。雷韵程甩甩俏丽的短发，扬唇笑道：“别担心我了，一切命中注定，该在一起的谁也分不开，分得开的或许还是缘分不够。”

雷逸城很欣慰地看到终于学会放下执念的妹妹，只可惜，封印可不这么想。

舷窗上倒映着她年轻的脸，她手中捏着登机前雷逸城给她的信封。等飞机升空后，她打开来。一个厚厚的信封，装着数张折叠整齐的信纸。

上面大大的“检讨书”三个字让她不由得翘起嘴角。虽然字体有些扭曲，她依旧认得出那出自封印之手，那应该是在他尚未痊愈时写下的。翻到最后一页，雷韵程心头倏地一涩。

——我不后悔烧掉了你的秘密，那些东西于你于我都太过沉重，我不知道这么多年你是怎么过来的，也无法想象。曾经的全部对你来说都已经没了，你空了，可我希望你是空的，是轻松的，甚至希望你把之前的一切都忘掉，包括忘掉我。但我记得，那些你已经放下的，都背负在我心里。你让我知道原来自己最怕的，是我们或许在某一天一别就是一辈子，各自有各自的生活，各自爱着别的人，再见面时却已互不相干。谢谢你一直为我留着自己。今后换我，我来追求你，缠着你，仰视你，为你，爱你，等你，等一个全新的你愿意再一次接受我。

我等你回我身边来，时时刻刻。

……

将上面的一段内容反反复复看了多遍，她轻轻合上双眼。她仿佛回到当年他离家去航校的那年，她哭成泪人般抽噎着，几乎喘不过气来，直到他不得不登机，都没有搞清楚她嘴里含糊不清的那句话到底是什么，她只能回家写到日记里……

“雷小姐是吗？”

一道甜美的嗓音唤回她的思绪，空乘手捧一大束鲜艳欲滴的玫瑰花冲她微笑：“一位先生嘱托我们把这个给您。”

雷韵程错愕地起身接过花束，视线触及到中间那朵花头上闪闪发亮的东西时，眼泪终于决堤。

那是本应该沉在湖底的小指环，是封印在她走后不知道多少次潜入冬季冰冷刺骨的湖中，不放过任何一寸泥沙才寻回来的。

与原来不一样的，是内圈中她名字后面多了他的名字。

封印熟悉的身影在泪光中向她走来，眼底是最深情的光芒。

温暖的手掌抬起她的下颚，动作轻柔地拭去她小脸上纵横交错的泪水，像对待最珍贵的宝物般小心翼翼。

“你去哪儿我就跟去哪儿，被我锁定的目标是逃不掉的。”封印把指环套进她纤细的无名指，低头印上一吻。

“结婚报告我已经交上去了，就等着你那份，你爸你妈你哥你嫂子，我爸已经搞定，新郎准备就绪，婚礼随时都可以举行，一切只差一个你。”

“我不……”

“程程，不用现在给我答复。不管多久，我都等着你。”

泪水模糊了她的视线，她曾希望的所有幸福就在她眼前，只等她勇敢伸出手。

她不知道，那页日记被封印偷偷留了下来，就放在他胸前的口袋里。

——“封印，别忘记你的生日愿望，你等我长大，我等你回来，回来娶我。”

如今，女孩已长大，男人的一颗心兜兜转转了一圈，终究还是回到她这里。

幸好，多年以后他爱上她，而她依旧爱着他。

一切命中注定，那些为任何事而错过的人或许只因缘分不够，而该在一起的她和他，谁也不能将他们分开。

……

如果封印以为这样就能和雷韵程冰释前嫌，那他就错了。雷韵程非但没答应他的求婚，还从狡猾的他那里得知了封澔最初那个邪恶的小算盘。

他对她的追求一直持续中，雷韵程依旧不为所动。后来，团长和政委包括食堂的师傅都不忍他这么辛苦，悄悄地给这个往日骄傲得不可一世的男人追求女人提供各种便利条件。

当然，这其中不包括陆叙，也不包括一直以雷韵程娘家人自居的向北宁，因为没有人比他更清楚她在飞行学院所经历的艰苦，历历在目的往事让他满心怜惜，雷韵程一日不点头，封印就仍是他的阶级敌人。

考虑到向北宁和雷韵程的关系，封印不得不在追求她的同时，想尽办法拉拢她的死党，只可惜对方鲜少领情。

封澔也不比他轻松多少，在封夫人的威逼利诱之下，为了儿子的终身大事，他频频拜访雷家，被其百般刁难，更于公众面前刻意讨好雷恺给足了他面子。在很长一段时间内，这成为T城人茶余饭后的热门话题。

这天，不知第几次出现在雷家门外的封澔，在做过长时间的心理斗争之后，终于敲开那扇紧闭的大门。而他从下午一点坐到三点，仍旧不见雷恺现身，只有紫瑜抱着儿子毫不介意他的寡言，口若悬河地攀谈。

熟知自家主人性子的司机，在他彻底黑脸之前打断她："皇甫小姐不是说雷先生在家吗？"

紫瑜眯眼一笑，看了看时间："您有所不知，我爸最近养成了午睡的习惯，不过现在应该睡醒了，我去楼上看一下。"

是真午睡还是故意摆架子，大家心照不宣。她的身影刚一消失，封澔便凶狠地瞪了一眼沙发上咬着自己大拇指的雷家小少爷。

宝宝一怔，圆圆的眼睛眨一眨，非但不怕他这张万年寒冰扑克脸，反而向他爬了过来。宝宝软嫩的小手还沾着自己的口水，宝宝一把抓住封澔价值不菲的西裤和衬衫，用力拽着，笨拙地爬到他的大腿上，拉出他的领带，不由分说就往嘴里送。封澔及时把领带抽回来，宝宝坚持不懈，又伸手去抢，一大一小开始了争夺之战。

再一次看着“食物”被夺走，宝宝润润的小嘴儿瘪下去，大眼里很快蓄满泪水。

司机头皮发麻，忙拿过扔在一旁的玩具哄逗。可雷家小少爷不买账，小胸脯开始一抽一抽的，双眼直盯着封澔的领带。

“这个可是雷家的重点保护对象。”司机叹气，打算由他自己衡量利弊。

封澔沉默半晌，大义凛然地伸出双手，把宝宝重新抱到自己腿上。

雷恺迟迟现身，看到的就是这一幕。他让紫瑜把宝宝抱回来，面色不悦：“你就这么随随便便让他吃不干净的东西？”

封澔深深吸气，强行把火压下去，粗鲁地把被啃得不像样子的领带扯下来摔在茶几上。雷恺眉头一挑，慢条斯理地点了根烟，对上他充满薄怒的双眼。

短兵相接后，封澔落败：“抱歉。”

这两个字几乎是他从牙缝里挤出来的。雷恺嘴角微翘：“小孩子不懂事，你别介意才好。”

他手往旁一伸，司机立即递上几个文件袋。封澔把东西往雷恺面前一送：“这是贵公司有兴趣的那几个项目。”

雷恺瞄了一眼，缓缓吐出烟雾：“客气了。”

“小事一桩。”几亿几亿的往雷恺手里送，封澔早在心里默默问候了他十八辈祖宗。

“封总还有事？”见他没有下文，雷恺故作疑惑。

封澔又将一个精致小方盒推到他面前：“你先前提过曾与雷夫人失之交臂的那套宝石可是这一套？很巧，我在国外碰到那个买家……”

雷恺这回是真的惊喜了，这套东西他找了近半年：“不错，正是这套，封总费心了。”

他起身便打算上楼去给商小婵看一看，完全把封澔丢在脑后，对他如何“很巧碰到”连他都没找到的人的过程没有半点兴趣。

封澔捺不住火，腾地一下站起拦住他：“那件事你考虑得怎样了？”

“我有答应过你考虑什么事？”

看着这张无辜的脸，他真想摔门走人：“程程和封印的事情。”

雷恺恍然大悟般地笑了一下：“孩子们的事，他们自己做主就好了，我可干涉不了。”

“雷恺！你适可而止！”封澔咬着牙，恨不得一拳挥过去。凡是他想要的东西，只要动动手指，他就想尽办法满足，小到雷家小少爷的奶粉尿布，大到几亿的项目，他眼睛都不眨一下，知道他只是在享受支配他的过程，为了儿子，封澔全忍了。

雷恺不怒反笑，轻轻拨开他的手：“封总要留下来吃晚饭吗？”

吃个鬼！封澔怒气冲冲地回家。林七七正在和儿子通电话，下一刻，话筒就落入他手里：“我是不是上辈子欠你的！”

要看到任何时候都冷静得过分的封澔发飙，是件太难得的事，以至于封印原本就愁云密布的心头更染上一层灰暗：“雷恺又为难你了？”

“比之前好多了，至少肯让我进门！”封澔咒骂出声，“我这辈子就没这么丢过脸，拜你所赐我圆满了！你就非她不可？”

“爸……”封印哀号，“你早知现在，何必当初啊？”

“你的意思是搞成这样是我的错？我让你说那些浑蛋话，给人抓到把柄了？”

“可雷恺想整的不是我一个人，要不是你当初心术不正——呃，我是说……反正你要负一半责任，我娶不到媳妇，封家就等着绝后吧。”

“我看你是不想活了！”

“我这有事得挂了，拜托了伟大的老爸，实在不行让我妈出马。”

“我还没伟大到为了你动用我媳妇儿。”封澔率先挂断电话，回头，便瞧见林七七拿着他装在西装外套里的领带，皱着小眉头等他解释。

封澔头痛地抚上额角：“雷逸城家小崽子的杰作。”

林七七扑哧一声笑出来，双手在他太阳穴上轻轻按摩：“雷恺又提了什么无理要求难为你了？”

“相反，屁话都没说，考验我耐性。”封澔又一串咒骂出口。

林七七思忖着：“那我去吧。”

“想都别想。”封澔探手拿过烟来，狠狠吸了几口。

“可程程快生日了，你要让封印的计划全泡汤？”林七七拔下他的烟，在他唇上讨好地啄了一下，“嗯？”

封澔沉吟半晌，把爱妻搂在怀里，负气得像个孩子："那要有我在场。"

林七七自然不能让他跟去坏事，以免他醋性大发，把事情变得更糟。

雷恺显然对她独自前来早有预料，他泰然自若地把她让进屋。林七七见他一身笔挺帅气的正装，细眉微挑："你要出门？"

"不是，刚回来。"

"这好像是我第一次来你家。"林七七环视客厅，柔声开口，猝不及防地对上他一双沉得发亮的眸子。

雷恺微微一笑："找小婵？她和紫瑜逛街去了，还没回来。"

"不，找你。"

"什么事？"

"你明知故问，雷恺。"

林七七的嗓音比商小婵更柔几分，喊他名字的时候，尾音总带着不易察觉的微颤，像从遥远的记忆里吹来的微风，轻轻拂上他的心尖，又匆匆掠过……雷恺转瞬间已恢复如常，又是一派翩然自得。

相比封澔的久攻不下，林七七拿下雷恺，轻易得只消几句话。

"儿子是我没有管教好，封澔当初也不该唆使封印去逗程程。折腾他们父子这么久，你的气也该消了，面子里子盆满钵满，如今我亲自来求你，还不够？"

雷恺莞尔："言重了，封夫人。要嫁谁不嫁谁是程程自己的决定，小婵言明禁止我插手。"

林七七冷哼："别来这套，我还不了解你？你动动眉头我都知道你在想什么。"

雷恺但笑不语，因两人久违的默契，心中百转千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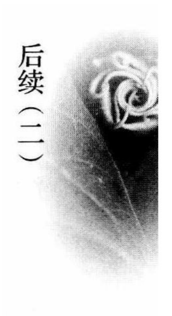
"程程是个孝顺的孩子，她在乎你的意见，你不点头她不会和封印在一起，你我都知道她对封印的感情，你忍心？"

"我之前就因不忍才放任她的感情，我怕她再受伤，你儿子可不是善男信女。"

林七七直视他漆黑的眸底："那你可知道我怕的是什么吗？"

雷恺夹着烟的指尖一颤，久久地沉默下去。他不言，她便不语。久到她以为时间都要停止，才听得他无奈地低低一笑："七七，你越来越厉害了，我无话可说了。"

其实，他们都一样，最怕的不过是曾经那么相爱的两个人最终没有在一起，即便日后有了重新爱的人，那份遗憾也会在心底最深处永不消失。



雷韵程没想过会有再见到夏炎凉的那一天，而且是在自己的婚礼上。若非顾及今天的大好日子，紫瑜铁定派人把她轰出去了。雷逸城与封印对视一眼，安抚好紫瑜后，主动向夏炎凉走去。

相比他严肃的表情，夏炎凉倒是笑意盈盈："放心，我不是来闹场的，不用这样防备我。"

她确实不是来闹场的，她挑了个最远的角落，目睹这场盛大婚礼。泠泠已比原来长高了许多，小荷初露般亭亭玉立。泠泠挽着她的手，发问："妈妈也是这样嫁给爸爸的吗？"

夏炎凉弯唇浅笑，并未作答。如果黎睿的恨意不那么深，或许也会给她一个他能想到的最大的婚礼。

封印完全把那对母女当做空气，可雷韵程做不到视若无睹。找了机会，雷韵程独自出现在夏炎凉面前，她把喜糖盒塞到泠泠手里，又冲夏炎凉微微一笑："招待不周，还请见谅。"

她眉眼之间看不出半点恨意，波澜不惊得令夏炎凉惊讶："我都作好了被你泼一杯水的心理准备了。"

雷韵程偏头看了一眼外面的男人，笑得得意又俏皮："如果今天是你和他的婚礼，说不定我会那样做。"

"我倒觉得你一直都在找这样的机会。"雷韵程不是睚眦必报的人，却也非圣母，夏炎凉知道她一直不喜欢自己，这一点她从不掩饰，直到现在都如此。

"恭喜你，终于嫁给他，封印……是个值得爱的男人。"

"谢谢，这点我从来都是清楚的。"

夏炎凉笑："你还是和小时候一样恨我。"

"我只是不喜欢你，谈不上恨。"雷韵程看了一眼她的女儿，"哪怕你利用泠泠离间我们的感情，我不恨你也不恨他。"

夏炎凉不解："那为什么你又……"

"你没听过一句话吗？有时候你必须放手一次，才能明白它是否真的值得你拥有。而且，我想体会一下被喜欢的人追是怎样的感觉，还要多谢你提供给我这个最好的机会。"雷韵程不以为然地耸肩，"这个感觉还不错，而且，你不认为男人急得跳脚的样子很有趣？"

转角后，偷听的男人倒吸一口气，恨恨地咬牙。若非雷逸城拦着，他非要冲过去揍她一顿小屁股不可。

雷逸城万分同情地拍拍妹夫的肩："你早该知道程程不是吃素的，从小到大，你哪次欺负她她没报复回来？"

陆叙手握虚拳抵唇低笑："我能想象你以后过的是什么日子了，保重，兄弟。"

封印俊脸皱成大号的小笼包："我这是一失足成千古恨吗？"

"你不想的话，哥们儿愿意替你受过，就从今晚洞房开始如何？"陆叙不怕死地调侃，十分有预见性地接住他挥来的拳。

雷韵程知道封印不愿见夏炎凉，却擅自做主把泠泠领到他面前，并善解人意地退出去，把空间留给他们。

泠泠和夏炎凉一样，漂亮的眼睛里盈满水雾，站在原地手足无措，小嘴儿倔强地抿在一起。封印一根烟抽完，不禁叹息，冲她招招手。哪知泠泠却摇头拒绝："你不是泠泠的爸爸，Andy叔叔说泠泠不能再像以前那样。"

Andy是封印为她们聘请的心理医生，看来效果还不错。封印微微一笑，张开双臂："我是替你爸爸抱一下他的女儿，这没关系的。"

泠泠的眼泪刷地流下来，扑进他怀里哇的一声哭出来："泠泠好想你，呜呜……"

封印心里涩涩的，大掌轻轻顺她的小身子："抱歉，泠泠，叔叔已经有了需要保护的人，但是你要知道，你亲生父亲是这世上最爱你的人，所以你要好好地做个乖孩子，他会在天上看着你陪着你，别让他失望。"

泠泠用力点头，抹掉眼泪，抽噎着望着他："妈妈让我告诉你一句话，她说

对不起。”

封印勾勾嘴角，大掌揉揉她的头。他明白夏炎凉的意思，如果重来一次，她依旧会选择黎睿而不是他，但那些爱恨纠葛是是非非，对他来说已经不重要了。

有了雷韵程，他的人生才算真正开始。

闹过了洞房，送走所有的宾客，陆叙终于结束了今天的伴郎任务。他拒绝了封印和雷逸城要派车送他回去的好意，独自一人在深夜的街上晃悠。

虽是深夜，T城却仍沉浸在喧嚣热闹之中。途经一家店，看见招牌上的醒目大字，陆叙才记起今天是七夕，微醺的双眼蒙上更深的黯淡。

哪怕已亲眼见证那个女人永远属于另一个男人的重要时刻，自己依旧无法对她死心。陆叙不免自嘲地笑了笑，仰头对着银河大发牢骚，在这成双成对的日子里，怎么老天偏不肯给他一个女人来解解闷儿?

一大群男女嬉笑着结伴迎面过来，有人不小心撞了他一下，陆叙下意识地往旁边让开一些，但才走了几步，他忽然察觉不对劲。手一摸兜，钱包果然不翼而飞，他追上那群男女，却并未从中找到刚才撞他的女孩。

若只丢钱也就罢了，里面还有他很多重要证件。他找了快半条街，都没发现女孩人影儿，气得咒骂出声，看那小丫头瘦瘦小小，躲得倒真快。

蓦地，一个身影进入他的视线。他眯了眯眼，将目标锁定在那个头戴小兔耳朵发饰的女孩身上，悄无声息地跟上她。

女孩的反侦察能力很强，似乎察觉到有人跟踪，很快闪入其他小路。陆叙当然不能让她跑掉，紧随其后。

叶七夕跑了几条街，往后望了望没发现人影儿，这才长嘘一口气，放松警惕拍拍小胸脯：“哼，小瞧我，让你追上，岂不是毁了本小姐一世英名? ”

她得意地把刚偷来的钱包翻开，小嘴儿张成O形：“这么有钱还在乎丢个钱包啊，小气……嗯? 军官证? 啊! 好帅啊，哦，可惜了，啧啧……”

“敢问这位小姐，我可惜在哪里了? ”

一个暗含薄怒的声音猝然从她身后传来，叶七夕全身一僵，化身成石像。直到军官证上那张帅气的脸出现在自己眼前，触及到那双深沉无底的眼睛，她才原地复活，嗷的一声撒腿就跑。

陆叙追上她，意外发现这个小偷儿竟然还有些身手，更加不怜香惜玉，三招不到便擒住她，反扣她一双细细的手臂到背后，攫住她的小下巴，想要记住这个小偷的模样。

“臭丫头！偷到爷身上了就自认倒霉吧！”

陆叙本是心情不好想拿她出气，哪知道这小姑娘这么不经吓，才被他吼这一句，就已经眼泪汪汪了。

“哭什么？我又没……嘫！”陆叙手劲下意识地松了。小姑娘得了机会，抬脚往他双腿间一踹，趁他因剧痛失去攻击力时，一溜烟又不见了踪影。

陆叙手捂下腹，痛苦得直不起腰。他撑着墙，半天才能吐出几个字来：“妈的！贱人！”

正当他琢磨着该怎么找到那个臭丫头时，视线意外扫到墙根下一个粉白相间的小钱包。他捡起来打开，黑眸略微一眯，嘴角缓缓地勾起。

“叶——七——夕。”

[General Information]
书名=我在时光深处等你
作者=心裳著
页数=290
SS号=13126751
DX号=
出版日期=2012.06
出版社=中国华侨出版社